《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委会名单

本套丛书由：

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建）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联合出版

1986年出版《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选目

自然主义

岛崎藤村	《家》
岛崎藤村	《春》
田山花袋	《棉被》
德田秋声等	《新家庭》

唯美主义

永井荷风	《濹东绮谭》
谷崎润一郎	《异端者的悲哀》
佐藤春夫	《更生记》
三岛由纪夫	《金阁寺·潮骚》

现实主义

夏目漱石	《哥儿·草枕》
夏目漱石	《明暗》
野上弥生子	《迷路》

战后派

《日本战后派小说选》(上、下)

出版说明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目的是使我国读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主要流派代表作品的概貌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明治维新(1868)以后，日本实行开放政策，小说、诗歌和戏剧，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探索文学的新方法，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近代文学。从近代文学产生到今日的当代文学这一个世纪中，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无不在日本文坛搬演一遍，在近代文学中，反映明治时代社会生活的早期写实主义小说，追求个性解放但又缺乏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描写纯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白桦派，注重探讨现实人生而又讲究技巧的新思潮派，象征主义诗歌与新感觉派手法——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联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革命现实主义杰作，揭开了日本文学史新的一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文学随着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试图进一步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汲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一批具有各类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阔步文坛。他

们努力探索文学的现代感，在审美观念上有些新的开拓，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

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汲取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留下了新的轨迹。

“社会派”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派”推理小说，以宏伟的生活场景，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生动地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纵横交错的矛盾斗争，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战后的社会问题，抒发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战后流派文学的特点是：除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战后派”（各类现代派）初期的文学外，基本上不再采取战前那种文学团体和同人刊物的方式；从而他们的流派特点，不如战前鲜明，有的难以划分。因此，个别作家只能根据其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暂且归在某一流派之中。

日本流派文学作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目前情况下一时还无法全部翻译出版。因此，这套丛书暂时只能先选出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总之，由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个国家的流派文学代表作，在国内尚属首举，缺乏经验。尽管我们准备充分发挥编辑委员会和各家出版社的有利因素，力争使这套丛书在选题、译文、序言和装帧等方面都达到高水平，但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随时给以指正。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

关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陈 德 文

一

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史上，自然主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明治时期左右文坛的主流。从1906年到1910年，自然主义鼎盛时期虽然只有四五年，但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带给日本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上的实证主义。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二十多年间，自然主义支配着西欧的戏剧和小说。当时，热心提倡这种思潮的一大批作家和理论家认为，文学创作要贯彻科学精神，尊重事实资料，认为遗传和环境是造就人物性格的决定因素。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涌入日本，1890年前后，左拉和莫泊桑被介绍过来。到了明治三十年代(1900)，小杉天外、小栗风叶、永井荷风、田山花袋等人，从思想和理论方面大力鼓吹自然主义，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这一文学主张。小杉天外效法左拉，抛弃过去轻快的文风，转向朴素的实相描写。他十分推崇左拉的《娜娜》，1900年，他仿照这部作品创作了小说《初姿》，在序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不想为了满足我的嗜好而写诗，更不想投合评论家的嗜好，也不想投合读者的嗜好。嗜好犹如杯中的美酒，爱者喜而就之；不爱者闻其香则不得不远避之。为了适应对美酒有爱有恶这两种人的不同口味，我只希望有一杯

无臭无味的淡水。我宁愿让诗成为淡水，而不愿它成为美酒。①

很显然，小杉天外有意识地排除文学创作中美酒般的诗情，而只追求一种淡水般的纯客观的真实。他不希望读者把自己的作品作为艺术品加以欣赏，而只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去感受世间实存的东西。

日本自然主义实际上发端于浪漫主义。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家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和岩野泡鸣等人，早期都是强调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以告白为表现方式的浪漫主义诗人。日本社会的急速转变，各种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使得他们的浪漫主义理想无法实现，便选择了以科学实证主义为主导的自然主义方向。这种文学思潮形成一种集团的运动，是从1906年(明治39年)《早稻田文学》和《文章世界》创刊之际开始。就在这一年，岛崎藤村发表了长篇小说《破戒》，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推向高潮。1907年，田山花袋创作《棉被》，作者运用“露骨描写”的手法，细致入微地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欲望和苦恼，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必须指出，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定义和内容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判断。石川啄木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中指出：“自然主义的定义至少在日本是尚未决定下来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使用这一名称，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任何非议。”事实上，由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道路的各异，当他们汇合于自然主义潮流之中的时候，必然带着旧有的信仰和观念。例如，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蒲原有明、岩野泡鸣的明显的象征主义；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信守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科学合理主义、印象主义、标象主义等等。具有这些

① 参见长谷川泉《近代文艺评论集》。

形形色色的思想或主义的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集合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各自用自己的作品丰富了明治文坛的色彩，为近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还必须指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往往泛指文学史上某一阶段出现的文学活动和作家集团。就是说，当论及某人是自然主义作家时，一般是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所属的社团而言的，并非指他们的创作思想。因为，被日本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统称为自然主义的一大批作家和作品，有一部分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换句话说，日本自然主义这一概念，实际包含了现实主义要素；还有，被称为自然主义的作家，有些作品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起来。

二

日本自然主义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正宗白鸟、国木田独步等人。

岛崎藤村(1872—1943)，出生于长野县信州的没落封建地主家庭，青年时代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1899年，藤村离开东京到小诸市担任中学教员，七年的高原乡间生活，锻炼了作家敏锐观察生活的能力，促使了由诗歌创作向小说创作的转化。他的散文集《千曲川风情》，用优美流畅的文字描绘千曲川两岸迷人的风光，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眷恋。

岛崎藤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描写一个出身于"贱民"阶层的青年教员，不甘忍受黑暗势力的凌辱与压迫，终于冲破父亲生前的谆谆告戒，向社会公开了自己出身的秘密。作者通过青年主人公濑川丑松的遭遇，揭露了明治社会封建顽固势力摧残自由、压抑个性解放的罪恶，抨击了腐朽的教育制度。岛崎藤村在

这部作品里，真实而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正直、善良的性格，同时又细致描述了他“破戒”之后那种恐惧、畏缩的矛盾心理，以及最后卑怯地出走的结局。这就使得这部作品既有对明治社会较为深广的批判性，又有个人内心自我反省和向顽固势力告白妥协的一面。日本学者在对《破戒》的评价上，长期存在着“社会小说”和“告白小说”之争，其原因就在这里。尽管如此，《破戒》以它深沉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手法，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文坛的赞誉。

藤村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春》完成于1908年。小说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记录了同《文学界》青年们交往的经过，抒发了他们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理想幻灭之后徘徊、失意的心情。作者用平朴的文字描写了青年们交友和恋爱的生活，特别是作品的抒情风格，颇能唤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长篇小说《家》写于1910年到1911年之间，这也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作者以桥本和小泉两大封建家族的交往为线索，描写了他们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作家以本人和亲友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将自己的命运同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无惋惜地追述了两大家族成员充满悲剧的生活道路，揭示了遗传和爱欲对人的毁灭作用。整个作品充满忧伤和沉郁的气氛，被誉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杰作。

岛崎藤村完成上述三部长篇小说之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作家本人生活道路的不幸际遇，文学创作逐渐走向低潮。1919年，藤村发表《新生》，这部小说描写作家本人同侄女的不伦行为，对人的本能欲望做了毫无遮掩的直白，完全陷入了自然主义“露骨描写”的泥淖，从而离开了《破戒》所开创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方向。

田山花袋(1872—1930)，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富影响的作家。花袋出生于群马县的没落士族家庭。1905年作为从军记者，参加了日俄战争。1908年，根据从军的体验写了短篇小说《一个士兵》，由于作品中带有“批判皇军”的调子，一直未能发表。使得花袋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稳固地位的是中篇小说《棉被》，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自然主义文学随之声威大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田山花袋出征之前，结识了冈山县的冈田美知代。这位少女爱读花袋的作品，经常致书作者表示仰慕与爱戴。对夫妻生活早有倦意的花袋对美知代抱有特殊的好感，随即信来信往，终于陷入热恋之中而不能自拔。

田山花袋将自己和美知代的交往忠实地写入了《棉被》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一阵轰动。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指出：“这是一篇活生生的、赤裸裸的大胆的人性的忏悔录，从这点来说，明治时代自有小说以来，早在二叶亭、红叶、藤村诸家所略见端倪的东西，到了这部作品里，已经最明白而且有意识地表露出来了。”①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刻意追求细腻的心理描写，浓郁的抒情的笔调，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细致传达感情，这些都成为后来的“私小说”作家效法的榜样。田山花袋在《小说作法》一文中曾经谈到《棉被》的写作动机，他说：“我的《棉被》，于作者没有任何考虑。既不是忏悔，也不是故意选择那种丑事而写下来。只不过把自己在人生中发现的某种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罢了。”

继《棉被》之后，田山花袋接连写了《生》(1908)、《妻》(1908)、《缘》(1910)等所谓自然主义三部曲，特别是发表了反映战争给一般平民带来痛苦和灾难的重要作品《乡村教师》，进一步巩固了他

① 参见福田清人等编《田山花袋》。

在近代文坛上的地位，甚至获得了自然主义文学旗手的桂冠。

德田秋声(1891—1943)，出生于金泽的下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的秋声经友人泉镜花的介绍，做了尾崎红叶的门生，并结识了田山花袋和樋口一叶等人。1896年，秋声发表了处女作《薮柑子》,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医生的女儿的不幸命运，充满了阴郁的情调，决定了秋声文学以后的创作风格。1908年，《国民新闻》连载他的中篇小说《新家庭》，进一步确立了秋声的自然主义作家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新家庭》是"自然主义、人生派倾向最初的试笔",是充满悲辛的十三年作家生涯的总决算。《新家庭》这部小说，比较真实地表现了小商人一家的生活情景,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小小缩影"。

1910年，秋声发表《足迹》，1911年，发表《雷》。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不单纯着眼于人物的表面活动,而是深入人物内心,力求在多角的描写中使形象立体化。秋声不特别使用奇警的语言，不精心营构故事情节，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是通过平朴的语言不着意地叙写出来，以启迪读者的想象。《骄女》似乎是秋声文学中最受欢迎的小说，作品塑造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她为了弃旧图新，争取自由的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苦斗，表现出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秋声其后又创作了《伪装人物》(1935)和《缩影》(1936，未完)等作品。通观德田秋声的创作，给人一种阴晦、苦涩的感觉，但沉滞、凝重而精确的文字叙述，又使他的作品富有非常强劲的基调。秋声的崇拜者川端康成,1947年在金泽的秋声文学碑揭幕式的讲话中说:"日本小说始于源氏,达于西鹤,由西鹤而达于秋声。"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偏颇，但却反映了秋声文学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地方。

正宗白鸟(1879—1962)，自然主义文学杰出的评论家。他虽然也写小说和戏剧，但为人所熟知的首先当推他的《文坛人物论》(1932)和《自然主义盛衰史》(1948)两部论著。

白鸟出身于冈山县的地主家庭，1904年由早稻田大学文学专科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白鸟引人注目的最初一篇小说《尘埃》(1907)，描写一个在报社做校对工作的男职员平庸的一生，塑造了一个象尘埃一般随时会被时代的强风卷走的小人物的形象。小说《向何处去》(1908)叙述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青年，他厌倦事业和学问，无心于恋爱和组织家庭，整日陷入悲观失望之中，反映了作家思想中虚无的一面。《微光》(1910)描写一个为人作妾的女人遭男人们侮辱的故事。《牛屋的臭味》(1915)这篇小说，深刻触及了日本下层社会，描写了贫困的渔村妇女牛马般惨苦的生活，作者运用冷峻的笔触剖析了社会的阴暗，将丑恶的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芥川龙之介指出："白鸟氏的艺术，不惮说是自否定开始而至否定结束。"①

自然主义作家、诗人、评论家还有近松秋江(1876—1944)、岩野泡鸣(1873—1920)、真山青果(1878—1948)、上司小剑(1874-1947)、相马御风(1883—1950)等人，因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了。

三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而兴起，决非偶然。比起中日甲午战争来，战胜强大的俄国，更使日本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冲昏了头脑。但同时，在一部分富有理智的作家当中却引起了

① 福田清人等《正宗白鸟》。

怀疑和不安。国民的兴奋在他们看来，正是“幻灭时代”的到来。他们力图通过文学揭露一切虚饰和浮夸，将社会的真实情况和人们的精神危机反映出来。这些富有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将自然主义理论率先介绍到日本，提出了文学要“迫近人生”、使个性得到彻底解放的口号。自然主义的传入是对江户时期“劝善惩恶”的戏谑文学以及一味追求美文和技巧的“砚友社”文学的一个反动，为明治文坛带来了生气，将近代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自然主义提出文学的使命是真实地表现人生，这就使近代文学有别于古代的传统文学，摒除了江户文学中脱离人生，单纯追求市民趣味的庸俗倾向，提高了文学的历史地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自然主义文学从题材和表现上进一步充实了由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日本近代现实主义。1906年《破戒》的出现，标志着明治初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

和前一时期的作家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等人相比，自然主义作家大都出身于下级士族家庭，从小生活在农村，许多人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后来为文学而舍弃了信仰。他们的很多作品着重反映了农村以及下层人们的贫困与不幸，触及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拓展了文学表现的视野，加强了近代文学的纵深感。岛崎藤村的诗、散文和小说，大都取材于农村，以自己家庭生活为轴心，描写了众多受压抑、受损害的下层社会里的人物形象，具有沉潜的庶民性和纯朴的乡土气息。在藤村文学的世界里，作家的实际生活际遇同文学作品溶为一体，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生活的失意和反悔，带有强烈的咏叹性。

自然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上舍弃矫揉造作的文字，追求真切、素朴、不具色彩的文风，丰富了文章的表现，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和感染力。这一流派的作家，长于用自然流畅的语体文描

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感情变化，而不太注重情节的结构和开展。在他们的作品里，情节的作用仿佛只用来连缀那一幅幅精巧动人的工笔人物画。

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强调写实主义和突出个性，首先把自己当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他们反对现实主义的虚构和典型化手法，提倡“完全的真实”，把作家自己生活中的烦恼和欲望如实地写进小说，有些作品成了作家本人的自传。这就把作品题材不适当地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隔断了同社会的联系，削弱了文学反映生活的作用，用平板的文字纪实代替艺术创造，将近代文学引入了歧途。直到现在，日本社会上以描写作者身边琐末细事为能事的“私小说”，就发源于明治时期的自然主义，具体地说，它的鼻祖就是田山花袋。暴露丑恶是“私小说”的特点之一。作家如果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捕捉的确是带有社会性的丑恶现象，加以暴露，当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中，的确出现过一些这样的作品。然而，《棉被》这篇小说，自始至终所暴露的都是作家爱慕私淑女弟子的心理活动和由此引起的纠葛，以及女弟子走后，作家伏在女人睡过的被褥上，一面狂嗅芳泽，一面嚎啕痛哭的行动。这在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方面，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标榜暴露个人私生活方面的丑恶心灵和行径，竟至如此露骨，这也可说是自然主义给日本文学事业带来很大局限的一种表现。

此外，由于自然主义作家遵循“无理想、无解决”的信条，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追求纯客观的描写和暴露，所以给予读者的多是灰暗和颓丧，使人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正如夏目漱石在评判《骄女》所提出的疑问那样：“人生果真到此就走投无路了吗？”漱石认为，秋声文学缺少人生的哲学，因而也就没有深度。①夏目

① 参见吉田精一《自然主义研究》。

漱石一针见血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本流派的其他作家。

总之，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自然主义传入日本以后，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不想对它的功过是非加以全面的论述，只能结合作品进行概略的介绍，有些观点仅仅是笔者个人的一孔之见，不当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陈 德 文

1985年秋末冬初写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内容提要

《棉被》在日本文学史上被誉为"自然主义小说的高峰"，对日本文学，乃至"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小说描写一位已有妻室的中年作家，收留了一位投师心切的女青年为门生，久之，对这位年轻美貌的女弟子产生了一种难与人言的爱欲。经过一场灵与肉的激烈争斗，女弟子终于悻悻离去……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主人公面对野性与理性的冲突所产生的细腻而复杂的感情。

目　录

棉　被

一

从小石川的切支丹坡走上去极乐水的路，在沿着缓缓的坡道往下走时，他在寻思："和她的关系就此告一段落。自己已经三十六岁，又有三个孩子，还在考虑那种事，实在无聊。可是……可是……难道这真是事实？她向我倾注了那种程度的感情，难道那不是恋情，而只是一般的感情？"

那充满感情的无数封书信，说明两人的关系绝非寻常。正因为有妻室儿女，有社会舆论，又是师生关系，才没有陷入热恋的深渊。可是，在一起说话，心里扑通扑通直跳；目光碰到一起，就会迸发出火光，其深处确实隐藏着强烈的风暴。只要一有机会，那隐藏在深处的风暴马上就会得势，而妻室、社会舆论、道德、师生关系等都会被一概置于脑后。至少他相信会这样。然而，从这两三天发生的事情看，他又多次认为她确实是用一种虚情假意欺骗了自己。他是个文学家，按理应该有能力客观地分析出自己的心理状态来，只是年轻女子的心理不容易判断。她那温情脉脉和欢快的感情，也许是女性特有的自然流露，而美丽的眼神、亲切的态度，这一切都是无意无为的，就象大自然中的花，给赏花人一种安慰一样。退一步说，即使她喜欢并爱上了自己，可自己是老师，她是门生；自己是有妻室的人，她是妙龄少女，彼此之间怎么也不能有意识那么去做。可是，在那封热情洋溢的信里，她若

隐若现地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正象有一股自然的力量向自己压过来似的，当她最后流露出那种感情时，他自己却又没有去解开那个谜。从女性那种天生的矜持来说，她又怎能再进一步做出迫不及待的表露呢？也许出于那种心理，她失望了，才会发生这回这样的事吧！

“总之，现在时机已过，她已为他人所有了！”他一边走，一边揪住自己的头发喊叫起来。

他身着条纹西服，头戴麦秸草帽，手拿藤蔓手杖，身子稍向前倾，正慢慢地走下坡去。那是九月中旬，残暑仍叫人难受。但空中已是一片清凉的秋色，那湛蓝的色调是那样醒目，特别容易使人触景生情。鱼店、酒家、杂货店、对面的寺院、后边陋巷里的大杂院，全都连成一片；久坚町的低洼地带，无数工厂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

在这无数的工厂里，有一幢西洋式的二层楼房，其中一间，就是他每天午后要去的地方。房间有十铺席①大，当中放着一张大桌子，桌旁放着一只高高的西洋式书箱，里面装满各种地理书。他受某出版社的委托，帮着编辑地理书籍。文学家当地理编辑，真怪！他声称自己对地理感兴趣，是自愿的，实际上内心并不愿意干这种事。文学上的阅历不如人家，只写过短篇文章；一直为没有机会全力去尝试写作而感到烦恼；每月还要受到青年杂志的批评，也增加了他的痛苦。尽管认为自己往后会有所作为，但心中不能不为这些事而苦闷。社会一天天在进步，电车使东京的交通为之一变。女学生已顺应时代潮流，自己谈恋爱时那种古板的姑娘，如今想看也看不到了。青年终归是青年，不管是谈情说爱，还是谈论文学，或者是讨论政治，他们的态度都变了，变得跟自

---

① 每铺席面积约为二平方米。

己永远合不到一块了。

他每天机械地来往在同一条路上，钻进同一扇大门，从机器转动声震得房子发抖和散发着工人汗臭味的夹道走过，向办公室的同事微微点头致意，再咯吱咯吱地登上狭长的楼梯，走进自己那间屋子。房间面向东南，十分明亮，但在下午那灼热的阳光的照射下，实在难熬，勤杂工又懒得打扫，桌子上落了一层白灰，看上去很不舒服。他坐在椅子上，抽了一支烟，又站起来，从书箱里拿出厚厚的统计书、地图、示意图和地理书，再拿起笔来默默地继续昨天的工作。然而，这两三天来，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工作难以进展，刚写一行字，就停住笔，又想起那件事来了。再写一行，又撂下了笔。就这样写了停、停了写。其间，浮现在脑子里的念头，大都带有片断的、激烈的、急剧的和绝望的成分。突然，不知出于什么联想，他想起了霍普特曼的《孤寂的人们》①，在没有出现此事之前，他曾想是否把这个剧本作为她的必修课来教，让她了解约翰奈斯·佛凯拉特的心事和悲哀。这是他三年前谈过的剧本，当时，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世界上有她的存在。从那以来，自己也成了孤寂的人。他不敢贸然把自己比作约翰奈斯，但如果有象安娜那样的人，他肯定会陷入那种悲剧。他对此深有感受。眼下，他哀叹自己连约翰奈斯都当不成了。

最后，他终于没有向她讲授《孤寂的人们》，只教了屠格涅夫的短篇作品《浮士德》②。坐在那灯光明亮的四张半铺席的书斋里，她那颗年轻的心中，怀着对色彩斑斓的恋爱故事的无限向往；富有表情的眼睛，闪现着更加意味深长的炯炯光彩。她那时髦的刘

---

① 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德国剧作家，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孤寂的人们》写于1891年，是一部描写资产阶级家庭悲剧的剧本。

② 《浮士德》：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美丽而忧郁的爱情故事。

海式发型、梳子、飘带以至整个上半身都呈现在灯光中。脸靠近书卷时，就能闻到一股难以言状的香水味、肉体味和女人味。当讲到书中主人公把《浮士德》读给昔日的恋人听那一段时，他的声音激烈地颤抖起来。

“可是，已经完了！”他再次揪住自己的头发。

二

他的名字叫竹中时雄。

三年前，也就是妻子怀着第三个孩子，新婚的欢乐终于就此结束的时候，他觉得世上忙忙碌碌的工作太没有意思，却又没有为毕生事业献身的勇气。日常的生活——早晨起床、上班；下午四点钟回家，依旧望着妻子的面孔，吃饭、睡觉。这种单调的生活，实在叫人厌倦透了。搬搬家换换新鲜空气吧，没有意思；和朋友们说说话吧，同样没有意思；看看外国小说，也得不到满足。甚至连庭院里茂盛的树木以及雨点、花开、花落等自然现象，都使他本来平凡的生活显得更加平凡，以至孤寂得没有安身之地，走在路上，经常见到年轻貌美的女子，如有可能，他真想再次谈情说爱。

的确，人一到三十四五岁这种时候，谁都会有自己的烦恼。不少人在这个年龄去玩弄卑贱的女人，为的就是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社会上与妻子离婚的，也以这个年龄的人最多。

每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常与一位漂亮的女教师相遇。当时，他把碰上那女子作为当天唯一的乐趣，并对那女子产生了种种幻想：如能和她相恋，避开众人的耳目，把她带到神乐坡一带的酒店去，私下欢乐一番，那将会……；瞒着妻子，两人一起到近郊去散散步，那又会……。更有甚者，他甚至想，当时有孕在身的

妻子，如果意外地难产死去，自己以此女子续弦，又会如何……她是否甘愿作自己的后妻呢？他一边走一边这样想。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位名叫横山芳子的女子的一封来信，信中充满了崇敬之情。这女子是神户女学院的学生，出生于备中新见町，是他的作品的崇拜者。他竹中古城[1]因写的小说文字优美而在社会上颇有名气。各地的崇拜者和渴慕者的来信，以往就相当多，有的要求修改文章，有的要求收作学生，他都未加理睬。所以，这个女子的来信也没有特别引起他的好奇心，以至想到要写回信。可是，一连收到三封出自同一个人的热情洋溢的来信，就连不想理人的时雄也不能不加注意了。来信人年龄大概十九岁左右，信中表达了她无论如何都要作老师的门生，一辈子从事文学事业的迫切愿望。从词句来观察，其表达之巧妙，确实令人吃惊。字体流畅秀丽，运笔自如，看来象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女子。他写回信是在工厂楼上那间屋子里，当天，编写了两页每天必写的地理书之后，腾出手来，给芳子写了长达几尺的一卷信，长篇累牍地摆出许多理由，说明女子投身文学事业很不适宜；并说女子应从生理上尽到做母亲的义务；还说处女当文学家很危险等等。信中还使用了一些带指责性的词句。他暗自得意地在想：这样一来，她也许会满肚子不高兴，从而打消这个念头。接着，他从书柜里找出了冈山县的地图，查找阿哲郡新见町的所在。从山阳线逆高梁川溪谷而上，深入十几里。在那山林深处，居然有这样一位时髦的女子。想到这一点，他不禁产生出一种眷恋之情，以至仔细地察看了那附近的地形、山脉和河川。

原以为她不会再来信的，谁知到了第四天，她反而寄来更厚的一封信。蓝格子的西洋纸，她用紫色墨水和细小的字体，横着

---

① 即竹中时雄的别名。

写了三张，反复表达了希望老师不要见弃，一定要收她作弟子的意思。父母如能同意她的要求，她将去东京上合适的学校，尽心尽力攻读文学。对这个女子的意志，时雄不得不表示钦佩。即使是东京女校毕业出来的人，也有根本不懂文学价值的，可她信中的措词，却象什么都懂似的。时雄很快写了回信，就这样结下了师生关系。

从此以后，经常有书信和文章来往。时雄认为，虽说她的文章尚有幼稚之处，但文句流畅，没有语病，很有发展前途。随着彼此一次比一次地对各自的习性有所了解，时雄居然等起她的信来了，甚至有时很想让她寄张照片来，并用很小的字体把此意写在信纸角上，可紧接着，他又把它涂得一团黑。对一个女子来说，姿色是非常必要的。姿色不好的女人，即使有多大才能，男的也不会理睬。时雄心中暗暗地在想：反正想搞文学的人，肯定不会怎么漂亮的，可又希望这女子要尽可能使人看得过去。

第二年二月，芳子得到父母的同意，由父亲陪伴，来到时雄的家。那天正是时雄第三个儿子出生"满七"的日子，正在客厅隔壁房间坐月子的妻子听前来帮忙的姐姐说，来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弟子，心里便老大的懊恼。姐姐也对招收这样年轻美貌的女子作弟子，不知安的什么心而惴惴不安。时雄和芳子父女坐在一起，详细地谈到了文学家的处境和目的，并就芳子的婚姻问题，事先听取她父亲的想法。芳子的家在新见町是不下于第三位的豪门望族，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在信仰方面尤为出色，曾就读于同志社女校；大哥曾留学英国，回国后，在某公立学校任教。芳子在当地小学毕业后，就去神户上神户女学院，在那里过的是新式学校生活。教会女校比起其他女校来，在文学方面完全是自由开放的，虽然当时规定不准阅读《妖风热恋》① 、《金色夜

①《妖风热恋》，为小杉天外(1865－1952)所著，发表于，1903年。

义》① 等书籍，但在文部省未加干涉之前，只要不在教室里，阅读什么都不受限制。在学校附属的教堂里，她体会了作祷告的庄严，圣诞节之夜的乐趣和培养理想的意味，自己成了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掩抑下去，美好的一面标榜出来的社会成员之一。刚到学校的那阵子，确实曾为依恋母亲、怀念家乡而感到很难受，但不久就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感到没有比女学生的寄宿生活更有意思的了。若是不给吃好吃的南瓜，学生就往饭钵里倒酱油，捉弄厨师；有时还看着那性情乖僻的舍监老太太的脸色，明里暗里说东道西。象她这样一个在家庭里长大的少女，混在这些女学生当中，怎么能单纯地观察事物呢？爱美、培养理想、虚荣心强——芳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样一些思想，明治年代女学生的长处和短处，在她身上都体现出来了。

时雄的孤寂生活至少因此起了变化。现在的妻子过去无疑是他的情人，但现在时代变了。这四五年来的变化是：女子教育的兴起、女子大学的设立、刘海式的发型、绛紫色的裙裤；女子和男子肩并肩走，谁也不感到害羞了。时雄认为：在这世界上，如果只满足于梳老式巴巴髻，用鸭步走路，性格温顺，恪守贞操，而别的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太可悲了！他外出时常看到有人带上合乎潮流的漂亮妻子，亲亲热热地一块儿散步；访友时，又看到年轻的妻子出来和丈夫同席，与对方侃侃而谈。可是，自己的妻子不仅不能阅读自己费尽心思创作的小说，而且对丈夫的苦恼烦闷全不放在心上，只求把孩子很好地抚养成人就行。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孤独，跟《孤寂的人们》中的约翰奈斯一样，他感到妻子没有意思。这种孤独感却由于芳子的到来而不复存在了。时髦的漂

---

①《金色夜叉》，为明治时代著名作家尾崎红叶（1861—1903）之名篇，发表于1898年。

亮女弟子，嘴里不停地喊着“老师！老师！”把他尊为世上的伟人一般。对此，谁能无动于衷呢！

头一个月，她临时住在时雄的家里。女弟子美妙的声音，优美的身姿，跟他以往孤寂的生活，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她给刚坐完月子的妻子编织袜子和围巾，缝制衣服，逗孩子玩，那种活泼的姿态，使时雄感到好象又回到了新婚的当初。一走近家门，心里就很激动。门一开，女弟子娇艳的笑脸，多采的姿容就出现在门口。往日里，到了晚上，妻子总是贪睡，早早地和孩子一起上了床，六铺席的房间里，空点着明灯，反而增加了他的孤独感。可现在，不管回来多晚，总看到白皙的手，在灯光下轻巧地操作着编织针，膝盖上放着带色的毛线团，牛込① 深处的小篱笆院内充满了爽朗的笑声。

可是，不到一个月，时雄就觉得不能再把这可爱的女弟子安置在自己家里了。温顺的妻子尽管对此事不敢有所微词，也没有显出不满的样子来，但她的气色却越来越差。无限的笑声中，充斥着无限的不安情绪。他知道妻子娘家的亲戚，眼下已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问题在进行议论。

时雄在经历了各种烦恼之后，最后决定让女弟子寄住在妻子的姐姐——军人的未亡人，靠抚恤金和裁缝活过日子的姐姐家里，从那里到麴町某女塾去上学。

三

从那以后，到发生这次这件事，其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此期间，芳子曾两次回家探亲，写了五个短篇小说，一个长

---

① 牛込：东京都的旧区名。

篇小说，还有其他文章和新体诗几十篇。在某女塾，她的英语成绩优秀。时雄在丸善书店给她选购了《屠格涅夫全集》。她第一次回家是在暑假，第二次是因为神经衰弱，经常引起胃痉挛似的绞痛，这才听从医生的建议，暂时回故乡静僻的地方休养去的。

她寄住的房子在麴町堤岸三号街，是有甲武线电车通过的堤岸边。这家八铺席的客厅权作芳子的书斋，前面是人来人往的马路，行人、小孩吵吵嚷嚷的，令人心烦。她的书箱比时雄书斋里的西式书箱小，就放在纸胎漆桌旁，上面放着镜子、胭脂盒、白粉瓶，另外还有一只装有镇定剂溴化钾的大瓶子，据说这是在神经过敏而头痛难忍时服用的。书箱里放着《红叶全集》①、《近松世话净琉璃》②、英语教科书，特别是新买的《屠格涅夫全集》，最引人注目。未来的闺秀作家，从学校回来，就伏案作文。不过，与其说是作文，不如说写信的时候居多，她的男朋友相当多，男人字体的来信为数不少。据说，其中有一位是高等师范的学生，还有一位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们经常来玩。

象她这样时髦的女学生，在麴町堤岸三号街这种地方，并不多见。而且时雄妻子的娘家在市谷见那边，附近旧风气的商家姑娘特别多，象芳子这样从神户来的时髦女子，自然会引起这一带人们的注意。妻子常对时雄说起从姐姐那儿听到的有关芳子的事：

“今天姐姐又来说啦，芳子真不好办！男朋友到家里来玩也没什么，可晚上还要一起去拜不动明王③，而且很晚也不回来。虽说芳子肯定不会干出那种事来，但人家要乱加议论，那就没法办了。”

---

① “红叶”即作家尾崎红叶(1867－1903)。

② 《近松世话净琉璃》：江户中期的近杉半二(1725－1783)所著的一种唱本。

③ 不动明王：佛说中的五大明王之一。

每听到这种话，时雄总要为芳子辩解："象你们这些旧脑筋的人，是不会理解芳子的所作所为的。只要男女两人在一起走路，在一起说话，马上就大惊小怪，认为可疑。总之，这样怀疑人家、说长道短的人，都是旧思想。现在，女子已经觉悟起来了，想干什么就随她去吧！"

时雄还得意地利用这些议论向芳子进行说教："妇女自己也应该有所觉悟，不能象旧式妇女那样，存有依赖心理。如果象苏德曼的马库达① 所说的那样没有出息，自己只是从父亲手里很快转到丈夫手里，那就不好了。作为日本的新女性，应该能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接着又讲了易卜生的娜拉② 的故事，屠格涅夫的叶琳娜③ 的故事，以及俄国和德国等国的妇女富有意志和感情的事，"不过，所谓觉悟，应包括自我检点，如果胡乱地发挥意志或刚愎自恃，那就不好了。自己应对自己所做的事负完全责任。"

芳子听了时雄的这一教训，感到含意很深，似乎比基督教的教谕更自由，更具有权威性，因而更加崇拜时雄。

芳子作为女学生，打扮得过于时髦。她手戴金戒指，系着时兴的美丽腰带，亭亭玉立的身姿，特别引起行人的注目。她的脸与其说是漂亮，倒不如说是富有表情，所以有时叫人觉得非常美，有时又叫人觉得很丑。她眼睛发亮，秋波传情。四、五年前的女子，表情非常单调，生气啦，嘻笑啦，脸上的表情就那么三四种；可如今，能巧妙地把感情表露在脸上的女子越来越多。时雄经常在想：芳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芳子和时雄作为单纯的师生关系，交往也未免过于亲密了。有

---

① 苏德曼(H·Sudermann，1857—1928)德国剧作家，小说家。马库达是苏德曼所著《故乡》一剧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② 娜拉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所著《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

③ 叶琳娜为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所著《前夜》中的女主人公。

个旁观的女人，察看了两人的情景后，曾对时雄的妻子说："芳子来了之后，时雄先生的神态全变了。瞧他俩说话时的样子，彼此都象丢了魂似的，这可真不能大意啊！"从一旁观察，当然会产生这种看法。可是，两人果真是这么亲密吗？

年轻女子有一颗容易冲动的心，往往刚一冲动，马上又会平静下来。一点点小事会使她激动，无聊的事也会使她伤心。那种既象恋情又非恋情似的温柔态度，常使时雄感到迷惑不解。其实，只要有一次机会，冲破道义的约束和习惯势力会比裂帛还要容易，只是难得有这种冲破阻力的机会。

时雄自己认为：在这一年里，至少有两次接近这种机会。一次是芳子含着眼泪写来一封厚厚的信，说由于自己不才，不能报答老师的大恩，只好返回老家，去做农夫的妻子，在乡下了此一生；另一次是一天晚上，芳子一人留下看家，这时时雄偶然来访。就这么两次。第一次，时雄完全理解那封信的意思，但恼于不知如何回信，以致一夜不曾合眼。他几次窥看妻子安睡的脸庞，责怪自己良心多么麻木不仁。第二天，他以严师的姿态写了回信。第二次是第一次之后，又过了约两个月的一个春夜，时雄突然来访，芳子脸上抹了白粉，漂亮的容颜孤寂地朝着火盆。

"你在干什么？"时雄问。

"看家。"

"姐姐上哪里去了？"

"到四谷买东西去了。"芳子说完，目不转睛地看着时雄的脸，那神态显得多么艳丽。她这富有魅力的一瞥，使时雄的心脏马上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虽然又是三言两语地谈了几句平常的话，但彼此心里似乎都明白，这平常的谈话反而更不一般。如果这时两人在一起再谈上十五分钟，将会怎么样呢？女子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在闪亮，话语很娇柔，态度也与平常不一般。

“今晚打扮得真漂亮啊！”时雄故意轻声地说。

“嗯，刚刚洗完澡呢！”

“这白粉可是真白。”

“嗳哟，老师！”她说着笑了起来，歪着身子，显出了娇柔的姿态。

时雄很快要走。芳子起身留他再呆一会儿，他说必须回去。于是芳子恋恋不舍地在月明之夜送了时雄一程。她白皙的脸上，确实笼罩着一层极为神秘的色彩。

进入四月以后，芳子经常闹病，脸色苍白，陷入了神经过敏。尽管服用了大剂量的溴化钾，还是不能成眠，真不知如何是好。显然，无穷的欲望和生殖的能力，正在诱惑着一个正当年的女子。芳子更加离不开药物了。

四月底，她回老家去了。九月来东京时，就发生了这回这件事。

这件事不是别的什么事。芳子有了情人，在来东京途中，她和情人一起去京都嵯峨旅游，中间玩了两天，所以离家和到达东京的日期不符，这是通过东京和备中之间的信件查证的。在追问芳子时，芳子说这是恋爱——神圣的恋爱，两人绝对没有越轨行为，恳切希望将来无论如何要成全他俩的爱情。时雄作为芳子的老师，不得不做这种恋爱的见证而充当月下老人。

芳子的情人叫田中秀夫，二十一岁，是同志社大学的学生，神户教会的秀才。

芳子当着老师的面向神发誓，表明他们的恋爱是神圣的。尽管老家的亲人说，作为一个学生偷偷地和男人到嵯峨去游山玩水，说明思想已经堕落，但她自己认为绝对没有那种肮脏的行为。他俩彼此意识到是在恋爱，勿宁说是在分手之后，加以芳子回到东

京，又看到了男的充满热情的来信，这才定了终身的，绝对没有什么越轨之类的事。芳子是流着眼泪说这番话的。时雄虽然感到这是最大的牺牲，但又不得不为他俩所谓神圣的爱情尽力。

时雄非常烦闷。自己心爱的人被人夺走，心里的确很不痛快，尽管从开始起他就没有打算把自己的女弟子作为情人。如果有那种明确而肯定的想法，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抓住曾经有过的两次向他扑来的机会。可是，心爱的女弟子曾给自己孤寂的生活增添了美丽的色彩，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这样一个芳子，怎能任从他人突然夺走呢！尽管自己没有勇气抓住过去的两次机会，但在心灵深处却仍隐隐约约地抱着一线希望，在等着第三次、第四次机会到来，以便开创新的人生，组织新的生活。时雄苦恼不堪，思绪紊乱。嫉妒、惋惜、悔恨，百感交加，象旋风似地一起在脑子里打转，其中掺杂着作为师长的道义之情，而且这种感情越来越炽烈。当然，也有为自己心爱的女子的幸福作出牺牲的念头。吃晚饭时，他喝了大量的酒，一醉如泥，躺下睡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房后林子里，雨点哗哗作响，更增添了时雄的孤寂感。打在老榉树上的雨点，雨脚很长，令人感到象从漫无边际的天空中飘落下来没有止境似的。时雄既没有心思读书，也没有心思写作。已经是深秋季节，有些凉意，他躺在令人感到背部有些发凉的椅子上，一边看着雨脚很长的雨点，一边通过这次的事，回顾自己度过的前半生。在他的一生中，曾有过几次这种经历，由于一步之差，使他不能进入命运之中，总是站在圈外，经常尝到那种孤寂的凄楚和痛苦的滋味。在文学方面如此，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是如此。恋爱、恋爱、恋爱，事到如今，仍是这样消极地在命运中漂荡。想到这里，他为自身不争气和命运不佳而深感痛苦；想到自己属于屠格涅夫所说的Superfluous man①，书

① 意为"多余的人"。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常使用"多余的人"这一形象。

中主人公短暂的一生，就在他心中反复出现。

他不堪寂寥，从中午起就要酒喝。妻子准备酒菜晚了，他就发牢骚；端出的菜不合口味，马上就动肝火，自暴自弃地喝闷酒，一瓶、两瓶，随着酒瓶数量的增加，他酩酊大醉了，对妻子不再发牢骚了。可酒瓶里的酒一喝完，他又一个劲地喊着“拿酒来，拿酒来”，然后把拿来的酒，再次咕嘟咕嘟地喝下去。胆小的女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光是呆呆地看着。他喜爱那个五岁的小男孩，刚开始还不停地抱呀、摸呀、亲吻呀，可不知为什么，孩子突然哭了起来，他生气了，在孩子屁股上啪啪地乱打，三个孩子吓得老远地站着，惊奇地看着跟平时不一般、而又醉红了脸的父亲。他喝了近一升酒，就那么一动不动地醉倒在原地。饭桌被打翻了，他也不在乎。过了一会儿，他用怪里怪气的缓慢节奏，吟诵起十年前流行的那首幼稚的新体诗来：

你独自在门边徘徊，
望着小巷里被风刮起的尘埃，
以为暴风雨即将到来。
比暴风雨更加烦人啊，
比尘埃更乱得厉害。
把思恋的僵尸当作早晨的……

诗只吟了一半，就披着妻子盖的棉被，猛地站了起来，象小山一样，向客厅那边移动。“要上哪儿？你上哪儿？”妻子急得跟在他后面直喊。他未加理睬，仍然披着棉被，正要钻到厕所里边去时，妻子慌忙说：

“你，你，真不该喝醉了！那是厕所。”

妻子猛地从后面拽住了棉被，就在厕所门口，棉被落到了妻

子手里。时雄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小便。小便完了，便就地躺倒在厕所里。妻子嫌脏，拼命摇晃他的身子，拖他起来。可他既不动，也不起。其实，他没有睡着，红土似的脸上，睁着两只锐利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户外下个不停的雨。

四

时雄按照往常的时间，一步一步走回牛込矢来町家里。

三天来，他和那种苦恼不断进行斗争。从他的性格来说，他具有某种不会消沉下去的力量。他对受这种力量的支配而经常感到遗憾，然而，他迟早要被打败、被征服。为此，他总是站在命运的圈外，被迫尝够了苦涩的滋味，但人们却因此而认为他是正直的人，是足可信赖的人。经过三天的痛苦斗争，他终于看到了事情的前景——两人的关系已经告一段落，往后只是尽到师长的责任，为自己心爱的女子谋幸福罢了。这是很痛苦的，但痛苦就是人生！他一路上就是这么寻思着走回来的。

他正要开门进去，妻子迎了出来。夏末的日子，天气还很热，西服里面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了。他换穿了上过浆的白色单衣，坐到饭厅的火盆前。妻子忽然想起来似的，拿过柜子上的一封信，交给他说：

“芳子来的信。”

时雄急忙启封。单从那长长的一卷信纸，就可认定来信与那件事有关。时雄赶紧看了起来。

这是一封用口语写的信，文笔极其流畅。

老师：

说实话，本来是打算去跟您商量的，但事情很急，

我自行处理了。

昨天四点钟收到了田中打来的电报，说是六点钟到达新桥车站。对此，我是多么吃惊啊！

我相信他不是那种没有事也要往外跑的轻率的人，这就使我更为担心。老师，请原谅！我按时到车站去接他。见面一问，他说，收到我写的关于那件事原委的信，非常担心，如果为了此事，万一我被带回老家，他会内疚的，所以放弃了学业，跑到东京来，想向老师彻底讲明情况，表示歉意，希望能给予谅解，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为了这一目的，他才匆匆前来的。接着，我对他说，我已向老师讲明了事情的原委，并转达了老师情深意重的谈话，说老师将来要做我俩神圣而纯洁的爱情的证人和保护人。对老师的情意，他十分感激，以至流出了泪水。

看起来，田中看了我过于惊慌的信，非常紧张。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抱定了万一爱情遭到破坏应有所对策的决心前来的。必要的时候，他将请当时一起去嵯峨旅游的友人作证，证明两人之间决没有肮脏的关系，并坦率地说明自那以后，两人才开始谈恋爱的，想请老师向家乡父母如实讲明情况。据说他是抱着这种决心来的。可是，前些时候，由于我幼稚无知，伤了故乡父母的心，因此，眼下又怎么好向他们说出这件事来呢？我想，只好暂时瞒着。我们彼此抱定理想，专心学习，等什么时候有机会——也许五年或十年——再把实情讲清，这样做才是上策，所以就决定这么办。我把老师的话全都告诉了他。原想要他办完事情之后，马上回去的，但看他非常疲劳的样子，要他马上回去，实在难以开口

(请原谅我的软弱)。对老师关于在学习期间不要接触这些实际问题的教诲,我是会恪守不渝的。但他特意来了,就只好先安顿在旅店里。我终于留他住了一天,去观赏一下东京风光。老师,请原谅我吧!我们灼热的感情中还是保持着理智的,所以决不会做出象在京都那样超出常识、以至使人产生误解的事来。我发誓,决不会那样做。最后,请代向师母问好。

芳　子

在看这封信的时候,时雄心里象火一样在燃烧,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这个叫田中的二十一岁青年,眼下来到了东京,芳子又到车站去接他,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说不定在这以前所说的,全是谎话。打今年暑假在须磨相会,有了感情之后,接着在京都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次也许又是他控制不住思恋之情,才紧跟在姑娘后面,来到东京的。两人握手了么?拥抱了么?在人所不知的旅馆楼上,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乱与不乱,是一瞬间的事。想到这里,时雄实在无法忍受,心中叫喊着,"这关系到我这个监护人的责任呀!"不能放任不管,不能给思想没有定型的女孩子以这种自由。必须监督,必须保护!说什么"我们既有热情又有理智",这个"我们"指的是谁?为什么不写明"我"?为什么要用复数?时雄的心里象暴风雨似地翻腾开了。火车是昨天六点钟到达的。只要到姐姐家去打听,就可以弄清昨夜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可是,今天怎么样?眼下又在干什么呢?

妻子精心烹调的晚餐里,有新鲜的金枪鱼生鱼片,还有加了青紫苏香料的凉拌豆腐。可是,他没有心思去品尝,只是一盅又一盅地喝酒。

妻子把小儿子哄睡之后，来到火盆前坐下，发现芳子的信放在丈夫的身旁，就问：

“芳子说什么来着？”

时雄没有吭声，把信扔了过去。妻子一边接信，一边偷偷地看着丈夫的脸色，看到了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滚滚乌云。

妻子看完了信，一边卷信，一边说：“他来了？”

“嗯。”

“准备一直呆在东京吗？”

“信上不是说了吗，马上就回去……”

“真的回去吗？”

“这种事谁知道！”

丈夫语气很冲，妻子只好闭嘴不说了。

过了一会儿，妻子又开口说：

“所以说呀，真不应该这样。年轻轻的姑娘，说什么要当小说家。世界上真有抱这种愿望的女子，也真有这种把女儿送来的父亲！”

“可是，这一来你放心了吧。”他想这么说，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算啦！这种事怎么着都行，反正你们弄不明白……要紧的是，给我再喝点，怎么样？”

温顺的妻子拿起酒壶，往京都陶瓷酒杯里斟上满满的一杯。

时雄不停地喝着酒，好象没有酒就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烦闷。喝到第三壶时，妻子担心地说：“最近，你好象心里有事嘛。”

“怎么啦？”

“你总是喝醉酒。”

“你是问为什么老喝醉酒吧？”

“是啊，有什么使你不顺心的呢！芳子他们的事，不是说怎么着都行吗？”

“混帐话!”时雄大喝一声。

妻子并未因此胆怯，说道：

“可是，喝多了会中毒的啊！适可而止吧。若是再躺到厕所里去，你这个大个子，我和阿鹤(女用人)怎么也弄不动啊!”

“好啦，那就再喝一壶吧!”

他又喝了半壶，看来已经醉得很厉害了。脸都成了赤铜色，眼珠也有些发直。他突然站起来，说：

“喂，把腰带拿出来!”

“上哪儿去?”

“到三号街去一下。”

“去姐姐家?”

“嗯。”

“别去了吧，危险!”

“什么呀，不要紧的。人家把姑娘托付给我，我不能放任不管。那青年来到这东京，他们又是一起散步，又是干什么的，我不能装着没看见。就是放在田川(姐夫的姓)家，我也不放心。今天去看看，如果时间还早，我就把芳子带到家里来，你把楼上打扫干净!”

“又让她住在咱家里吗?”

“当然喽!”

妻子不太情愿替他把腰带和衣服拿出来。

“好吧，好吧，你如果不把衣服拿出来，那就这样也行。”他穿着素色和服单衣，系着整幅薄毛呢裁成的脏腰带，帽子也没戴，就那样匆匆地出了家门。妻子连忙从后面喊道：“这就给你拿来……真拿你没办法。”

夏季已经快过完了。矢来的酒井①树林中传来乌鸦的叫声。

---

① 酒井：日本一名门望族。

家家户户都已吃过晚饭，在各家门口，可以看到皮肤白皙的年轻姑娘，也可以看到正在投球的少年，还一连看到好几对官吏打扮、胡子稀稀拉拉的绅士，领着梳刘海式头发的年轻妻子，在神乐坡散步。时雄心情激动，加以喝醉了酒，身子东倒西歪，周围的一切在他看来，恍然都在另一个世界中。他仿佛感到两旁的房子在移动，脚底的大地在下陷，天顶就盖在他头上。他酒量本来就不是那么大，这回又咕嘟咕嘟地使劲灌多了，所以酒性发作了。他忽然想起俄国贱民喝醉酒，躺倒在路边的事，又想起自己和某一友人说过的话："俄国人正因为如此，才叫了不起啊！既然被酒迷住了，那就得一醉方休。"

"真是混帐！在恋爱上为啥要讲什么'师生有别'呢？"他嘴里骂出了这样的话。

他从中根坡往上走，经过士官学校的后门，往佐内坡走时，天已经全黑了。他听凭白色单和服拖在地上，烟草店门口站着一位年轻的夫人。晚风吹拂着冰店的门帘，给人以凉爽的感觉。时雄迷迷糊糊地看着夏天的这般夜景，走着走着，突然撞在电线杆上，踉踉跄跄地掉进了浅沟里，碰上了膝盖骨，还挨了一个职工模样的家伙的骂："醉鬼！给我好好地走！"他忽然象恢复了记忆似的。从坡道上往右拐，走进了市谷八幡神社的院子里。神社内没有人影，十分清静，古老的大山毛榉树和松树蔽天被日。左边角上，大珊瑚树枝叶茂盛。各处的常明灯开始微微地透出了亮光。时雄感到特别难受，随即隐身在珊瑚树背后，躺倒在树下。这时，兴奋的精神状态、奔放的感情和悲哀的快感，全都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威力来了。他一方面深受嫉妒之念的驱使，一方面在冷静地思考自己眼下这种处境。

当然，他开始并没有类似恋爱的灼热感情，与其说盲目地任凭命运的摆布，不如说在严峻地批判那种命运。主观上灼热的情

感和客观上严峻的批判，象搓在一起的线，紧紧地拧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心理状态。

可悲，实在可悲！这种悲哀不是青春年华时期的悲哀，也不单是男女恋爱方面的悲哀，而是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巨大的悲哀。河水流逝，花开花落，这是盘亘在自然界深处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与这种力量相接触，就感到再没有比人生更渺茫可悲的了。

泪水沿着时雄长满胡子的脸，簌簌地滚落下来。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马上站起来往外走。夜幕已经降临，竖在神社院内各处的玻璃灯柱放出了亮光，灯罩上清楚地写着“常明灯”三个字。这三个字勾起了他的心思。他曾经带着非常懊恼的心情，看过这三个字。当时，现在的妻子还是个姑娘，头上盘着桃瓣型发髻，就住在坡下紧挨着这儿的房子里，他为了听到那隐隐约约的琴声，经常爬到这八幡神社的高地上去，抱着得不到她就宁愿到南洋的殖民地去漂泊流离的热恋，出神地看着华表、长长的石阶、神殿、写有俳句的吊灯和这“长明灯”三个字而思绪万千。如今，下面依然是那所房子，偶尔通过的电车发出的轰鸣声，划破了周围的寂静。妻子娘家的窗口，仍如过去一样灯火通明。多么缺乏节操的心啊！谁能想到刚刚过去八年的岁月，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桃瓣式的发型已经变成了巴巴髻！其乐融融的生活为什么变得如此凄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新的爱情？时雄深感时间流逝的可怕。然而，奇怪的是，他对现在留在他心中的事情，并没有产生任何动摇。

“矛盾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没有办法的。矛盾，没有节操，这都是事实，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事实！”时雄在心中反复叫喊着。

时雄在难以违抗的自然力的压迫下，再次伸开身子，躺在旁边的长凳子上。猛然间抬头望去，只见黯淡无光的赤铜色大月亮，悄悄地升起在护城河那边的松树梢上。那色彩，那形状，那姿态，

显得多么凄凉！时雄认为那种凄凉和眼下自身的凄凉十分相似，心中不禁充满了难以忍受的哀愁。

酒已经醒了。夜露开始降落。

他来到堤岸三号街姐姐家门口，往屋里一张望，芳子的房间没有灯光，看来她还没有回来。他心里又激动起来。在这夜晚，在这漆黑的夜晚，还和情人呆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竟敢做出这种缺乏常识的事来，这叫什么神圣的爱情？为什么还要辩解说没有不轨行为？

他正要进去，又想本人既然没有回来，进去也没有用。于是，他从门前径直走了过去。每当和女子擦肩而过时，他总要偷偷地瞧上一眼，看是不是芳子。他在堤岸上、松树下、街道的拐角处、甚至不顾行人生疑，在四周徘徊。九点已过，时近十点，即使是夏天的夜晚，也不该这么晚还在外面闲逛。他想肯定已经回来了，随即半途折返，向姐姐家走去。但芳子还是没有回来。

时雄走进屋里去，到了里面那间六铺席的房间时，问道："芳子干什么去了？"

姐姐尚未答话，先看到时雄衣服上沾了很多泥巴，感到奇怪。

"你是怎么啦？时雄。"

来到明亮的灯光下一看，白色单和服的肩部、膝部、腰部果然有不少泥巴。

"没什么，在那边跌了一跤。"

"可是，怎么连肩上都是泥巴呢，又喝醉了吧？"

"哪里……"时雄强作笑脸，支吾过去，紧接着问道："芳子到哪里去了？"

"今天早上出去时，只是说要和朋友一起到中野那边去散散步。快回来了吧，有什么事吗？"

"嗯，有一点……"他说，"昨晚她回来得晚吗？"

“不，昨天到新桥去接朋友，四点多出去的，八点左右就回来了呀。”她说着，看了看时雄的脸，“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不过，姐姐……”时雄换了种语气说，“说实在的，即使托付给姐姐照看，如果再发生前不久在京都那样的事，也不好办，所以我想把芳子放到我家里去好好看管。”

“是吗，那太好了。老实说，芳子是那么个好姑娘，象我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过分给她自由，反而对她本人没有好处，所以想暂时领到家里去，好好看管。”

“那很好嘛。要说芳子呀，确实什么都好，聪明，伶俐，在现今的社会上是难得的。不过，有一点不好，她总是满不在乎地晚上和男朋友散步什么的。我几次劝她，她总是笑着说：‘阿姨的守旧思想又来了！’我甚至还提醒她说，因为过多和男人在一起散步什么的，有一次，街角上的派出所起了疑心，便衣警察跟踪到家门口来了。当然喽，既然没有那种事，也就用不着介意……”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年底。”

“实在是过分时髦了。真叫人头痛！”时雄见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向十点半，又说，“若是没有那种事，又是干什么去了呢？年轻轻的，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在外面乱跑，这该怎么说呢！”

“该回来了呀。”

“这种情况有过几次？”

“不，难得有一次。也许认为是夏天晚上，天又刚黑，才出去走走的吧。”

姐姐说话时，并没有停止手中的针线活。她前面摆着一块用银杏树做的大裁衣案板，周围凌乱地放着裁好的丝绸衣料、线、剪刀，灯光清晰地照在女人衣服的漂亮色彩上。九月中旬的深夜，稍

稍有些寒意，甲武线的载货列车从后面堤岸上通过，强烈地震动着大地。

他们一直等着，一有木屐的声音，就认为该是芳子回来了。时钟敲响十一点后不久，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小碎步和木屐后跟轻轻着地的声音，划破了夜晚的寂静。

“这回才是芳子呢！”姐姐说。

那脚步声果然在家门口停住了。接着，格子门嘎啦嘎啦地打开了。

“是芳子吗？”

“嗯。”娇滴滴的回答声。

一个身材颀长、梳刘海式头发的美丽身影，从门口径直走进来。

“啊呀，原来是老师！”她叫了起来。叫声里充满了惊讶和疑惑。

“实在太晚了……”她说着，来到客厅和居室之间的门坎处，侧身坐着，眼睛闪忽闪忽地窥看着时雄的脸色，接着拿出用紫色包袱皮包着的什么东西，一声不吭地推到姐姐跟前。

“什么东西……是土特产吗？总是难为你呀！”

“不，是我也要吃的东西。”芳子愉快地说。接着，正要向隔壁房间走去，时雄却硬让她在灯光耀眼的居室的角落坐下。她那优美的身段，时髦的刘海式发型，漂亮的法兰绒夏服，配上系得恰到好处的橄榄色腰带，使她那稍稍斜坐着的身影，显得更加娇艳。时雄和她相对而坐，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满足感，刚才的烦恼和痛苦早已忘掉了一半。纵使有强劲的情敌，只要能占有自己的恋人，也就聊以自慰了。这就是恋爱者的常态。

“实在是太晚了……”她心中十分不安似地稍稍辩解了一下。

“说是到中野去散步了？”时雄冷不防地问道。

“嗯……”芳子又瞟了一下时雄的脸色。

姐姐沏上茶。打开芳子带回来的包袱，发现是自己最爱吃的奶油点心，便说道:“啊！这太好吃了。”这一来，大家一时被这点心吸引住了。

“老师！您一直在等我回来吗?”过了一会儿，芳子问。

“嗯，嗯，都等了约莫有一个半小时罗！”姐姐从一旁插话说。

于是，时雄又提到了刚才说过的事——打算来带芳子一起走，如果方便，今天晚上就走，行李以后拿去也行。芳子低着头，边点头边听。当然，她心中肯定会感到有一种压力。从芳子的心情来说，她绝对信任老师——老师对这次恋爱，全心全意给予了同情，现在要住到这样一位老师家里去，自然不会构成什么了不得的痛苦。何况她一直就对住在这旧式家庭里感到不愉快，如果可能，倒愿意象刚来时那样住在老师家里。如果不是碰上现在这种情况，也许反而会非常高兴的，可是……

时雄很想早一点把她情人的情况查问清楚。现在那家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京都去？对时雄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在全然蒙在鼓里的姐姐面前，又没法问个明白。所以这天晚上，根本没有提起那件事。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就到深夜了。

时雄提出今晚就走，可姐姐提醒说，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还是明天走的好。时雄想独自先回牛込，但总觉得没法放心，就以时间太晚为借口，留宿在姐姐家里，决定明天一早和芳子一起走。

芳子睡在八铺席的房间里，时雄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和姐姐并排铺着床，躺了下来。不多久，姐姐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时钟铛地敲响了一点，八铺席房间里的人大概睡不着，不时在高声长叹。深夜里，只有甲武线的货车驶过这里，声音震撼着大地。时雄同样久久不能成眠。

五

第二天早上，时雄领着芳子回家去。当路上没有别人时，时雄很想早一点向芳子问明昨天的情况。可是，芳子低着头，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见此情景，又觉得有些可怜，只好带着焦急不安的思绪，默默地往前走。

一走上佐内坡，路上的行人更稀少了。

“那件事怎么样了？”时雄突然回过头去，冷不防地问道。

“什么呀？”芳子反过来问，脸上蒙着一层阴影。

“昨天的事呀，他还没有走吗？”

“坐今晚六点的快车回去。”

“那么，你又得去送行罗？”

“不，不用了。”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两人又在默默地走。

时雄在矢来町的住宅，楼上三铺席和六铺席的房间，过去是放东西用的，现在把它打扫干净，作为芳子的居室。因为长期堆放东西，孩子们又在那里玩，所以灰尘积得很多。扫了扫，又抹了抹，再换下有雨点污迹的破纸隔扇，房间象变了样似的明亮起来了。房后酒井墓地上，茂盛的大树映得整个房间呈翠绿色，使人感到十分舒畅。邻居家的葡萄架，还有院子里那无人薅整的杂草里，混开着美丽的丽春花，显得更加醒目。时雄选出一幅已故画家画的牵牛花，挂在壁龛里，又在花瓶里插上迟开的蔷薇花。下午，行李运来了，有皮箱、藤箱、旅行袋、书箱、桌子、卧具等，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把这些东西搬到了楼上。时雄为了帮忙，不得不向公司请了一天假。

桌子放在南边窗下，左边放书箱，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镜子、

胭脂盒、瓶子，皮箱和藤箱放在壁柜的一边，正要把印花布做的被子等一套卧具放在壁柜的另一边时，女人的馨香味扑鼻而来，时雄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下午两点左右，总算把屋子里大致拾掇好了。

“怎么样？住在这里也是挺舒服的嘛！”时雄得意地笑了，“好吧！那就在这里好好用功。若是真正碰到了实际问题，苦恼也是没有用的。”

“嗯……”芳子耷拉着脑袋。

“以后再详细说吧。目前阶段，你们两个都只有安下心来，好好用功才行。”

“嗯……”芳子抬起头来说，“是啊，老师，我们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彼此都要好好用功。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同意。”

“那很好。如果现在过分张扬，遭到他人或双亲的误解，你们特意抱定的真诚愿望，也就无法实现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说，老师，我一定要专心用功。田中也是这么说的。另外，他还说一定要见见老师，当面致谢。否则，于心有愧。他要我好好跟您说……”

“不必了……”

芳子讲话中总带着“我们”这个复数，好象公开表明已经有了婚约似的，时雄对此很不高兴。而且又是十九、二十的妙龄少女，把这种话挂在嘴上，也有点不成体统。时雄进一步感到时代已经变了。他想到当今女学生的气质跟自己这辈人谈恋爱时的那种处女气质，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当然，从主义和兴趣方面来说，时雄是乐于看到这种女学生气质的，这是事实。接受过去那种教育的女子，要做现在明治时代男子的妻子，终归是不行的。女子也应该自立，要充分培养意志的力量，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并向芳

子反复宣讲过。然而，当真看到实行这种新派作风时，他又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第二天，从三号街姐姐家转来那个男子寄来的盖有国府津邮戳的明信片，说他已踏上归途。芳子在楼上居室里，只要听到呼唤，就会答应着很快下楼来。每日三餐,大家围桌共进。晚上,大家围着明亮的灯光，有说有笑，好不热闹。芳子还给他们织袜子，脸上一直挂着娇艳的笑容。时雄就这样完全占据了芳子，总算放心了，也满足了。妻子知道芳子有了情人之后，危险的念头和不安的情绪，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芳子和情人两地分开，心里很痛苦。她很想和情人一起呆在东京，这样既能经常见面，也能一起交谈。当然她知道，在目前阶段，这是不可能的。在男方从同志社大学毕业以前的这两三年里，只能不时地靠鸿雁传递音讯，自己必须专心用功。跟往常一样，她下午去麴町某英语私塾上学，时雄也去小石川公司上班。

晚上，时雄有时也把芳子召唤到自己的书斋里来，谈谈文学，谈谈小说，也谈谈恋爱方面的事，并针对她的未来，指出应注意的事项。这种时候，他说话的态度是公正、坦率、富有同情心的，根本不象是醉倒在厕所里或随地躺下的人。话虽这么说，可时雄并非有意装出这副态度。面对女子的一刹那，为了取得心爱的女子的欢心，任何牺牲都包含着很高的代价。

当然，芳子对老师是信任的。她甚至想过：即使有一天老师把自己的恋爱情况告诉了父母，以至引起旧思想和新思想的冲突，只要能得到恩情极深的老师的承认，也就心满意足了。

从九月进入十月，凄风刮得后面林子里呼呼作响。天空一片湛蓝，充满了晴朗的阳光。黄昏的日影浓浓地勾画出周围的轮廓。雨点整天不停地打在拔剩的山芋叶上。菜店里摆出了松蘑。墙根

下的虫子发出非常微弱的叫声。院子里的桐树叶子脆断下来。上午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时雄向芳子讲解了屠格涅夫的小说。芳子在老师炯炯有神的目光监督下，斜坐在桌子边，倾听着长篇故事《前夜》，叶琳娜的感情、意志坚强的性格和悲壮的结局，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芳子把自己置身于小说之中，把叶琳娜的恋爱故事和自己作了比较。恋爱的命运，使她没有机会去爱该爱的人，却把她的一生交给了意想不到的人。实际上，芳子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在须磨海滨，还意外地收到印有百合花的明信片，可做梦也没想到落得了眼下这般命运。

面对雨天的树林，漆黑的树林，月夜的树林，芳子浮想联翩，想起了京都夜晚的火车，嵯峨的月夜，在膳所游玩时那夕阳洒满湖面的美景，旅馆的庭院里那宛如图画般盛开的胡枝子花。那两天的旅游，的确跟做梦一样。接着，她又想起了没有和他恋爱之前的情景，须磨的海水浴，故乡山中的月亮，没有生病之前的情景，特别是当时的烦恼。她脸上不由得泛起了红潮。

从空想到空想，这种空想不知何时竟变成了长信，寄往京都。京都也几乎隔一天就寄来厚厚的信。写呀写，两人的情话总是写不完。由于信件来往过于频繁，时雄乘芳子不在的时候，以监护为借口，昧着良心，偷偷地查看了桌子抽屉和书箱，把搜出来的两三封男人的来信，一目十行地匆匆看了一下。

字里行间都是情人之间的那种甜言蜜语。时雄竭力想从中找出更大的秘密，看有没有表示接吻或性欲的疑点，两人之间是否已发展到超出神圣的爱情的界线。然而，不可理解的是，他从信中得到的信息，全都表明他俩的恋爱是真诚的。

一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时雄拿到了寄给芳子的一张明信片，是用英语写的。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来信人说已经准备了一个月左右的生活费，接着问在东京是否能找到可以餬口的职业。署名

是京都田中。时雄心中为之一怔，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搅乱了。

晚饭后，他向芳子问起这件事。

芳子显得很为难似地说："老师，实在不好办啦！田中说想到东京来。我已经劝过两三回了，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宗教生活很虚伪，由于有了新的想法，他对那种生活已经完全厌烦了，所以这次非到东京来不可。"

"到东京来，打算干什么呢？"

"说是想搞文学。"

"文学？他所说的文学是什么？是写小说吗？"

"嗯，也许是吧……"

"真是胡闹！"时雄大喝一声。

"确实让我为难！"

"是你劝他这么做的吗？"

"不。"她使劲摇头，"我对这件事……眼下我很为难。前些时候，他头一次提出来时，我就制止过他，要他至少等到同志社大学毕业……可是，他说已经独自打定了主意，并说现在已经无法改变了。"

"为什么？"

"神户有一个信徒叫神津，一直为神户的教会向田中提供学费。田中对那人说，自己搞不好宗教，打算将来搞文学，请求同意他到东京来。这一来，那人大发脾气，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可不管，随便好了。于是，田中就做好了来东京的准备。我实在是为难透了！"

"混帐！"时雄骂道，"这回你再劝劝他，说什么想写小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完全是空想，极端的空想！而且，田中一到这里来，我对你的监督就非常困难，也无法照顾你。你要严加劝阻！"

芳子显得更加为难了，说："劝阻我是要劝阻的，但写信去可能会两下错开。"

"错开！那么，他已经来了吗？"时雄睁大眼睛问。

"刚才来的信说，即使给他信，也会错开的。"

"你说刚才来了信，那就是今天收到明信片之后又来了信罗？"

芳子点点头。

"真难办啦！所以说年轻的空想家根本不行。"

平静的气氛再次被搅乱了。

六

隔了一天，收到一个电报，说今晚六点到达新桥。芳子手里拿着电报心神不定，可是时雄认为年轻女子不应在夜里独自出门，因此不同意她去新桥迎接。

第二天，芳子说要去见他，劝他无论如何要返回京都。这样，她来到了情人的住处。男的住在车站前一家叫"鹤屋"的旅馆里。

时雄从公司回来的时候，以为她肯定还没有回来。可芳子已经露着笑脸出现在家门口。一问，得知田中声称既然已经从家乡出来，就怎么也不想再返回京都了。芳子和他争得几乎要吵了起来，可他仍然决意不从。他说，原是想仰仗老师，才来到东京的，现在老师不愿意，也并非没有道理，对芳子的监督有所不便，也可以理解。可是，既然现在不可能再回去了，自己怎么的也要找条活路，以求达到预定的目的，除此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时雄对此很不高兴。

时雄想暂时随他去，甚至想放手不管。可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怎能把这事看作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干呢？在那以后两三天里，没

有迹象表明芳子去看过他，而是按时从学校回来。可是，时雄心想，会不会嘴里说到学校里去，实际上到情人的住处去了呢？想到这里，心中又产生了疑惑和嫉妒的念头。

时雄很烦恼，他的主意一天要变化好几次。有时想，为了成全他们两个，那就彻底牺牲自己；有时又想，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芳子家里，一举破灭他们的爱情。不过，从他目前的心理状态来说，无论哪一条他都不敢斗胆去做。

妻子忽然在他身边说：

"孩子爹，她在楼上。"妻子模仿用针缝制衣服的样子，小声说，"肯定是……送给他的吧。是藏青碎白花的学生式和服外褂，还买来了白棉布长带子哩！"

"真的？"

"嗯。"

妻子笑了，时雄却笑不起来。

芳子红着脸，向老师说明今天要回来晚一些。

"上哪里去？"老师问。

"不，是有一点事，顺路到朋友那里去一下。"芳子连忙答道。

当天傍晚，时雄决心去芳子情人的住处拜访。

中等个子、稍有点胖、皮肤白皙的田中，先用长篇演说式的雄辩口气表示了形式上的歉意之后，又用祈祷般的眼神望着时雄，象乞求同情似地说道："实在对不起老师了……"

时雄有些激动。

"不过，你如果是明白人的话，这样做不是很好吗？我是为你们的将来着想才这么说的。芳子是我的门生，我有责任不容芳子荒废学业。你如果无论如何要留在东京，那就要么让芳子回老家，要么把这个关系向她的父母讲明，取得父母的同意。两者必须择

一。我想你该不是那种利己主义的人吧，难道要让你心爱的人为了你而埋没在山区？据说由于这次的事，你厌弃了自己从事的宗教事业，如果你只是把这点作为一种想法，自己仍然耐心留在京都，那末，你们两人的关系，也就有希望得到圆满解决。"

"这我明白……"

"就是做不到吗？"

"实在难为情……我连制服、帽子都卖掉了，现在已经是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这么说，是要把芳子送回老家去罗？"

田中缄口不语。

"那就告诉她家里吧？"

还是没有吭声，过了一阵才说：

"我之所以到东京来，毋宁说与此事无关。再说，即使呆在这里，两人之间怎么会……"

"当然，你是这么说。可是，这一来，我可没法监督呀，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们会沉溺于恋爱之中的。"

"我没有那种打算。"

"能发誓吗？"

"只要能安安静静地学习，就决不会有那种事。"

"这就难了。"

两人一直面对面坐着，反复进行这种对话——不着要领的对话。时雄从将来的前途、男子应做出的牺牲和事物的发展等方面，做了种种说明，劝他回京都去。在时雄的眼里，田中秀夫并不是想象中的英俊男子，也没有那种天才的气质。麴町三号街这个廉价的旅馆，房子三面是墙，室内很热，在这里初次与田中相对而坐，首先使他感到压抑的是，这青年受过基督教的培养，那一本正经的老成样子，显得与年龄很不相称，使人很不愉快。那口京

都腔调和那张白皙的面孔虽然也能给人一点和善之感，但不知芳子为什么在众多的青年当中，偏偏选中了这样一个男子。尤其使时雄感到讨厌的是，天真无邪、正直坦率等优点，他全然没有，而且对自己的罪恶、弱点，居然找出种种理由，强词夺理地进行辩解。当然，这都是些表面现象，还没有立即明确地直接反映到时雄激动的头脑中去，当看到房间角落里放着的旅行包和那显得可怜巴巴的素色和服单衣时，反而使人想到这青年也有过富有幻想的过去，想到他也许正在为这次恋爱而烦恼和懊丧，从而不禁产生出怜悯之情。

两人在这闷热的房间里，伸开脚面对面坐着，至少谈了一个多小时，却一直不着要领。最后，时雄只留下了一句话："你再重新考虑考虑吧。"就离开那里回家了。

不知为什么，时雄感到很无聊，象干了一件蠢事似的，不禁在嘲笑自己。他想起为了掩盖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说了些违心的奉承话，甚至说要做他们两人恋爱的忠实的保护人；还想起自己说过，要把田中介绍给某人，以便为他谋寻一个简易的翻译工作。为此，他咒骂自己是个没有出息的老好人。

时雄反复考虑了多次，是不是告诉她家里算了。可是，又该采取怎样的态度通报呢？这是个大问题。他认为两人恋爱的关键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因为如此，他感到责任重大。他不忍心由于自己不应有的嫉妒和不正当的爱慕之心，去牺牲自己心爱的女子的热恋；可是，如果照自己说过的，要作一个"温情脉脉的保护人"，把自己置身于道德家的地位，同样是很难做到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担心把这事告诉她家里，她的父母会因此而把她领回家乡去。

第二天夜里，芳子来到时雄的书斋，耷拉着脑袋，用很低的声音申述了自己的愿望。她说不管怎么相劝，男的就是不肯回去。

他们也知道，如果告诉了家里，父母是不会同意的，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来接她回去。既然他特意出来了，两人的关系又不象社会上的男女恋爱那样浅薄，决不会有什么越轨行为，而且已经发誓不会沉溺于恋爱之中。对田中这样一个人来说，走文学的道路是很艰难的，写小说，自成一家，也许更不可能。可是，既然两人目标一致，就想携起手来走自己要走的道路，所以请求暂时让他就这样留在东京。对这不得已的要求，时雄不好无情地予以回绝。虽说时雄对女子去京都嵯峨时的贞操仍在怀疑，但又相信他们的辩解，认为这两个年轻人还不至于干那种事。就以自己青年时代的经验对照着来看，有了精神上的神圣爱情，肉体关系绝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因此，时雄说，只要不沉溺于恋爱，暂时就这样也行。接着，他长篇大论地就灵之恋、肉之恋、恋爱和人生的关系、有教养的新女性应遵守的信条等等，诚恳而真挚地对芳子进行了教育。古人之所以很看重女子的节操，这与其说是社会道德的制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女子的独立，女子一旦把身子许给了男子，那么，她的自由就会全部丧失。西方的女子很理解这方面的道理，所以男女之间的交往总是恰如其分。日本的新女性也应跟人家一样。这就是时雄对芳子进行教育的中心内容，其中特别就新派女性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切的讲解。

芳子低着头，唯唯是听。

“那么，他说今后究竟打算怎么生活呢？”时雄趁兴问道。

“他来前也许有所准备，个把月总能维持得下去吧……”

“如果有什么好工作该多好。”时雄说。

“其实，在东京我们别无熟人，是一心想依靠老师才来的。现在是大失所望了。”

“不过，他也未免太唐突了。就在前天见到他时，我还是那么想。这实在太使人为难了。”时雄笑着说。

“还是请您再操心一次吧……这样老是让您操心，实在对不起。”芳子象央求时雄似的，脸都红了。

“不用担心，总会有办法的嘛！”

芳子走后，时雄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难看了。“你自己……你自己对他们的恋爱能帮得了忙么？”他扪心自问，“小鸟儿只能和小鸟儿相配。自己已经没有美丽的羽毛，引不来那些小鸟儿了。”想到这里，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感向他心头袭来，“人们都说妻子和孩子是家庭的欢乐，可又有什么意思？为孩子而活着的妻子，也许有生存的意义，而被子女夺走了妻子、被妻子夺去了子女的丈夫，又怎能不寂寞呢？”时雄凝视着灯光。莫泊桑的小说《如死一般强》展开在桌子上。

过了两三天，时雄按时从公司回到家里，刚坐到火盆前，妻子小声对他说。

“今天可来啦！”

“谁？”

“楼上的……喏，芳子的情人。”妻子笑着说。

“是吗……”

“今天一点钟左右，来人在门口问道，有人在家吗？我打开门一看，可不是站着一个学生么。他圆圆的脸，上身是碎白花纹和服单衣，下身是白细条纹料子裙裤。我还以为是来送稿子的学生呢。可他问，横山小姐住在这里吗？当时，我觉得奇怪，问他姓什么，说是田中……哎呀，是他，讨厌的人！怎么把这种人，这种书生当情人呢？比他好的不知有多少，芳子也未免太古怪了。象他那样的人，根本不会有指望的。”

“后来怎么样？”

“芳子也许很高兴吧，可又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我上楼去送茶，

当时芳子坐在桌子前，来人坐在她的前面，两人刚刚还在说话，见我去便突然闭住嘴不说了。我觉得不对劲，便立刻下楼来了……我总觉得不对劲……现在的年轻人真能干出那种事来。想当初，我只要被男人看上一眼，就羞得无地自容，可……"

"时代不同嘛！"

"时代再怎么不同，也过于新派了吧。这和那些堕落的学生没有两样。也许表面上看是那样，内心不一定是那样吧，不过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你就别管那种事情了。后来怎么样了？"

"阿鹤（女佣人）要去替他们买点吃的来，他们说不用了，随即自己出去买来点心和煮白薯，吃了起来……阿鹤说，她上去送开水，两人正吃着白薯，吃得可香哩！连阿鹤都笑了……"

时雄也不禁笑了起来。

"接着两人又大声谈了好长时间，好象在争论什么。看来，芳子怎么也不服输。"妻子又接着说。

"那么，几点钟走的？"

"刚走不久。"

"芳子在吗？"

"不在，说他不认得路，把他送到那边就回来，就一起往外走了。"

时雄脸色阴沉下来。

正吃晚饭的时候，芳子从后门回来了。她气喘吁吁，象是急着跑回来的。

"送到什么地方？"妻子问。

"到神乐坡。"她回答说。然后，跟往常一样，面对时雄说，"您回来了。"接着就咚咚地上楼去了。以为她马上会下来，却怎么也不见下来。"芳子，芳子！"妻子连喊了三声，只听到她长长地应了

一声"呃——"，仍不见人下来。阿鹤去请她，这才下楼来了。但没有坐在摆好晚饭的桌前，而是靠近柱子斜坐着。

"吃饭不？"

"不想吃，肚子饱饱的。"

"是白薯吃多了吧？"

"哎呀，师母真坏。别拿我开心了，师母！"她故作嗔态。

"我觉得芳子好象有点变了。"妻子笑着说。

"为什么？"她拖着长腔问。

"不为什么。"

"师母真坏！"她又作出嗔怪的样子。

时雄默默地看着她撒娇的样子，心中当然很不平静，不愉快的情绪一阵阵向他袭来。芳子偷偷地瞧了时雄一眼，见他不高兴，马上改变态度说：

"老师！今天田中来了。"

"听说了。"

"他说想见见您，向您致谢，说下次再来……让我向您问好……"

"是吗？"时雄说后，突然站起来，径直进书斋去了。

即使把芳子安置在自家楼上监管起来，只要她的情人呆在东京，时雄还是没法放心。要阻止两人相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信件来往当然更无法拦阻。即使她公开说明："今天要到田中那里去一下，晚一小时回来。"也不好说三道四。另外，虽说很不欢迎那男人来访，但事到如今，也无法加以拒绝。在不知不觉中，时雄已被这两人看成了他们恋爱的"温情忠实的保护人。"

时雄经常焦躁不安，要写的稿件有好几篇，书店来催他，他也需要钱用，但怎么的也没法安下心来执笔写文章。即使强制自

已试试笔，思想还是集中不起来。看书也只能连续看上两页，就再也没心思看下去了。每当看到两人爱得热乎时，他就在心中发火，借机向无罪的妻子发泄或借酒解愁；有时借口晚饭的菜肴不合口味，把饭桌踢翻；也有喝醉了酒、晚上十二点多钟才回家的时候。芳子对时雄这种反常的暴戾非常痛心。她歉疚地向师母说，“都是因为我，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不好。”芳子尽可能不让人看到她和田中间的书信来往，而且三次约会中总有一次是向学校请假偷偷去的，但时雄发觉之后，反而更加烦恼了。

秋深了，原野上刮起了寒风，屋后树林里，银杏树叶子金黄，把黄昏的天空点缀得更加美丽；墙根边的路上，被风卷起的落叶在沙沙地打转；伯劳鸟的叫声，听起来令人心烦。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对年轻的恋人越来越使人看不顺眼了。作为监督人，时雄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说芳子，要她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乡的父母。他自己也就这一恋爱问题给芳子的父亲寄了一封长信。即使在这种时候，时雄还是想竭尽全力，以求充分赢得芳子的感激之情。他觉得这种举动是一种违心的“悲壮牺牲”，自己在充当这种恋爱的“温情的保护人”。

从备中山区来了几封信。

七

第二年一月，由于地理书编辑工作的需要，时雄来到上武境界的利根河畔出差。他从去年年底来到此地，一直对家里的事——芳子的事，特别不放心。可是公务在身，也无可奈何。正月初二时雄回东京去了一下，当时次男正患牙病，妻子和芳子正衣精心地进行护理。听妻子说，芳子似乎更加沉溺于恋爱了。除夕晚上，田中生活来源无着，没法回住宿处去，就在行驶的电车上整整呆

了一夜。由于两人来往过于频繁，妻子婉转地提醒芳子，而与芳子吵了起来。妻子还向他谈了其它一些情况。时雄感到这些事不好办。所以只住了一个晚上，又回到了利根河畔。

初五的夜晚，一轮带着晕圈的月亮挂在茫茫苍穹，河中映现出金色的鳞光。时雄的桌子上展着一封信，他正为此事陷入沉思。这封信是旅馆的女招待刚才送来放在桌上的。那是芳子的笔迹。

老师：

实在对不起，我这一生决不会忘记老师富有同情的大恩。即使现在，一想到您的好心，眼泪就要滚落下来。

父母的态度依然如故。尽管老师那样讲明了情况，由于顽固的旧风俗，他们不理解我们的心情。即使我哭诉，也得不到他们的同意。看了母亲的信，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想哪怕多少能理解一点我的心情也好。现在，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恋爱竟是这样的痛苦。老师！我已下了决心，正如圣经所教诲的那样，女子离父随夫，我准备跟随田中。

田中仍然生活无着，带来的钱已经花光，去年年底，他过着落魄的悲惨生活。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即使家里不接济我，我们两人也要尽力在这世上活下去。让老师操心，实在对不起。在监督上，更是让老师操了不少心。老师为了我们，尽管那样特意向家乡的父母讲情，父母仍只顾毫无意义地生气，根本不予理睬，说得过分一些，未免太狠毒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断绝父女关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们说什么堕落堕落，几乎不以父女相待，难道我们的爱情是那样的不严肃吗？而

且他们老提什么门当户对，可是，我不是那种遵照父母之命来谈情说爱的旧式女子。这一点，老师也许会同意吧。

我已下了决心。昨天看到一则广告，上野图书馆拟招聘女见习生，我准备应试。只要两人努力工作，难道会饿死不成！如果总这样呆在老师家里，给老师、师母增添麻烦，我实在过意不去。老师！请您同意我的决心。

芳　子

爱情的力量终于使两人陷入了沉醉的深渊。时雄认为再也不能这样放任不管了。他重新检讨了自己为取得芳子的欢心而采取的"温情的保护人"的态度。他曾给芳子在备中的父亲写信，极力袒护他们两人的恋爱，希望无论如何能同意他们的婚事。他明知她父母怎么也不会同意，何况他也希望她父母极力反对。果然，她父母来信表示坚决反对，甚至说芳子如果不听劝告，就断绝父女关系。两人的恋爱确实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时雄过去始终为芳子辩解，讲明她的恋爱并非为了肮脏的目的，并要求父母中有一人务必到东京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故乡的父母说：督护人时雄虽如此认为，做家长的却断断不能同意，即使到东京来也是白跑，所以一直没有来。

眼下，时雄面对着芳子的来信，陷入沉思。

两人的事情已经不容再迟疑了。芳子甚至大胆提出要脱离时雄的监督，和田中一起生活。她的话中含有很多值得警惕的成份，不，也许她在行动上已经先走了一步。他这一方为了她，是那样竭尽全力，可她无视这番好意，居然下了这种决心，这是多么无情无义。他甚至气得不想再管她了。

为了排遣心中的怒火，时雄来到月色朦胧的利根川堤岸上散

步。月亮带着晕轮，尽管是冬季的夜晚，却有些暖意。堤岸下，从家家户户的窗口，静悄悄地射出了平和的亮光。河面上弥漫着薄薄的烟雾，不时听到船过时发出吱呀吱呀的摇橹声。下游有人在喂喂地呼唤渡船。摇渡中的汽车的发动机仍在轰鸣，接着又暂时平静下来。

时雄在堤岸上，边走边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比起芳子的事来，自己家庭生活中的孤寂感，更深深地刺激着他的心。三十五六岁的男女最难忍受的生活上的苦楚和事业上的烦恼，以及性欲上的不足等等，都以一种可怕的力量压迫着他的心胸。芳子既是他平凡生活中的花朵，也是精神上的食粮。芳子具有的美的魅力，宛如花朵开放在他那荒野般的心中，使一座完全锈掉了的钟再次发出了响声。芳子使他重新恢复了活力。可是，难道他又不得不再回到过去那种荒凉孤寂的平凡生活中去吗……不平和嫉妒的热泪沿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他认真考虑了芳子的婚事和她的一生，还对照着自己的经历想到了她与田中同居后将会产生的厌倦、疲劳、冷酷，想到了一个女子一旦把身体交给一个男子后将会面临的可怜处境。眼下，一种因隐藏在自然界最深处的黑暗势力而引起的厌世情绪，正猛烈地向他的心胸袭来。

他发觉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极不自然、极不认真的，意识到现在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当晚，他满腔热忱地给芳子在备中山区的父母写了信，并把芳子的信附在里面，详细地记述了两人的近况。最后他写道：

我认为做父亲的您和当老师的我，还有两个当事人，现在应该坐在一起，认真地议一议这个问题了。您有作父亲的主张，芳子有芳子的自由，我有作老师的意见。再

次期望您务必在百忙中来京一叙。

写完后，把信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备中新见町横山兵藏先生”，又把信放在一边，眼睛一直盯着它。他认为这封信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最后，他终于下了决心，叫过女招待，把信交给了她。

一天，两天，时雄在设想那封信发往备中山区的情景：在四面环山的小村镇里，中央有一栋白墙大宅子，邮递员把信送到那里，店里的伙计再把信送进屋里去，留着胡子的高个子主人读着这封信——命运之神就这样一刻一刻地紧逼过来。

八

十日，时雄回到了东京。

第二天，备中回信说，两三天之内，芳子父亲将动身来京。

到了这种时候，芳子也好，田中也好，毋宁说都希望这样做，并不显得特别惊慌。

芳子父亲到了东京，先在京桥住宿。十六日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来到坐落在牛込的时雄家拜访。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时雄在家。芳子父亲身穿大礼服，头戴礼帽，由于长途旅行，显得很疲劳。

当天，芳子到医生那里看病去了。她说大约在三天前感冒了，还有些发烧，头也痛。没过多久，她回来了，毫不在意地从后门进来。妻子见面就说：

“芳子，芳子！不得了，你父亲来啦！”

“父亲！？”芳子的确愣了一下，紧接着就上了楼，再也没有下来。

后屋里有人喊："芳子呢？"妻子就从楼下喊她，没有答腔。上楼一看，芳子趴在桌子上。

"芳子。"妻子叫了一声。

她还是没有答腔。

妻子走到芳子的身旁又喊，她这才抬起那苍白而显得神经质的脸。

"后屋里在喊你呢！"

"可是，师母，我怎么去见父亲呢？"

她哭了。

"说起来，你不是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么？反正是非见不可的嘛。这有什么，不用那么担心，不要紧！"

"可是，师母……"

"真的不要紧，要坚强些！把你的心事好好向父亲说说，真的用不着害怕。"

芳子终于来到了父亲面前。当她看到父亲那张胡子很多，威严中带有亲切感，令人思念的面孔时，不禁热泪盈眶。脑筋陈旧而顽固的父亲，不理解年轻人的心，但他却又是那么亲切。虽然母亲操办一切家务，而且对芳子照顾得很好，但不知为什么，芳子认为父亲比母亲好。她想，只要向父亲诉说自己目前处境的困难，哭诉自己对待爱情的真心实意，父亲是不会不为之感动的。

"芳子！好久不见了呀……身体好吗？"

"父亲……"芳子说不下去了。

"这次来，在路上……"父亲对坐在身旁的时雄说，"火车开到佐野和御殿场之间时，发生了事故，耽搁了约有两个小时。是蒸汽机爆炸。"

"那是……"

"正当火车全速行驶的时候，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车身倾斜得

很厉害，而且缓缓地向后倒行，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蒸汽机爆炸，两个司炉当场死去……”

“那可是危险啊！”

“从沼津调来火车头，等接上车厢，足足花了两个小时。当时我就想……为了这件事跑到东京来，途中万一出了事，阿芳，”他回过头去看着女儿的脸，“你可就对不起你的兄弟罗！”

芳子耷拉着头，没有吭声。

“那是够危险的。不过，没有怎么受伤还算不错。”

“嗯，是的。”

父亲和时雄就蒸汽机爆炸的事谈了一会儿。

“父亲，家里人都好吗？”突然，芳子问。

“嗯，大家都很好。”

“母亲呢……”

“嗯，我很忙，这次本想让你母亲来，后来又觉得还是我来为好……”

“哥哥也好吗？”

“嗯，近来他也稍许安下心来了。”

正在东拉西扯的时候，午饭端出来了。芳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饭后喝茶时，时雄又接着前面的问题谈了起来：

“这么说来，您是怎么也不赞成喽？”

“现在还谈不上赞成或不赞成。即使现在同意让他们两人生活在一起，可男的才二十二岁，还是同志社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那倒是，不过，也不妨看了人品之后，再对将来的婚约……”

“不，婚约什么的根本谈不上。我虽没见过他，对他不太了解，但象他这种趁女学生来东京途中，让人家在中途留宿，又把多年来有恩于他的神户教会的恩人抛于一旦的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

一提。最近，芳子在给她母亲的信中还说他很苦，要求能多体谅他，并希望家里能接济他上早稻田大学，哪怕今后少贴她一点学费也行。芳子怎么会有这种计划，这不是明摆着受了他的骗吗？”

“我看不会有那种事吧……”

“更可笑的是，他和芳子谈恋爱之后，马上便说自己讨厌宗教而喜欢起文学来了。真是可笑！接着又紧跟在芳子之后，来到东京，连您的劝告也不听，甚至被生活所困，也赖在东京不走。很可能有什么打算。”

“这也许是沉醉于爱情的缘故，所以也可以从好的方面来解释。”

“尽管这样，现在还谈不上我同意与否，婚约是一件大事，既需要查明他的身份，考虑是否和我们门当户对，也需要查清血缘关系。当然，首要的还是人品。依您的观察，说他是个秀才什么的……”

“不，不是这个意思。”

“人品究竟怎样……”

“据说，芳子母亲倒是有所了解。”

“什么呀，内人只在须磨的主日学校①见过一两次，并不怎么了解。大概在神户的时候，人们倒是称他有点才气什么的。芳子大概是在女学院时开始认识他的，若要让他干个说教或祈祷什么的，倒是挺在行，连大人都不如他。”

“难怪他连讲话都带一副装模作样的演说腔调。那种眼睛往上翻的怪样，就是作祷告的表情。”时雄在心中暗暗附和，一想到这个男子就是用这种令人讨厌的表情来迷住女孩子，心中便厌恶起来。

---

① 主日学校：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用于在星期日将儿童集中起来进行宗教教育。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是带芳子回去吗？”

“不过，我想还是尽可能不要带她回去。突然带着姑娘回家，十分引人注目，这不太好。我和内人在村里，办了各种慈善事业，还担任着名誉职务，这回的事一传开，我的处境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的意思和您一样，如果可能，让男的回到他的老家京都去；女儿嘛，这一两年，还是想请您给予照顾……”

“那太好啦！”时雄说。

接着，又谈了谈他俩的关系。时雄谈到去京都嵯峨的事和其后的经过时，解释说两人间大概是属于神圣的灵之恋，并没有不正当的关系。芳子父亲听后，虽然点头称是，但又说：“不过，也不能不看到那方面的关系吧！”

在对待女儿的问题上，眼下父亲更是悔恨交加。出于乡下人的虚荣心，把女儿送进神户女学院那种洋派的学校学习，还让她过寄宿生活；同意女儿的迫切要求，让她到东京来学写小说；以多病为由，任其自流，没有严加管束……这一桩桩的事，接连在心中涌现出来。

一小时之后，特意请来的田中，来到了这个房间。芳子披着刘海式的头发，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映入父亲眼帘的田中，自然不是能使他中意的那种人物。田中那副身穿碎白花藏青布短外褂和白色条纹裙裤的书生打扮，使他心中充满了轻蔑和厌恶之感。这个男子夺走了自己的女儿，实在令人可恨——这种心情与过去时雄在那个宿舍里见到这个男子时的心情非常相似。

田中整了整自己裙裤上的皱纹，端坐在那里，眼睛直盯着最宽不过二尺的铺席。显然，他的态度不是服从，而是反抗，而且显得有些强硬，好象他有权利和自由把芳子据为己有似的。

谈话是严肃而激烈的。父亲没有从正面责备他不知廉耻的行径，只是不时在话中稍带着挖苦讽刺的语气。谈话是时雄开的头，

后来主要是父亲和田中交谈。正因为父亲是县议会议员，所以巧妙地掌握了谈话的抑扬顿挫，致使惯于演说的田中，也只好保持沉默。是否同意两人的爱情，这虽然是个问题，但并不是眼下值得研究的题目，因而被搁在一边，眼下主要是讨论回京都的事。

沉醉于恋爱的两个当事人，特别是对男的来说，这种分离显然是非常痛苦的。男的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宗教家的资格，而且已无家可归。经过两三个月的漂泊生活，好不容易在东京看到了光明的前景，怎么能甘心前功尽弃而一走了之呢？他以此为借口，反复表示不同意回京都去。

父亲谆谆开导说：

"你说现在已经不可能回京都，那显然是回不去的了，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如果爱一个女子，难道你就不能为她作出牺牲吗？回不了京都，那就回乡下去。当然喽，如果回去，那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可问题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你要作出牺牲为好。"

田中低着头没有吭声，看来他是不会轻易答应的。

"你呀！我一直在听着。芳子父亲讲了那么多的话，你听明白了吗？他没有追究你的罪过，也没有追究你不知廉耻的行为，将来只要有缘分，也不是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你年纪还轻，芳子正在学习期间，因此两人暂时不必急着解决这个恋爱问题，先这么搁着，看看将来的发展再说，你懂吗？目前，你俩无论如何不能在一起，总有一方必须离开东京。谈到离开东京，你必须先走，这是理所当然的。要问这是为什么嘛，那是因为你是追着芳子来的。"打开始起，时雄一直默默地在听，由于田中太固执，才急得他厉声说了起来。

"我很明白。"田中回答说，"全都是我不好，所以我必须先离开。老师刚才说不是不同意这件婚事，可是，芳子父亲刚才的话，

并不能使人放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时雄反问道。

“你是不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婚约而不满意呀？”父亲插嘴说，“可是，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同意与否，目前不能明确表示。你俩目前正在学习，还不能独立自主，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实在叫人不放心。所以我认为在这三四年内，两人主要是好好学习。如果你是认真严肃的，话说到这种程度，也应该明白了。如果我一旦瞒着你，把阿芳嫁给别人，那你可以表示不满。可我向神发誓，当着老师的面说好，这三年之内，我决不会主动把阿芳嫁出去。人世间正如耶和华所指出的；罪孽深重的人，唯有等着神有力的判决。我不能说把阿芳许给你，目前我的心不允许这样做。我认为这件事不合乎神的意志。三年之后，是否能合乎神的意志，现在无法预言，如果你是真心实意，我想到时一定会合乎神的意志的。”

“芳子父亲说得多么透彻。”时雄接着芳子父亲的话说，“你要等待三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你要拿出足以证明你是可以信赖的行动来。老实说，这是最大的恩惠，对引诱人家姑娘的家伙，本是没有必要说得这么认真的。如果就这样把芳子带回去，你也无可抱怨。尽管如此，仍然等你三年，在看到你的真心之前，说好不把芳子嫁给他人。这是特别开恩的话，比之于说可以同意，意义更深一层，你明白吗？”

田中低着头，皱着眉，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泫然而下。

房间里一时鸦雀无声。

田中用拳头揩拭流出来的泪水。时雄认为是时候了，于是问道：

“怎么样？给一个答复吧。”

“我嘛，怎么着都可以，即使埋没在乡下也没关系。”他又在擦

眼泪。

“那可不行，这是说气话，那不好办。你要把心里话亮出来，因为这次见面是为了不造成彼此的不满。就说你吧，如果不愿意回乡下，那就只好让芳子回去。”

“两人就是不能一起呆在东京么？”

“那不行。那样没法监督，从你们两人的前途考虑，也不行。”

“那样的话，就让我埋没在乡下吧。”

“不，我走。”芳子含着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我是女人……，是女人，只要你能有所作为，我埋没在乡下也没关系，我回家乡去。”

在座的人又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时雄改换口气说：

“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回到京都去呢，只要一五一十向神户的恩人讲清楚，对过去的轻率行为表示悔改，再回同志社大学去，不是很好吗？不要因为芳子立志搞文学，你也非要当文学家不可。当宗教家、神学家、牧师，不也是蛮不错的么？”

“当宗教家已经根本不可能了。我不是那种向人说教的伟人……何况三个月来，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在亲友的帮助下，已经闯出了一条谋生之路……再埋没在乡下，实在太遗憾，我受不了。”

三个人又谈了一阵，谈话终于告一段落。田中说今天晚上和亲友商量，明天或后天作出明确的答复，便先走了。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冬天黑得早，刚刚还照着房间一角的阳光，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房间里只剩下芳子父亲和时雄两个人。

“这家伙说话真不痛快！”父亲不动声色地说。

“真虚伪，说话很不着要领，如果说得再明确些，坦率些，该

有多好……”

“中国① 地方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纯属小人作风，只会搞小动作，钻人家的空子。这跟关东以至东北地方的人完全不同。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把真情说出来，那该多好！他可不行，搞小动作，强词夺理，动不动就哭……”

“确实是这样。”

“看着吧，明天肯定不会痛痛快快作出答复的，总会找点什么理由，不想回去就是了。”

时雄心里突然对田中与芳子的关系产生了怀疑。田中的主张如此强烈，加上他那种似乎有权把芳子据为己有的态度，促使时雄产生了这种怀疑。

“那么，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时雄问芳子父亲。

“是啊，是应该想到其中有什么关系。”

“事到如今，我认为有必要搞清楚。是不是向芳子追问一下嵯峨之行的情况。她曾说过恋爱是到嵯峨之后才开始的，那一定有信件可以作证。”

“是啊，尽管没有达到那一步……”

父亲虽然相信有关系，但又害怕这是事实。

真不走运，就在这时，芳子送茶来了。

时雄把她叫住，追问她说：既然有信为证，为了证明自身的清白，得把事情前后的信拿出来。

芳子一听，脸刷地一下通红了，为难的样子，从她的脸色和态度上清楚地显示出来。

“当时的信最近全都烧毁了。”她说话的声音很低。

---

① 这里指日本本州西部地区。

“烧了？”

“嗯。”芳子耷拉着脑袋。

“烧了！不会吧？”

芳子的脸越来越红。时雄非常激动，眼前的事实以一种可怕的力量刺激着他的心。

他站起来去上厕所，感到心中发慌，头脑发晕，一种被人欺骗了的念头猛烈地冲击着他的心头。当他从厕所里出来时，见芳子惊慌不安地站在拉门外边说：“老师！我确实把信烧掉了。”

“那你就说谎吧！”时雄以斥责的口吻说。接着，使劲把门一关。进屋里去了。

九

芳子父亲在时雄家吃完晚饭，就回旅馆去了。当天晚上，时雄非常懊恼。他想到了上当受骗，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也没有办法。可是，一想到芳子的灵魂和肉体——她的一切都被一书生夺走，而自己还在为他们的恋爱认真地竭尽全力，就气愤到了极点。她既然能做到那一步——把肉体交给了那个男子，那就用不着尊重她处女的贞操了。自己如果大胆地插上一手，使自己性欲上的要求得到满足，该有多好。他这么一想，就觉得以往象仙女一样美丽的芳子，一下子变成了妓女一类的人。不用说她的肉体，连她那优美的姿态和表情都使人感到很卑贱。这天晚上，他烦闷得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各种感情象乌云滚滚似的在心中翻腾，他扪心寻思：倒不如这样干，反正她已被那男子毁了身子，何不让那男子回京都去，然后利用她的弱点，任从自己为所欲为呢。如果趁芳子在楼上睡觉的时候，自己悄悄爬上楼去，向她诉说自己这无以满足的恋情，她会怎么样呢？她也许会跪坐起来规劝自己，也

许会大声喊叫，也许会体谅他这种苦闷的感情，而为自己作出牺牲。可是，即使她作出了牺牲，第二天早上又该怎么办？她肯定会羞于在明亮的阳光下与他见面。直到太阳升得老高，她必然卧床不起，连早饭都不吃。这时，他想起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父亲》，特别深切地体会到书中所写的少女失身于别人后伤心落泪的情景。一想到那种情景，便又从另一方产生出一股力量，与自己这种见不得人的胡思乱想进行竭力抗衡和殊死斗争。这一来，烦恼上加烦恼，懊丧上加懊丧，他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时钟敲响了两点、三点。

芳子肯定也很烦恼，早起时，脸色显得很苍白，早饭也只吃了一碗。她尽可能不与时雄见面。看来，芳子的烦恼不是因被人发现了秘密，而是认识到不该隐瞒这种秘密。她说下午想出去一下，在家没去上班的时雄不同意她出去。就这样过了一天，田中没有任何答复。

午饭和晚饭芳子都没有吃，说是不想吃。全家笼罩着沉闷的气氛。妻子见丈夫不高兴，芳子又在烦恼，不知所为何事，心里很难过。从昨天谈话的情况看，一切都解决得很圆满，可是……妻子想，芳子不吃一点饭，肚子会饿得受不了的，就上楼去劝她吃饭。在这凄清的黄昏，时雄脸色阴沉，喝着闷酒。过了一会儿，妻子从楼上下来，时雄问芳子在干什么。

“她没有点灯，房间里暗暗的。她趴在桌子上，上面放着一封未写好的信。”妻子说。

“信？给谁的信？”时雄很激动。他想告诉芳子，即使写信也不管用，就咚咚地爬上楼去。

“老师，求求您。”芳子用恳求的语气说，仍然趴在桌子上没有动，“老师，求求您，请您等一会儿，信写好了，就给您送去。”

时雄从楼上下来。过了一会儿，女仆在妻子的吩咐下上楼去

点灯，下来时，手里拿着一封信，交给了时雄。

时雄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

老师：

我是堕落的女学生。我利用了老师的深情厚意，欺骗了老师。我的罪过，不管怎么赔礼道歉，也是无法饶恕的。老师！请念及我的懦弱，可怜可怜我吧。我没能遵照老师教导，去履行一位明治新女性应有的天职。我是旧派女子，没有勇气实行新思想。我和田中商量过，不管出了什么事，唯这件事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我保证今后要保持高尚的爱情。老师，您的烦恼全是我的幼稚造成的。一想到这点，我就坐立不安。今天，我整天为此事感到痛心。老师，请饶恕我这可怜的女子吧！除了求求老师，我无路可走了。

芳　子

时雄此时更加感到自己的身子象沉进了无底的深渊。他拿着信站了起来，心情激动，已经无心去解释芳子为什么敢于忏悔，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向他吐露表白。他咚咚地快步爬上楼去，在芳子趴着的桌子旁边，威严地坐了下来。

"事情已经这样了，再也无法挽回，我也无能为力。这封信还给你，关于这件事，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好歹你还信任我这个老师，能有这种态度，仍不愧是日本的新女性。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当然只好回家。今晚，不，马上就到你父亲那里去，把一切都说清楚，最好赶紧回家。"

两人吃完饭，马上作好了准备，离开了家。芳子心中充满了不服、不满和悲伤，可又不能违抗时雄的严令。他们从市谷乘上了电车，两人并排坐在一起，却没有说一句话。在山下门下了车，步行到京桥旅馆，刚好父亲在那里。父亲听了事情的经过，并没

有特别生气，只是想尽可能避开父女同行回家，但又只好一起走。芳子既不哭也不笑，只是为命运的乖谬而显得有些发楞。时雄本不想再管，但仍然说："不能把芳子交给我看管吗?"父亲说："如果她本人认为抛弃父母也在所不惜，那就无话可说。就一般情况而言，当然不想把芳子留下。"芳子自己也没有那种不惜抛弃父母，拒绝回老家的决心。于是，时雄把芳子交给了父亲，独自回家来了。

十

第二天早晨，田中拜访了时雄。他不知大势已去，还想提出种种理由，说明根据自己的情况，不适合回老家去。灵魂和肉体都已相许的恋人，按理说怎么也是不该分离的。

时雄脸上露着得意的神态说：

"不，这个问题已经了结，芳子把一切全都说了，我知道你们欺骗了我。这真是了不起的神圣恋爱!"

田中的脸色突然变了。羞耻的感觉、激动的心情、绝望的苦恼，一起刺向他的心窝。他不知说什么好。

"这是万不得已。"时雄继续说，"我无法干预你们的恋爱，不，我已经不愿过问这事了。我把芳子交给她父亲看管去了。"

田中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苍白的脸上，肌肉不时在抽搐。突然，他觉得不能这样呆下去，于是匆匆告辞而去。

上午十时左右，父亲陪着芳子来了，说马上要乘晚六点开往神户的快车回家，大件的行李以后送回去，只带走随身需要的东西。说完，芳子到自己住的楼上着手收拾东西去了。

时雄的心情虽然很激动，但比以前轻快。当想到相隔二百多

里[①]山河使他再也看不到她那美丽的姿态时，就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孤寂感。不过，从竞争者手中把自己喜欢的女子夺回来，交给她的父亲，至少是一件快事。时雄和芳子的父亲天南海北地谈得很高兴。跟在乡村经常看到的绅士一样，她父亲喜欢字画，喜欢雪舟、应举、容斋[②]的绘画和山阳、竹山、海屋、茶山[③]的书法，并收藏了他们许多名作。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这上面，两人一时热烈地谈论起书画来了。

田中来了，说要见时雄。八铺席和六铺席房间之间的壁障关闭起来，时雄在八铺席房间里接见了田中。父亲在六铺席房间，芳子则待在楼上房间里。

"芳子父亲要回老家去吗?"

"嗯，迟早是要回去的。"

"芳子一起走吗?"

"那是肯定的。"

"什么时候走，能跟我说吗?"

"对不起，眼下不能说。"

"那么……能让我见见芳子吗?"

"那不行。"

"那么，她父亲住在哪里？想打听一下他的住处。"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田中没法，默默地坐了一阵，就告辞走了。

没有多久，午饭备好在八铺席的房间里。这是妻子为送行特意准备的酒肴。为了表示送别之意，时雄也想三人在一起聚聚餐。可是，芳子说怎么的也不想吃。妻子去劝说，也不下来，时雄只

① 1日里＝3.924公里。

② 皆为日本著名画家。

③ 皆为日本著名书法家。

好亲自上楼去。

东边的窗子只打开一扇，房间里很暗。书、杂志、衣服、带子、瓶子、行李、木箱等乱放在地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芳子哭肿了眼睛，在那灰尘味猛呛着鼻子的房间里整理行装。与三年前心里充满了青春的希望来到东京时相比，此时此刻该是何等凄凉！何等黯淡！一想到没有写成一件好作品，就这样回乡下去，难忍的悲伤之情油然而生。

"特意准备好的，去吃一点吧！往后可一时没法在一起吃饭喽！"

"老师……"芳子哭了起来。

时雄的心被捅了一下。他深刻地反省自己是否有作老师的温情，是否尽到了责任。他感到孤寂，甚至想哭一场。在这行李、书籍摊放一地，光线又很昏暗的房间里，眼看着自己喜爱的女子为被迫回乡流下了眼泪，自己却找不到安慰她的话。

下午三时，来了三辆车。车夫把放在门口的藤箱、皮箱、旅行袋搬到车上。芳子身着栗色圆领短和服罩衣，头发上扎着白色飘带，哭肿了眼睛。她紧紧地握着送出门来的妻子的手说：

"师母，再见……我一定再来，一定来，不会不来的呀！"

"真要来啊，再来吧！过那么一年，一定要来啊！"妻子反过去紧紧地握着芳子的手，眼睛里含着泪水。女人的心肠很软，狭窄的心胸充满了同情。

冬天的牛込住宅街，稍带寒意。父亲在前，芳子第二，时雄居后，依次上了车。车子很快跑动起来。妻子和女仆恋恋不舍地目送着车子的后影。邻居家的夫人不知芳子突然离开所为何事，一直站在后面看。在后面小路的拐角处，还站着一个戴茶色帽子的男子，芳子回头看了两三次。

车通过麹町大街，向日比谷走去时，时雄的脑子里浮现出当

今女学生的形象。象坐在前面车子上的芳子那样，梳着当中高出、边脚卷起的发型，扎着白色飘带，稍稍猫着腰，带着这副姿态，连同行李一起被父亲领回老家去的女学生肯定不在少数。芳子，连意志这么坚强的芳子，都落得这般命运，说明教育家叫嚷着妇女问题，并不是没有道理。时雄还想到了她父亲的痛苦、芳子的眼泪和自己的凄凉生活。路上的行人中，有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载满着行李的车子和一个如花似月的女学生，由父亲和中年男子护送着往前走。

到了京桥旅馆，收拾好行李，结了帐。三年前，芳子在父亲陪伴下，第一次到东京来时，就住在这家旅馆。时雄曾来这里拜访过他们父女。三个人都在心里把当时和此刻进行了比较，彼此感慨万千，但又都尽可能不露声色。下午五时，到达新桥车站后，进入二等候车室。

混乱接着混乱，人群连着人群，走的人和送的人心里都很空虚。楼板上的脚步声，在旅客心里更引起了反响。车站上到处是一股股悲伤、喜悦和好奇心的漩涡。每时每刻都有人群来上车。六时开往神户的特快车乘客特别多，二等候车室顿时变成了摩肩接踵的场所。时雄从二楼柜台上买了两盒三明治给芳子，还买了车票和站台票，又拿到了行李票。现在只等开车了。

三个人都在想，在这些人群中，难道没有田中？但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铃响了。人群接连不断地向检票口涌去，都焦急地想早一点上车，那个乱势头不同一般。三个人好不容易穿过了人群，来到了宽敞的站台上，接着上了靠得最近的二等车厢。

后来又不断有旅客上车。有准备在长途旅行中睡觉的商人；有象要回吴港一带去的军官；有无所顾忌地用大阪方言喋喋不休地闲聊的一群女人。父亲把白毛毯摊开，把小提包放在身旁，和

芳子并排坐下。芳子白皙的脸在车内的电灯照射下，宛如浮雕一样。父亲来到窗边，多次对时雄的盛情厚意表示感谢，并拜托他办理留下的所有后事。时雄戴着茶色礼帽，身穿带有三个纹徽①的平纹丝织短外褂，久久地站在车窗边。

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时雄想着两人这次的旅途，想着芳子的将来，总觉得他和芳子之间有无限的缘分。如果没有妻子，不用说，自己肯定会娶芳子，说不定芳子也会乐意做自己的妻子。在理想生活中，在文学生活中，以及在创作上遇到难忍的烦恼时，也许都能得到她的安慰，还会帮助自己摆脱心中现在这种孤寂感。“我为什么不早一些出生呢，如果我在师母那个年代出生，多有意思……”他想起了芳子向妻子说过的话。难道娶芳子为妻的命运，永远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吗？称这位父亲为岳父的日子不会到来吗？人生的道路漫长，命运也具有奇妙的力量，说不定因一度失去了贞节而不是处女，反而更容易造成条件，使她成为年龄比她大、又有子女的人的妻子。命运、人生——时雄心中浮想起曾给芳子教过的屠格涅夫的《普宁与巴布林》，这位俄国优秀作家描写的人生的意义，眼下更使他心潮翻滚。

时雄身后站着一群送行的人，在那群人的后面的一根柱子旁边，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带旧礼帽的男子。芳子认出了他，心里直跳，父亲却感到不痛快。然而，一直站在那里陷入冥思之中的时雄，却做梦也没想到那家伙就在自己身后。

乘务员吹响了发车的哨子。

火车开动了。

十一

孤独的生活，凄凉的生活，再次笼罩着时雄的家。妻子拿孩子

① 原文作“三纹”，即在背后和两袖上印有家徽。

没有办法，正在责骂孩子，那烦人的声音传到时雄耳朵里，他感到很不愉快。

生活又回到了三年前的老路上。

第五天，芳子来了信，信中用的是很有礼貌的候文①，而不是平时那种叫人感到亲切的口语体文笔。

昨夕抵家，一路无恙，请释锦念。此番就读，值老师百忙之际，诸多相烦，无任愧仄，特再表歉意，并谢大恩。本欲当面谢罪，又感徒添忧伤，以至最后见面，亦未启齿，区区此心，请予谅察。新桥别后，每凭车窗，即感似有茶色帽子映出，为此种种，仍历历在目。行至北山遇雪，自湛井往前十五里山路，沿途感伤之念不绝，令人对一茶②之名句感受尤深："可叹终身蛰居处，夜来雪深五尺许。"家父本当修书致意。今逢镇上集市，难以脱身，失礼中嘱我先代为问候。欲告吾师之事甚多，怎奈心烦意乱，难尽所怀，今日就此搁笔。

时雄遥想起那积雪很深的十五里山路和被雪覆盖的山区村镇。他爬上楼去，那里在芳子走后，原样未动。思慕和眷恋之情，促使他追忆那隐隐约约留在脑际的芳子的面影。这天，武藏野寒风凛冽，屋后的古树发出潮水般可怕的咆哮声。跟芳子走的那天一样，时雄一打开东边一扇雨窗，光线就象流水一样泻进屋里。桌子、书柜、瓶子、胭脂盒，仍摆设在原来的地方，使他感到心爱的人跟平常一样上学去了似的。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里

---

① 候文为一种文言书信体。

② 即小林一茶(1763—1827)，著名俳句作家，著有《我之春》、《绿色日记》等。

面还扔着沾有头发油的旧飘带，时雄把它拿起来闻了闻。他在房间里呆了一阵，然后站起来打开拉门一看，三个大藤箱用细麻绳捆扎在一起，只等送回家去。对面叠着芳子平常用的棉被——葱绿色藤蔓花纹的褥子和棉花絮得很厚、与褥子花纹相同的盖被。时雄把它抽出来，女人身上那令人依恋的油脂味和汗味，不知怎的，竟使时雄心跳起来。尽管棉被的天鹅绒被口特别脏，他还是把脸贴在那上面，尽情地闻着那令人依恋的女人味。

性欲、悲哀、绝望，猛地向时雄袭来。他铺上那床褥子，把棉被盖在身上，用既凉又脏的天鹅绒被口捂着脸，哭了起来。

室内昏暗。屋外狂风大作。

（黄凤英　译）

乡村教师

一

四里①乡路真够漫长。途中有个叫羽生的镇子，设有买卖藏青布的集市。田野里开着紫云英；豪富人家墙内的八重樱，花瓣洒落在墙外；露着红衬裙的乡村大姐，不时打路上走过。

从羽生镇起开始坐车。清三身穿母亲通宵赶缝的棉布大褂，系着一条新的毛制品腰带。车夫把一条褪了色的毯子披在短外褂上，拉着车往前走。

不知道为什么，此刻清三的心里很不平静。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展开在他面前。在新的生活中，一切都似乎带有新的意义和希望。五年的中学生活，身穿粗麻布衣服，一大早行走在行田到熊谷的三里乡路上，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毕业典礼、毕业宴会、第一次接触召来陪客的艺妓那种妩媚姿态，听到平时紧绷着脸的老师，放开那铜锣般的嗓门，唱歌唱走了调。随着日子一个月两个月地过去，他渐渐发觉：从学校的窗口看到的人生和实际的人生似乎有所不同，首先是从父母身上感受到这一点，接着又从周围的人在与自己谈话中看出了这一点，就是在与经常来往的朋友们的接触中，也感到气氛全都变了。

他猛然想起一件事。

---

① 本文中提到的“里”都是指日里，一日里＝3，92公里。

大约在十天前，他和好友加藤郁治从熊谷步行归来的途中，谈到了文学、未来以及恋爱等等。两人首先谈及某友与一少女的关系。

“这么看来，那位仁兄是非常痴心的喽！”

“岂止是痴心呢！”郁治笑了。

“在这之前，一点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呢！就说最近吧，他还说‘大有醒悟’，我以为他觉得为恋爱而牺牲自身的一切，太不值得，就此死了心。没想到正好相反啦！”

“对了。”

“真不可思议！”

“最近来了信，说什么：‘君等为我恋爱之事尽力，深表谢意。我初知恋爱之苦，但愿此种恋爱能以精神恋爱方式获得进展。”

这“精神恋爱方式”的话，给清三带来了刺激。郁治只顾默默地朝前去。

“跟你说，我可有个大秘密哟！”郁治突然小声地说。

“我也有啊！”清三笑着答道。

两人没有再说下去，又默默地朝前去。

过了一会。

“你认识‘狗尾巴花’① 吗？”郁治问道。

“认识呀！”

“你会爱她吗？”

“不。”清三笑了，“还说不上会不会爱她，只不过觉得她长得挺漂亮的。”

“A 姑娘怎么样？”

“没有考虑过。”

---

① 一个姑娘的绰号。

“那么，Art姑娘呢？”郁治犹豫了一下又问。

清三心跳加快了。“是啊，如果机会来了的话，说不定会怎么样呢……不过，眼下还没有考虑那件事。”说到这儿，随即又换成了欢快的口气，“如果你向Art发起进攻的话……可不是吗，我正好把你和Art的关系看成小畑和N小姐一样了。”

“那么，我就朝那方面去发展吧！”郁治朝前走了一步。

眼下，清三正在车上回想起当时谈话的情景，想起当时心脏跳动反常，还想起当天夜里在日记上写了如下一段话后伏在桌上的情景：“但愿他幸福，愿他幸福。祈求神灵让我友纯净之爱情、美丽而纯正之爱情得到幸福！用汝沾满泪水之手去祈求幸福！上苍啊！我祝福，为密友祝福！”

打那以后，过了十天左右。两个人从那个姑娘家里出来，走在士族①住宅区寂静而昏暗的夜路上。那天，姑娘不在家，到浦和参加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去了。

“尽管人们认为凡事只要尽力，没有做不到的……可我不具备那种天赋。”

“没有的事！”

“可事实上……”

“别说泄气话。”

“如果能象你那样，那就好喽……”

“我怎么啦？”

“我和你们不同，没有谈恋爱的资格。”

清三百般安慰郁治。他可怜朋友，也可怜自己。

各种各样的面孔和情景出现在他眼前，随即又消失了。再出现，再消失。车子经过的道路两旁，是成排稀疏的榛树，立有青

---

① 系明治维新后授与藩府武士阶级的族称，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

面金刚塚①的田地，还有农家。一辆马车从后面赶来，扬起尘土，超越过去。

郁治的父亲是郡督学，有两个妹妹，一个叫雪子，十七岁；一个叫繁子，十五岁。清三几乎每天都去他家玩，一去，雪子总是含笑相迎。繁子真还是个小孩，经常看《少年世界》之类的书。

清三家境贫穷。他渐渐地意识到根本没法去东京上学，可闲呆着也不是办法，这才提出眼下不如到小学去教书。全靠郁治父亲竭力相助，这回总算得以到羽生那边的弥勒小学去任教，每月薪金十一圆。

来到路边的小门前，抬头一看，那里挂着"井泉村村公所"的牌子。清三下车往门里走，叫了声："有人吗。"从里边走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来，象是村公所的听差。

"村长助理在吗？"

"是问岸野先生吧？"听差眨巴着双眼反问道。

"嗯，是的。"

听差接过清三递给的名片和督学写的信，进里边去了。过了一会，他出来把清三领到接待室里。说是接待室，连桌子和椅子都没有，就那么一间空空的六铺席大小的普通房间，只有一个粗糙的搪瓷火盆放在正中央。

村长助理身材矮胖，身穿条纹大褂。他看了督学写来的信，说："啊！你就是林君，此事加藤先生最近有过交待。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吧。"说着，拿过落满灰尘的砚台盒，独自思考了好一阵，才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送交三田谷村村长石野荣造先生。"

"那么，请把这封信交给弥勒的村公所。"村长助理说。

---

① 立在路旁，多为刻有三个猴面的石柱。

二

从这里到弥勒还有一里左右。

说起来叫三田谷村，其实那里的人家并非聚居在一起，这里一户，那里一户，杉树林背后三四户，田野那边又是一户，从镇上来到这里一看，甚至会怀疑这是不是人们共同生活的村子。可是，再往前走，就能看到房子排列在道路两旁，有肮脏的理发店，有好象私娼也在座的饭馆，有孩子们群集的粗点心铺。

猛然抬头一看，右手处有一所小学，是一幢平房，门口挂着一块写有“三田谷村弥勒高等普通小学”字样的旧牌子。因为正在上课，不时地能听到教师的大嗓门杂混在小学生的诵读声中。阳光照在沾满尘土的玻璃窗上，透过玻璃窗，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室内并排坐着的学生以及黑板、课桌和身穿西服的教师的身影。学生进出教室时，会挤在放鞋箱的那块地方，眼下那里却是静悄悄的。广场上，一只斑白的狗正在来回觅食。

从可能是礼堂所在的方向，隐约地传来了风琴声。

车子打学校门前过去。那里有家伞铺，店堂里散放着油纸、装柿漆的碟子、网线和做伞的工具。店主五十岁左右，正坐在店堂当中专心糊伞。店铺附近并排晾着几把油漆未干的伞。清三让车子停下来，走上前去向店主打听村公所的地址。

那人告诉清三：村公所不在沿街聚居的人家当中，需要往前走，到了街尽头，那里有堤岸和河沟，看上去象是早先的城址，堤上长满了竹子和草，在那又脏又混浊的沟水里，倒映着栎树和柯树的影子，使人感到阴森森、冷飕飕的。沿着河沟拐弯，走一百米左右，就是村公所。

清三循路而来，付了两角钱车费下了车。抬头一看，在竹丛

旁边，有一户茅草盖的房子，老式拉门上写着“小川荞麦面条饮食店”。店铺的周围是农田，青青麦苗的上空，云雀在低声啁啾，声音悦耳。

清三早就听说在弥勒有一家叫小川的饮食店，学校的教师常常在那里开宴会、吃东西。现在，那家饮食店还承办包饭和出租卧具。据说，那家有个叫阿种的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清三趁身边没有旁人，随即驻足从低墙下举目朝院子里望去。院内有两三棵松树，还有两棵只有叶子的樱花树。那漆黑的拉门分外显眼。

墙角边，阳光正照在山茶树和珊瑚树浓绿的叶子上。山茶树上，还有花残存在两三片叶子底下。

这一带有名的“赤城[①]暴风”，进入四月以后，不再逞威了。眼下，正是绿色，黄色和红色装点田野的时候。贯穿麦田的羊肠小道，通向对面一排排高耸的榛树林里，远远望去，可以看到茅草房顶映掩其间，那大概就是村公所。那景色就象水彩画一样。

弥勒村村公所的接待室比井泉村的讲究得多。从接待室透过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员们的办公室，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户籍册、收税簿、卷宗夹等，一个约莫二十四、五岁，留分头的瘦男子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秃头老人，正专心致志地在书写什么；一个象村长助理模样、有胡子的中年人和一个象当地豪绅似的胖子，正在谈笑风生，烟袋锅不时敲得咚咚直响。

村长有四十五岁的样子，麻脸，头发斑白，属于这一带常见的类型，说话时而夹杂武州[②]口音。他看了井泉村村长助理的信，随后又把信卷起来，歪着头说：“我可是没有听督学和村长助理谈起过此事……”清三觉得奇怪，象被人捉弄了似的，心想督学和岸野

---

① 赤城：山名，在群马县境内。

② 武州，即日本古代武藏国，现今为东京都，琦玉县和神奈川县辖地。所以武州口音也称“关东音”。

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村长沉思了一阵，接着说："看来，也许已经内定要调动了。是这样，这里有个叫平田的老师，很不得人心，曾经听说要撤换……不过，还是到学校去一趟，找校长问问的好。"

这种傲慢的说话口气，首先伤害了这个年轻人的自尊心。清三心想：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就因为有几个钱，居然是这副样子，太狂妄啦！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初次踏上社会当上教师，序幕竟是在这种冷漠的气氛中拉开的。

一小时后，他去学校找校长。正在上课，在教员室等了约有半个小时。教员室里，挂图、大算盘、书籍、植物标本等教具凌乱不堪，一个女教员独自在角落里专心地查找什么，见有人来，只是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不一会，铃响了。学生们在长廊里一个挨一个排好队，一说"解散"，孩子们就象鸟兽散似地在操场上四下散开。刚才那种安静的气氛全变了，眼下校园里是一片脚步声、口令声和四散而去的学生的吵闹声。

校长的西服上沾着粉笔灰。他脸长、个子高，给人的印象是属于那种瘦弱型的体格。从其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师范学校毕业生具有的特殊"风采"。

"一点不知道呀……不过，既然加藤兄这么说了，岸野兄也知道，而且还有命令嘛。只是想请你稍等一等……"校长说。

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清三不了解当时校长是何打算。

如果真想抓紧时间办的话，立即派个人去问个明白也就行了，看来校长是想要他今晚委屈一下，先在村公所住一宿。这时，教员室里老师进进出出。那个年约五十的姓平田的老头和另一个身穿西服的姓关的年轻的预备教员，一直站在走廊柱子边，不知说些什么。只见他俩不时地朝这边看。

铃又响了。校长和老师们都走出了教员室，学生们象潮水一般，纷纷挤进教室去。那位女教员往外走时，瞪了清三一眼，才跨出门去。

好象是唱歌的时间，学生们聚集在礼堂里。不一会，肃静的校园里传出了悠扬悦耳的风琴声。

三

在村公所过的一宿实在无聊。他就睡在听差住的房子里。天黑的时候，他从后门走出去，来到井边，眺望原野那边远山越来越暗黑下去的景色。愁闷突然向他心上袭来，甚至吞没了他的身子。此刻，他深切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幼年时代，他兄弟多，当时父亲在足利开绸缎店，颇有家财。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是七岁的时候，因家势没落，才迁到熊谷来的；还记得当时母亲因此落泪，自己心里却好生奇怪。如今，哥哥和弟弟都死了，他成了独生子。由于家庭的牵连，他没法象其他同学那样行动自由。他伴随着为人善良的父亲和懦弱温情的母亲，迎来了自己出生以来多舛的命运。想到这里，那种常有的伤感情绪猛然涌上心头，眼泪不由得潸然而下。

近处的森林、道路、田野，全都被暮色笼罩，远处的山顶上却还透着亮。一缕缕青淡的烟丝在晚霞照映的天空下飘忽，然后象张网似地扩展开去。四处开始传出了蛙声。

远近的农家都已上灯。远处传来了歌声，有人在边走边唱。

他停住了脚步，好象有人从前面成排的榛树那边突然走来，随即传来了爽朗的笑声和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想是听差去小川店取盒饭和卧具回来。这时，从暮色中现出一个扛着大被包的黑影，还有一个象女人似的身影，匆忙地跟在后边。

听差把卧具往房间里一扔，象背过重东西似的直喘气，接着把白天擦拭好的三分心煤油灯点着，周围立即亮堂了。

“辛苦了！”清三招呼着走进屋去。

这时，清三见那里站着一个皮肤白皙的姑娘。姑娘放下带来的盒饭，有点觉得晃眼似地打量着突然亮堂起来的室内。

“阿种，玩玩再走好吗。”听差这么说。

姑娘露着微笑。虽说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美，但眉间却有些招人喜爱的艳丽之处，脸颊和胸部也显得很丰满。

“听说你妈身体不好，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嗯。”

“感冒了吧。”

“我说过别着凉，可她总爱打瞌睡……这就感冒啦！”

“你妈总是不听人劝。”

“真叫人拿她没办法！”

“可你不是能挣钱了么，给你妈弄点药吃呀！”

姑娘默不作声，光是笑。

过了一会，姑娘说：“客人的盒饭，明天还送来吗？”

“送呀。”

“那好吧，再见。”姑娘正要走。

“不要紧嘛，再玩一会吧！”

“不能再玩啦，我还要去收拾东西哩……好吧，再见。”说完，转身走了。

盒饭里有红烧鸡蛋和咸菜。听差给倒了杯壶里的温茶。过了一会，老头到旁边屋里去锤打起稻草来——那是他的副业。夜，静悄悄的。唯独蛙声象要把人和房子淹没似的。他已懒得再去多想什么，但又没有把该读的杂志带来，只好从包袱里拿出横着装订的洋纸笔记本来，开始用铅笔补写日记。

他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接着前一天写。突然若有所思，立刻把铅笔倒过来，用橡皮头把写的擦去。今天是一生中进入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如果是写小说，到此应该更换篇章了。于是，他空下了那页日记纸的背面，从下一页重新开始写：

“四月二十五日（于弥勒）……”

草草地写了一页就算完了。顺便算了一下当天的花费：在新乡买了一包天狗牌香烟，花了一角钱；旅途的车费三角钱；清心丹五分钱；在学校吃的盒饭四分五厘钱；共计四角九分五厘钱。带来一圆两角钱，除去花费，衣兜里还剩下七角零五厘钱。接着，他又计算了为到这里来而花费的开销。

印章	0.250圆
名片	0.220圆
牙粉和牙刷	0.035圆
笔两支	0.085圆
砚台	0.140圆
帽子	1.150圆
大褂	1.750圆
腰带	0.300圆
木屐	0.145圆
共计	4.075圆

加上剩下的七角零五厘钱，总共是四圆七角八分。想到这些钱渗透了父母的苦心，想到自己的家庭是一圆钱都来之不易的，他心灵深处不由得产生一种失落和怜悯的感觉。

睡衣领子很脏。旅途中慢慢产生的愁绪，勾出了他的热泪。不知什么时候，他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第二天，因为学校请他造预算表，又在村公所呆了一天。办

完之后，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傍晚，校长家派人来了。

校长家离这里不远，沿途是青青的麦田，到处夹杂着一畦一畦黄色的油菜花。那是单独一栋茅草顶的房子，整个结构跟农家一样，进门处很宽，六铺席的房间接着八铺席的房间，前面只有一个很小的院子。主妇一副邋遢样子，孩子哭丧着脸，起居间里的长火盆、既脏又破的铺席，全都展现在外来人的眼前。校长的房间里摆着《学校管理法》、《心理学》，还有红色封面的《教育时论》等书。

“实在对不起你。是这样，因为还在酝酿阶段，所以还没有公开……”校长说着把主妇送来的菜倒一杯递给清三，“你也许知道，那个叫平田的老教员，年纪实在太大。正考虑让他转校或是免职的时候，岸野兄说加藤先生提到了你，于是就决定请你来帮忙。可是，你也未免来得早了一点……”

校长说着笑了起来。

“是这样吗，我根本不知道……”

“这事确实如此，只是你不知道。岸野兄稍许提醒一下就好了。可是，他那个人是那么个作风，对任何事情都是马马虎虎的！”

“这么说，那位教员还在这里喽？”

“嗯。”

“那么，莫非他还不知道？”

“内部也许已经知道了……但还没有公开。两三天内就要在村议会上定下来，下周起就可以让他走……”校长说到这里，又稍许停了停，“我们学校里都是些好人，一切事情都好办，初来的人也干得不错。希望你加倍努力，薪金嘛，在工作中会慢慢地跟着往上加的……”校长吸了一袋烟，随即敲掉了烟灰，“你还没有拿到正式教员的证书吧？”

“是的。”

“还是要拿到证书，这样什么事情都好办。有了中学的文凭再稍微学一点实用学科，拿到教员证书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教学法多少看了一点吗？”

“稍许看了看，实在没有兴趣，所以没法看下去。”

“教学法不结合实践来读，确实是不会有兴趣的。一旦结合上了，才会感到其中趣味层出不穷啊！”

一个是对学校教学法的实践抱有兴趣的校长，另一个是对诗歌无限向往的青年，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坐着谈了很长时间。吃茶点的时候，校长夫人用盘子端着五六张大咸饼出来。她一边与清三寒暄，一边看着这位脸色苍白、鼻子高出、双眉远隔的客人，觉得这个年轻人显得很虚弱。他们在隔壁房间里攀谈时，今年出生的孩子在不停地啼哭，但主人并没有说孩子太吵。

周围散放着尿布。火盆上放着水壶，水已经烧开。

他们谈到了中学，又谈到了师范学校，也谈到了教学中的经验，还谈到了同僚中的传闻。清三趁着高兴。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满腔的理想、为家庭作出的牺牲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全都倾吐出来，甚至把自己不愿一生当小学教员的想法，也略微透露了一下。跟昨天在学校里见面时不同，此刻清三发觉这位校长有着意想不到的良好品性。

据校长说，三田谷这个地方，村长和学生的家长权力很大，要掌握主动权，那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里风气也不怎么好。在发户、上村君、下村君这些靠近利根川的村落里，织藏青棉布的租机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风气很不好。七八岁的孩子就学会了极为下流的歌，居然毫不在乎地在学校里乱唱。

“我到这里已经三年了。起初，学生的风纪简直坏透了，那时我真不想在这种地方干下去。如今算是大有好转啦！”校长说。

向校长告辞时，清三问道："明天是星期六，我想和星期天连起来回行田去一趟，不知行不行？"

"当然可以……那么，从下周起开始工作吧……"

那天晚上，清三还是睡在村公所听差的房间里。

四

早晨起来，外面春雨绵绵。

浇了雨的麦苗和油菜，更加葱绿和金黄，把田野装点得更美了。一个打着蛇纹伞① 的人从村道上走过。八点过后，清三借了村公所的公用伞，顶着雨出了门。伞上写有"三田谷村公所"几个墨黑的大字。

雨滴从小川店旁边河岸的树丛上吧嗒吧嗒地掉在伞上。在混浊发黑的水里，蝾螈露出了红色的肚皮。突然，小川店那个皮肤白皙的姑娘阿种，从街口的一栋屋子里出来。她没有打伞，光用白手巾盖着头发，沿着大滴大滴掉着雨点的树下，急匆匆地向这边走来，在相隔两三步的前方，与清三照了面。她点了点头，面带笑容地走了过去。

学校还没有上课。从门口到放鞋箱的地方，学生的雨伞摆成了一排。男学生和女学生大都是把书包抱在腰身边，撩起后衣襟走来的。可也有宁愿身子淋着雨，却把伞当车轮在地上转的顽童；也有用脖子夹着伞把，边走边编织毛线的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清三一边想到从下周起，将由自己来给这些孩子上课，一边从他们跟前擦身而过。

雨是天亮才开始下的，路上还不是那么难走。车子和马匹走

① 蛇纹伞：上下黑色或蓝色，中间白色，撑开时伞面上呈环状。

过的地方有些泥泞，但还有不泥泞的地方可以挑着走。路边的干土地只被雨淋湿了薄薄的一层。

清三去井泉村村公所找了一下村长助理，人还没有来上班。沿路有一条长长的水沟，沟里杂生着水藻、灯心草、芦苇芽和野慈姑，刚竹覆盖在沟上，竹叶上的雨滴吧嗒吧嗒地往沟里掉。

路边有一户房檐倾斜的小农家，墙上挂着锄头、犁耙和旧蓑衣等等。披头散发的胖大嫂靠着房柱，正在给刚生的婴儿喂奶。一个连面胡子、四十来岁的人象是她丈夫，因为下雨干不了活，显得无聊，伸着懒腰，打了个大哈欠。

当地的镇守神社八幡宫是一座茅草顶的旧社殿，坐落在从大路上就能看见的地方。华表旁边，那些从前和现在捐款修缮社殿者的名字和捐款数额，都并排写在一起。周围高大的山毛榉已经暴出了新芽。香钱箱前面有两个照看孩子的妇女，用手巾包住额发，以悦耳的腔调唱着摇篮曲。

有的店家把昨天卖剩下的熟山芋，依然摆在门前，实在令人腻味。低低的屋檐前飘忽着细细的雨丝。

田野里，桑树才发芽，油菜花特别显眼，畦上长着紫云英、紫花地丁和杂草。远处还能看到豪富人家的白墙外边，围着杉树和橡树。

到处可以听到织藏青布的机杼声，那卡达卡达的声音，听起来显得非常繁忙。有时周围并不见有织布的人家，使你不知道织布人在哪里；有时还能听到那充满生机的歌声。

在发户河岸的岔道角上，有一家这一带闻名的面馆。从大早起，店主人就把大锅里的水烧开，把面粉堆在压面板上，使劲把面团压开。套着红色袖带的年轻女招待，在与看来很熟的农民谈笑。

道路转弯的地方，竖着一块古老的石碑。这是明治维新前就

有的界碑，上面写着“从此往前为羽生境内”。

路一边长着一排细长的榛树，一直延伸到了田野里。一条小河沟沿着那排树往前流，嫩绿的水草下面，小鱼在欢畅地游动。从羽生通往大越的公共马车，溅起烂泥，飞驶而过。

来时，路边有家用薄木板盖的下等妓馆，在那两层楼的房顶上，沾有脖颈油垢的被子晒在正午晴朗的阳光下，脸色苍白的妇女在下边忙着浆洗衣服。可是，今天拉门却关得特别严实。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长着青苔，看上去显得很脏。

路越来越难走，想挑着走，也找不到没有泥泞的地方，即使脚后跟不抬起来，磨损了的低齿木屐也会不断带起泥巴来。因为有风，雨点斜着飘来，连长袖子都淋湿了。

羽生镇上十分寂静。偶尔有打着油纸伞和蛇纹伞的人路过，屋檐伸出很长的宽阔大街上，显得非常冷清。邮局前站着前来领取汇款的年轻妇女；绸缎店里，掌柜和学徒聚在一起闲聊；布袜子店里的职工，正坐在藏青棉布和厚斜纹布堆里，忙着缝制布袜子；在装有新式玻璃窗的洋货店前，放着一辆自行车，屋檐上流下的雨滴，淋着半截车身。

镇上的十字路口，建有一座警钟台。从这里有一条岔道通往行田，路旁有香烟铺、面铺，医生的诊所大门，高出墙头的形状有趣的松树，还有从自流井里喷出清泉来的豪门大户。再往前走，那里有一条长着杂草的水沟，沟边那白油漆脱落的门上，悬挂着羽生分署的牌子，一个巡警摆弄着手中的剑，从雨中走出来。

与分署相连的，还有后街上的一排房子，大多是薄木板屋顶的穷户人家。在马车站前有一辆公共马车，看来就要出发了，还有两三个客人往里钻。清三停下来问了问，不巧已经客满，没有空位子让他坐上去了。

清三又在后街的旧房子之间转了转。突然，他打开一家小屋

的老式拉门走进屋去。屋里有一个中年老板娘。

“想借双木屐……从弥勒来一直下雨，实在没法穿了。”

“这个好办。”老板娘拿给他一双木屐。

木屐齿已经磨弯了，走起路来十分艰难。虽说比低齿木屐强，但仍然会带起一点一点的泥巴来。

最后，他还是花了一角五分钱，从新乡坐了车。

五

清三家位于从行田大街往旧城去的横街上，街角处有一家叫“柳汤”的澡堂，对面是饮食店的大门，那里的女招待长得挺漂亮。隔着一栋连檐房，有一户屋檐很低的人家，细细的雨丝斜飘在那因日晒雨淋而变黑了的老式拉门上。旁边一户是经营蚕茧的掮客，每到收购蚕茧的季节，狭窄的客厅、厨房、吃饭间，直至门口，全都是白白的蚕茧，从早到晚，生意人穿流不息。可在眼下，那安装得不好的拉门却关得很严实，周围也特别清静。

清三哗拉一声打开老式拉门，走了进去。

母亲梳着四十岁上下的人常梳的那种端庄的发髻，坐在缝衣案板前，周围散放着剪刀、绕线板、针线盒之类的东西，正在专心地做家庭副业。拉门一开，儿子出现在眼前。她连忙起身，一边说：“啊，原来是清三！”一边迎上前去。

“嗨！瞧这雨下的，真够呛！”母亲立即发现了清三那被雨淋湿的衣袖和溅上了泥巴的大褂，接着说，“你呀，真不凑巧。昨天是那个样子，真没想到今天会变成这个天气……是一直走着回来的吗？”

“原打算走回来的，在新乡碰上便宜的调头车，就坐了车。”

母亲见儿子脚上穿着不曾见过的木屐，便问：

“这木屐是从哪里借来的呀？”

“峰田。”

“是吗，是从峰田借来的……真够受的啊！”母亲说着从厨房里取来了抹布。

“光用抹布不行。妈，请用水桶打桶水来。”

“有那么脏吗？”母亲边说边从厨房里打来半桶水，还把干手巾拿出来放在那里。

清三洗好脚，用手巾擦干，这才进屋来。这时，母亲又把结城条纹布棉衣和用自己的捻线绸衣服改做的大褂也拿出来，再把清三脱下的大褂和裙裤赶紧晾在晒衣竿上。

不一会，两人坐在长火盆前。

“怎么样？”母亲一边扒开水壶下的火，一边问起最为关心的事。

清三简要地说了说。

“是呀，今天早晨刚收到了你的信。怎么会那样不凑巧呢？”

“什么呀。是我去早了点。”

“那么，事情是怎么定的呢？”

“说好下周去上班。”

“那太好啦！”

母亲脸上现出了悦色。

两人又这个那个地说了一阵话，母亲提出了许多问题：校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啦，为人和气不和气啦，弥勒是怎么个地方啦，有没有好的住宿处啦，如此等等。清三一一作了回答。

“父亲呢？”过了一会，清三问道。

“说是要到下忍去一下，就那么走啦！还说怎么的也得弄几个钱回来……我还说，天在下雨，明天去行不行……”

清三默不作声，家里贫穷的情景又在头脑里翻腾开了。父亲

没有工作，想起来令人懊丧。尽管父亲是个好人、善人，他那懦弱和迟钝的性格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却又以贩卖假字画诓人为业，实在令人不快。在为人正直的清三心里，总认为父亲的营生不是人应该从事的正当职业。

如果不是因为上当受骗，如今已经开起了象样的绸缎店。想到这点，清三对缺少见识的母亲深表同情，而对年老的父亲，虽说是不务正业，但在这下雨天，为了那么五角或一圆钱，也不得不走出一里之外，同样觉得可怜。

不一会，水壶里的水滚开了。

母亲从旧茶柜里拿出装茶叶的罐子和茶壶，茶叶已经成了细末。火盆架抽斗的纸袋里，只剩两张咸脆饼了。

傍晚前，清三一直伴着做针线活的母亲，在昏暗的窗下，或是给熊谷的同窗好友写信，或是看报。给朋友写信的话题无非是恋爱、诗歌、明星派① 的旧体诗，以及自己认为富有朝气的种种事物，一写就是两三张格子纸。

四点钟左右，雨停了。道路还是那么泥泞。父亲回来了，但买卖没有做成，家里的气氛显得很沉闷。一家三口默默地吃着晚饭。这时，前面有人叫了声“有人吗”，接着就要拉开那安装得不好的老式拉门。

母亲站起身来。

“啊……请进来吧。”

“不啦。去洗了个澡，正要回家去哩，顺便到府上看看。跟您说吧，郁治说今天是星期六，要我打听一下清三回来了没有……因为老是惦念着，真是这样哩！”

---

① 系指著名诗人与谢野铁干(1873—1935)和其妻晶子（1878—1942）等创办的《明星》诗刊为中心的一诗歌流派。

“可不是吗。坐一会儿吧……哟，阿雪也一起来啦……来，阿雪，进屋来吧！”

妇女们碰到一起，总爱这样饶舌。郁治的妹妹雪子，身材苗条，是乡下少有的美貌姑娘，刚洗完澡，薄施了些脂粉，那雪白的脸在朦胧的暮色中，仍然显得特别清晰，手里拿着用湿手巾包着的肥皂盒，站在那里。

“进屋吧，站在这么个地方……”

“不啦，已经不早了。”

“虽说不早了，也可以坐一会再走嘛。”

清三听说话就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于是，放下筷子，起身来到门外。两位母亲正在相互鞠躬告别，对面站着雪子，清三只看了她一眼，连忙把目光避开。

郁治的母亲看着清三的脸，说：“你回来啦，郁治在等着哩……”

“刚才还想今晚要到府上去呢。”

“那就请来玩吧。每天来往的朋友，突然不来了，他象寂寞得特别难受……何况，又没有别的好朋友……”

过了一会，郁治的母亲回家去了。清三和母亲又回到了饭桌边，一家三口还是默默地吃着晚饭。

在喝水的时候，母亲突然说：“阿雪长得真漂亮啊！”这话不知是对谁说的，谁也没有答理。只听到父亲呼呼啦啦地在吃茶泡饭，清三咯吱咯吱地在嚼咸菜。

夜幕降临，雨又下起来了。

六

加藤家离清三家不到五百米。从去公园的半路上向左拐，再

从后街之间稍许往前走，路的一边是麦地，一边是墙根。一到夏天，这里开着红色和白色的木槿花，长着黄瓜和南瓜。黄昏时节，在那绿荫浓郁的地方，萤火虫飞来飞去，雪子和繁子来回追着跑；寒冷的冬天夜里，大家便聚在一起玩纸牌，直到夜深了，才趁着月色回家来。走路时，木屐咯哒咯哒的声音特别响。那狭窄的街巷，杉树篱笆深处的瓦房顶，着实给他留下了许多回忆。

今天，透过樱花树叶，能看到油灯的亮光，在雨丝那边闪忽。还没见面，他眼前就清晰地呈现出雪子那张一本正经的白脸蛋，繁子露着天真的笑容迎上前来的姿态，还有父亲喝了晚酒后带着几分醉意，说起话来兴高彩烈的样子。他经常想到那个欢声笑语不断的和睦家庭，心里不胜羡慕。

说到郡督学，在乡下，那可是相当有权有势的了，大都是些很厉害、常有理、难接近的人。可人们认为郁治的父亲却是个头脑灵活、平易近人、诚恳亲切、谈吐庄重的人。他胡须半白，头发蓬松，若论气质，倒象个年轻人，有时会滔滔不绝地给青年人谈论起教育上的事。清三和郁治在屋里说话，他一来，总要天南海北地给两个人扯上一气。

清三打开大门，门铃叮当作响，然后踩着一个一个的踏脚石往里走，来到里面的拉门前，这时，繁子手持油灯出来相迎。她那满面带笑的样子，映进了站在暗处的清三眼里。

"是林大哥吗？"繁子往外窥看，随即用那稚气十足的大嗓门喊道，"哥哥！林大哥来了。"

郁治的父亲今天到熊谷去了，不在家。因为家里没有小孩子，所以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彻底地做了大扫除，吃饭间的油灯也显得很亮堂。母亲笑容可掬地坐在长火盆前。雪子正好收拾完了厨房的东西，用洁白的围裙擦着手走到吃饭间来。

彼此寒暄之后，郁治从里边出来，随即把清三领到自己的书

斋去了。

书斋是四张半铺席大小的房间。桐木做的老书箱重叠在一起，上面贴着白纸条，写着《纲鉴易知录》①、《史记》、《五经》、《唐宋八大家之文》等书名。在灯光照及的远处，模模糊糊地能看到三尺宽的壁龛上挂着草云②画的兰花挂轴。在摆油灯的朴木大桌子上，凌乱地放着《明星》、《文艺俱乐部》③、《万叶集》、《一叶全集》④等书刊。

两人好象整年没有见面似地打开了话匣子，各种各样的话题不断从两人的嘴里倾吐出来。

"你打算怎么办？"过了一会，清三这么问。

"决定明年春天去上高等师范。在这之前，光呆着也不行，所以打算去此地的学校教书，同时加紧复习……"

"熊谷的小畑也是这么说的，也想上高师……"

"是吗。他对你说啦，他对我也这么说来着。"

"还说小岛和杉谷已经上东京去了。"

"信里提到了。"

"打算进什么学校呢？"

"小岛好象打算考第一高等学校。"

"杉谷呢？"

"不知那位仁兄作何打算……反正他在学费上没有什么困难，总会选个满意的学校吧。"

"这个镇上也有上东京的同学吗？"

"这个嘛。"郁治想了想，"佐藤倒是说过要去东京。"

---

① 清朝吴乘权等编辑的一部自盘古至明怀宗的编年体通史。凡一〇七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流行的一部历史教科书。

② 日本著名画家。

③ 系明治到昭和初年由博文馆出版的一种文艺杂志。

④ 即樋口一叶（1872—1896）的全集。

"投考哪个方面的学校?"

"好象要进工业学校。"

谈起同学们来,话就没完没了。清三对那些选定了将来的方向,去投考自己想进的学校的朋友,真是羡慕不已。上中学的时候,他预先想过自己毕业后的境况,可是,当时是当时,他尽力安慰着自己,心想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好运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降临到自己身上来。然而,这完全是空想,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的穷困,日复一日地向他逼来。

他从母亲身上继承了那种温顺善良的血统。从幼年时候起,就看过小波①叔叔的童话,年幼的心也曾倾倒在小说、诗歌和俳句上。随着身体的发育成长,他的心有时火热、有时冰凉。他对镇上年轻姑娘们的眼色已有所了解,有时还领略到了爱情的滋味。在某种欲望的驱使下,也暗暗地干不正经的事。他感到人世间在自己面前,既展现了欢乐有趣的舞台,也显示了不该接近的肮脏丑恶的现象。当想到自己难填的欲壑和花一般美丽的世界将如何演变下去,从而感到自己前程难卜时,心中不知不觉就会蒙上一层不堪忍受的阴影。

他俩从熊谷的朋友的风流艳事谈到了Art姑娘。

"我真是痛苦极了。"

"总会有办法的吧。"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昨天在公园里碰上啦!她说自己刚从浦和回来,还说自己一个劲地发胖。"郁治说着笑了起来。

"一个劲地发胖才好哩!"清三也笑了,"你妹妹跟她是朋友,又有她大哥帮忙,总会有办法的吧。"

---

① 小波,即严谷小波(1870—1933),日本小说家,童话作家。

“好了,别说这些啦。想起来叫人难受。”

郁治把隐藏在年轻人心里的那种为爱情所纠缠的痛苦表露在脸上。正象他自己过去说过的，他不是一个美男子。虽说有男子汉那种果断的气派，但男子汉具有的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目光敏锐、颧骨突起等这些女人所喜爱的特点，他全都没有。

他心中同样有年轻人的苦恼。虽说与清三相比，他的境况好得多，家庭也很富裕，即使上不了高等师范，父亲也愿意出学费让他去东京进修一两年。而且他身体很好、思想健康，不象清三那样多愁善感。

清三把这次去弥勒任教，看成是无比的绝望……好象这将是被埋没在乡下而永无出头之日的第一步。对此，郁治却说：“不会这样的！林君，人多少要受环境的支配，这是肯定无疑的，可是，只要你想摆脱出来，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是可以做到的。”从这话里也能看出郁治性格的一斑。

当时，清三说：“你说这种话，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受环境束缚的可怕。也就是说，因为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才说出这种话来的。”

“没有的事！”

“不。我是那么想的。我深切地感到自己有可能就这样被完全葬送掉。”

“我再退一步说，即使人是那种类型的动物，也不该屈服于那种消极的想法。”

“那么，你是说不管境况如何，凭着自己的愿望就可以摆脱出来喽！”

“是呀！”

“这就是说人是万能的，没有做不到的事，对吧？”

“你一下又说得那么极端。其实，到时也会有例外的。”

这时，他们经常谈到的那种单纯的理想论又搬出来了，积极

的和消极的想法杂混在一起，所以谈话以不着要领而告终。

他们那一伙人，从在校的时候起，就经常谈论文学和人生，还把自己做的新派和歌、俳句以及抒情文章等拿出来互相传阅。某个人取“仙骨”作雅号，就会有人提议大家都取个带“骨”字的名字，于是，什么“破骨”、“酒骨”、“露骨”、“无骨”、“古骨”等有趣的雅号纷纷出笼。一个时期，大家通信、说话都带雅号。有个叫“古骨”的，就和郁治、清三一样，是大清早走三里路去熊谷的伙伴中的一个。他的真名叫机山，是镇上屈指可数的藏青布商的儿子，平时总扎着丝织宽腰带，雪白的脸上经常架着一副银丝近视眼镜，跟大多数乡村青年一样，非常热爱文学，订购了许多杂志，最初还投过许多稿，对自己的雅号变成了铅字，显得十分高兴。近来好象不见投稿了，但对每月杂志刊登的小说和诗歌，却要从不同的角度向朋友们发表议论。他还喜欢与投稿人交往，与地方文坛上的小杂志主编常有书信来往，所以在地方文坛的报道里，经常提到武州行田有个石川机山。当时文坛上，也有那么两三个名作家跟他认识。

还有另一个带“骨”字雅号的人——他不太懂得文学，但同样和这批朋友们混在一起。他哥哥在行田镇经营唯一的一家印刷厂。打那门前经过时，可以看到在玻璃大门上，挂着一块被墨水弄脏的“行田印刷厂”的大招牌，有一台旧式手摇印刷机，机上的扇形装置在来回翻动，主要印刷开业广告和名片，有时也承印郡公所、警察署的简单文件，但为数极少。排在格子架上的铅字也不太多，拣字、排版和印刷都由主人一人承担。到了星期天，也常看到他弟弟带上脏套袖，站在手摇印刷机前，翻动印好的纸。

印刷厂的兄弟俩并不是把机山看成有钱人的儿子，认准了那几个零用钱，才引诱机山来这里印杂志的。情况是这样：今年四

月初，机山去印刷厂玩，与主人兄弟俩商谈了很长时间。告辞时，他说："这么说来，只要准备每个月亏损七八圆钱就行喽！虽说不付稿费，还是会有不少人写稿的，而且还可以卖出去二三十本嘛。"说话时，脸上显露出了对新计划的喜悦。

从此以后，关于创办《行田文学》这份小杂志的事，就在这伙人之间商量开了。

机山在与大家商谈这事时提出："说起来，在羽生的成愿寺还有一位山形古城，他是文坛上很有名的作家，以新体诗著称，首先应该拉他作为赞助成员。如果由他出面，就可以得到原杏花①的稿件。"

"那个叫古城的人，不是这里的士族么？"

"既然如此……请他作赞助成员，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喽！"

正好这时清三要去弥勒，伙伴们责成他先去那个寺院拜访古城。

那天夜里，两人谈到《行田文学》时，郁治问："顺便去那寺院了吗？"

"不凑巧，正碰上下雨天。"

"可不是吗。"

"下次去弥勒时，一定顺便去看一下。"

"这么说，今天荻生君到羽生去，你们没有碰上喽？"

"荻生君！"清三感到奇怪。

提起荻生君，也是他们的朋友，是本镇上一家饮食店老板的儿子，原在熊谷邮政局工作，现在调到了羽生邮政局。今天正要坐车走时，郁治在镇上拐弯处碰上了他。

---

① 原杏花即田山花袋的化名。

“往后大概会一直在那里干下去吧？”

“当然会的，因为管理羽生邮政局的是获生君的亲戚嘛。”

“那太好啦！”

“你有个说话的伙伴，我也认为不错。”

“可是，我们并不是那么亲密的……”

“会亲密起来的。他待人可热情啦……”

这时，繁子端着豆沙年糕进来，倒上茶说：“白天做的，味道不太好了……”随即坐在哥哥身旁，有时用天真的口气说上两三句。接着，姐姐雪子那高个子出现在眼前，告诉说：“哥哥！石川来了。”

石川紧接着走进屋来，见清三在座，便说：“刚才到你家去过了。”

“是吗。”

“你母亲说你到这里来了。”石川说着坐了下来，“怎么样？当老师很顺意吧。”

清三笑了。

郁治从一旁插话说：“不知道顺意不顺意，因为还没有上讲台哩！”

雪子和繁子看了看石川的脸，点了点头，马上离开了房间。郁治和清三说话的时候，由于大家都无拘束，所以姐妹俩经常久久地陪坐在一旁，但别人一夹进来，她们往往就变得矜持了。这也说明郁治和清三的感情是多么好，清三和这个家庭又是多么亲密。石川一来，郁治和清三的谈话气氛也完全变了。

“眼看从下月十五日起，就要出第一期了。”

“已经完全定下来了吗？”

“在东京方面，有大作家丽水和天随可以为我们写稿；在地方也少不了有人投稿，所以估计没有问题。”

说着，拿出五六种地方的小杂志和东京的文学杂志来；而且特别抽出在冈山地方发行的菊版①二十四页的《小文学》。

“打算大体上仿照这个样子，与泽田印刷厂也商量过了，他们也认为这样可以，只是里面的版面设计有些不太令人满意，所以想在编排上改一改。”

“可不是吗。里面确实不怎么美观。”

两人边说边翻阅那本《小文学》。

“这个怎么样？”郁治翻出另一本给石川看，这本是双栏排，每栏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

“这个嘛……”

三个人把几种杂志都翻了翻。郁治把所有的杂志都拿出来作参考。油灯清晰地照着头碰在一起的三个青年和散放在那里的杂志。

经过一番议论，大致决定以其中的一种为样本。

在石川带来的杂志里，有一本《明星》四月号。清三把杂志拿在手里，第一次看到了藤岛武二②和中泽弘光③的鲜艳的木版画，接着又沉醉在晶子④的诗歌里。“明星派”的新风韵对于清三干枯的心田来说，就象清泉一样甘甜。

石川见清三那副神态，笑着说：“还在看啦，崇拜者就是不一样啊！”

“这确实写得好嘛。”

“好在哪里呢？语言那样凌乱，思想虽新，但尽是些叫人看不

---

① 菊版为出版物的尺寸。纵23厘米，横15厘米。

② 藤岛武二(1868—1943)油画家，日本“帝国美术院”会员，首届文化勋章获得者。

③ 中泽弘光(1874—？)油画家，日本艺术院会员。创建光风会。

④ 即与谢野晶子。

懂的句子，凑起来就算是诗歌。那些明星派呀，我可是服了！”

三个人又反复议论起“明星派”正确与否来了，这是他们曾经讨论过的问题。

七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了，雨滴声仍然未断，有时还听到猛下一阵的声音。城边的池沼旁，鹧鸪声声，令人听起来感到很凄凉。

一个房间里铺着三套被褥，梳着小圆髻的母亲和秃头的父亲并排躺在那里。母亲刚才还睁着眼睛，不止一次对清三说：“明天会打瞌睡的，早些休息吧！”还提醒说：“若是把油灯放在枕头边睡着了，那可是危险啊！”现在，母亲已经睡着了，那轻微的呼吸声，与父亲的鼾声交相呼应。遮光的纸罩很陈旧，加以刚才不知不觉把灯芯拧过头了，灯罩熏黑了一半，光线显得又暗又红。清三一心沉醉在借来的《明星》杂志上，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山茶花白梅亦白，
欲问我罪桃红色。

欲问我罪桃红色，看那桃子，看那红色的桃子……。在唱这支歌的时候，词意深深地渗进了他的心灵深处。他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又觉得在这不可思议和很不自然的地方，涌现出了一股滚滚的清泉。在把“桃色”分为四句和五句的地方，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意味。他每读一首和每看一页，都要把书伏放在桌上，迫使自己去领略那涌现出来的意味。这时，昨天在镇公所过夜的孤寂感和从弥勒到羽生一路挨雨淋的辛酸味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突然想起今晚与石川的一番议论，真不知他为何要带着那种粗劣的感情去从事文学。与此相反，自己的感情却又接触到了那种新颖的

思潮，他不由得自己感谢自己。他还想到诗人夫妻俩[1]住在涩谷寂静的深处所过的清寒日子，使他感到既难过又羡慕。他没有把诗再读下去，只是对那本装帧、编排和封面画都充满了新鲜味的杂志无限神往。

时钟敲响了两点，他仍在被窝里睁着大眼睛。老鼠在天花板上来回乱窜，发出了搅人的声音。

雨下一阵停一阵。勾人愁绪的潇潇雨声，象要把人的心引向另一个世界。一阵雨过后，雨水通过落水管连接不断往下漏。

一直这样遐想有什么用，还是睡觉吧。他起身拿过油灯，从睡熟了的父母的睡衣旁走过去，上了趟厕所。他想洗洗手，打开了一扇雨窗，放在檐廊边的油灯，清楚地照着暗处；淋湿了的南天竹的叶子上，雨点在闪闪发光。

母亲被关拉门的声音吵醒，问道："是清三吗？"

"嗯。"

"还没睡呀？"

"正要睡哩！"

"快睡吧……明天会打瞌睡的。"说着翻了个身，"几点啦？"

"刚才响过两点。"

"两点……天不是快亮了么，睡吧！"

"啊。"他钻进了被窝，吹熄了灯。

八

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清三身穿白条纹裙裤，拎着借来的木屐；秃头的父亲穿着新缝的旧式条纹大褂，两人相伴着向行田镇

---

① 即与谢野铁干和晶子夫妻俩。

走去。雨后，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太阳有时象心血来潮似地露个头。在镇子和村子交界处的小河里，芦苇、篙草和白杨已经绽出青青的嫩芽。五六只鸭子在呱呱乱叫，河岸上并排晾晒着油纸伞和蛇纹伞，从近处来镇上买东西的农民，正坐在那里，呼拉呼拉的吃着面条。

父子俩肩并肩默默地往前走，两旁是低低的房檐，用当地烧的瓦盖的屋顶、晒着一串尿布的檐廊以及石匠的工作间、铁匠铺、有的人家，姑娘正在织藏青棉布，还有孩子们群集的粗点心铺。卖麦芽糖的小贩，头顶货盘，上面插着无数面小旗，饶有风趣地打着鼓点，从对面走来。

两三天前，父亲曾把五六种字画寄存在附近新乡一户富豪家里，想到今天必须去估个价，便和到弥勒去的清三下午一起出了门。

刚才在路上，父亲碰上镇上两个熟人。其中一个中年人是他平时不见外的伙伴，那人笑着大声说："这是上哪里去呀？对啦，是上新乡吧。那地方也真是的，尽是吝啬鬼，根本办不成事。"另一个是镇上一位有钱的字画爱好者，这人迎面走来时，父亲驻步向他恭恭敬敬地致意。那人说："最近弄来的东西实在太次，都不太可靠！"父亲连忙解释说："不不，没有的事。来路都很可靠，还附有鉴定书的嘛！"清三从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回头一看，见父亲在不停地点头哈腰，淡淡的阳光照在他光秃的额顶上。

到了镇子尽头，大路分为两条。一条去加须，一条去馆林。再往前走，就是开阔的原野。原野上有茂密的树林，其间能看到白墙仓库。在那未及耕种的田地里，铺着一层红地毯似的紫云英花，显得非常漂亮。一个商人家少爷模样的年轻人，在平坦的大路上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过来。

大路从原野上伸进村子里，又从村子里通到原野上。村里有

用高高的橡树当篱笆围起来的豪门大户，也有门前的沟里长着肮脏的青苔，土墙摇摇欲坠的人家。悠长的鸡叫声彼落此起，批发点心的商贩刚把货卸在大路边，村里点心铺的老板娘披头散发，不及系上腰带就从铺子里跑出来，指着这个又要那个，把自己需要的豆点心，小糖球都留了下来。

快到通往新乡的岔路口时，父子俩说开了话。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清三。"

"下个星期六回来。"

"到那时候能不能想点办法呀？"

"还不知怎么样哩。不过，快月底了，兴许会给点钱吧。"

"多少弄来一点，就算是帮了大忙啊！"

清三没有答话。

不一会，来到了分手的地方。再往前走过一垅田地，就是去新乡的路了。

"好吧，路上小心。"

"嗯。"

那里立有青面金刚塚。秃头父亲猫着腰往前走。头戴茶色帽子、身穿白条纹褂裤的清三的身影，仍然在原野的大路上，久久没有离去。

九

那天夜里，清三还是住在村公所。去拜访了校长，人不在家。他在日记上写道："啊，难道我终于要忍受，终于要埋没为一名乡村教师？明天！明天将决定一切。村会夜里开会讨论此事！噫！且将此语寄来日。"他本想再把当时的心情细写出来，但又觉得不能充分表达。最后决定保留在记忆里。

第二天上午九点，他去学校看了看。可是，那个叫平田的人还在，只好暂时回镇公所来。过了约莫一个小时，他又出了门。

这回，那个教员已经不在了。教室里正在上课，老师讲课的声音清楚地从各个教室里传出来，女教师的声音显得特别清脆。清三的心不由得怦怦直跳，走进教员室，见校长坐在桌旁，在查找书里的什么资料。

"啊，请进吧！"校长招呼说。等清三进屋之后，又把他让到旁边的椅子上。

"真对不起，总算完全定下来了。真麻烦啦……昨晚商量的时候，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校长笑了，"村子实在太小，又有好挑剔的校务委员，真难办啦！"接着又说，"那么，家里有何打算呢？总不能每天从行田来回走吧。这样吧，先暂时住在学校里也行……有什么想法？"

"不知有没有可供寄宿的好地方？"清三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因为是乡下，难有合适的地方……"

"哪怕不在这一带，稍远些的地方也行……"

"是啊……想想看吧，兴许有什么地方。"

第二节课之后，清三被介绍给将要成为同事的老师。姓关的预备教员面带笑容，象是很好相处的样子。那个姓大岛的副校长，年龄有五十五六岁，头发已经半白，猛地看去，似乎有些拘谨，但笑起来却显得很亲切，看来对小学教育也很内行。

"啊，您是林老师，我姓大岛，请多关照。"他说话的腔调表明是个老于世故的人。

下一个介绍的是姓狩野的训导主任，脸上长有黑痣。还有一个胖子姓杉田，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寒暄时显得较为冷淡，那位女老师则一直低着头在笑。

第三节课开始之前，校长把学生们召集在第一教室里。他站

在讲台上，向学生介绍新来的老师：

"这回新来了个林老师，他将给大家上课。新老师是行田人，曾在中学念书，是一位很会讲课的老师。因此，大家一定要听老师的话，用功读书。"

这位新来的老师站在校长旁边，微微低着头，红着脸，象在学生们面前羞得不知所措似的。学生们都默不作声地在听校长做介绍。

接下去的一节课，新来的老师出现在第三教室的讲台前。教室里，高小一年级的十二三岁的孩子，端端正正地坐在讲台下面，嘴里叽叽喳喳的，不知说些什么。老师一进来，所有的目光都朝老师投去，一个个默不作声了。

新老师来到讲台跟前，坐在椅子上，脸上还是通红。他把拿来的一本课本放在讲台上，一时低着头，翻了翻教科书。

后面的位子上，总有人在窃窃私语。

教室的玻璃窗上沾满了尘土，灰蒙蒙的，看上去很脏。阳光正好透过那里，光线都发黄了。麻雀在窗外叽喳乱叫。载货的车子从路上经过，车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女老师清脆的嗓音，从旁边教室里传出来。

过了一会，新老师象下了决心似地抬起头来。从他头发很长，前额很宽、眉毛很浓的脸上，能看出他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

"从第几课开始呀？"

这声音在宽大的教室里回荡。

"从第几课开始呀？"他又重复问了一次，"教到什么地方啦？"

他说这话的时候，原来通红的脸已经自然了。

回答的声音从教室四处杂然而起。清三翻到学生指出的那一页。这时，初次站在讲台上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开始消失，因为反正非教下去不可，而且非尽自己的全力不可，旁人怎么说，又怎

么想，眼下已经没法顾及了。这么一想，心里也就感到轻松了。

“那么，开始讲课！”

新老师开始念第六课。

学生们听着那快速而流畅的朗读声。这声音与前任老朽的老师那种低得象蜜蜂嗡嗡似的没有活力的声音相比，确实大不相同。只是读得太快，许多字句从学生的耳边一闪而过。学生没有看书，直望着老师的脸。

“怎么样，这样能听懂吗？”

“这回请读慢一点！”

教室里响起了七嘴八舌的声音。第二遍，他尽量读得慢些。

“怎么样，这样的速度能听懂吧？”

他露着笑脸，很和气地说。

“老师，这回可是听懂了。”

“现在可以稍快一些了。”

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过去让老师读几遍呀！是两遍，还是三遍？”

“两遍。”

“读两遍。”

回答声此伏彼起。

“这么说，已经读了两遍，这就可以了吧！”清三特别喜欢学生那种分外天真的话语。“可是，头一遍读得太快了，现在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要好好地听！”

这回读得更清楚了，既不快也不慢。然后让会念的人举手。随即指定前排那个长得白嫩可爱的孩子试读了一下，结果有的地方会读，有的地方不会读。清三把文章里的难字挑出来，写在黑板上，让孩子们一一记住。对特别难的字，还加了圈点，旁边用片

假名①注上发音。这时，初上讲台的那种难受感觉已被一扫而净似的，一种只要自己想干就能干得了的欢快感，涌上了心头。不一会，下课铃响了。

午饭是小川店送来的。午休的时候，学生们都到操场上玩去了。有的打秋千，有的捉迷藏。女学生与男学生分开，另在一起，或是翻花鼓，或是扔小布袋。操场边上稀稀疏疏地栽着一排带绿叶的白杨，从树间望去，前面是一片绿色的原野。

清三倚在走廊的柱子上，出神地望着这些天真活泼的学生在做游戏。这时，那位姓关的老师走过来，他眼神显得和蔼可亲，丰润的脸上带着微笑。从第一次见面起，清三心里就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他是个可以推心置腹的对象。

"怎么样，上完一节课了吧。"

"呃……"

"初上讲台的人，总会感到不适应的。象我吧，也是三个月前才到这里来的，刚开始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实在不习惯啊！"清三见有人同情，感到很高兴，"我的前任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人年纪大了，早就听说要免职，是今泉人，据说当教员的年代不算短了……到底是年轻人不断涌现呀……何况他不当教员也不会有困难。"

"家里有财产吗？"

"虽说没有什么财产，但他儿子开着一家小货铺。"

"是吗。"

这次普通的对话，成了两个年轻人接近的开端。铃响之前，他俩一直站在那里说话。

---

① 即日语的楷体字母。

下午上理科和习字课。

晚上睡在值班室。那是六铺席的房间，旁边是勤杂工的房间。勤杂工房间里有个大炉子，炉火烧得正旺。吊在自在钩上的水壶，一直烧着水。炉子对面有水槽，提桶旁边摆着碗筷，搁板上侧伏着木桶和研钵。

那天晚上是大岛训导主任值班。两个人开怀叙谈。谈话中得知大岛主任是枥木县人，长期在宇都宫执教。前年来到琦玉县，在浦和呆了一段时间，接着调到了这里。家在大越，有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和一个九岁的男孩。经过这次畅谈，清三的感觉与初次见到训导主任时大不一样。大岛先生一壶夜酒下肚，就满脸通红，十分得意地谈起了教育方面的经验，给年轻人作了一番开导。

街上有澡堂。从细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时而乌黑，时而发蓝。格子门把男浴室和女浴室分开，进门口设有一个柜台。室内充满了水蒸气，灯箱里点着昏暗的油灯。从管子里流出来的水，发出很大的响声。池子没有洗刷干净，气味难闻，而且滑溜溜的。清三身子泡在池子里，脑子里在考虑自已新的生活。

十

一天早晨，在开始讲课之前，清三站在讲台上，以严肃认真的口气对学生们说：

“今天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皇太子妃节子殿下在这个月二十九日，平安地生下了亲王殿下①。这事估计大家从报纸上、从爸爸妈妈那里已经知道了。皇室的昌盛是我们国民不胜欣喜的事，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正如大家每天唱的‘君之代’②歌中所说

① 即当今日本天皇裕仁。
② 即日本的国歌。

的，要作垒成岩石的小石头，直到长满青苔。据发表的公报说，前天是亲王殿下的命名式，取名为迪宫殿下裕仁亲王。”

说完，转过身去，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迪宫裕仁亲王”六个大字。

十一

“请您作一个名誉赞助人……并请赐与稿件，无论什么样的短文都行。”

清三说话时，眼睛直望着坐在对面的成愿寺住持的脸，心想这位住持并没有风采，跟事先听到的不一样。他的新体诗、小说，在东京文坛上是颇负盛名的。清三也曾喜爱过他的诗集，读过他刊载在杂志上的小说。据说，他前年来此地当住持，是出于上代住持强求的缘故，虽说这是羽生镇屈指可数的名刹，但人们还是认为他呆在这乡村寺院里十分可惜。清三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竟是这么个身材矮小、显得弱不禁风的人。

清三星期六回家时，去羽生邮局看望了荻生秀之助。正好秀之助认识成愿寺的山形古城，于是两人结伴前去拜访。

“这很有意思……这很有意思！”住持反复这么说。

三个人的话集中在《行田文学》上。

“当然喽，我一定尽力……好吧，首先给你们写几首诗。我还会给东京的原杏花打招呼……”住持微微点头致意。

“请多帮忙……”清三恳求说。

“荻生君也是同人吗？”

“不，我呀……不懂得文学。”荻生有点象商家子弟似的，笑着搔搔头。他从上中学的时候起，就和石川、加藤、清三等不同，对文学、宗教之类的事不大感兴趣，因此无所憧憬。中学毕业后，立

即在自己早已帮过忙的邮局工作。他处身在社会上，既无不满，也无不足。

住持的房间有十铺席大，天花板很高，前面有宽阔的院子，栽种着沉香、松树、杜鹃花和桂花树。院子有长廊与大殿相连。从这里可以看到大殿的瓦顶和大殿旁那间六铺席大小的偏房。偏房的拉门已经变黑。住持的书箱里装满了外文书。

住持很少象今天这样兴致勃勃，他谈到了当今文坛的轻率作风和派别的弊端。他说："即使呆在东京，也实在没法做学问，倒不如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虽说他风采不扬，但谈话里包含的那种热忱，却注入了年轻人的心田。

从诗歌谈到小说，又谈到戏曲。话语滔滔不绝，没有止境，他们还谈到了明星派的诗歌。住持同意清三的看法，对晶子的诗歌也赞扬一番："说得对，没有必要在语言上过分争执不休。既然是宣扬新思想，就需要以新的文字形式出现嘛……"

话题一下子转到了理想这个问题上。一谈到这个问题，住持立即神采飞扬。住持在早稻田上学的时候，正是红叶① 和露伴 ② 的时代，他与所谓"文学界"③ 感情派的人们有所来往，与爱读海涅④ 诗歌的大学生也很亲密。他从麻布的曹洞宗⑤ 的大学林⑥，进入早稻田那具有自由空气的文学社会以后，感到象从冬枯的山林，来到了绿色的原野。如今他虽然恢复了这种生活，心里倒也

① 即尾崎红叶（1867—1903），明治时代的著名小说家。

② 即幸田露伴（1867—1947），明治时代的著名小说家、戏曲家。

③ 系明治26年（1893年）1月到31年1月发行的一种文学杂志。当时著名作家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借此开展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④ 海涅（1797—1856），德国著名诗人。

⑤ 曹洞宗为佛教的一派，始于中国禅宗第六祖慧能法师，因在曹溪山洞中授法而得名。

⑥ 大学林：佛学界的最高学府。

平静，但昔日的热情动不动还会迸发出来。

“人不能没有理想，宗教上也很重视这种理想。所谓同化和耽溺，那是因为没有理想。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是一种理想……不想跟普通人一样盲从爱情，这就是一种力量，在这一点上，尽管佛教提出了‘如是一心’的说法，主张肉体和灵魂一致，也懂得必须服从自然的力量——但人毕竟要有所理想，有所向往，这才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住持本来弯着的背越来越弯了，苍白的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潮。清三感到自己能完全接受住持那种热心的态度和话语。住持的话在清三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反响。过去看书读诗时产生的想法和憧憬都只是一种空想，即使找遍自己的周围，也找不到一个如此谈论理想的人。人们不是说养蚕，就是说赚钱，或者议论月薪的多少。世上更多的人是为面包而活着，一跟他们提到理想之类的事，就会被他们当作不懂世事、乳臭未干的孩子，一句话把你顶了回去。

住持的话语里，还含有以下的意思：“成功不成功，在人格上本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可许多人却用这个标准来评价。我认为与其用这个做标准，不如用理想和兴趣做标准来评价更为合适。在乞丐中说不定也有人格高尚的。”清三感到这话对自己的孤寂生活是强有力的安慰。

主客之间，摆着两个陶瓷手炉，点心盒里装着糖球。住持的夫人正好与住持相反，肤色黝黑，身体结实。她倒好的茶已经凉了，呈现出浊黄的颜色。

一小时之后，清三和荻生两人走在大殿通向山门的一段长长的铺石路上。钟楼旁边的不动明王殿，双门紧闭。在那高高的檐廊上，有两三个用手巾包着额发的看孩子的人在玩。那里有五、六棵银杏树，树干之间，架着就要开织的藏青布机；一个二十五六

岁的主妇，头上别着梳子，在来回穿纱。

“真是个有趣的人啦！”清三回过头对同伴说。

“别看他那样，可是个好人啊！”

“我真没有想到，在这乡村里会有这种卓有见识的人。听人说，他呆在乡村的寺院里很可惜，这话一点不假……”

“他曾经说过，没有说话的对象，感到很无聊。”

“也许是那样。你可知道，乡下尽是农民和商人。”

两人跨出山门，来到两旁榛树成行的大路上。路的一边是污水沟，人一走动，就见有几只青蛙从草丛中跳进水里。水面上漂浮着发黑的苔草和水藻。

一户人家的老式拉门半开着，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皮肤白皙的姑娘，正在吼呀吼呀地织藏青棉布。打那家门前经过时，清三问道：“那个寺院的正殿里没有房间吗？”

“有啊，六铺席大小的。”朋友回过头来答道。

“你看怎么样，那里能让我住下吗？”

“会让住的吧……过去有个巡警就租下住过，自己还在里面做饭呢。”

“那个巡警已经不在了吗？”

“听说前不久调到岩濑去了。”

“你跟住持很熟，就请你问问看。自己做饭也好，怎么着都行，反正不用他们供饭，只求能租给房间就行……”

“这个主意很好。”荻生表示赞成，“这里离弥勒不到两里路……星期六回行田也不太远……”

“而且还可以向住持学到不少东西呢，你说对吗？比起在弥勒附近找个不怎么样的地方寄宿，不知要强多少倍。”

“说得对。我也有个说话的伴，太好啦！”

荻生说好下个星期一以前去打听清楚。两个朋友在分署的拐

角上分了手。

十二

昨天下午发了半个月的薪金。清三的钱包里，银币和铜币哗哗直响。那可是一个早就散了线的钱包！在这以前，这钱包里从未装过这么多钱。一想到这是自己第一次挣来的钱，就感到分外有意义。母亲进厨房去时，清三把她叫住，从怀里拿出钱包来，把三圆八角纸币和银币摆在那里。母亲不胜欣喜地望着儿子的脸，打心眼里说："你能这么给家里挣钱，真叫人高兴。"儿子说剩下的半个月薪金，过四、五天才能发下来："乡村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据说还有分三四次发的呢……真是小气鬼！"

母亲恭恭敬敬地接过钱来，把手举过头顶，再供在神龛上。神龛上摆着插有杜鹃花和棣棠花的花瓶。清三从母亲身后望去，见她那梳着小圆髻的头发，近来又白了许多。想到她那颗慈爱的心，在经受着生活的风暴的吹打，叫人好不同情。就这么点钱，却使她如此高兴，这就是父母的心啊！这时，清三很自然地想起听到朋友们中学毕业后立即去东京的消息时，自己心中产生的羡慕之情，想到生活如此贫困的父母的慈爱和儿子面对慈爱时的情景。

那个星期六过得十分愉快。母亲独自上街买来了清三爱吃的家乡包子，还给他沏了茶。母子俩长时间对坐在长火盆边。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露着微笑，儿子的笑脸却显得那么苍白、虚弱和凄凉。

清三提到了如果对方同意，下周将到羽生成愿寺去住宿的事。还把那位有学问的年轻住持和热心的荻生君的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在去之前，要把被褥和衣服浆洗好，再给做一件夹袄，还谈到父亲买卖不景气，回顾了清三小时候家境如何富裕等往

事。

当天晚上，清三买了点心去郁治家。雪子笑着迎接他。在书斋里，两个朋友的话轻易说不完。他们是那么的亲密，即使反复谈论同一件事，也不觉得厌烦。哪怕两人面对面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也感到是极大的愉快。他们谈到《行田文学》，又谈到山形古城。

郁治的父亲正好昨天回来了，这时，他来到书斋，问清三："林君，怎么样……学校的事很顺利吧？"接着，这位郡督学告诉清三："那个学校里没什么勾心斗角的事，算是很不错的！校长是明治二十七年① 的毕业生。是很通情理的人……在村子里的人缘也很好。"

雪子来倒茶的时候，从袖兜里拿出一张明信片来，对两人说："浦和的美穗子今天给我来了这么封信。"美穗子就是那位 Art 姑娘。此时，雪子还不知哥哥心中的秘密。

明信片有《女学世界》上刊登过的题为《初夏》的照片，一位漂亮的姑娘，拿着一把时兴的小伞，站在新绿的树荫下。信上写的是几句普普通通的话。

> 雪子：近来好吗？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宿舍生活是别人难以想象的。我经常想起今年春天在一起愉快地畅游的事。原谅我久未写信问候。……。
>
> 美穗子

清三把这张明信片放在铺席上，说："这回你也要去浦和了吧？"

---

① 即公元1894年。

“我可不行！”雪子笑了。

夜里，在回家的路上，清三想起了雪子那张笑脸。他俩相对而坐的时间不长。油灯的亮光照在雪子的脸上，显出了她不同寻常的美。雪子也有骄矜而不大理人的时候，这使他感到不快。可是今天晚上，这一点反而显露出了她的风度。接着，美穗子的面孔从他的眼前闪过。雪子的脸和美穗子的脸重叠在一起了……

田畦上传来了蛙声。镇上医院二楼的窗口透出了灯光。

镇后有个小寺院，走进门去，能看到茅草盖的厨房屋顶和任从风吹雨打的黑拉窗。正殿上的如来佛黝黑发亮，木鱼摆在红色的毛织物垫子上。院后的坟地与旁边的一段地面之间，隔着一片竹丛。墓碑上到处留有蛞蝓爬过的痕迹。在许多墓碑中，有清三弟弟一块坟地。弟弟是前年春天十五岁时死的。他病了很长时间，身体日见消瘦，脸色日见苍白，医生在诊断书上写着“肺结核”三字，可父母说按理家里没有这种病的血统，不相信医生的诊断。清三经常想到这个小弟弟，想到他死时自己悲痛的心情……如果弟弟现在还活着的话，自己也有个说话的对象，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啊！每想到这，他就要带着花去给弟弟上坟。

星期天的早晨，他带着芒草花和棣棠花出了门。在寺院的厨房里借了个水桶，打上水，亲自提着绕到寺院后面。弟弟的墓碑还没有立起来，只有一块风吹雨打变黑了的坟牌，凄凉地插在土包上。看来，父母也好久没有去上坟。花瓶破了，即使倒进水去也会漏光。

清三长时间伫立在坟前。这时，五月的新绿已把周围点缀一新。黄莺的叫声从竹丛里传出来。

下午，他去印刷厂，又拜访了石川。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下午不回弥勒，那么明天至少早晨四时就得从家里走，否则将

赶不上上课。可是，他实在不愿意回去，不愿意抛开与密友交谈的乐趣回到那无人畅叙的地方去。时间不知不觉就这么消磨过去了。

晚饭后，他去洗了澡。回家途中，他又去找郁治，趁黄昏前天色还亮时，一起在田野里散散步。

乍看之下，古城址几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彩。牛奶店的小牧场上，有五、六头牛在哞哞地叫。牧场旁边是"藏青布织机业会社"，在那长条厂房里，女工的歌声夹杂在织机声中，清晰可闻。夕阳从旧城门那边射过来，照在年年被田地侵蚀而变成了死水沟的狭长的池沼上，看上去象画卷一样。池沼里长着新出芽的芦苇、茅草和香蒲，蓄满了铁锈色的浊水，有的地方发亮，有的地方阴暗。从架在池沼上的板桥上走过去，便有田间小道从原野里蜿蜒而过。拉车的农民的脸，被夕阳映得通红。

两人在麦地和桑田之间蜿蜒而行，话题滔滔不绝。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士族住宅区一带。

房子很分散。留下来的士族已经不多了。过去，这里房子一栋连着一栋，如今已寥若晨星，只在田地之间，稀稀拉拉地留下那么几栋。但还能从老式的黑色外装板、白色的围墙、高大的栗子树和柿子树，井字形的井架和稀疏的篱笆树外，清楚地看到老式廊檐边上接着低矮的房檐，还有贴着文人字画的隔扇。夏天打这里经过，能看到墙边开着醒目的红蔷薇花，房檐下挂着新的竹帘，风铃的响声带着凉意；秋天雾浓的早晨，会传来井架上轱辘转动的声音，黄熟的荔枝在墙内张着口，有时还能听到阵阵琴声。

在这些士族住宅里，仍住着士族的后代。他们有的在官场上做事，有的在小学当教员，有的守着财产，过着庸庸碌碌的日子，也有的靠小规模养蚕维持生活，另外有些人放高利贷。

士族住宅区中，路边有一户有钱人家，围着茂密的珊瑚树篱

笆，虽看不清宅子里边的情况，但仍可以分辨出白墙、仓库和栋架很高的居室。从大门外朝里望去，里边有豪华的门厅。在小屋旁边，鸡正在觅食。

两人沿着墙根走，来到墙的尽头。那里有一条不太宽的小河，清澈的水在缓缓流动。岸上的杨柳枝叶垂在水面上，带起层层涟漪。河水拐弯处架有一座狭窄的板桥。

美穗子的家离桥不远。

“去看看吧，北川今天可能在家。”清三邀同伴一同前往。

美穗子的家在一条乡村大道旁边，前面是开阔的原野。大门陈旧发黑，也是屋檐很低的草房。房基有些弯曲，院子里的松树、柏树和山茶树枝叶茂密。今年一月到三月，年轻人经常到这里来玩“歌留多”① 纸牌，他们是美穗子的姐姐伊与子、妹妹贞子，还有一个叫国府的人的妹妹友子，是很漂亮的姑娘。郁治、清三、石川、泽田和美穗子的哥哥北川与这些姑娘挤在八铺席大小的房间里，在以竹筒为底座的五分蕊油灯光照下，头和头碰在一起，专心地玩纸牌。头发半白、人品端正、操桑名地方口音的美穗子的母亲，戴着老花眼镜，提高嗓门，不倦地为年轻人念唱纸牌上的歌。吃茶点时，端上来的蜜桔和什锦饭上带有生姜，在座的人看了感到新鲜。他们一般总要玩到十一点过后才回家，这时，士族住宅区已夜深人静，年轻的男男女女沿着竹荫下的路，有说有笑地往回走。

北川上澡堂去了，不在家。

北川母亲面带笑容出来迎接他们两个，连连说：“好啊，欢迎欢迎……他很快会回来的……”

郁治从这位母亲的笑脸，联想到美穗子的笑脸。母女的声音

---

① 一种传统的纸牌，每张上面印有一首日本和歌。

也很相似。

两人被领到面向院子的北川的书斋里。不知北川的父亲上哪里去了，不见露面。

母亲暂时陪着他们两个，说道：

“林君，听说你到弥勒去了，实在太好啦……你母亲一定很高兴吧。”

他们谈到了在浦和的美穗子的情况。

“她父亲说女孩子去读书不会有什么用的……可她根本不听……反正是女孩子的事，不会有大出息的。这一点她是清楚的……”

“可是，她还好吧？”清三问道。

“呃，听说在那里尽淘气呀！”母亲笑了，紧接着又问郁治，“小雪在干什么？”

“还是整天无事可干。”

“让她来玩玩吧。贞子也闷得慌哩……”

正在闲聊的时候，北川从澡堂回来了。他个子高，颧骨突出，身穿土布棉衣，外套一件碎白花布大褂，说话时声音很尖，而且有大声发笑的习惯。他跟石川和清三等人不同，对文学不太感兴趣。在校时，是有名的运动员，在棒球等项运动上，班级里没有人能与他相匹敌。他抱着从军的志愿，毕业后，立即积极温习功课。今年四月，报考了士官学校，可惜数学和英语考坏了，没有录取。但他并不失望，声称要做好充分准备，待九月新学期时，去东京上一个适当的学校。

三人敞开胸怀交谈。不过，在这里说话与清三和郁治两人在一起说话大不相同，虽说都很亲密，但只是同学之间的亲密，即使开怀畅叙，也并非彼此披肝沥胆。

当时的谈话大都集中在学校的事情，对未来的希望和应试准

备方面。北川把在东京接受士官学校入学考试的事说给两人听：“考试的时间实在不够，真叫人难办。就说英语听写吧，只给读了一遍，真难啊！而且考场太大，声音分散，听不清楚，把人给弄糊涂了。何况代数又特别难。”

他把代数的二次方程式试题抄在本子上带回来了，于是从桌子抽屉里、壁柜里、书柜里到处找，终于找到了，拿给两个人一看，题目确实很难，连擅长数学的郁治也做不出来。

北川擅长汉学。父亲是当地官吏中屈指可数的汉学家，过去常作汉诗，如今因为在镇公所干事，不再写了，可是三年前，还在教镇上和士族的子弟念四书五经。下午三点左右起到太阳落山以前，常有象蜜蜂嗡嗡叫似的声音，从这家墙垣内传出来。当时，美穗子系着红色毛织品腰带，头上梳着辫子，在门前和邻近的朋友们玩。清三从那时起就知道美穗子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郁治和清三告辞时，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了。年轻人到一起，即使没有事，也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出来后，默默地朝前走了一段。头顶上是沙沙作响的竹丛，竹荫下的路显得很暗黑。此刻，郁治和清三的心里，都念着在浦和学校里的美穗子。清三在想：“那一次郁治说出心里话的时候，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也在爱着美穗子呢！”当然，朋友的爱也还没有得到美穗子的了解。在被爱的人还不知道时，自己单恋的心事却被人抢先说穿了。正因为如此，他感到很痛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纠缠在这件事上。他也曾想过：“事情还未决定，如果直接找她去谈，不知道会怎么样……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既有为朋友作出牺牲的打算，也有希望朋友的恋爱不要成功的念头。从他的性格来说，从家庭的情况来说，从恋爱的现状来说，要想热恋，既有很大距离，也有很大余地。

然而，这天夜里，两个人心中都极不平静。人在默默地走，心

却有许多话要说。来到原野上，昨天的雨把路面弄得有些难以行走。低齿木屐扑哧扑哧作响，不时陷进泥泞里。

“路真难走啊！”

两人都这么说。心里却在想着美穗子的事。

对郁治来说，很想把与异性关系方面的烦恼，毫无保留地说给这位朋友听。他认为把话说明白了，自己的心情也许会平静一些。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勇气把话说明白。

两人仍在默默地朝前走。

旧城址那边的森林显得黑魆魆的，池塘里到处映出暗夜的星光。芦苇和香蒲在夜风中沙沙地摇晃。从这里能看到镇上的灯光。

当从公园向镇上走时，两人不再沉默了。郁治开始低声吟诵得意的诗句，但能听出他心里还存有激动的余波。来到道路的拐弯处，将要分手时，两人都感到就这么分手，心里好象有所不足。

“顺便到我家去喝杯茶吧！”清三这么一邀请，郁治随即跟过来。

清三的母亲面对着裁衣板，正在专心地做家庭副业。她给两人倒了茶，两人又谈了约一个小时。年轻人总觉得话越说越多，没有止境。时钟敲响了十二点，郁治这才断然决定回家，清三又送他到澡堂转弯处。这时，大街上已经万籁无声了。

第二天，母亲和清三都睡过了头。时钟指着七点多，清三慌忙扒下一碗茶泡饭就出了门。不管他怎么赶，走完漫长的四里路，到达弥勒时，十点钟早过了。映在学校玻璃窗上的日影已经老高。校长在讲修身课，大嗓门从附近听得清清楚楚。清三连忙向教室走去一看，自己负责的那个班的学生闹得正凶。

十三

在熊谷镇上，清三也有许多同窗好友，象小畑啦，樱井啦，小岛啦，等等。特别是小畑，跟他和郁治一样，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彼此很有交情，毕业以后难得见面，但几乎每天有书信来往，信中或做戏谈，或发议论。而且每个月清三总要去熊谷镇一两次。

从行田镇到熊谷镇有二里半路。道路与一条水量很大而又很清澈的水渠平行。一路上，每过一个田垅就有一个村庄，过了村庄又是开阔的田垅。夏天里，能看到在家门前场院上打麦子的农民和地里熟得金黄的南瓜，还有富农家的白壁仓库等等。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满载着稻谷的车子从田地里回村去。在稻谷黄熟的田地里，用手巾包着头的姑娘，停住了手中的镰刀，望着打大路上过的人群。大路上车来人往，有来往于熊谷和行田之间的公共马车，有载着藏青布机到处转的拉货车，有豪门大户的老爷骑着当时盛行的自行车，那些人力车上的乘客，更是各具样态——脚步蹒跚的老车夫，让两个去镇上买东西的乡下老太婆坐在他的双人车上，艰难地拉着往前走；一个留有胡子，镇上医生模样的人，大播大摆地坐在一辆由身穿黑色号衣的车夫拉着的漂亮的包车上，飞驰而去。播种的季节里，阴雨绵绵，在反复耕翻过的泥水田里，几个戴圆顶斗笠的农民并排弯着腰在播种，还能听到有人用悦耳的声音唱着插秧歌；插好了秧的绿色田野，看上去十分秀丽；田畦上和大路两旁的草丛里，常看到扔有插剩的秧把子。五月里，天气晴朗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村里人家的廊檐下和房顶上，晒着白白的蚕茧。

渠道旁有一家供行人歇脚的茶馆，在枝叶茂密的大榆树的蔽

盖下，使人产生出一种凉爽的感觉。店里有当地产的甜瓜，浸泡在水桶里，平平的半截盘里装着凉粉。清三依然记得，走了一段没有林荫的路之后，来到这里，脱下汗水湿透的立领厚棉布夏服，啃上几口冰凉的甜瓜，那是多么舒服啊！他还知道那家茶馆的老太婆有一个姑娘，现已去东京赤坂工作。

环绕在关东平原四周的群山美景也给人留下一种难忘的印象。深秋时节，从树叶不知从何处飘来、滚过大路时起，到第二年三月、春天的彩霞象薄被一样笼罩着大地时止，群山之美真是别具特色。日光①的山峦映着雪光，浅间岳的云烟象白羊毛一样在缓缓浮动；赤城近在眼前，榛名远在天边；夕阳照在足利附近千姿百态的山峻上，光彩弥漫，美丽如画。家住行田，却在熊谷上学的中学生们，放学时在这美景中欢笑着、戏耍着、跑跳着回家。

前面不远的熊谷镇上，瓦房顶、高烟囱和白墙壁的人家，展现在广阔的原野尽头。熊谷是行田没法相比的热闹市镇，房屋很整齐，有钱人很多，人口在一万以上，设有中学、农校、裁判所和税务管理所等。火车一到站，去行田方向和妻沼方向的公共马车，便拉着各自的客人，不停地鸣着喇叭，在宽阔的大街上铿然而过。夜里，商店都点着电灯，杂货铺、洋货店、绸缎店里琳琅满目；从饮食店传出的欢快的三弦声，让人们听来显得是那样的热闹。

这个镇子是清三的第二故乡。他八岁时从足利出来，一家人在街上邮局前的小巷深处安顿了落魄之身。那条小巷使他留下了许多回忆，住在那里的是邮局的勤杂工、邮递员以及受人雇用的临时工，还有生在山形一带、颠沛流离来到这里，却仍然操着家乡口音的健旺的老太婆。从八岁上小学到十七岁上初中二年级，他

---

① 日光：地名，位于枥木县。

一直住在六铺席、八铺席和三铺席大小三间的小屋子里。小学在镇子的后街上，从明神寺前华表边向右拐进去，走过沟上嘎吱作响的木板桥，穿过狭小的胡同，再从粗点心铺的屋角上向右拐，往前走一小段路，迎面是一座两层大楼房，还有架着秋千和木马等的运动场，学生们哇哇乱叫的喧闹声从那里传来。

校长很胖，副校长总是绷着脸，体育老师笑容可掬……这些形象如今依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毕业典礼时，女学生们都是一身漂亮的打扮，其中有三四个姑娘是他所喜爱的。有一个穿紫色箭状花纹布和服、外套一件枣红色大褂的女孩子，他记得最为清楚。那孩子是从镇边的小街上来的，听说是农校校长的女儿。清三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她家搬到长野那边去了。从此，在这镇上再也看不见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了。尽管如此，清三至今还会经常想到她。还有一个姑娘家里是开艺妓馆的，现在都叫她小泷，前年已经成人，进入了镇上闻名的艺妓行列。每次在街上碰上她身穿盛装去陪客时，她总是爽朗地笑着，点点头说："林君，失陪了。"随后从身边走过去。中学毕业的庆祝宴会上，她也应邀前来，还用悦耳的声调唱了歌，弹了三弦琴。小畑坐到她的身旁，说："小泷是我们的歌妓，对吗？小泷。"随即把带有醉意的脸硬就到她面前，这时，她作出打人的样子说："真讨厌！小畑君，你过去是欺负过我的呀，我还记着呢！"这时，有人接着发问："在同班同学里，你最喜欢谁呀？"当时，小学的同班同学差不多都聚集在她的周围。这一问，小泷毫不迟疑地说："要问喜欢哪一个嘛……当然是林君喽！"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喝采声。小泷自己也喝醉了。打那以后，在碰上小畑、樱井和小岛等人时，还经常谈起小泷。后来，清三还写了张明信片寄给他们，上面写道："小泷小姐怎么样了，还健在吗？""小泷"这个绰号就是这样给取的。清三还半开玩笑地把小

泷改为"白泷"①，用这个作自己的别名，写在日记的封面上，或写在给同伴们的信里，还以"歌妓白泷之歌"为题，写了一首五七调四行五节的新体诗特意送给小烟。

有时，清三也认真考虑过艺妓的事，当时总把自己和小泷连在一起加以考虑，还描绘出罗曼蒂克的一幕。有时，他想到在贞操上和肉体上不能自守的红颜薄命生涯，还会流出同情的眼泪，尽管清三当时还不懂得艺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还清楚地记得从熊谷搬迁到行田去时的情景。父亲从外地回来，突然提出当晚搬家。母亲虽然认为明天搬迁为好，但心里明白其中有不便在大白天公然搬家的缘由。在熊谷八年的日子，给他家留下的只是为数不少的一笔债款。父亲咣啷咣啷地摇晃着钱包里仅够雇两三辆装货车的钱出门雇车去了。他走之后，母亲和清三背着左邻右舍，两人自己动手捆扎行李。冬天的月亮，照在漫长的行田大路上，两辆车和一家四口的黑影子静静地显现在地面上。清三想到那就是一家零落的缩影，心里不胜悲痛。那天夜里，到达行田新居时，已经将近十二点了。他站在那因为没有灯光而显得漆黑的旧式拉门前，眼泪扑簌扑簌地顺着面颊往下淌。

然而，既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着也得想法活下去。四年又那么过去了。行田的家虽说狭小，但一旦住惯了。倒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他常常想起现在行田这个家，也常常想起熊谷的家和足利的家。

熊谷的房子还在，如今住着老夫妻俩。清三经常去的"松汤"澡堂，现已修缮一新，变得认不出来了。街上的山货铺里，还是那个有魅力的老板娘坐在门口接待顾客。种子店的姑娘梳着刘海式发型，走路时总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药材店的上代

---

① "白泷"两汉字，在日语中可作"白色的瀑布"或"蒟蒻粉条"解。

店主依旧摇晃着光秃脑袋，在训斥儿子和小徒弟。邮局的汇兑窗口前，站着一个系黑缎子和毛织品双面腰带的女人，因为急等着里面把汇款递出来，正用木屐踩得水泥地咯咯作响。旁边有一条驯顺的白狗，头贴在地上，闭着眼睛在睡觉。邮局的投递员，背着大帆布包走了进去。

小畑的父亲是在郡公所任职的官吏。小岛是镇上有名的绸缎店老板的儿子。樱井也是有钱人的儿子，他家原为行田的藩士①，明治初年在这里购置了土地房屋，才搬过来的。其他还有一些同窗好友，分别是酿酒店、米店、纸店和裁判所审判官的儿子。因为大都是从上小学起就相熟的，所以比行田那伙朋友还要亲切些。小畑的家在车站场地旁边，从那里可以看到有名的熊谷堤上的花。樱井家在莲正寺附近，整天能听到拜佛时敲响的铃铛声。清三每次去熊谷，一定要看望他们两个。两家的人都很热情，可以纵情畅谈，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到了吃饭的时候，不用开口，就会端上饭来。如果夜深了，就和朋友钻在一床被窝里。

“怎么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呀！”

“怎么搞的？”

“现在就老气横秋的，未免太早了吧！”

“又作了些什么调查呀？”

“怎么啦，脸色不好嘛！”

每次到熊谷来，无论走到哪里，朋友们尽说这些虎虎有生气的话。在这些朝气蓬勃的朋友们的脸上，依然保有中学时代的面影。过去在玻璃窗下，运动场上和茶馆等地方，彼此使用的那些暗号和语言，仍不绝口。

其中还有这样一些话。

---

① 藩士：日本幕府时代诸侯的臣下。

“L怎么样啦？”

“还在！是吗，原来还在啊！”

“仙骨一心想当老师，实在可笑！”

“那位老兄如今已留起了胡子，拄着文明棍走路呢！”

“杉君完全变成美男子啦，你知道不？”

从一旁听去，这些话有些莫明其妙，可是，说着说着就会明白过来。

正因为熊谷镇比行田、羽生热闹，商业也很发达，所以这里的同窗好友，当小学教师的非常之少。除了系着丝织宽腰带，当了老店铺的少东家之外，大都在忙着准备迎接其他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这些人充满了朝气，相比之下，清三总感到自己没有出息。从熊谷到行田，从行田到羽生，又从羽生到弥勒，在这段漫长的路上往回走时，他总是带着一种凄清的感觉，越走意志越消沉。

再说，人的情况、面色、谈吐都不一样，即使同样是说赚钱，在弥勒一带就爱说些小来小去的事。一谈到小学的校长，就认为是相当好的职务。而且校长本人也悠然自得，满足于那个地位。清三不得不把自己跟在熊谷会到的朋友和在行田谈心的人们以及在弥勒见面的同事做比较。他想到今天的境遇，就会从心灵深处产生出一种凄凉和孤寂的感觉，因为自己的理想在触及现实时，总是接二连三地被破灭。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和小畑、樱井结伴去看看原来的中学。那所中学坐落在镇边，是两层楼大建筑，学校里有木马、单杠和秋千。运动场上，尽是穿粗棉布立领西装的住宿学生，三三两两地在走动。教室里却是非常清静。饮茶处，还是那个紧绷着脸、被人送与“般若”① 外号的校工。管理宿舍的“佞将军”② 也在。数学

① “般若”为佛名，系长相可怕的女鬼。

② 原文为“ネイ将军”，可能是学生给起的外号。

老师在值班。从楼梯、长廊、教室的黑板、玻璃窗到只能看到树梢的梧桐，无一不是引起他们怀念的景物。他们一边到处转，一边叙谈当初的情景。

在值班室里说了约一个小时的话。三个人把同班同学的情况尽自己所知都说了出来。上东京的有十人，留在家乡的十五人，当小学教师的八人，其他五人情况不明。三个人又到礼堂里弹了一会风琴，到运动场上投了投球。

分手之前，三个人来到镇上的面馆，那是经常去的地方，店名"青柳庵"。后面一间，面向潇洒的小院子，枫树的嫩叶映得人的脸色发青。笼屉面加生鸡蛋，再添上一壶酒，三个人吃喝得那么高兴。

"最近我碰上小泷啦！"小畑看着清三的脸说，"你知道吗，听说她近来很红，算是当地艺妓中最出名的喽！我打澡堂的小胡同里经过时，见她面带微笑走过来，可能是去陪客吧！"

"她没有问林君怎么样吗？"樱井从一旁笑着插话说。

清三也笑了，问道：

"Y怎么样了？"

"还是那么热心呗！"

"已经订婚了吗？"

"据说他们两个倒是很愿意，可是，双方的家里却存在困难。"

"这不是怪有意思的么。"清三想了想，"Y原来不是V的情人吗？这事弄成这个样子，说明命运难料啊！"

"V怎么样？"樱井问小畑。

"他到足利去了。"

"是进公司了吗？"

"听说进了一家什么机械公司。"

三个人又要了三碗炸虾面。

“Art怎么样?”小畑问。

“在浦和呀。”

“这我知道。我问她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

“啊。是吗……”清三点点头,“还是老样子呗!”

“因为加藤也是个胆小鬼嘛!”小畑笑了。

一壶酒把三人的脸喝红了。小畑丁零当郎地从钱包里掏出银币和铜币来付了帐。店家可爱的小姑娘拿来了找头、面汤和牙签。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清三沿着行田和羽生之间的乡路向弥勒走去。阳光照在田野上,对面村子里,枝头上美丽鲜艳的嫩叶闪着光,而清三心里却是那么凄寂而阴郁。他满怀希望走在去熊谷的大路上,又抱着凄凉的心情沿着回弥勒的大路走回来,往返相比,使他更加羡慕那些年轻而充满了朝气的好朋友。

十 四

“六月一日,今天搬往成愿寺。”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由于荻生君与住持多方商量,事情很快就说成了。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在伙食方面没法给予关照,但是家里有的东西,如果需要,都可以使用。住持这么说好之后,就把桌子、火盆、坐垫和茶具等东西都借给了我。”

正殿左右各有一间六铺席大小的房间。右边的房间向阳,冬天好过,夏天却热得不行。因此决定借用左边的房间。住持从别处卸下合适的拉门,给安装在这间屋子的门上。住持夫人把水桶提到走廊里,擦干净铺席,桌子摆在当中,带来的书箱放在旁边,茶具往火盆架上一放,一间赏心悦目的漂亮书斋就这么布置好了。荻生正好邮局里得空,向同事交代了一下就来到寺里,割去院子

里的杂草。等清三上完课回来时，周围全收拾得干干净净了。住持和荻生把茶具放在中央，面对着如此明亮的房间，大家兴高彩烈地笑谈开了。

“这一下可是干净喽？真象是换了个房间似的。”清三这么说着，脸上现出了微笑。

“是荻生君给我们割掉杂草的。”住持笑着说。

“是荻生君？太感谢啦！”

“没什么！割掉杂草，使院子里清爽些，这也是一种乐趣嘛！”荻生说。

那里摆着用竹皮包着的江米点心，也是荻生带来的。清三说：“我可不客气喽！”随手抓起，津津有味地一连吃了三个。因为只吃了点方便饭，又走了这么远的路，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

当天的晚饭是寺里给做的，有青芋和燉荀片，酱汤里加进长老了的土当归。住持让人把他那一份也拿到这里来，又添了两瓶啤酒，三个人在一起聚餐。吃饭时谈到了文学，谈到了人生问题，谈到了附近的事和小学的事，住持还谈到了他得意的修禅打坐。住持身子倚在靠近院子的柱子上，那张苍白的脸色在黄昏时节的天空下看得清清楚楚。

小和尚匆匆地从长廊里向这边走来，很快到了眼前，把一封电报交给了住持。

住持连忙把它拆开，看完后，脸色变了。

“大岛孤月死了！”

“孤月先生……”两个人都惊愕地瞪大着眼。

提起大岛孤月，爱好文学的人大都知道他。他是某书店老板的女婿。与其说他是作为一位作家，倒不如说是作为一位书店的主管而有着颇大的势力。去年去国外漫游，大约一个月前刚刚回国，报纸上经常纷纷刊登有关他的欢送会、欢迎会之类的报道。

他在杂志上也写了许多文章。这里的住持还在东京的时候，曾得到此人的特别照顾，刊用他的稿件，还把他安置在家里。

“今天来不及去了吧？”

“是啊。没有马车，坐人力车可是够呛……即使坐火车，到了那边也不好办啦？”住持想了想说，“明天去吧！”

“如果明天去来得及的话……明天早晨坐马车到久喜，然后乘奥羽线的第二班火车，还是这样好。”

“从行田直接去吹上，不是很方便吗？”

“不，还是走久喜方便。”荻生说。

住持好象主意已定。过了一会，他颇有感慨地说：“人啦，什么时候死，那是没法知道的。刚听说他生病住进了医院，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死。象先生这样的人，既幸福，又得意，往后正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时候啊！”

住持说这话时，想到自己隐居在这乡村寺院的心中打算，不禁黯然。

“人世间有如蜗角之争① ……我在东京的时候，就对此感到特别厌烦。利用别人的弱点，勾朋结党，陷害别人；一生忙忙碌碌，为的是要出人头地，实在太浅薄了！人世间说好又不好，说坏又不坏，说幸福又不幸福。无论什么样的人毕竟是人，总应有他相应的慰藉和幸福，有他自己的价值，本用不着为追逐名誉而忙碌一生。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度过他理想的一生，那他该是多么自豪啊！无论怎么零落而死，仍然有他的意义！”

“的确如此。”清三感到领会了住持的话。

“多么不幸的人啊！”住持不胜感慨，自言自语。接着又深有所感地说，“正因为知道自己处在得意的地位，其背景就更加可悲！

---

① 此语出自《庄子·则阳》。说的是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蛮氏国，彼此斗争不已的一个寓言。指为毫无意义的小事而进行的斗争。

他平日里尽说戏言，话里经常略带嘲讽。他虽然只有三十四五岁，却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被磨掉了棱角，心境有如快四十的人，而身为养子的那种烦恼就更不难想象了。说一千，道一万，每个人都不免一死……想到这些，就感到人生真没意思！”

那天晚上，整个房间都因这事而沉浸在一种低沉的悲伤气氛里。过了一会，住持进自己屋里去了。清三和荻生的谈话因过于拘执而不象平时那样随便了。两个人面对昏暗的油灯，许久没有说话。

第二天，住持一大早就上东京去了。

清三每天都从报上看到关于大岛孤月病死和葬礼的报道。每次看报都会浮想联翩。尽管并不敬佩其人的作品，却可借此想想出版者以其势力而干预文坛的情况，还把自己崇拜的明星派的不遇，拿来与此相比。有时甚至想到：“不管如何不幸，只要死后能如此见诸报纸，也算是光荣。”当然，他也联想到一般人大都是无声无息地出生、成长、死亡的。这段时期，时而刮风，时而下雨。下雨天，大殿周围的新绿显得特别清新，雨点从架在方丈高屋顶上的铅皮水管里，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刮风的日子，后边的林子呼呼作响，使人感到象是住在海边似的。早晚的盒饭，都是由一个系毛织品红腰带的十三四岁的姑娘，从马车中继站旁边一家叫“米寿司”的小饮食店里送来。不久，行田的家里又送来了卧具、桌子和书箱等东西。

他从寺院出来，经常走的路线是：先毕直向镇上的大街走去，来到拐角上那家拉门上写着“扁面条”字样的邋里邋遢的饮食店前，从这里拐进后街去，再走过细烟囱里微微冒着白烟的“碓冰社”分厂的养蚕车间和张着形状怪异的檐灯的饮食店前，一直来到架在渠道上的桥边。在桥边有时碰巧会有去大越的马车，可以讨个便宜，搭乘廉价车。

过了五六天，住持从东京归来。葬礼的情况虽说已经从报纸上得知了，但经过细问，更感到那情景活生生呈现在眼前。据说文坛上的名流新手都冒雨前去送葬。雨下得很大，五颜六色的纸花和鲜花，衬托着新绿的自然景色，宛如一幅画卷。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寺院狭小，没法进里面去的人，只好用蛇纹伞和绢制洋伞遮着雨，站在雨点不断往下滴的檐廊上。念经的时间很长，念完了，还要按顺序烧香，然后才把棺材抬到寺院后面的坟地上去。去坟地的路上，铺上了新的草席。身穿“白无垢”①和长袍大褂的人，冒着雨在上面来来往往。某著名小说家拄着手杖，脸上显得十分悲切。死者生前最亲密的某画家，大褂被雨淋得干一块湿一块，却仍不停脚地四处张罗。

“你可知道，那确实令人感动啊！他历尽艰辛，总算有了个顺意的环境，往后正是壮志可酬的时候，没想到却离开了人间！”年轻的住持说，“追逐名誉，染上了都市的红尘。这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怎么得意，一旦人死了，不过是赢得人们几滴眼泪罢了。人既死了，赢得多少眼泪又有什么用！”

住持双眉竖起，十分激动。

那天夜里，清三想了许多，直到深夜。“名誉”、“顺意的环境”这些字眼曾在他眼前显得是那样高大，这是他那颗年轻的心所一直向往的唯一目标，然而，这天夜晚，他似乎觉得自己在这种希望和野心方面，得到了一种新的解脱。他拿出装订线断了的藤村②的《嫩菜集》，专心地阅读起来。

如来佛肃然端坐在大殿上。

---

① 白无垢：一种里外一身白的和服，多在葬礼时穿用。

② 藤村，即岛崎藤村(1872—1943)，著名诗人，小说家。《嫩菜集》为藤村第一本诗集。

十 五

寺院后面的村子里，有一块长着芦苇的沼泽地，这里原是池塘，里面剩下的水发着铁锈色，闪着亮光。到了六月末，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苇滨雀，常在那里呢喃不休。

寺院里借养蚕解闷。住持的方丈是八铺席大小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架子和竹席。为了测量温度，柱子上还挂着温度表。住持夫人一早一晚罩着白手巾，去后面田地里采摘桑叶。下雨天，只要天一放晴，住持也会一起去帮着采桑。湿漉漉的桑叶象山一样堆在厨房的宽板子上，小和尚正在一叶一叶地擦干，住持在旁边用刀认真地把桑叶切细。

到了蚕茧上市的季节，镇上呈现出一片生机。平日里象熄了火似的寂静的后街上，到处贴着“蚕茧收购处”的纸条。从附近汇集来了很多卖茧人。一个留连鬓胡子、系着宽腰带、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经纪人，用秤称好之后，把那洁白的蚕茧倒在竹席上。行情每天都有变化。付钱时，铜币银币叮当作响，显得市面非常繁荣。大白天，饮食店里也会传出三弦琴声来。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事。郁治前一天晚上就来这里住宿。因为拿来了新出的《行田文学》创刊号，所以从昨晚起一直在谈论文学。上午十点刚过，山门里的石子路上，响起了咯达咯达的人力车声。他们感到意外，因为在这以前，从未有人力车进来过。清三打开大殿的拉门一看，一个穿白色罗纱毛料西服、戴意大利麦秸帽的胖子和一个穿白夏季外套的高个子，在方丈门口停了车，正要下车。住持听小和尚传话后，随即出来相迎。久别重逢的喜悦，从声音、话语和神色上完全看得出来。

他们很快就知道两位是从东京来的知名文学家，一个叫原杏

花；一个叫相原健二，是著名的《太阳》杂志的记者。两人都是住持在东京时的好友。

清三的住房隔着中院的庭树与住持的客厅相对，能清楚地看到客人与住持交谈的情景。白罗纱夏服在绿叶间时隐时现，时而又听到爽朗快活的笑声。那西服和那笑声使年轻人不胜羡慕。

"姓原的人是那个胖子吧？真没想到他那个样子能写出那么感人的文章来。"郁治说着笑了。

到厨房去一看，住持夫人和小和尚正在忙着准备饭菜。住持有时也抽身出来指挥。"米寿司"店的年轻伙计用食盒端来了生鲤鱼片，街上的酒店提来了底宽上细带嘴的陶瓷圆酒壶。小和尚又忙着给灶里和洗澡桶锅下添火。空荡的厨房充满了少有的生气。

不一会，酒宴开始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住持发出了非同寻常的有力的声调，正在愉快地朗笑。

快到中午的时候，大家好象都带有几分醉意，笑声依然不断。客人经过檐廊去上厕所时，脸上象火一样红。过了一会，住持用粗嗓门吟起诗来，接着又传来了另一种朗朗的吟诵声，象是在唱琵琶歌①。

两个年轻人一起来到镇上。虽说怀里没有钱，若是去月底结帐的"米寿司"店，还是可以喝上一两壶酒的，镇边这家饮食店，后面有一间六铺席的房间，房间里凌乱地放着衣服和小孩的尿布之类的东西，老板娘忙给收拾起来。两个人在旧箱子和行李旁边，面对着巴掌大的院子，就着发硬的煮鲤鱼干喝酒吃饭。

两人原来商量好回家时顺便去邮局看望荻生。但这样满脸通红，不便在大街上走，只好从桑树茂密、麦子割了一半的后街田地里过去。荻生到熊谷去了，不在家。两人又从田野里折返回来。

---

① 琵琶歌：一种和着琵琶的演奏而唱的歌。

小河里漂浮着青藻，小鱼在水里畅游。

回到寺里，客厅里的人还在喝酒。喧闹声更加厉害了。高个子拽着住持的手，象要拉他到哪里去，穿西服的原也在后面推。不知住持什么时候换上了僧衣。

“好吧，好吧！既然两位这么强求，我就念一通经吧。可是，你们得给我敲木鱼呀！”住持也醉得不行了。

“行啦，行啦！木鱼我来敲。”杂志记者说。

三个人相互依偎着，脚步蹒跚地经过长廊往大殿里去。住持夫人和小和尚从方丈里伸出头来，笑着观看他们那副丑态。从长廊上迈进大殿时，被台阶绊了一下，三个人象倒骨牌似的，跌成一团，随即发出了一阵大笑。

杂志记者拿过木槌敲响了木鱼，梆梆的节奏，显得十分好听。住持和那位姓原的文学家都看着他，笑着说：“敲得很好，真象是敲过木鱼的！”杂志记者边敲木鱼边说：“那是当然，在寺院里当过三年小和尚的嘛？”说着，嘴里嗡嗡有声地学着念经的样子。

“和尚嘛，那是非念经不可的！”他说完，仍然不停地敲木鱼。

住持和原在如来佛面前站一阵，又在旧的牌位前呆一阵，不停地说着话。中兴这所寺院的老和尚的木刻像，立在历代和尚的大牌位中央。他神态威严，瞪着眼睛，令人望而生畏。住持介绍了这个老和尚的情况，还谈到大殿的重修，重修后的大殿在上代住持时曾被烧毁[16]，这个老和尚的弟子有的已去越前的永平寺等等。毛织品垫子上摆着小钲，旁边是秃头的宾头卢罗汉①。原敲了敲钲，钲当当作响。

因为杂志记者强求住持念经，住持钻空子溜进方丈去了。喝醉了酒的两位客人，把木鱼和小钲乱敲了一阵，哈哈大笑。

---

① 宾头卢：佛门弟子，白头，长眉，列十八罗汉之首。

一阵混乱的声音之后，两位客人也经走廊向方丈走去。事过之后，两个年轻的朋友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发出了欢笑。

“文学家这种人，就是这么格外随便和毫无拘束。”清三说。

“与想象的完全不同啊！”

两个年轻人早闻其名，但没有想到文学家和杂志记者居然学着小孩的样子。对于他们这种心情和生活，两个年轻人虽说不太理解，但十分羡慕。

东京来的客人住了一宿。第二天中午，冒着下个不停的雨，乘公共马车往久喜去了。清三从学校回来，淋湿了大褂，想找个火种，来到方丈一看，住持孤寂一人，正坐在桌子旁边看书。

苇滨雀在不停地叫。梅雨季节也有放晴的日子，通过铅灰色的云层，能看到如洗的碧空。灿烂的阳光普照着房后的树林。四周翠绿的树叶象苏醒过来似的，呈现出清新的色彩。宽阔的芭蕉叶在风中颤动。山门的墙下，蜥蜴在阳光的照射下正蠢蠢而动。前面的连檐大杂院里，墙与墙之间架着一根根晒竿，晾晒着一排排的破旧衣服。栗子树上的花，大都飘落在地上，沾上了污泥，任从人们践踏。黄昏时节，蚊虫嗡嗡地群集在廊檐下，到了夜里，家家户户都飘忽着驱蚊的烟雾。

清三花了一圆五角钱，买了一顶单人纱布蚊帐。他把桌子放在里边，灯台摆在外边，在蚊帐里看书，直到深夜。

他的周围全是朋友们每天的来信，没有一封不谈为将来的求学而做准备的。以密友郁治为首的三四个人，是有志于高等师范的；小岛为了接受高等学校的①的入学考试，近来生活特别紧张；北川为进士官学校作准备，说九月份就要去东京。反正谁也没有闲着。清三在这些书信的鼓励下，看了许多书，请住持教授英语，

① 这是旧制高等学校、五年制中学毕业后报考。大致相当于大学的预科。

还从住持的书斋里借来了逻辑学和哲学史之类的书，桌子的周围摆着《文艺俱乐部》、《明星》和《太阳》杂志，以及教学法、通俗心理学、新地理学、代数、几何等等。住持在上早稻田大学时看过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丁尼生的《伊诺克·阿登》① 等书也夹杂在里面。

年轻人的憧憬是没有止境的，而且瞬间即变。阅读《明星》，就想到涩谷的诗人的境况；一看《文艺俱乐部》，就想到卷首刊登的长篇小说的大作家；接到朋友的来信，也想订个投考相应的公立学校的计划。有时向住持请教柏拉图的"理念论"，想想精神恋爱之类的事；有时躲在狭小闷热的蚊帐里，映着从外面射进来、稀稀落落地洒在放在帐子里的桌子上的昏暗灯光，给《行田文学》写新体诗。

学校的校长经常劝他参加取得正式教员资格的统考："有了资格，月薪就可以提高。怎么样？林君，没什么难的，考一考吧！"

近来，已有两个星期没有回行田了。他想过母亲兴许在等他回家，但又觉得无所谓，而且走两里半乡路也很费劲，更主要是想再学点东西，所以经常在大殿的一个房间里度过星期六和星期天，但也没能正正经经地用功。星期六，小畑从熊谷来这里住一宿走了，郁治有时连续在这里住上三天，而荻生则几乎每天都来。有时清三从学校回到寺里一看，门窗洞开，荻生脸上蔽着一把蒲扇，正在舒舒服服地睡午觉。他趁邮局得空，把剩下的事交给同事，说一声"拜托"，便跑到寺里来散散心。

两个年轻人经常买来点心，沏上茶，边吃边喝。水晶糕、豆馅年糕、白糖年糕等等，全都爱吃。每月发薪的时候，清三一定顺便到邮局去邀着荻生，在拐角上的点心铺里买些江米点心来。三

---

① 丁尼生(1809—1892)，英国当时的代表诗人。《伊诺克·阿登》为其名著。

回中总有一回，要到方丈去招呼住持："师父，吃点心吧！"清三的钱包空了，就由荻生出钱。如果荻生也没有钱，清三就去求住持："师父，实在对不起，借给五角钱，两三天之内还给您。"清三不在时，住持到他房间去一看，竹皮包的江米点心，剩下那么两三个，上面爬满了蚂蚁。

梅雨季节，在雨里走泥泞的路实在辛苦。刮风的日子，吹过原野的风会使细雨丝从下往上飘，新做的单上衣和裙裤淋得干一块湿一块。后来一般都是计算着时间走，往往以便宜一角钱的车费，搭公共马车。有一天，一个女人和他同乘一辆马车，直到发户河岸的拐弯处。从约莫一个月前起，经常在镇子尽头立有青面金刚塚的十字路口碰上这个女人，她好象也是在小学任教的女教师。她的前发蓬起，穿着紫红色的裙子，抱着一个红褐色毛织品的包。前不久和郁治一起去弥勒时，也曾碰上那个女人。

"我真不懂，见到人家时，我怎么会是那副样子？"清三笑着说。

"你呀，不打起精神来可不行啊！"郁治放声大笑。

当时也曾就她在哪里工作作过猜测，后来因为一起坐马车，才知道她在发户的井泉村小学任教。她皮肤白皙、鼻梁隆起，年龄在十九岁上下。

下大雨的时候，清三就住在学校值班室里。来校已经三个月，对老师的工作已大致熟悉了，既不会在郡督学来听课时羞得脸红，也不会再受年龄大的学生捉弄了。过去听说行田和熊谷的小学校长和教员之间，暗地里斗争得十分激烈，但在弥勒这种乡村学校里，却没有这种叫人为难的事。师范毕业的杉田，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确实令人讨厌，但一想到自己与他们不同，不是以当校长为唯一目的而在小学干一辈子的人，也就没有必要为此而烦恼。说到校长嘛，气量小，有些神经过敏，也很讨厌，但总的来说，属

于正人君子，从来不怀什么恶意。关老师总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大岛老师话语多，也是个合得来的人。总的说，清三认为在这个小学里，没有那种心眼很坏的人。

清三经常独自一人弹风琴。那是一架小型号的廉价风琴，音调并不那么好听。他出于爱好而自己作歌，用浅薄的音乐知识谱曲，经常饶有兴趣地唱那首用藤村诗集里的《海边曲》谱写的歌，而且还选用《嫩菜集》里的佳句，谱上曲子试着弹奏。黄昏时节，在梅雨不止的乡间小路上，能听到从寂静的学校小窗口里，不断传出各种歌曲来，但没有一个过路人侧耳细听。

从清三上课教室的窗口，能看到羽生通往大越的大路。用脏布吊在周围的公共马车，不时地鸣着喇叭，咯噔咯噔地在雨中经过；还能看到露着红衬裙、系着毛织品腰带、打着粗布雨伞经过这里的乡村姑娘的背影。晴天，打大路上过的，有头上顶着货盘、敲着鼓的麦芽糖小贩；有戴着斗笠、扎着绑腿、沿途卖唱的夫妻艺人；有拉着七彩橡皮气球叫卖的老爷子；偶尔还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附近有钱人家的姑娘；当一连五六辆马车载着县衙里的官员经过时，老师和学生都会不顾上课，出神地望着那威风凛凛的气派。

清三的父亲有时因为买卖上的什么事情，会到这一带来。他身穿条纹单衣，外套一件旧的薄绢夏服褂子，半秃的脑袋上不戴帽子，从校工的房间悄悄地走进来，打听说："清三在吗？"起初，清三感到让同事看到父亲这个样子，确实怪难为情，后来习惯了，也就不太厌烦了。有时，父亲说在附近还有没办完的事，清三也就不回寺院去，父子俩一起钻在值班室的一床薄被子里过夜。

每逢这种时候，父子俩总要拿着手巾到前面的澡堂去洗澡。小川店的那个姑娘也会做好盒饭送来。饭后，父子俩会象朋友一样亲切交谈，总要谈到家境贫困之类的事，有时父亲还会从清三那所

剩无几的钱包里拿走五角钱。

进入七月以后，雨仍然不断。天晴的时候，阳光毒晒，透过铅灰色的云层缝隙，能看到蔚蓝的天空。田地里，青芋叶子已经长大，玉米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熊谷的小岛为参加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已去东京，但经常写明信片来通报情况，还把英语很难之类的事情告诉清三。挑着邮件的邮差，每天淋着雨从山门外来到大殿。他每天总能收到三四封来自各地的明信片或信，既有光写一个"喝！"①字的明信片，也有熊谷的朋友在面馆喝酒时写来的联名信，石川特意把一贯攻击"明星派"和揭露涩谷诗人夫妻②私生活的名为"文坛照妖镜"的小册子寄来。无论什么样的事都能引起年轻人的兴趣。

其中，郁治来的信最多。他的心为爱情扰得片刻不得安宁，有时充满了希望，有时被绝望困扰，有时会顺着思绪胡思乱想。清三的情绪也会随之波动。为了掩饰自己失恋的痛苦，便不由自主地用起夸张的词句来表达对朋友之恋的同情。他特地用古文体写道："独自愁不已，此种悲哀何其美，劝君勿为泣！"末了，还写下一首歌："孩儿幼无知，张网本无罪，白鸽迷归时，误将其捕回。"

正在浦和上学的美穗子的照片，深藏在桌子抽屉的最里边。那是她和雪子以及另一位同学清子三人一起照的四寸像片。美穗子坐着，手里拿着鲜花。从雪子的影集里要来这张像片时，雪子说："这不能给，照得怪模怪样的！"不肯轻易给他。雪子穿一件大褂似的外衣，一副象吃惊得要狂叫的样子，相反，美穗子显得眉清目秀，口边隐藏着娇柔的微笑。清三每当看书累了，就要拿出来欣赏一阵，还要把雪子和美穗子作一番比较。近来，他越来越多地

① 喝：原是禅宗催人省悟或表示激励，呵斥时使用的叹词，此处系年轻友人间的戏言。

② 指与谢野夫妻。

想到了雪子，暗自认为："干吗要那么令人扫兴地作出一副不理人的样子来呢？往后还是稍许把态度放明朗一点的好！"郁治的来信，被收藏在一只小书箱里。

前一个星期六，清三回到了好久未回的行田。本来，小畑从熊谷来信说，他要到行田来。可是，天不作美，碰上星期天刮大风下大雨。他和郁治两个只好在昏暗的窗下，望着象瀑布一样从水管里往下泻的雨水，渡过了一天。

第二个星期六，从早晨起在羽生小学开讲习会，决定由校长、大岛、关和清三四人出席。附近的小学校长、训导主任等许多人聚集在大礼堂里。从浦和师范来了一位系红领带的胖教授，做了"儿童心理学初探"的讲演，并在初小一年级的班上做了示范教学。教师们排成几行，一声不响地洗耳恭听。志多见地区的校长，在县教育界里算是有名的老教师，他摸着银白的胡须，在关键时候提出了他认为有必要得到说明的问题。胖教授满面堆笑，恭恭敬敬地一一作了回答。将近十一点，解答才完。接着由郁治的父亲和那位因好挑剔而出了名的姓水谷的郡督学，就教学发表了意见，并就当教员的心得体会做了演讲。梅雨在两三天前已经停止，酷热的阳光毒晒着学校的庭院，四下响起吧嗒吧嗒的扇子声。女教师穿的白底紫红色裙子特别显眼，她们额头上直冒汗。成愿寺林子里的芦荻，已经长得高出了人的肩膀。芦滨雀为有个好天气而唧唧喳喳地欢叫。

整个讲习会近十二点才完。教师有穿立领西服的，有下着白条纹裙裤、上着薄绢大褂的，他们从校园里陆续向门口走去。校园里稀稀散散地种着捐献者送给作标本用的树木和花草，上面挂着牌子，写有植物的名称和捐献者的姓名。石榴花开得象火在燃烧一样通红，特别惹人注目。树木有黄杨、柯树、松柏；花草有石竹、牵牛花、戏蝶花、胡枝子、败酱等等。寺院后边的林子里

蝉在鸣叫。

“不是说在澡堂里可以玩上一天么？林君，去看看吧！”走出校门时，校长这么说。

“可不是吗。到处贴着这种广告嘛。还说有什么浪花曲①呢！”大岛也这么说。

清三也曾听说过，知道在上街有个叫“鹤汤”的澡堂，夏天里，楼上敞开，可以整天在那里洗澡、睡午觉，游乐消遣。澡堂出售冰块、点心、啤酒、面条，也可以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浪花曲白天演唱一次，晚上一次。这两三天来，因为梅雨已过，气温上升，客人非常之多。住持昨天就去玩了半天，并对住在前面的地主说过：

“反正在乡下，不会有什么好玩艺儿，不过稍许玩玩还行。那位贞公可真是想尽好点子赚钱啦！”

“怎么样？就请林君给带一下路吧。正好是中午，腹中已空空……”校长这么邀请同事们。

大家表示赞成。

上街的“鹤汤”澡堂十分热闹，系着红色毛织品腰带的乡下姑娘进进出出。里边挂满了从各处送来的招贴，“谨呈贞先生”的大字到处可见。卖冰的柜台那边有七八个顾客，老板娘用袖带挽着袖子，汗流浃背地在拼命捣动冰块。

教师们来到楼上，正好顾客还不太多。从附近乡村来洗温泉澡的几个老太婆，只穿着一件浴衣躺在另一间房子里。八铺席的大房间里，中央是演唱浪花曲的高台，挂在那里的用纸和布做的广告，在风中摇曳。室内通风极好，后面四张半铺席的房间虽然很脏，但一眼能看到葱绿的田野，所以四个人就在那里落座了。

---

① 原文作“浪花节”，系以三弦伴奏的一种民间说唱，类似我国的鼓词。

在澡池里泡了一阵，即将出汗的时候，午餐已经准备好了。用红袖带挽着袖子的店家姑娘搬来了小桌子，菜有煮木松鱼干、黄瓜丝、加豇豆汁的鸡蛋，对这些人来说，要算是合适的饭菜了。校长把西装上衣、背心、领带全脱了，只留下一件看来有点脏的贴身衬衫，舒坦地盘腿而坐，笑着说道：

"大家都随便盘着腿坐吧！关君，怎么样？别让衣着把人弄得太拘谨了。我请你喝瓶啤酒吧。有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说说话，倒也不错！"

接着，他让人拿来了啤酒。

"大姐，请把冰打碎了拿来。"

姑娘答应着下楼去了。校长往关的杯子里倒酒，关用手盖住杯子。

"再喝一杯吧，就这么一杯，算个什么！"

"不，确实喝够了。喝多了，回头不好受……"他把杯子推到了一边。

"关君太没出息啦！"大岛说着把自己满满的一杯啤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示弱可不行啊！"校长说着又给自己添了满满的一杯。泡沫老高，眼看要溢出来，他赶紧把嘴就过去吸了一口。

姑娘用大碗装着碎冰端上来，大家用手一块一块抓起来，放进啤酒里。不喝酒的关也抓起一大块冰含在嘴里。没过多久，校长的脸和大岛的脸都绯红了。

"讲习会什么的，没有什么意思！"校长的酒兴渐渐地上来了。

大岛也随声附合。接着谈到了对各个小学的评价和论资加薪等方面的事。当谈起郡督学因不知融通而失策时，引起了满堂的笑声。可是，清三对这些事既不听也不想，这不仅是因为年龄有所不同，而且是由于他不理解这些安于现状的人的心情。他所想

到的是那些性格开朗并一心寄希望于未来的朋友与眼前这些人之间存在的鸿沟。

"如果老是徘徊彷徨，自己也会成为这个样子的。"这种想法已经多少次使他感到烦恼。想到这些，他就感到痛心，而且坐立不安。他不甘心因自己家庭的连累而使这颗燃烧着的年轻的心成为牺牲品。最近，他和郁治争论时曾说过："伟大的人可以任其伟大，但人世间既有农民，也有邮递员；既有警察，也有安装木屐齿的人，决不会因当不了伟人，就活不下去。人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走投无路，而是可以过得更快乐，更安定一些的。如果你不信，就看看人世间吧，人世间……"清三这样反驳朋友的功名心。然而，在这番话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如此，他激动，他想哭。

眼下，他想起了那次争论。"难道自己也和人世间许多人一样，就这么庸庸碌碌地生活下去么？"他一边想，一边望着校长那张平凡而通红的脸。

没多久，五六杯啤酒下肚了。

有人打着洋伞从青葱的田野上走过。那是镇上的后街，一条小河从路边流过，杨柳树枝叶茂密，林子里蝉声噪耳。

过了一个小时，三个人都醉倒了。校长枕着手臂，蜷着腿，鼾声大作；大岛仰面朝天，露着胸脯、伸着腿；清三红着脸，头贴在铺席上；关独自一人无精打彩地到另一个大房间看广告去了。

三点过后，清三回到了寺里，荻生在大殿通风处的木地板上，正舒舒服服地睡着午觉。

午后的阳光下，苇滨雀在不停地鸣叫。

十六

一个热天的下午，清三身穿碎白点花纹布上衣和裙裤，从学

校回寺时，来到了廊檐长的羽生镇上。这个月的薪金一次全部下发，怀里的钱包沉甸甸的。他去邮局，把前不久借荻生的五角钱还了，再拿出在途中买来的水晶糕，两个人边喝茶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这个嘛，也要谢谢你喽！”清三说着，又把约在两个月前借用的鸭舌帽还给了荻生。

“你就拿着用吧！”

“不用啦，今天我要买个凉帽。”

“在买以前先戴着，别让人笑话。”

“什么呀，这就到那边去买。”

“人家见你买得急，会以高价推销给你的呀！”

“不会，不要紧。”

于是，清三没有戴帽子就那么走在阳光毒晒的大街上。街上有开着玻璃窗的洋货店，里面摆着毛料帽和麦秆帽。

清三让拿出几顶麦秆帽来挑了挑，十六号戴着正合适，原价一圆九角，还了个价，减去六角钱买了下来。大街上，一顶新的麦秆帽在阳光下显得特别惹眼。

十七

美穗子暑假回家来了。

去她家的路上，夏草丛生。小河里涨满了湛蓝的流水。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苇叶上。

家门口，晒竿上晾着贴身衬衣、腰带、浴衣。郁治和清三是结伴同去的。

美穗子穿着白碎花布上衣，系的是淡茶色和茶绿色的双面腰带，脸是胖了些，两颊显得很丰满，梳的仍然是刘海式发型，与

白色的飘带显得十分相衬。

空啤酒瓶里装着大麦茶[1]，用细绳子吊着浸在井字形的水井里。井旁大叶子草茂密丛生，水槽里也长满了菖蒲和芒草。吊桶里的水洒出来，水沫就会溅在草上。就在两三天前，傍晚的时候，她母亲还经常在这里淘米，美穗子回来以后，女儿白嫩的面容就清晰地出现在暮色茫茫的井边。这种时候，总能听到父亲在后屋里唱谣曲。

美穗子把细绳子一把一把捯上来，啤酒瓶就到了她的手里。解开瓶上的绳结，把麦茶拿进厨房，倒在茶壶里。盘子里放着三只杯子和装白糖的玻璃器皿，一起端到哥哥他们说话的客厅里去。

“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这是在水井里冰了一整天的，加点白糖喝……”

麦茶象冰一样凉。郁治和清三都喝了两三杯。美穗子坐在哥哥的旁边，无所顾忌地谈起了许多事。

“寄宿生活特别不习惯吧？”清三问道。

“可不……才热闹哩！与别的女校不同，管理很严格，尽管如此，还是……”

“说到女校的宿舍，那真是够呛！光听人说起，我就感到很厌烦。”北川笑着说，“还是老样子，与男生宿舍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哥哥你真是……”美穗子笑了。

西斜的阳光射向这个房间，松树的影子从院子里移到了檐廊上，墙外有货车经过的声音。

两个朋友在回家的路上仍是默默而行，跟今年春天那次一样。其实，郁治和清三的心里，想说的话都堆积如山。只是两人都不

---

① 用炒大麦沏成的茶水，多作为夏天的冷饮。

想涉及它。红彤彤的夕阳照着旧城址处深褐色的池水。蜻蜓伫在芦叶上，一只、两只、三只……孩子们拿着长竿子，泡在齐腿深的水田里，去赶那交尾的蜻蜓。

来到石桥附近时，郁治突然问道："今年的暑假怎么过……上哪里去呢？"

"还没有考虑。不过，看情况倒想去日光或妙义。你呢？"

"我没有那个空闲，这个夏天得学点英语。"

不知为何，清三心里想到了美穗子要在这里度暑假的事。一种嫉妒和难受的心情油然而生。

他打算今晚在家里过夜，明天一大早回寺院去，当时也是这么对郁治说的。可是，来到拐弯处与郁治一分手，他马上又讨厌在这里呆下去。随即象惊鸟起飞一样，匆匆回寺院去了，弄得母亲莫明其妙。黄昏时节，他走在漫长的大路上，想到郁治第二天早上到他家来时可能会大吃一惊，不禁产生出一种报复后的快感，而且认为自己能够从束缚自己的力量中摆脱出来。当然，也不免感到难过、孤独和担心。

回到寺里，已经是天黑后约一个小时了。住持在摆有长火盆的六铺席方丈里喝酒，显得分外有精神。"来吧，请喝一杯！"随即把杯子递过来，还把凉菜分在另一个碟子里。他讲起了清三过去没有听过的小时候的事：九岁时，他被送到这个寺里来当小和尚，其后七八年艰苦的日子，真是非同寻常，住在大门边两铺席的房间里，一心把将来当上成愿寺的住持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希望，如今还保留着当时随便书写的"成愿寺住持实园"的字样。他喝醉以后，给清三吟诵了最近创作的题为"群舍之壁"的新体诗。

"怎么样？你也写一首看看。"住持这么劝清三。

当晚，这句话使清三的心深深地受到了激励。写它一首试试！

他想起了通过描写维特而忘却了自身的实际痛苦的哥德①。自己没有象样的才能，也没有象样的学问，而且不象朋友那样有一个能按部就班上学的环境，要与别人相比，那是根本不行的。他感到除了做一个披沥感情的诗人，再也找不到其他光明的前途。

“试试自己的命运吧！在这个暑假里，尽全力试试看，试试自已的才能！”

他决定从住持那里借些诗集和小说来。第二天，从学校回到寺里，住持就把在东京文坛上崭露头角时收集到的书报之类借给了他。在红封面、三十二开本的所谓“国民小说”中，有《地震》、《浮世之波》和《恶因缘》三篇，住持说那些文章很有趣，不妨看看。其中还有《武藏野》②一书，他很喜欢看这本书。

七月眼看快要完了。天气越来越热。那位好久不见的发户的小学女教师，又在青面金刚塚的拐角上邂逅了两三次。她穿着白底单衣，结着白色的缎带，一身凉爽的装束，脸上带着微笑走了过去。清三怎么的也不懂她微笑的意思。学校里谁都在等着过暑假，有的人准备躺在葡萄架下过一个炎热的夏天，有的人打算到浦和的讲习会去取得一张考试合格证，有的人要外出旅行，有的人计划到东京去办事。从七月初起，只上上午半天课，可是因为要统计一个学期的平时成绩，教员们都得在教室里呆一两个小时。没事干的人，也都因为路上太热而不愿中午回家，在太阳偏西之前，只好弹弹风琴，聊聊天，或者到值班室去睡个午觉。清三懒得统计成绩，就从包袱里拿出《武藏野》，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在《难忘的人们》一文中，作者抒发了感慨，季节雨从武藏野郊外树林里哗

---

① 哥德(1749—1832)德国著名作家、诗人。维特是其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② 《武藏野》：日本著名文学家国木田独步(1871—1908)的短篇集，内收《武藏野》、《难忘的人们》等十七篇。

哗而过，年轻教师借宿在月亮照着水车的桥畔，这一切都与自己的感觉十分相似。他有时不禁把书本伏放起来，沉浸在汩汩而来的兴致之中。

七月三十日那天的功课，只有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清三把学生召集起来，站在前面训话说：

“大家要很好地利用暑假，不要玩得过度。为了不把以往学的东西全都忘了，每天要把课本拿出来温习一次。另外，不要给父母亲添麻烦，桃子、梨、西瓜不要吃得太多。大热天，玩过了回来，多吃这种东西，就会坏肚子，如果得了可怕的病，等暑假完了，想上学也上不成。要好好玩，好好学习，好好做事，书本上也是这么写的。老师从现在起就在等着：到了九月初，大家来这里和老师再逢的时候，看谁最听老师的话。”

说完，清三向学生们告别。留辫子的女学生和流鼻涕的男学生争先恐后地向放木屐的地方拥去。老师在哪个教室里讲的话都是同样的内容。女教师身穿鲜艳的紫红色裙裤，领着学生，喊着“一二一二”走到走廊里之后便就地解散。校园里红莲花开放在太阳光下，那里还有八仙花。

十八

暑假白过了。清三对自己的才能进行的新检验也彻底失败了。尽管思绪万千，手中的笔却不听使唤。刚过五天，他便灰心地扔掉了手中的笔。

呆在寺里没有意思，回行田家里去吧，在那狭小的屋子里，既闷热又不愉快，何况美穗子也在家里，单凭这一点，呆在行田也会感到难受。末了，他独自一人经赤城到妙义旅游去了。

旅行归来，已是八月底。此时，美穗子已经回浦和的宿舍去

了。清三又开始了从行田到羽生，从羽生到弥勒的平凡生活。

十九

学校买了一台新风琴。头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校长和大岛先生都没有来。那天夜里他孤独一人睡在值班室里。过了盂兰盆节①之后，夜晚十分爽朗，天河横贯长空，清晰可见。墙根下一种类似蟋蟀的虫子在鸣叫。村里的孩子打着灯，到处寻找这种虫子。白天一热，晚上就有露水落在草上，听到话语声，但不知人在哪里。

开始十天，课从八点上到十点，接下去十天，延长到十二点，其后不久，又延长到下午两点才能离校。这时，周围已呈现出秋天的气氛。下雨的日子，光穿一件单衣会感到太凉。光阴从心思重重的他的身边飞快流逝。

听说小岛在接受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时得了第四名，月初已去金泽上学。没过多久，从那里寄来一张语气显得很得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那里的兼六公园，这就足以引起他的好奇心了。他在写信祝贺朋友成功时，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不幸而伏案痛哭。

在大殿的桌子上摆着《乱发》②、《落梅集》③、《武藏野》，以及住持上早稻田大学时读过的《伊诺克·阿登》的薄本子。他经常爱吟诵那只名叫《铃声叮当》、述诉别离故乡之情的歌，歌的曲词中蕴藏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哀。方丈的大门前，有一个小花坛，春天里开的是芍药花，而眼下，那里的秋海棠象画卷一样，微微地绽出了红色的花蕾。中院里的胡枝子花正是盛开的时候。

月亮一夜比一夜明。坟地和田园周围，一排排榛树黑鸦鸦地

① 即七月十五中元节。

② 与谢野晶子的诗集。

③ 岛崎藤村的诗集。

伸向天空。山芋肥大的叶片上，露珠晶莹闪亮。

晚饭后，清三有时也在坟地上走走。新坟的围墙边开着红白的木槿花。许多红色的小蜻蜓聚在一起飞来飞去。新建的佛塔上，到处是住持用那支秃笔题写的字。坟包上放着装满了水的碗，还留有线香燃过后的白灰。花筒里供着千屈菜和败酱。古坟和无主坟也相当多，角落里是饿死的乞丐和猝死路旁者的葬身地。清三有时也好奇地看看碑文，其中有块石碑上写着："此人生于仙台，维新时为国事奔走，明治政权建立后来到这里，创办医院，被当地人视为慈父。"缫丝厂的第一位经营者的坟墓，是用最好的花岗石建造的，捐款人的姓名，用金字刻在高高的墓碑上。此外，还有在日清战争① 中从邻近的村子应召出征，战死在旅顺的上等兵的坟墓。

与这块坟地相隔甚远的后边林子深处，也排列着许多圆形墓石。这是寺院历代住持的坟墓。在古老的杉树下，竹丛和小枹树十分茂密，土地经常潮湿不干。晴天，夕阳的光辉斜照进林子。一眼望去，前方是开阔的原野和天空。雨天，雨点从枝头上滴落下来，长满了苔藓的墓石就象光头和尚在哭似的。清三也曾想到：现在的住持将来也会进入这个行列。一想到身高体胖的住持夫人和埋没在这乡村寺院里、浪费了满腹才华的住持，就这样过着寂静而平凡的生活，他就感到不可思议。突然，他想起了两三天前的事，不禁觉得好笑。他在日记中曾以轻松的笔调写道：

"傍晚，无意中看到住持和他妻子一起亲切地在小澡盆里入浴。事出突然，令人怪难为情，也为之吃惊。"

洗澡房从方丈的入口处就可以进去。大概在两个月前，住持请来木匠，用堆在大殿里的许多葬礼时用过的木棍和板子，在这里

---

① 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搭了间合适的洗澡房，安了个圆形澡盆烧水，烟从厨房能飘到方丈里。那天，清三想找个火种，来到吃饭间一看，屋里没有人，只听到笑声从洗澡房那边传出来。他无意地走过去一看，夫妻俩挤在小澡盆里，住持还毫不在乎地笑着说："正在紧要的时候，被人发现啦！"清三感到这件有趣的事，不单是滑稽可笑，而是透过这番情景，更加清楚地了解住持的生活状况和夫妻关系。这是一种多么缺乏意义的生活呀——把年轻时的希望全都抛弃，完全屈从眼前的命运，就这样年复一年，最后走进历代住持所在的坟墓之中！清三把住持的境况和自己的命运做了比较。

他有时也想学驾一叶扁舟的诗人，尝试着去进行对"云"的研究。这里没法象在信浓高原那样，看到复杂的云层变化。可是，环绕在辽阔的关东平原四周的群山上生成的云彩，多数是非常好看的。到寺院后边去，从正面能看到浅间山的云烟，左边是稍稍露出山头的妙义山，紧接着是荒船的群山、北甘乐的群山、秩父的群山，象波涛起伏，连绵不断。夕阳向古城遗址似的雨神山鞍部落去，从那里经常会涌起各种形状的云层来。右边环绕着从赤城到日光绵亘不断的群山。秩父山的云层多为白色，相反，日光山的云层却多呈暗褐色。他越过青苗地，来到对面成排的榛木林附近。干完地里的活后荷锄而归的农民，经常会碰上这位住在成愿寺的老师，身穿白单衣，留着长头发，手拿笔记本缓缓漫步而行。见面时，彼此总是点头致意。有时，还能看到这位老师伫立在田地边，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清三的笔记本上起来越详细地记载着日期、时刻和各个时候产生的各种云层的状态和色彩，以及随着时刻不同而出现的暮云的变化。

他开始写文章，题为《平原的云的研究》。

到了秋分时节，稿子已大体写好了。

那天，大殿里如来佛面前特意点上了蜡烛。早晨，住持在紫

衣上斜披着金线锦缎袈裟，念了一个小时的经。清风把院子里金色桂花的可贵香气，送进了古老的房间。参拜者从早晨起就来到这里，长长的石板路上响起咯哒咯哒的木屐声。上坟的人们先进大殿朝拜如来佛，然后绕到方丈，从摆在那里的火盆里，把线香点着，再从井边长满了草的井里汲水，提着水桶向坟地走去。寺里在两三天前就请临时工将坟地打扫得十分洁净，不象平时到处是芒草的枯叶和狗屎之类的东西。在上坟的人里，既有镇上豪门世家的美貌姑娘，也有梳着未婚女子的发型、脸上的白粉落了一半的乡村姑娘。清三用住持夫人送来的胡枝子饼填饱了肚子，在凉风中睡午觉。睡梦中仍不断听到钟声、矮跟木屐声和人们的交谈声。

从法事结束的那天起，阴雨连绵。今年那撩人愁绪的秋天到了。

他这段时期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十月一日。

报纸从上月二十八日起一直未来，今日一并到手。晚间，教善纲氏（小和尚）算术，《伊诺克·阿登》已阅至第二十页。近来日短，四时过后离校，五时半到羽生，天已全黑。晚九时去澡堂。秋夜殿堂里，我为友人暗哭泣，泪水带凉意。

二日。晴。

惯闻的桂花香已渐减，寺后栗树林中，伯劳鸟阵阵鸣叫。今日起九时上课。“米寿司”店买来灯油。

三日。

玉米地夕阳下，蜻蜓群聚而飞，其色更红。给熊谷小畑发信，附傍晚波涛画一张。

四日。晴。

久雨初晴，入夜复雨。寺后林中，秋雨敲打树叶，悄然有声。夜来梦见故乡。

五日。星期六。

冒雨归行田。

六日。

享一日天伦之乐，给小畑及小岛去信。入夜，细雨飒飒。

七日。

清晨离家。稻谷金黄，田野里，朝雨斜飘。夜宿校中。

八日。

雨甚烈。井边柳丝乱舞。今夜仍在校留宿。

九日。

今日早归。秋雨渐晴。傍晚，风起云涌，夕阳顿失金色。尚能微闻桂花余香。晚间读报，并备就回行田应携之物。群星深藏。银杏果纷纷下落。栗树林中刮起深秋大风。方丈后院，落叶知秋，愁上心头，习习秋风，声带寒意。

十日。

晨，送蚊帐去行田，傍晚取来衣服。时隔多日，方收到小畑来信，充满同情。其中写道："今秋君之心，越思越想越同情。君曾言及'去之冬，今之春！'话中感慨无限。我心遥对成愿寺。"入夜，晴空星明，双鸟低向南飞。复信小畑称："牢骚已止，不言不语，独自哭泣，独自愁闷。"

清三不得不把日记中提到的“去之冬，今之春”与现在做个比较，看看情况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去年冬天尚不知人世间是这么回事，还以为前途充满了希望，玩纸牌也好，投棒球也好，都感到趣味无穷，无论是从感性上还是从理性上，都不觉得那些好友心中存有利己的阴暗面。毕业的喜悦，第一次走上社会时所抱的希望——那美好的幻影很快消失了。秋天来了，愁人的秋天来了。后面林子里能看到外壳熟裂了的栗子，晴朗的夜里，从林中刮来一阵阵凄凉的深秋大风，站在长廊边上会感到脚心透凉。雨滴象眼泪一样，从大殿旁那高高的梧桐树上不断往下掉。

二十

总共约三十名男女学生杂混在一起，一个接一个从田间小路上走过。从学校出来时，还一齐唱“乌龟啊老乌龟”的歌，现在已经唱厌了，各自随心所欲地动作开了。有唧唧喳喳不知在说什么的女学生，也有转过身去，翻开下眼皮吓唬别的孩子的男学生；有的因为去摘一种名叫“红饭团子”的花而掉了队；有的追着蜻蜓跑到田地当中去了。初小二、三年级的学生，正是九岁到十岁最调皮的时候。清三把这些天真活泼的举动，看作是自己苦闷中得到的安慰，所以特别喜爱这些学生。学生们也望着老师的脸，叫喊着“老师，林老师”，老是跟在他的身后。

从学校出发，穿过村子，来到发户。织藏青布的机杼声处处可闻。有的织女特意从窗口伸出头来，观望白皮肤的年轻老师。清三穿着裙裤，戴着麦秆帽走在前面。关老师穿的还是那件有点脏的高领白夏服，走在学生当中。女老师用手帕擦着汗，跟在后面。虽说过了中秋，但天还很热。来到发户村边的八幡宫，学生们四散乱跑，爬到后面堤岸上去了，最先登上堤岸的，举起双手大声

喊叫。从平原上稀疏的松林间望去，在秋高气爽的天空下，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爬上了堤岸，随即举起双手。利根川开阔的水面象美丽的画卷一样，展现在眼前。

弥勒的老师们经常把学生带到这里来活动，学生们在沙地上摔交，在草丛里追蚂蚱，来到水边，在浅水滩上哗哗地蹚水；而老师们这时则在荫凉的松林里，或推心置腹地畅谈，或阅读新出版的杂志，或仰卧在草地上。利根川的长堤极为一般，但这里有约千米长的一段，是松林平原，景色特别鲜艳秀丽，既有参天的大松树，也有低矮的小松树，松树下有海边常见的那种好看的砂石。到处是不太高的山丘，山丘与山丘之间，松树影子投在铺着青草的地面上，真象图画一般。夏天，那里开着颜色浓艳的瞿麦花，白帆紧挨着从跟前驶过。

清三每次来到这里，总是跟学生们一起玩。有时混在“蒙老瞎”的圈子里，被女学生逮着并用围裙蒙上他的眼睛；有时把学生召拢来一起唱唱歌。每当这种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既无所不满，也无所不安，更不会产生为自己的不幸而叹息的情绪，他的心完全和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融在一起了。可是，今天不知为何，他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即使看到孩子们玩得那么天真可爱，自己的心也不能平静。他为自己要从年幼的学生身上去寻求虚无的慰藉而感到可悲，他坐在松树荫下，出神地望着那滔滔而去的河水。

一天，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他独自一人在默默地走着。天气晴朗，日近黄昏，原野上芒草的白穗在风中摇曳。来到拐角上时，突然从对面路上走来一个过路人。那人背着一个包，裹着深蓝色的旧绑腿，穿着满是白尘埃的草鞋，看上去显得十分劳累。

“到羽生镇去还很远吗？”那人问。

“快到了，前面看到的林子就是。”

过路人与清三并肩而行，又问了许多事。他说要从这里经川

越往八王子去。这人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做买卖来到这里的，说话带东北地方口音。

“这附近有个叫森的村子吗？”

“不知道呀。”

“那么，叫高木的地方呢？”

“听说过，可是……”清三还是说不清楚。

过路人说今晚将住在羽生镇上一家叫“梅泽”的旅店里。清三在镇口给过路人指明了去旅店的路，随即从田园上的小路向右拐，与那人分了手。回头看去，过路人象飞累了的鸟在找窝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履走进镇子里去了。不知为何，猛然间一股身处他乡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也是过路人，他同样是他乡人！想到这里，泪珠沿着两颊扑簌扑簌直往下淌。

二十一

日子一天天过去，已是深秋了。夕阳照在寺院境内那高大的榛树林对面田野里，稻谷一片金黄。接近黄昏的时候，在通往鸿巢的大路上，常常听到空车经过时发出的震动声。这时，来参加机动演习的步兵群、炮车队和骑兵队接踵而过。在林子的角上，步兵刚布下散兵阵，就听到一阵阵可怕的步枪声。寺院的方丈和大殿里，也有七八个士兵前来住宿。后面林子里拴着二三十匹马，还有几只饮马用的大水桶，摆在大殿前的院子里。军刀声、靴子声，马嘶声，突然间周围变得喧闹起来。夜里，在昏暗中能看到镇上豪富人家的门上挂着写有“第×中队本部”的白布条，士官和班长进进出出，身上的佩刀叮当作响。

这种情景一两天就过去了，镇上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清三在两三天前的星期六照例回行田去了。返校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母亲竭力不语，唯愿父亲设法使家人能过太平生活。此念每次归去必现于脑海。"他十分讨厌那位懒散度日，把辛苦加在母亲一人身上的父亲。他同情体弱多病，忧心忡忡的母亲。母亲太阳穴上贴着清凉膏，直到深夜还在忙家庭副业。清三每听到母亲反复叮嘱，就想不管有多大的牺牲，自己都必须忍受。有时，他瞒着父亲，倾己所有，连零钱都留给了母亲。可是，父亲还是把这点钱从母亲手里要了去。

两三天前回家去的时候，母亲就曾说过，由于这里欠人一圆，那里欠人两圆，这些小帐使她很为难。

《行田文学》出了四期就停刊了。石川说：好不容易办起的刊物，起码也想办它一两年。可是，费用无着，即使印刷厂可以借钱，也不好办。郁治认为：反正出这种微不足道的刊物也只不过是出于业余爱好而已，所以归根结蒂停办还是上策。清三提出：因为好歹出了四期，如果再积极征集会员，筹措捐款，也许可以再订出一个续刊的计划。但他的意见不起作用。星期天，等荻生从熊谷来了之后，便一起回羽生去了。一路上，荻生无忧无虑，边走边说有趣的话，还擤着鼻涕给人看，那动作是那样的可乐，逗得清三笑得前俯后仰。荻生那个天真的样子和悠然自得的劲头，使清三不胜羡慕。

有时晨雾很浓。田野里的秋色虽即将消失，但有时还会热上两三天。日记上，有的日子写着"柿子已红，桔子尚青"。秋雨渐渐地带上了凉意，后边林子里的漆树染上了红色，前边的银杏树上的叶子和果实一起不断往下掉，任你怎么打扫，飘落下来的黄叶子还是积成了堆。清三想起小时候在故乡和经常一起玩的孩子们一道，趁刮风的早晨，到寺里去拾银杏果，那情景仿佛就在昨天，甚至感到眼下自己正和孩子们一起在拾银杏果似的。岁月在

不知不觉中流逝，自己现在已成了回忆过去的人，他为此而感到不可思议。近来，他在学校饶有兴趣地用风琴弹奏新曲，有时还弹古琴《六段》① 和长歌② 《贱机》等，把铁干写的《夕照》用比原调低半度的四分之四节拍弹奏，调子十分和谐。他还热心地誊写歌谱，直到深夜。

月初，他用薪水的一部分，买了一个闹钟。因此近来早晨七时必起。由于经常听到这个帮着掌握时间的助手的声音，不知不觉它竟成了自己的伴侣。他独自一人回来，时钟在等着他；夜里醒来，时钟在滴达滴达地响；思考问题的时候时钟的声音也会附和着心律。他寄给小畑的明信片上，就画上了这个钟，还写道："我以此钟为友、为妻，并为孤寂之友，今秋伴我闷困寺中。"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微弱的夕阳照在路边的狗尾巴花上，彩云的影子倒映在河边开着白色蓼草花的小河里，这使他不禁重新领会独步③ 在《武藏野》中所作的描述。寺院前面不动明王殿那高高的檐廊上，经常有三四个带孩子的老太婆，拍着手在唱儿歌。这时，后边林子里映着夕阳的光辉，余辉照在山门那白色的内墙上，十分明亮。

荻生常来这里，有时和清三一起到街上去喝年糕小豆汤。"就说我吧，也不尽是无所谓，可是，怎么考虑也想不出办法来，才不得不顺其自然。"荻生见清三动不动就消沉，所以这么说。

清三总是一副感伤的样子，使荻生很担心。

寺院后面，月光十分明亮。林子里，大风呼啸而过。在方丈八铺席房间的檐廊边，他和和尚一边听着这风声，一边喝酒。夜来寒气袭人，纺织娘一阵一阵的叫声，更显得寒冷而又枯涩。

---

① 《六段》即六段调，为筝之名曲。

② 长歌，一种用三弦琴伴奏演唱的歌谣。

③ 独步：即国木田独步(1871－1908)，诗人，小说家。

秋天，气候一天一天冷起来了。行田家里捎来了夹袄和布袜子。

二十二

小畑来信之一。

今日，某人(且不言其姓名)云，君与加藤之妹似有些情意。此话是否当真？盼来信告之。

数日前，遇见加藤时，曾随意问及，彼称不知此事，但笑答曰：为兄者不知，并不能断言就无此事。莫非此事亦不符君意。有也可，无也可，应助一臂之力。切望给予答复。

加藤心情之兴奋，自不待言。彼称如浦和有信来，当抄录其中一节告之。可谓分外热情。

秋凉矣！近况如何？

来信之二。

回信敬悉。信中要我考虑，是否真在进行那事？这一反问，堪称严厉。君之心，我甚了解。然而，所言“厌恶那么潇洒”，此话未免过于冷酷。对其个子高、背影美之特点，有人十分中意。况且，如肯定系君厌恶个子高，那将如何是好？

声称“厌恶”，是否真正“厌恶”？我认为尚未达到君此次言及之程度。据可靠者称：此种说法也许又将引起误解，既然容易引起误解，不说也罢。

下星期六，请从行田直接乘车前来。前不久，路遇白泷时，她曾问及：“林君如何？”我等仍去那家面馆，且

喝啤酒，且作交谈，如何？小岛近有信来。据称，杉山日内又将去东京早稻田。谢谢君所赠和歌："信步漫游武藏野，北行七里下野山。"所言北行七里，岂不是足利？岂不是君之故乡？君不是曾言及对此初恋之地的回忆么？

来信之三。

君心中似有所隐，至少从此间回信我已看出。纵然说我看法不对。倒也无妨。

加藤近来又取一别号，名曰"未央生"。也许尚未惊动于君。提起"未央"，想君亦有所知，"未央"者，与"美穗"相通之意也。

"如从加藤之二妹中，任我挑选其一，自当选择繁子。繁子温顺而富于感情。"

每想起小学教师以年幼学生作情人等事，不禁发笑。与此同时，想起君之矜持依然如故。

来信之四。

久别之后，畅叙终日，不禁想起去冬之事。

看来，再提那天已为时过晚。即使说我只了解君心之一半，亦属恰当。君言恋爱并非生活之一切。诚然诚然，由此亦足见君之苦衷。有志者如君，走上社会后却在如此凄凉中渡过第一个秋天，想到此，我等有何不满可言。

来信之五。

命运曾使君屈服，但决不会使君永远屈服。君一定有奋起之时，我对此深信不疑。

心怀凌云志，
孤独熬过秋夜长，
夜来桂花香。

这些信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接着，清三落入了沉思。他把自己写的回信和那些回信在朋友心里产生的反响，仔细做了分析比较。他进一步想到了自己的真心实意和在信上的表露，两者之间又有多大距离。他脑海里出现了美穗子，接着是雪子、繁子。人们往往光凭显现在表面的现象简单地解释人世间的事。如果不坦率地把心灵深处的事说出来——不，即使把心灵深处的事细说出来，别人也不容易弄清其真相。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是如此。他痛切地感到自己处境孤单，无人理解的心又是多么孤寂！

寒风在后边林子里呼呼作响。

二十三

天长节①学校里举行庆祝典礼。校务委员、村长、当地自愿参加的人以及学生的家长纷纷前来。存放敕语②的箱子被装饰起来，摆在桌子上，插着白菊花的花瓶摆在箱子两边。女学生里，有穿新毛织品盛装的，有穿紫红色裙裤的。男学生里也有穿带家徽③的和服的。《君之代》和《今天的好日子》的歌声，随着风琴声从礼堂的破玻璃窗口送出来。唱完之后，老师站在出口处，把用纸包好的点心，一一分给每个学生。学生高兴地鞠躬行礼，接过点心。有的小心翼翼地装进怀里，有的打开来看了看，也有的孩

---

① 天长节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当时为明治天皇。
② 即天皇的命令，类似“圣旨”。
③ 原文作“纹附”，系印在衣服上的徽记。日本各家有各家的祖传徽纹。

子在门口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样子显得十分难看。其后，教员们和村长、校务委员一起，把桌子拼凑在大礼堂里，上面铺着从镇公所拿来的漂白布，周围按人数摆好椅子，菊花花瓶之间摆着江米点心和酥脆饼干，校工用大茶壶沏好茶拿过来，来回往每个人面前的茶杯里倒茶。

难得天皇的生日，光茶话会不足以尽兴。有人提出去小川店喝啤酒，于是，教员们纷纷前往周围是庄稼地的那家饮食店，校长走在最后。小川店的姑娘梳着漂亮的发结，那张面孔也美得象变了一个人，她端出了店里现成的红烧鸡蛋之类的菜肴。每人交五角钱的会费，也有自愿拿出五六圆钱的。用这些钱足以美美地喝一顿啤酒。村长和校长高兴地谈起了今年的丰收。年轻人归年轻人，他们谈的是教师资格测验和讲习会之类的事。大岛老师要给女教师杯子里添啤酒，女教师用手捂住杯子，并把杯子推到一边。

“就说是妇女吧，如果连这么一杯酒都不喝的话，那就太不大方啦！”大岛老师放声大笑起来。

西斜的太阳和暖地照在檐廊上。狭小的院子里，大朵的白菊花和黄菊花开得正旺。水田和旱地的庄稼已大体收割完了，对面稀疏的树林背荫处，到处升起燃烧枯草的烟。旁边的大路上，喇叭声声，通往大越的公共马车正向前驶去。

那天，清三在学校里过夜。第二天下午起，又下起雨来了。原野上，开始枯黄的枹树林里，雨点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回到寺里一看，拉门已经重新糊好，室内变得很亮堂。后来才知道天长节的下午，荻生来了，用了半天时间，加劲糊好拉门就走了。如此深情厚意，使清三十分感激。后来见面时，清三表示谢意，荻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因为房间里太暗啦……”

“我不在寺里时，你给我打扫了房子，买好了吃的东西，重新

糊了拉门。真象是我妻子一样啊！”清三笑着说。

“荻生君的确是勤快、诚恳、亲切。如果是女人，那可是个好妻子。可惜呀！”住持也这么说，同样笑了。

天一放晴，农家的打谷场上，风车在忙碌飞转，几辆车子满载着割下的稻谷从田野里拉回来。农民很想趁天气未冷，赶紧把晚稻收割完，把荞麦收回来，把小麦种下去。所以全都在拼命干活。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关东平原上特有的寒风就要来了。每天早晨，茅草房顶上总要铺一层白霜。

寺里方丈门口的场院上开始收佃租了。佃农的习惯是即使丰年也要动脑筋找点理由，要求少交点租，而且经常选在黄昏最忙的时候，用马驮着或用车装着租米来。住持来到门口点头致意，随即先从草袋里抓出一把米，拿到门外亮堂的地方查看一下，然后抱怨地说：这样的米实在没法收啊，那地方种的米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呀……如此等等。佃农终归是佃农，他们会提出相应的理由来。好歹硬把租给交了，再赶回家去。种豆子的人带来了豆子，种荞麦的人来交荞麦面。

“明年一定把地种好，今年嘛，就这么着吧，请多原谅。”佃农们都这么说。

“这些个佃农啊，真拿他们没办法！”住持对清三说。

秋收后，镇上、村子里一下子显得热闹而富裕了。饮食店里，三弦琴声深夜不断。赶集的日子，绸缎店、洋货店里，总能见到农民带着穿红衬裙的姑娘在看货。当知道老师在学校值班室留宿时，有的用多层方木盒装满馅儿饼送来，有的做好一只鸡送来。寺里祭财神的日子，住持夫人亲手给做新荞麦面，还会来上一壶酒。

夜里寒风呼啸。早晨起来，大殿前枹树和栗子树的落叶积成了堆．银杏树叶已经落光，钟楼的影子显得那么凄凉。十一月底，洗手盆里的水结了薄冰。

近年，清三发觉行田的朋友也有不少的变化。石川在杂志停刊后，渐渐地与文学疏远了，即使去看他，也诡称有病，避而不见。据谣传，他最近常去饮食店，让女招待陪他喝酒。上个星期六，郁治、石川和泽田邀请清三，去看最近在东京很红的演员来当地演出，朋友们的变化明显地表露出来了，春天里尚不敢说出的戏言，现在当着人的面也毫无顾忌地敢说了。看起来，郁治也似乎有些沮丧。在这群喧闹的朋友们当中，清三一人带着孤寂的心情、默不做声地死盯着舞台。

第二幕一完，他就说："我要走了。"随即站了起来。

"要走？"大家吃惊地望着清三的脸，以为莫非是开玩笑，可他脸上看不出一丝笑容。

"这是怎么啦？"郁治问。

"啊，有些不舒服。"

朋友们惊讶地目送着清三匆匆而去的背影。石川在身后发出了笑声。清三感到很不愉快，出了门，才把心定下来。

尽管如此，他仍和郁治保持来往，但已经不是过去那样了。

一天夜里，清三给石川写了信。刚开始写得很认真，到后来，自己感到没有那么些精力，于是特意试着改写成了韵文。

往日振臂高呼：
心怀豪情壮志，
不惜热血流出。
而今声息全无。
更似田野结冰霜，
草已干来木已枯。
抛弃了往日的誓言，
唯独醉心于情妇。
庸庸碌碌，烟花巷里狂度。

断断续续，念及昔日欲罢难受。

事到尽头总该止，

汝等痴态何时休！

最后写了一个“咄！”字，把信装进了信封。可是，他又觉得象这样去警告朋友，似乎很不严肃。经反复考虑之后，他认为这种事太没意思，说上一顿也无济于事，于是把信撕毁扔了。

初冬的暖和日子越来越少，原野上刮起了寒冷的西风。学校里，向阳的玻璃窗上，前不久还有苍蝇在嗡嗡地飞，最近已经看不到了。割掉了稻子的水田，冰块到下午仍未消融。枹树、榛树和栗树林子里，黄色和红色的树叶，被连日的西风吹得四散乱飞。经常见到村里的孩子把树叶收集起来，在原野上烧野火。从大越大道走进羽生镇时，在镇口放眼望去，野州连绵的山岳，以日光的群山为主峰，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经常一到这里就驻步不前，他的故乡足利，就在那波涛般起伏不平的山脚下。一天，他看到故乡的山上已经下了白雪。

住持也感到长夜难熬，经常来大殿闲聊。有时晚上沏上茶，让小和尚来请清三。方丈后边的六铺席房间里摆着长火盆，上面的水壶里烧着开水，点的是用竹筒做灯台的油灯，五分灯心的光十分明亮。灯光下，住持夫人正在裁剪衣服。住持把小桌子摆在旁边，阅读新到的杂志等书刊。这间明亮的房子，使人感觉不出寺院的寂寞。喝茶的时候，不是有咸脆饼，就是有做法事得来的供果。谈的事不外与文坛上的动向，当时作家的气质和杂志记者之类有关。一天夜里，话题突然转到了旅行的事上，住持洋洋自得地谈起了过去去伊势地方的趣闻。他从早稻田毕业刚半年，就被伊势的一身田专修寺的中学请去担任英语和国语教师，呆了约有两年。他谈到当时从伊势的大庙到二见浦，在宇治桥下，用网接着参拜的人从桥上扔下来的香钱，还有过去在阿比山，女人用

竹瓢接钱的事，当谈到眺望了朝熊山，特别是月濑村①那条被梅花落得一片雪白的溪水时，当即引起清三无限神往；至于京都和奈良地方，更深深吸引住了清三的心。住持是四月假日里去的，那正是祇园岚山樱花盛开的时节。

住持饶有风趣地引用了红叶山人②所作"朦胧月色下，错过舞妓颜"的诗句，来形容从新京极到三条桥热闹的夜市。当时住持为之陶醉，买了一双后跟带掌的竹皮草屐，叮叮有声地穿着在明亮而又热闹的妓院街上走。在奈良，还看到了大佛、若草山、世界上稀有的青铜佛像和两千年前的古刹等等，饱足了眼福。听了这一切，清三那颗孤独而寂寞的心，怎能不对这些未见过的地方、未见过的山水、未见过的风俗人情无限神往。"一生中一定要去看一次！"想到这里，他又在考虑自己渺茫的前途。

年底越来越近了。行田的母亲来信说：今年年底欠下外面不少帐，望从现在起想到这一点，不要乱花钱。清三的被子太薄，睡觉时象虾一样弯着身子，脚整夜不得暖和。他知道这事即使告诉家里也没有用，现成的被子又买不起，便打算今年冬天怎么的也要这么凑合着顶过去，脚底下用上衣、大褂、裙裤盖上。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抗住越来越冷的寒夜，迫不得已，只好向"米寿司"店借了一床四幅宽的被子。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从今天夜里起，总算可以睡个暖和觉了。"

行田通往羽生的大路上，经常刮原野上常有的大风。凛冽的西风，几乎使人没法顶着风走路。星期天傍晚，他从行田回家时，在秩父的群山之上，清楚地耸立着淡墨色的富士山峰，夕阳冷冰冰地照在平原上。走到半路上，天全黑了。当他一个人一步一步

① 月濑村：位于奈良县添上郡，以梅花著称。著名儒学家、文学家斋藤拙堂所著《梅溪游记》记述了当地风景，曾被传为名篇。

② 即尾崎红叶（1867—1903），小说家。

地在寂静的田间小路上走时，突然，一人擦肩而过。

“赤城山呀，发生山火啦！”那人说。

回头望去，透过暮色，在大致估摸出的方向，果然映出了鲜红的火光。山火！赤城的山火！这是寒冷的冬天即将降临关东平原的预兆。

清三边走边想到今年冬天的蛰居生活将是何等寂寥！

二十四

“林大哥……你知道我哥哥和美穗子的事吗？”雪子笑着问道。

“知道一点。”

清三的脸有些红了。他望着雪子的脸。

“最近的情况也知道吗？”

“最近！是说寒假以来吗？”

“是啊。”

雪子露着笑脸。

“不知道。”

“哦……”她又笑了笑，闭上了嘴。

从昨天起放寒假。清三本打算在羽生过年的，但还是回到了行田家里。他也知道美穗子在三四天前从浦和回来了。早晨，他去加藤家拜访，郁治外出不在家，他转身想走，可郁治的母亲和雪子挽留他说：“郁治就会回来的嘛！”

清三想细问，但没有那个勇气，心里却不平静。

雪子只顾发笑。

“究竟怎么啦？”清三问。

“怎么倒不怎么，只是……”她还在笑。一会儿又说，“想问你个怪问题……对于哥哥和北川的事，你没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这么说，你没有夹在他们俩之间什么的吧？"

"说不上。"

"是吗。"雪子又默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她又说，"我听小畑说到一件怪事……"

"怪事！什么事呀？"

"也没什么事……"

她的话象谜一样，叫人根本摸不着头脑。

下午，他心想反正得到北川那里去看看，于是顺着池塘边往前走，正好郁治迎面而来。

"哟！"

"上哪里去呀？"

"到北川那里去一下。"

"我也正要到那里去。"清三故作高兴地说，"听说Art先生回来啦！"

"嗯。"

两个人默默不语地走了一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清三问道。

"你是指什么？"

"你是装作不知吧？我全都听说了。"

"什么事？"

"不是说你们大有进展么。"

"谁说的？"

"你心里很清楚嘛！"

"应该没有人知道呀！"郁治说完，想了想又问，"到底是谁说的？"

“证据确凿嘛。”

“谁呢？”

“猜猜看。”

郁治又想了想。

“不知道。”

“我说你呀，小畑对你妹妹说什么来着？关于我的事。”

“哦！是妹妹在胡说八道啊。这家伙，真是个糊涂蛋！”

“好啦，别骂你妹妹，回答我提的问题吧。”

“什么呀？”

“小畑对你妹妹说什么来着？”

“不知道呀！”

“不会不知道吧。说在你和Art的关系上，我插了一手什么的。”

“嗯，这么说，倒是有的。”郁治象想起来了似的，“是说你经常到北川那里去，总该有什么事吧。”

“关于你妹妹，那位先生又说了些什么？”

“可能是开玩笑吧。详细情况我不清楚。”

两个人默默地朝前走。

二十五

清三听郁治详细地介绍了他和美穗子之间的“新进展”。大约在一个月前，郁治在雪子写给美穗子的信里，夹进了一封长信。不久，美穗子又给郁治回了一封长信。那天晚上，郁治在一家饮食店把这封回信拿给清三看了，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甜蜜的情话。信中写道：她在宿舍里昏暗的油灯下，把郁治的信翻来复去地看了；还写道：现在彼此都在学习，正如所说，在成功地进入社会之前，希望能保持纯洁的交往。从此可以看出，郁治已在信中向她表明

了自己的心事。清三没有精力去仔细阅读那封长信，只是有选择地看了看，字里行间的甜言蜜语，就象各种颜色组成的花环，呈现在他那凄凉孤独的生活面前。郁治不顾朋友心里多么难过，只顾趁着酒兴，满不在乎、洋洋得意地谈自己的恋爱经过，那态度实在令人可恨、可气，而又使人同情。清三只是忿忿地听着。

“再说，我一定尽可能为你效力！”这话郁治不知说了多少遍。他还说，“小畑也说过这件事。就说我吧，对你的心情是很清楚的。”

郁治又谈到了最近石川醉心于加须的艺妓的事。

“那位老兄近来非常热心，也许你也知道。他买了自行车，说是要远距离骑车，几乎每天都去。从东京来了个叫小蝶的女子，他还珍贵地保存着她的照片哩！到底是纨袴子弟，与我们的心完全不一样。你可知道，这种人即使不用功学习，照例能独自混得下去。”

清三清楚地知道，所谓“尽可能效力”，这话的背后有雪子的存在。然而，清三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高兴。雪子那个不大搭理人的样子出现在他眼前，但很快又消失了。他没有想到美穗子的姿态竟如此强烈地刻在自己的心上。他老早就知道郁治与美穗子会朝这方面发展，有时甚至还为朋友的成功而祈祷。当然，脑子里想和成为事实，到时候的感觉是极其不同的。

清三心中悒悒。无论从实际生活还是从恋爱和钻研学问来说，自己的境遇都越来越朝消极的方面发展，有着一种夹在两根柱子之间被越压越小似的感觉。刚开始，这酒怎么喝也不醉人，到后来，反应却越来越大，等到回家的时候，他又是唱歌又是吟诗，把郁治给吓坏了。

然而，他认为此事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失恋是痛苦的，但又为自己没有被爱情夺走自由而高兴。对往日的朋友在感情上多少

产生了距离，但反过来也把自己认识得更清楚了。

他怀里揣着七圆钱，本打算用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给父母的补贴，但又想用之于旅行，所以特意收藏起来。年末快到了，西风几乎每天都在这关东平原的小市镇上狂吹。干货店里晒干的青鱼子堆得象山一样，鱼铺里台板上摆着许多鲑鱼。这一带的习惯是过旧历正月，所以镇上仍是那么冷清，穿红色衬裙的乡村姑娘也看不见了，只有郡公所、警察署、小学校和举足轻重的豪富之家那些用草绳扎起的彩门显得非常醒目。

六铺席的房间里生着火炉，清三多数日子都在那里度过。看杂志，读小说，有时还翻《心理学》。母亲趁家庭副业得空，就在旁边给清三缝制棉衣，有时下午上街去买些江米点心来，再给他沏上茶。一天夜里，寒风呼啸，雨雪交加，父亲、母亲和清三围着火炉，听着门外凄凉而可怕的冬天的声音，爱唠叨的母亲又象每天晚上一样，谈起家里的经济情况，反复提到欠债太多。

“实在不好办呀！”清三长叹一口气。

“买卖再顺手一点就好啦。可是，实在不走运啊！干什么都不如意。”父亲这么说。

“你确实也够可怜的。可是，如果每个月不再多帮一点的话……”母亲看着儿子的脸。

“我也够节省的喽！就这样……”清三说，“连烟都不大敢抽……”

“你的确是怪可怜的，可是……”

“父亲不再多挣点的话……”清三面朝父亲说。

父亲缄口不语。

一谈到家里的开支，母亲的话就没完没了。清三不能不同情母亲。他反复诉说借钱并非良策，家里越穷就越要有过穷日子的打算的道理，最后，又拿出藏着的三圆钱来交给了母亲。

即使是看望朋友，也不象过去那样有劲头了。郁治经常来，可清三却很少去。一见面，必然要谈到美穗子，可再没比听到这件事更使清三难过的了。有时也想去看看北川，但又觉得没志气，只好作罢。去散步吧，近来野外很冷，而且周围也没有可欣赏的东西。他一闷得难受，就到隔着一户的邻居家去，在向阳的檐廊上，与约莫七八岁的小姑娘一起弹螺壳玩。

其中有一个头发很长、眉毛很好看的小姑娘，据说是调到警察署来的警部① 的女儿，还没有上小学，却会认假名字母，学会了算术，《百人一首》② 中的和歌也能背出一些来，还会用可爱的腔调演唱那些自己不解其意的爱情歌曲等。清三用一到十六的数字，让她做加减，她大体上能不出错地很快答上来。他不禁以一种感伤的心情，来想象这姑娘的成长前景。他在心中暗祝姑娘幸福并得到温柔的爱情，自己的心中却泛起了无限的惆怅。

去熊谷的那天是三十日，西风劲吹。小岛和樱井都从东京回来了，小畑热情地欢迎他，可是，他心里却无法象往日那样欢快。清三苍白的脸、深沉的语调和消极的谈话，引起了旧友的疑惑。清三在越来越快活的朋友面前，感到自己有些抬不起头来。

熊谷街上十分热闹。这里每家每户都扎起了草绳彩门；大街的拐角上，开设了岁末市场，橙子、装彩门的稻草绳、海带、虾等等，特别引起走过的人们的注目；哪家店铺都张着弓形手柄灯笼；鱼店里有鲑鱼、小沙丁鱼干、干青鱼子；洋货店里摆满了毛线、衬衫、内裤等；到了晚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从街上走过时，有人总要问问价钱。

年三十的早晨，清三怀着落寞的心情，顶着呼啸的西风，在

---

① 警官职衔。

② 《百人一首》：和歌集名，内收一百位作者的一百首和歌。有多种版本，以藤原定家的撰本流传最广。

那漫长的大路上，一步一步走回行田去。此时此刻，他深深感到人的感情随着环境在不断起变化，去年这个时候，他作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也不知道亲密的朋友关系会这样日益疏远。前不久，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人是环境的动物"这种说法。当时，他把它看得与己无关，认为哪有这种事，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可是，眼下他才知道这是事实。

回到家里一看，讨帐的人来自各个地方，母亲只好向他们一一低头求情，那种情景叫人不忍相看。父亲由于没法还帐，只能在天黑以后才拖着沉重的步履，懒洋洋地转回家来。"啊……实在没有办法呀！"他深深地叹着气，把不够一半开支的钱包交给了母亲。清三看不下去，又拿出两圆钱来。

到了晚上，母亲拿着钱褡子里仅有的几个钱，为了形式上过一个年而上街去买点东西。回来时，布包里装着粘糕三块、小沙丁鱼干一袋、鲑鱼五小片，还有明天炖菜用的芋头约五合①，转回家来，嘴里还嚷嚷着："真重啊，真重！"这时，父亲已在神龛上，厨房里，厕所里都点上了灯，把火盆里的火也烧得很旺。没有多久，过年的饭菜就做好了。

父亲低着秃头，不停地向神龛膜拜。然后又面向饭桌。"说起来，咱们一家三人能这样吃上过年饭，总算还是不错。"说完拿起筷子。各人的饭菜盘里放着鲑鱼豆腐汤和两条生的小沙丁鱼干。室内显得特别亮堂。

母亲还有当晚必须做好的裁缝活，忙着飞针走线，直到深夜。清三在旁边写了十五张贺年片，最后又拿出每天要写的日记本，用钢笔写起了日记。

---

① 合：日本的旧制容量单位，每合相当于0.18公升。

三十一日。

今岁又到年关。

越思越想，思绪越乱，三十四年①行将逝去

不欲思念却成思，今岁又告终。

如斯也，最后之决心为：无言、沉默、实行。

余必须顺从命运。如此世道，余着实不欲多言。

《明星》、《新声》已到。

噫！三十四年终去矣。余一生以今岁难忘之事最多。不说，不说。我所虑者，唯此而已。人云：世道如此，唯有自思自语。嗟乎！

他把日记本合起来放在一旁，开始阅读新到的《明星》杂志。

二十六

一月一日（明治三十五年）

此本系三年前与小畑合计缀成，备作抄记优秀诗歌之用，但任其闲置一旁，直至今日。现取出用作今年书写日记。

去年，即为昨日，终于看清世态炎凉，心中忿忿难平，牢骚满腹，无从排遣。莫如独居乡间草丛，独自清高。如斯也，友人将笑我太无气概。但今生命运只能如此，并非无勇气与之抗衡，二十余年屡闻慈母叹息，未多顾及。如此两年三载，裹足不前，亦不足恨。今年日记依然如此。世道如此，何言之有，唯求和平而已。最终唯有缄

① 指明治三十四年，即1901年。

口不语！

恋者，终成苦事。而今我弃之而无恨。加藤之恋出自彼之内心，虽知其心中藏刀，若与之相争，诚实内疚。彼之所以如此，亦为世道所驱，余无需多与计较。

今日方写信告熊谷之小畑。

二日。

昨夜，在铃木家通宵畅叙儿时旧事。

呵！让余爱少年少女！愿神灵赐幸福与人间幼小者。呵！让余爱幼小者！

Art！这是为何？自知不该卷入无谓的恋爱之争，然有时正如人言，在不知中失去冷静，以至徒增此己所不欲之思绪，惶惶不可终日！呵！事到最终，竟是如此！

黄昏，西边一道红云，向上升去，先淡紫而后淡黑。下方为秩父山，黝黑、美丽、光亮而又苍劲。冬云寒冷而凄凉，宛如爱情破裂，又如被社会抛弃，只落得人心冰凉。

三日。

白昼寒风起，小鸟啁啾枝头。冬天田野几多寒，暴风骤雨何其烈。视人世若冰霜。独立原野，不知何处是归途。苍茫暮色，呼求神灵“祐我”！

四日。

傍晚，泽田来访。加藤邀我等去北川家玩纸牌。难道彼真是毫不知友情、出卖友人只图自身得利之人？彼仍旧问及：“君所欲者，余将尽力而为，请讲。”余答曰：“无

有。"此话果真出自彼之内心？

五日。

有幸应学友会大会之约，立即前往。据称："赴会应守时。"因初次在此种场合登台，难免心中有所迟疑。然而自始至终却是意外冷静。余兴为小燕林说书。

六日。

同加藤、雪子，铃木君之妹玩纸牌。

夜，门外西风凛冽。余如此软弱无能，实难上进，况尚需为父母奔走。既已如此，唯有安于冷酷命运之途，任从风暴侵袭。余本有所顾虑，却不知为何，竟误入汝之旋涡。

男儿立如松，
志坚不屈从。
任凭狂风起，
枝断根不动。

——正直正太夫

近来寒风劲吹。不知南边林荫地下，弟之尸体已成何状。唯心中念及，今日却未前往，而明日此身又将朝东而去。

七日。

回到羽生寺内。

心已定。然而，原野冬枯，实属凄凉！

×子呵！现今贵体可好？不怕见笑，余至今犹寄情于汝。然世道如此，余只可独自思念，独自哭泣，怎能

使汝增添烦恼？

与住持边食山芋羹边亲切交谈。夜，极冷。

九日。

今晨，观赏今冬初雪。

夜间，荻生君来访，为余送来木炭、点心。人世冷若冰霜，却有友人温暖之心！愿以余之诚心报友人。

（夜里十时半记）

十日至二十日。

于此间十又一日，心情紊乱，未回寺去。若是如此暮气沉沉，怎能先知先觉，毫不迷惑，真正与人一般领悟事物？也将无力祈求神灵。想及旁人多不言不语，自身更加怠倦。平日并非不愿给友人书信，也并非不愿回归行田。只是终日忧心忡忡。为此，既不作画，也不写诗，独自一人度此十日。

星期六，荻生君来寺，通宵畅谈。情深心狭之友人也！

加藤醉心于恋情，小畑自愿入俗。此间，彼来信称："切勿甘为诗人，切勿甘为俗物。"如斯也，既不能为诗人，亦不能为俗物。迷惑之余，方知热情纵逝。由失意而沉默，由沉默而镇静。唯愿就此止于苦笑。念及为期短暂，并非永久，方不感悲痛。夜半寒风大作，思念众多有幸之友人，又感乡村诚实凄凉。也罢，万事只能如此，唯求振奋高飞。然而，每当静思自身之命运……眼下只好如此！能安紊乱之心者，唯有幼小者、绘画、诗歌与音乐而已。

数日来，默默不欲多言，独自沉思而已……。

他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记着日记。与去年春天相比，他深知自己的心情和笔调都明显地变消沉了。有时他也翻开过去的日记看一看，其中的文字既诙谐，也很潇洒。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正因为当时不如现在这样了解人世间的实情，才显得那么洒脱的。

他的心灵受到了损伤，以至消极地想超脱一切——爱情、社会、友情、家庭。寺院大殿里的这间屋子，对他来说，实在太寂寥了。而且每天一早一晚，在那不足两里的路上来回，这又是多么使人厌烦。他象流浪者一样，有时睡在学校值班室，有时去村中酒店住宿，有时回到寺里就寝。由于自己懒于做饭，就到处弄点盒饭充饥，有时甚至用粗点心充当午餐。荻生去大殿的那间房子时，主人不在的时候居多数。桌上积满了灰尘，旧的《新声》和《明星》杂志到处乱放。住持说："林君怎么啦？好久不回寺里来了嘛……莫非在学校里忙什么事？"荻生不放心，在邮局百忙的工作中，特意抽空去弥勒，见清三并没有什么变化，平时懒于梳理的头发也剪得很整齐，脸上带着微笑，还说："天这么冷，一大早起来就得跑路，太辛苦了。你可知道，如果在这里跟校工一起睡，就可以不急不忙地一直睡到孩子们陆续前来上学的时候为止。"

在那八铺席的房间里，榻板的钉子上挂着旧大褂和腰带，桌上放着红笔批改的学生作文和他最近开始作的水彩写生画。上完课，校长和同事们回了家，清三一个人出去买回点心来，两个人一起吃。他一边喝茶，一边把两三张画得不好的水彩写生画拿出来给朋友看。一张画的是夕阳斜照在校门和围墙上；一张是暮霭中微微显露的富士山；还有一张是学生的肖像写生。荻生把画拿在手里看入了神，很佩服地说："你的手真灵巧！"清三还用风琴给荻生弹奏最近收集到的、谱了曲的新歌。

冬天越来越冷，白天下雨，到了晚上变成雨夹雪。第二天，校园里一片白雪，早来的学生不是做雪人，就是打雪仗，闹得很厉害。太阳照射的屋檐下，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雪后的道路，泥泞不堪，几天不干，就是高齿木屐，也动不动会深陷在泥泞里。公共马车连车篷顶上都溅上了泥点子。

映在桌前拉门上的冬天的日影，使清三的心稍许沉静下来。他原来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不久又起了变化，变成了“既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又要坦然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在感叹和落泪之后，接着就是肃然、孤寂而又甘甜的平静。在雨雪交加的夜里，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夜来寒气进霰声，响声阵阵难成眠(母亲如何)”的歌，想到了母亲的恩情；有时又写道：“寒冷寂寞夜半床，心静不知苦和凉。”以此寻找自我安慰；有时还这样写道：“心中无所思，淡然渡时光，今生往日里，幸与不幸味均尝！”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小鼠陷入圈套，诚实可怜！莫非汝亦为难逃命运羁绊之不幸者。如能暗中相助，自当尽力救汝，此乃因余有缘护汝之故。可怜小鼠！与其夜夜因觅食而迷途，不如如此死于圈套。呜呼哀哉！”星期天，他既没有去羽生寺里，也没有回行田家里，而是在值班室度过。他写道：“今日为星期天，又在此地度过。晨，独自贪睡，迟迟方起。”

有消息说，郁治、樱井和小畑为参加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都到浦和去了。趁孝明天皇① 的祭日，他在时隔多日之后又回了一趟行田。可是，这里一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了。雪子还是带着那种不在乎的样子出来迎接他。而他呢，毋宁说对活泼天真的繁子更怀有思念之情。回来时，她母亲把昨天精心烹调的美味鲫鱼装在食盒里，让他带走。

---

① 即明治前一代的统仁天皇，卒于1886年 1月25日。

这些日子，他完全与世隔绝，独自生活，连报纸都很少去摸。第五师的抢劫案件、青森第三团的雪里行军冻死事件、矿毒事件，每天都用两号字登在第一版或第二版上。平时，他是报纸的忠实读者，报纸上的消息不是作为话题而进行种种议论，就是记在日记中，可是，最近他根本不把报纸当一回事，即使旁人说给他听，也只是应一声“是吗”，不与人做任何谈论。他所喜爱的泪香译的《岩窟王》①，也只看了一半就放下了。校园后边有约一百六十平方米的竹丛，夕阳总是透过竹叶照进值班室来。一天夜里，从对面农民家里传出老爷子的声音：“财神进来，鬼怪出去！”他才想起原来今天是立春的前一天②，随即拿出元月份报纸附送的绘图日历来看了看。他就是这样疏远世事地过着日子。

每天下午四点过后，前面澡堂里的云板响声便在这寂静、寒冷、多为茅草房的乡村街道上回响。

在和羽生的住持喝酒时，他真想说：“怎么样？干一番风靡社会的事业吧，干什么都行。”

每当想说这话时，他又考虑到：“自己无论干什么事业，改良社会也好，接济思想界也好，不管干什么，都必须得到一个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并把这作为自己尽力报效社会应得的报酬而接受下来。自己是想从小学教员逐步向中学教员的地位发展呢？还是满足于这崇高美好的小学教员生活呢？”他一方面想跟许多朋友一样，轰轰烈烈地走向社会，另一方面又想把小学教员当作高尚、神圣的事业，与那些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为伴，以这样度过一生为理想的生活。当然，有时也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为了离开朋友，离开爱情，离开社会而特意去过那种孤独的生活。

① 泪香即黑岩泪香(1862—1920)，日本著名翻译家，曾以《岩窟王》为书名翻译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② 日本旧俗，立春前一天要撒豆驱邪。

一天，校长说："怎么样？既然每天都这样睡在值班室里，那就干脆从寺里把东西搬来，在这里自己起火过日子，不好吗……这样的话，我就用不着专门设值班室，你也可以省得付房租，还可以省得辛辛苦苦地来回走两里路。"前不久，羽生的住持也说："究竟作何打算，房间经常这样空着，却又要收房租，实在过意不去……何况大冬天来回走路，也实在太辛苦啦！"当然，清三也考虑过：当初在寺里借宿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当时相比，希望、目的、感情全都变了。《行田文学》停刊了，一起爱好文学的朋友们离散了。就他自身的兴趣而言，比之于当初爱看文艺书籍，现在更多地倾向于写生作画、收集音乐曲谱和弹奏风琴了，而且也不象以往那样经常想去行田了。这个月中旬，他从羽生寺里把被子和书箱等搬到学校里来了。

二十七

"喜平老头子的事呀，真是没有想到啊！"

"可不是吗，今天早晨他走的时候，我还碰上他哩！看他是带着网去的，便跟他打招呼说：'这么冷的天，还要去打鱼，真辛苦呀！'"

"怎么会弄成那个样子呢？"

"可不是吗，那里除了有条沟外，又没什么东西。"

"到底在哪儿呀？"

"跟你说呀，就死在西边勘三田地当中的那条沟里，身子的下半部插在很深的泥里，头耷拉着，人都冻僵啦！"

"死得真快啊！"

"今天不是赛日①吗，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啊！"

---

① 正月十六和七月十六是拜阎王的日子，是谓"赛日"。

“我看这个春天，我们也别去打鱼了！”

在满屋子是蒸气的狭小的澡堂子里，村里人谈论着这件事。叫喜平的老头子，住在村边的小屋子里，年龄在五十岁上下，靠捕鱼和捉泥鳅勉强餬口。每天弄得一身脏，担着早先编结的旧网，下到河里或田沟里去，路上碰到学校的老师或村公所的人，总是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听说他今天冻死在田沟里了。清三一边洗澡，一边听着村里人的种种议论，不由得想到对一个人的出生、成长、死亡，村里人竟是这般议论纷纷；还想到那个老头身体直立着冻死在泥沟里的情景。在雾蒙蒙的蒸气中，能听到水滴掉进水桶里的声音。

二十八

上完课，同事们大都回家了。清三正和校长在值班室说话时，卖鱼的小贩来了。

“老爷，鲫鱼便宜，买吗？”

拉门一打开，卖鱼的老头面带笑容站在门口，鱼篓子放在地上。

“鲫鱼可是不想要啊！”

“便宜卖，买点吧。”

校长回头看了看清三，说：“你要吗？要是便宜，买一点燉汤吃倒也不错。”于是，两人来到檐廊上，看了看鱼。

两个鱼篓里，五寸来长和三寸来长的鲫鱼杂混在一起，肚皮上闪着金色。

“小了一点！”校长说。

“哪儿小啊！作清燉鱼这么大小最合适不过啦，而且是在板仓抓的，所以鱼刺可软呢！”

论品种，校长当即看出这是一种好鲫鱼。渡过利根川，往前走一里地，那里有个板仓池塘，池塘边有供奉雷电神的神社。那一带是沼泽地，地势低于利根川河底，到处是小池塘，有从上州游来的鲫鱼和小鱼，其味道之鲜美，是很有名的。

“按几折算呀？”

“七折不算多吧。”

“七折，太贵啦！”

“分量给您称足，就按七折买去吧。”

“要按五折就好。”

“五折？没有那种价钱的。好吧，咱们再各让一半吧。”

清三看到校长买东西这么内行，不禁笑了。最后说好按六折算。校工拿来了桶和研钵，秤称得翘翘的，鲫鱼的两鳃在不停地张合。不一会，老头接过钱，担着空鱼篓子回家去了。

“合算，合算！燉好了放着，你可以吃十天哩！”校长说着，抓起最大的一条鲫鱼："上州的鲫鱼实在好。鱼鳞跟这边抓到的完全不一样！"他指给清三看。校工分出一半装进小桶，给校长送回家去。

那一整天都忙着做鲫鱼。在墩板上去掉鱼鳞，再穿在铁扦子上，炕炉里生上火，把鱼放在上面烤。校工在一旁忙着打草鞋。也有那么两三条大的，一条就占了一根铁扦子。烤到有点焦的程度，就穿在草绳上。

“真不少啊！”清三说着，数了数，“共有十九串哩！”

“太合算了。校长真是个讨价还价的里手。这么好的鲫鱼，哪有只按六折算的呢！”校工从旁插话说。

清三想试着燉燉看，把五串鱼放进小锅里，放在小炉子上燉。到睡觉的时候尝了尝，鱼刺还是硬的。

自炊生活对清三来说确实充满了乐趣，也很节省，大多是吃

豆腐、油炸豆腐或咸鲑鱼过日子。做清炖鲫鱼，是从第二次起才成功的。白糖放得过多，分给校工吃时，校工说："林老师做的清燉鱼，真跟吃甜点心一样啊！"学生们常常给他带些胡枝子饼或安康饼来，也有带玉米和江米粉做的馅儿饼之类的东西来的。他一心想学习，不管在乡下学，还是到东京去学，心情都是一个样。他想使自己的学问不次于由父母出学费的朋友，因此勤奋地阅读心理学、伦理学等书籍。可是，由于不容推辞的要求，他开始教高小学生学英语，从此带着国民读本一二册前来求教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尽管他认为不能这样消磨时光，学生们一般在晚上还是会聚集到值班室来。

二月底，梅花初开。打开拉门就能看到竹丛中的梅花，香味随风飘来。

一天，他面对着桌子唱道：

寂寞偏僻村头上，
白梅最先出围墙，
唯我独自攀一枝，
低声且把春歌唱。

他把这首歌写在本子上，寂寥的思绪不断涌上心头。突然，发现旁边一本旧的《中学世界》里有一张梅花图案配着乡村少女画像的明信片。他拿过来把这首歌抄在上面，还题写了"未见世面的乡村少女"几个字，打算送给在浦和的美穗子。但想到她住在管理很严的宿舍里，只好作罢。他突然想起美穗子有个叫育子的姐姐爱好音乐，与他曾有过两三次信件来往，于是决定把歌谱上曲送给她。

傍晚，他一边在校园里散步，一边低声哼着自己作的歌。当唱到"低声且把春歌唱"时，他深深感到眼前好似浮现出了自己那无限寂寥的处境，眼泪不由得滚落下来

这些日子，朋友们的来信也越来越少。前不久到熊谷的小畑那里去时，由于对立身处世的看法不一，所以发生了争执，从那以后，彼此也疏远了。郁治一来信，总要谈到美穗子，所以他不想回信。相反，他对弥勒的人倒是有了好感。最近以来，不管走到哪家去，没有不亲切地叫唤他"老师、老师"的。而且在同事当中，那位心术不好，令人讨厌的师范毕业生教员已调到加须去了，存在隔阂的人一走，学校的气氛就和自己完全相投了。

节日也好，星期天也好，他一般都在值班室度过。渡过利根川，再走约莫一里地，就是高取，那里有个天满宫，三月上旬大祭时，从附近来参拜的人多得院子里没法插脚。清三曾去过一次，有杂耍的有摊贩，铃铛声不绝于耳。特别是父母亲为祈求孩子学习有出息，总要带着孩子来。每年这一天，学校都放假。下午，清三在值班室写信，参拜神社回来的学生，三五成群地顺路来到他那里。

二十九

在发户，织布匠特别多。每逢赶集，向市场投放布匹百反①以上的人家，至少有七八户之多。当然，虽说都是织布作坊，却并非房檐相连，形成一个群落。乍一看去，跟普通农家没有什么不同。房子四周是种蚕豆、豌豆的田地，夏季里，则到处种着茄子、黄瓜，还有玉米那宽大的叶片在随风摇晃，沙沙作响。

可是，进屋里一看，模样就大不相同。正对着门口摆着几个蓝染缸，染匠们在那里紧张地浆染蚕丝。白白的蚕丝堆积如山，雇工们在旁边不停地把蚕丝分选开来。还可看到放布匹的大橱。

前面的大院子里，高高的晒竿整整齐齐地分成几排。从早晨

---

① 长2丈8尺，宽9寸的布为1反。

起，大排大排的藏青色蚕丝就晾晒在那里。梳丝机的声音象骤雨一样从四方传来，热闹非凡。

织布作坊的周围，不停地响起机杼声，织布的都是些雇工。

与周围寂静的村落相反，这里充满了生气。有钱人很多，从外乡来的青年男女也不少。

附近的人都说发户这个村子风气不好。《琦玉新报》的社会新闻版上，每月肯定要登载这个村子一两件新闻：或是说某作坊的老板逐个地强奸女工，被关进了牢房，或是说越后的女子和上州的男人，从临利根川的悬崖上跳河殉情等等。在靠近大路的地方，还有两三家下等娼馆。

进入八月以后，发户每晚都举行盆舞[1]会，十分热闹。每当在学校里值夜班，那跳舞的喧闹声震得礼堂的玻璃窗作响，就象在跟前似的，听得十分清楚。那个劲头，就是过了十一点也轻易停不下来。去年九月，轮到清三值夜班时，正好是皓月当空的夜晚，墙根下的虫声，听起来跟下雨一样。

"发户的盆舞正热闹哩！林老师，您还没有去看过吧？那是非去看一次不可的啊……不过，象林老师这么漂亮的人，可得留点神，不然，连袖子都会给拽掉的哟！"教师杉田边笑边说。清三并不想去看，只是直到深夜，耳朵还能听到那特别带劲的声音。

此外，关于发户的事，清三还听到过那么几桩。据说两三年前，一轮到有男子风采的老师在这里值夜班，发户的女子就三三两两，大模大样地从院子往里闯，厚着脸皮攀谈一阵才走。其实，只要看看学生的样子，也就知道发户的风气确实不好，即便同属触犯校规的行为，发户来的学生和别处的学生表现都不一样，还有的孩子因象口头禅似地在教室里唱下流歌而被处罚——，端着

① 盆舞：日本人在民间节日盂兰盆节所跳的民间舞蹈。

装满了水的碗罚站。

到了春天，原野里紫花地丁开放的时候，清三又开始了散步。他那头戴茶色旧帽、身体十分瘦削的身影，时而在这里露面，时而又在那里出现。农民们有时会看到学校这位年轻老师站在野川桥上出神地看着一片片晚霞；有时一大早就碰上他在村公所对面的路上走，有时见他站着与村公所的听差说话；有时见他跟在地里劳动的人们打招呼；有时见他带着学校里两三个女学生，让她们在林子里摘下花扎成花束……

每当他在弥勒野的树林一角，对着傍晚的天空写生的时候，附近的学生就会纷纷围到他的身边来。

“啊，是老师，是老师！”

“老师在画什么呀！”

“啊，原来是在画画。”

“在画那边的云彩呢！”

“老师画得真好。”

“那当然喽！老师嘛。”

“看，这是那朵云。”

“这下边是那座房子。”

当他在默默地挥笔时，孩子们总在一旁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加议论。也有孩子一个劲地盯着老师的脸，仿佛在怀疑：老师为什么能画得那么好呢？第二天来到学校里，那些学生就象看到了稀奇事似的，向其他学生传播开了。这一来，有的学生就说：“老师，把昨天画的画给我们看看吧！”

清三对附近的情况逐渐熟悉了，知道在林子的深处竟然也住着一户人家；还知道在富农家的橡树篱笆对面有一条岸上长有杨柳树的小河，那里有一户人家的女孩子是高小二年级成绩最好的，她家有一口水井，井边长满了草，上面有提水的井架。有一

次，正好那女孩子在井边，清三说："你家就在这里吧？"说着正要从她身边走过去时，女孩子喊道："妈！老师打这里路过！"母亲在小河边背朝这边正聚精会神地在洗什么东西。

通向加须的大路两旁，有田地，也有森林，还有成排的榛树。有时，他发现枹树林子里开着颜色很浓的紫花地丁，于是把它连根取回栽在盆里，摆在桌子上。到了村外，大路从平坦的田园里穿过，可以看到在微风中扬起白色的尘埃。有时还有装着织布机到处转的车子和走累了的旅客打大路上经过。

有一天夜里，学校前面的钟敲得很急，到竹丛那边去一看，天空映得通红。过不多久就知道是手古林那边发生了火灾。第三天清三外出散步时，无意中发现自己正站在烧毁了的房子跟前，他才想起原来前两天起火的就是这一家。那家就在村路边。这时，在原有房子的一角，已用稻草围了一个小棚子。在废墟上，乱散着灰烬和没烧尽的柱子等等。井边的水槽烧掉一半，妇女用袖带挽着袖子正忙着在里面洗餐具。小棚子里，村里人进进出出。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这宁静的乡下突然发生的火灾。由于一夜之间的意外事件，给一家人的命运带来了极大的挫折，他不能不替他们担忧。在金钱来之不易的乡下，要重新盖起一栋房子来，就必须付出一个人一生的辛勤劳动。他把熊谷和行田的那些一心追求功名，热衷于学问的朋友拿来与这些过着艰难生活的人们作了一番比较，进而又在心里描绘了一下那些每天在报纸上抛头露面的名人的生活。人人都想当伟人，想过舒适生活，可是实际上也有许多人在过平凡的日子。他并没有那种即使牺牲一家的幸福——体弱的母亲的幸福，也一定要追求功名的想法，认为与其如此，宁可自己安于平凡的生活。

他也曾去那个老头在寒天因身体陷在泥里而冻死的沟边看了看，那里的芦苇和萱草已长出了新芽，青蛙扑通扑通地跳进了水

里。森林里有荒废了的神庙，站在林子角上，可以清楚地望见富士山，紫云英开得正旺，象是给田里铺上了一层花。

象他这样住在这里，不用打听，村里各种各样的事会自动传到耳朵里来：女人因家务太苦而投水身亡啦；村里的保姆受了过路人的骗，被拖到林子里强奸啦；强盗一伙三人拔刀闯进上村的富农家，把主人和妻子捆绑起来，抢走了钱财啦；收购蚕茧的掮客和女招待殉情啦；如此等等他越听越发现原以为宁静的村子里也有人过着辛酸、悲惨的日子。他渐渐地懂得了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富者和贫者之间存在极大的隔阂；原以为人们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里过着纯洁的理想生活的乡村，同样是利益之争的小天地。

他还逐渐明白，乡村是个出乎他意料的、淫秽和不干净的地方。在人们的传闻中，大多是如此一类的事：哪家的姑娘如何啦，哪家的主妇和某处的某某私通啦，某人偷偷地在某处安外室啦，为女人的事夫妻经常吵架啦。这些事不断送进他的耳朵，而且眼睛所见也证实这些传闻并非虚构。

一天，他又把学生带到利根川岸边。那天夜里，他作了一首新体诗，并把它写在日记本上。

松树平原远，
日薄西山近，
利根川水缓缓流，
乡村景色多荒凉！
我居此庐已有一年整。

抛弃了虚幻的爱情，
离开了繁华的世境，
没有追求，唯独只身一人。

我凄凉地自歌自曲，
你可怀着同情在倾听！

他经常怀有这种感伤的心情，但这并不是他心理状态的全貌。他也曾饶有兴趣地听到过：村里的年轻人入夜后走四里乡路，到栗桥对面的中田去嫖妓女。从大越来的老教师一喝上几口酒，就以洒脱的口气谈起离那里不远的妓院。群马和琦玉两县曾经是积极提倡废除娼妓的地方，所以在其管区之内，只有私娼猖獗，并没有妓院。去足利的福井太远，去佐野的荒町又不方便。这里的年轻人要出去寻欢，除了去茨城县的古河或是中田外就别无他处了。坐公共马车到大越，再从大越在堤岸上走两里路，渡过利根川，很快就能来到中田。

“说起来，妓院就那么五六家。从前，奥州公路繁华的那阵子，那里也是相当热闹的。如今不行喽！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往那里去，总是在黄昏的时候过利根川，晚霞映在水里，看起来太有意思啦！”老教师笑着说。

有时，老教师还会这么说：“如今的年轻人也过于拘谨了，也许一做学问，就怎么也不想干那种蠢事吧。一与穿紫红色衣服和梳刘海式头发的人有了关系，往往就会进退两难，以至身败名裂。不过，独自闭门读书，这对年轻人来说，有好处，也有坏处。有的人不就是因此弄得神经衰弱，或者遁入空门的吗？要是培养出来的青年尽是青葫芦似的脸，尽管有了学问，思想也变高尚了，可又有什么用！年轻人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保持昂扬的精神嘛！”

清三由于光顾用功，脸色都苍白了。当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值班室里时，还是这位老教师笑着对他说：“用功过度会生肺病的，还是稍许玩玩的好。虽说是学校的老师，但都是人嘛！如果这样受伦理道德的束缚，那是活不长的。”老教师还告诉清三：校

长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还没有与现在的妻子结婚的时候，在川越与一个挺厉害的女招待发生了关系，这事眼看要败露了，才转了学校的。还有，前不久还在这里的那位师范毕业的教师，看上了小川店的姑娘，每晚都去厮混。来值班室住以后，清三听到和看到了许多实际情况，渐渐地知道一些在中学的教室、自己的家庭、朋友的圈子和超脱红尘的寺院大殿里不可能了解到的事。

开始到发户那边去散步，那是听到田野里传来插秧歌的时候。花落了，不久嫩叶又使村子里充满了新的色彩。在大路的转角上，村里的年轻人站在正织着布的姑娘面前，不知在说什么。姑娘不加理睬似的只顾穿梭织布。在织布作坊的门口，停着一两辆装着织布机的车子。初夏，和煦的阳光照在一排排晾晒着的藏青色蚕丝上。不知从哪里送来一股藏青布染料的气味。从竹丛背后远远地传来悠扬悦耳的歌声。

他感到这里与加须的街道完全不同，那边很清静，不大见到人影儿，姑娘们也很少打那里经过。总的说，那里缺少生气。然而，这里无论哪一家都不间断地传出梳丝和织布的声音。离村不远，在田野里有一家饮食店，黄昏时节每次路过那里，总有两三个年轻人在喝酒。老板吊儿郎当地与这些人胡扯闲聊，老板娘在训斥流鼻涕的脏孩子。

发户的右边是下村君、堤、名村等几个小村子。茅草房顶象晨星一样散布在田野上。利根川从这里稍稍偏北流去，所以到堤岸上有相当一段距离。堤岸上跟发户河岸上一样，到处长着红松。竹丛茂密，朝露湿润的草地上，开着蓟草花和瞿麦花。

附近的人经常看到清三在堤岸上悠然自得地散步。有时他也走进松林里，坐在草上，象失神的人一样望着白帆从眼前徐徐驶过。

“那是学校的老师，脸色怪苍白的。在想女人了吧！”住在堤下的健旺的老太婆这么说。

织布的姑娘们对清三男子汉的翩翩风度议论纷纷，也有出门来专等着他路过的。在下村君的村子入口处，有一户人家，旧拉门半开着，有位姑娘整天在家里忙着织布。那姑娘有十八九岁，圆脸，大眼睛，眉毛清秀。清三经常特意绕道打那里经过。清三屡屡回头时，姑娘也要回过头去看看他。

有一次，出了这么件事：清三刚要从堤岸上的松林里朝发户方向下去，迎面走来了三个织布姑娘。清三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姑娘们格格直笑。一个姑娘用手捅了捅另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又捅了捅旁边的姑娘。清三只是觉得奇怪，仍旧挥着手杖往前走。坡道两旁，茂密的枹树嫩叶在夕阳照耀下闪闪发光。彼此擦肩而过时，姑娘们让开了路，象强忍着笑似的看着清三。清三这才知道她们是想捉弄人，但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既不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又不觉得尴尬，勿宁说心里很轻松，好象自己也想戏弄她们一阵似的。姑娘们从旁边走过去几步之后，又格格地笑起来。清三一回头，年龄最大的姑娘笑着向他招手，清三也对她笑了笑，于是姑娘厚着脸皮靠过来两三步：

“学校的老师！”其中一个姑娘叫道。

“林老师！”

“好样的林老师。”

另外两个姑娘也跟着这么说。

姑娘们连名字都知道，清三感到奇怪。“好样的林老师”，这话他更觉意外。来到拐角上回头一看，只见姑娘们聚在坡道上面一起朝这边看着。

他想起了河那边上州赤岩一带的事，那里，女人的作风非常之坏，学校的老师如果是单身的话，简直没法工作。据说在那里，只要老师独自在哪家寄宿，到了夏天夜里，五六个女人一拥而上，强拉硬扯地把人给带走，弄得教师夜里只好把门锁上。这是在那

里工作过的人说的。他一边走，一边打心眼里觉得好笑。

那里也有一两家下等妓馆。白天，女人带着一张苍白的脸坐在里面，一副慵散样子，到了晚上，却全都梳妆打扮起来，一个个变了样似的，成了漂亮女人，专门找客人打情骂俏。渐渐到了夏天，妓馆前的凉棚下摆着乘凉的长凳子。薄暮中，葫芦花特别显眼。

“你呀，这些日子都干些什么啦？”

“没法子，太忙了呀！”

“已经拿住你把柄了，还说这种话。”

“有把柄就说吧。”

“真可恶，这个放荡鬼！”

女人朝男人肩上啪地打了一巴掌。

“真痛啊，混帐东西！”

男人回过头来要打女人，女人不让男人打，男人的手和女人的腕子扭在一起。女人身子一斜，脚往长凳子外边一伸，红色的衬裙和白白的大腿露了出来。

清三别过脸，快步从旁边走了过去。

夜里的现象更惊人。几对年轻的男女大模大样地站在路边说话。夜幕中，到处是白色的浴衣，笑声此起彼落。

今年的暑假很快又到了。小畑和郁治考上了高等师范，决定九月份去东京。樱井上了浅草的工业学校，他五月份就向清三报告了被录取的消息。清三给他们三人发去了贺信，信写得沉稳而毫无特色，以尽可能不表露内心的烦闷。六月间，清三去行田时见了一下郁治，可是，已经不象过去那么亲热了。见面时，彼此谈起话来虽都无拘无束，但一旦分手就很少想起对方来，所以彼此间很少来往。

他和美穗子也见过一面。她面颊胖了，眼睛里仍带有亲切的情意。可是，在清三的心里，却没有留下使他为之感动的深刻印

象，只是象碰上了面熟的女人似的，点点头就过去了。不久，到了八月中旬，郁治前往东京。石川因近来生病去了镰仓。留在熊谷的朋友，尽是过去在学校时不那么亲热的人。清三也觉得无聊，想找个地方去旅行一下。可是，又不忍心看到母亲家计的困难，就把五圆钱交给了母亲。这一来，钱包里所剩无几，看来连附近的山都爬不成了。到了八月二十日，他回到了弥勒。心想与其躺在这又小又热的家里，不如呆在通风的学校值班室里。途中，他顺便去了好久没有去的成愿寺，一看，住持正在午睡。

两个人在通风的十铺席房间里交谈，住持拿出啤酒招待清三。不意中，来了一个约有十五六岁，梳刘海式头发，身穿紫色箭状花纹绸衣服，脚套白布袜子的美貌姑娘。

回来路上碰上荻生问起那姑娘时，荻生笑着说："那个姑娘呀，是住持的侄女，是从东京来过暑假的，看上去，与乡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就是不一样，有些洋里洋气。"

荻生还是老样子，他从街上点心铺里买来了江米点心，请清三吃了一顿。即使是天热大忙的时候，邮局也没有暑假，他却毫无怨言地过着日子，他并不羡慕朋友们的纷纷外出。清三心里也想过，自己比不上象荻生那样顺从命运、遇事想得开的人，但总感到有些不以为足。他想：自己既无欢乐，又无爱好，竟能那样生活。那一天，荻生说："怎么样，太无聊啦，到饮食店去找个女人陪着喝喝酒，你看好不好？"清三一听，便说："就是喝酒也没意思。"他没有同意。清三带着不满意的心情，沿着酷热、没有树荫的尘埃路回到了学校。

三十

连着几个天空晴朗，月明如水的夜晚，盂兰盆舞的场景十分热

闹。鼓声的节奏伴和着歌声，清晰可闻。那个热闹的劲头，使清三没法独自呆在寂寞的值班室里听听而已了，他在鼓声歌声的招引下立即跑出门去。

跳舞的地方在村子正中的广场上。人们从远近纷纷赶来，鼓声有板有眼，头上扎着白手巾的男女，手拉手连成圈，和着鼓声高兴地跑起来。嗓门好的人领唱，其他人兴致勃勃地随着歌声跳着。

九点过后，人越来越多。有人跳累了，刚来的人就一批接一批地参加进来。圈子越来越大，鼓声越来越清脆。月亮高高升起，从广阔的田园那边射过来，照着整个广场。树的黑影子映在地上，跳舞的人的舞姿，在树影间来回晃动。

人们纷纷从村子里走过。清三很自然地联想到《万叶集》① 里描述的男女会歌之地。男人们一个个伴着自己的情人走，淫秽的话毫不在乎地脱口而出。人们忘却了世间的羁绊，到处洋溢着畅度今宵的气氛。垣墙内射出了灯光，响起了笑声。

三四个女人结队迎面而来。突然，清三的袖子被拽住了。

“学校的老师。”

“林先生。”

“好样的。”

“林老师！”

瞬间，这声音象暴风雨似地向清三扑来。姑娘们不是抓住他的两只手，就是从后边推着他走，白皙的手牵在一起把他拥住。他想挣脱出来，却被姑娘们拉拉扯扯地往前拽了十几步。

“这是干什么。混帐！”

清三骂道，可是不顶用。

---

① 《万叶集》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歌集，计20卷。

明亮的月光照着这群相互争吵的人。姑娘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响彻四周。

“哟！小妮子们在捉弄学校的老师哩！”也有人这么边说边笑地走了过去。

鼓的节奏伴随着歌声，气氛越来越热闹了。

三十一

秋季皇灵祭① 的第二天是星期天，连续休息两天，大祭的那天，从早晨起就是好天气。这天，清三到住在大越的老教师家里去玩，主人以啤酒招待。告辞时，已经四点多钟了。

大越的街道跟又旧又脏、房檐很低的弥勒相差无几。通往羽生的公共马车在夕阳照耀下，刚刚到达街前，正在下客。摆着柠檬汽水，邋里邋遢的茶馆旁边，有一家很大的老店铺，出售马具和锄头之类。田野里，红蜻蜓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

这里离利根川的堤岸很近，只有二三百米。清三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随即沿着羊肠小道向右拐，朝堤岸走去。明天是星期天，回行田去虽不是说没有事，但也不是非去不可。已经对老教师和校长说好今天和明天不在家的，再说怀里又揣着昨天刚发下来的半个月薪金。“好机会！”想到这里，他的心不自禁地为一种新的希望而震颤。

登上堤岸一看，利根川上映着美丽的夕阳。也许他的心正受某种希望的驱使吧，不知为何，他感到那粼粼的波光、阳光的色调、浓郁的气氛，一切都似乎与自己常易激动的心情紧密相连。半鼓的风帆在夕阳下正缓缓下行，滔滔的大河具有一种特殊的情趣，

① 皇灵祭。每年春秋两季，由天皇去皇灵殿祭祀皇灵之日。

上空飘着只有初秋才能看到的大块白云，对岸的人家、白墙仓库、森林、堤岸都呈现在浓郁的气氛中。堤上的草丛里，蟋蟀在鸣叫。

堤岸上到处是松林、渡口的小屋、枹树林子，还能看到农家的草房。渡船上有两台经常看到在这一带巡回的织布机车、一辆自行车、两把洋伞，一个四十岁左右、商人模样的人好象怕刺眼似的，正以手加额挡着夕阳。渡口稍下游一点的地方有一处浅滩，美丽的波光正一闪一闪地在两岸间泛动。

道路漫长。每当堆积在河流上空的云层模样发生变化，每当水流慢慢地曲回弯转，都会使人对河水产生不同的感觉。夕阳缓缓地滚落下去，水的颜色也渐渐变得青灰，一种沁人心脾的浓郁而深沉的气氛向人逼来。清三一边看着自己长长的影子拖在草地上，一边不时地扪心自责，有时甚而停住脚步，痛责自己那种自甘坠落的心理状态。他还想到了行田的家人和东京的朋友。可是，当他从怀里掏出那个被汗水弄脏了的钱包来，看到确实装有半个月的薪金时，却又微微地笑了。他早就听人说过这事只要有二圆钱就够了。提起青阳楼，那是中田地方最大的一家，他知道在那里住着漂亮的女人。虽然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让他止足，但让他前进的力量却比这更强。心与心在作战，情与意在斗争，理想与欲望交织在一起。可是他的身体却同时象被一种很大的力量拖着似的，不停地向前走去。

渡良濑川与利根川的汇合处，十分开阔，形成的大河气势不愧被称为阪东太郎①。夕阳已经西沉，微微的余辉映在对面的堤岸上。几丝乱云，象是先前那些白云的余尾，边缘染上了红色，摇

① "太郎"即"老大"，"阪东"是日本关东地区的别称。此处喻利根川是关东地区第一大河。

摇晃晃地浮在上空。白帆懒洋洋地在青灰色的水面上朝前滑去。

清三身穿碎花白绢大褂，头戴廉价麦秸草帽，匆匆行走在蟋蟀鸣叫、金铃虫发出悦耳的声音、蚂蚱蹦飞的堤岸上。路上没有行人，眼前是宽阔的滔滔大河，他那瘦削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黄昏时分的暮色中。堤岸和大河之间的平地上，红小豆、大豆和玉米因能经常浇到河水而长势极好。突然，一种声音响彻河面，原来是火车吐着白烟，从前面长长的架桥铁桥上开过。

从堤上往下走，来到一个叫旗井的村落时，天已大黑，村里全都上了灯。有一户农家，年轻的主妇把澡盆端到墙根边，一边嘴里说着："好多日子没这样热过了，真象又回到了夏天。"一边哗哗地冲着身子。天色虽黑，但那白皙而丰腴的乳房却依稀可见。经过铁路岔口时，看守人打出了白旗。他刚穿过铁道，上行火车便呜的一声开了过去。

他在路上两三次打听了去中田的渡口所在。天黑以后，他胆子大了，再也没有后悔之类的念头。突然，他发现路旁有一家肮脏的饮食店，便在那里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三碗面条。店里的老板娘特意送他到路上，告诉了他去渡口的路。

初十前后的月亮，升起在对岸的森林上空，波浪打在渡口的船缘，溅着美丽闪光的浪花。不时吹过带有凉意的风，柔和的桨声一声接一声地传来。堤岸上的一排二层楼房子，黑房顶轮廓分明地突出在月光之中。

一阵弦歌之声越过水面传来，清三的心里不由得荡起了一阵涟漪。

同舟人的脸在月色下都显得那么苍白。船老大微弯着腰在摇橹。嘴里叼着的烟袋锅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火。

十分钟后，清三的身影站到了浓施粉黛、身着红装的妓楼女人的门前。他从这家门前走到那家门前。走进狭小的门里，大褂

袖子差点儿没被拽破。看看这些每晚如此接客的不幸的女人，想想自己为满足内心的欲望和肉体的需要而来，这是多么可悲。他不由得耸了耸肩膀。打情骂俏的人们纷纷通过游廊。一见到熟悉的客人就打趣地说："来吧！你呀！"有的靠着拉门不知在唠叨什么，也有的威风十足地闯进来咚咚地上了楼梯。楼上传来了热闹的三弦声和鼓声。

就那么五六家妓院，很快就走到头了。最后边稍稍往里去的一家，拉门边摆着石菖蒲花盆，两三个看上去很象是当地农家姑娘的胖女人，脸上不匀称地抹着浓浓的白粉，并排站在那里。接着往后，是五六家房檐很低的茅草房子，再往前，就是漆黑的田野。清三走到那里又转身回来，眼前浮现出一路看过来的各种女人的模样，心想如果进去就找这个女人或是那个女人。可是，他怎么的也不想进去。他第一次来到这烟花之地，即使下多少次决心，多少次骂自己胆小，仍然没有勇气进去。最后他象并非来此寻欢作乐的客人似的，故意迈开大步从街道当中走了过去。可是，当来到看中了的女人所在的妓楼前时，却又别过脸去望了望。

他来到河岸的渡口处站了一会儿。美丽的月色淡淡地洒落在码头上，人们从刚靠岸的船上纷纷上岸。他也想过干脆渡河回家去，可又觉得就这么回去——没有达到目的就回去，未免太窝囊了。特意在堤岸上走了又热又远的两里路，如此扫兴而去，太不值得了，何况这么白跑一趟，也太可惜了。在等往对岸去的渡船再返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他在那里站也不是、蹲也不是。

他终于下决心去玩一趟。那家有两个招揽嫖客的人站在门口，大灯的亮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等着接客的妓女全都看着这边。从里边传出了接客的声音，使他不知所措。不一会，他被领到了一间空房子里，堂倌请他"指名"，他好不容易说了句"右边数第二个"。

从右边数第二个女人叫静枝，她个子小，皮肤白皙，头发蓬松，是这家妓院中特别能叫座的女子。她那分得较开的双眉，倒有点使人想起了美穗子。

清三对这种世界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那接客的屋子使他感到十分有趣，女人进来直接坐在男人身边的样子又使他觉得不可思议；大碟子里放上一点点“寿司”① 替客人端来，说是待客的食品，这也使他觉得新鲜。他为了不让女人看出他是第一次尝试，只好硬着头皮与她们插科打浑，还摆出一副对这种地方很内行的样子来。尽管如此，楼上的中年女总管，仍然很快看出他是个新手。他只顾喝酒。

厕所在下楼梯的地方。那里也摆着菖蒲盆花，挂着萱草。玻璃盒子里点着五分芯的油灯；红带子的草屐虽然没有湿，但总觉得潮乎乎的。厕所里安放着蓝色花纹的濑户产高级大瓷便缸。消毒水味夹着臭味向鼻子和眼睛熏来。

那女子的房间有六铺席大小，在二楼的尽头。室内摆着旧衣柜，长火盆上的起落钩子是马口铁的，吊着这一带生产的廉价水壶，旁边放着一本《女学世界》。清三拿过来一看，是去年六月发行的。“还看这种书呀？真佩服！”清三这么一说，那女子露出了笑脸。清三觉得那笑脸很美。房间后边是晒台，微微倾斜的月亮照在那里。隔壁传来了大鼓和三弦的声音，听来十分热闹。

三十二

他一直在那里呆到第二天中午过后。出来时，女子送出门来，窃窃私语似地说：“最近可要再来说定了。”昨晚那女子在床上向他

---

① 寿司是饭里调有醋和酱，再用青菜、鱼肉、海带等卷成的食品。

倾诉的不幸遭遇，令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渡了河，走过栗桥，踏上了昨天来时的路。不知为何，他感到心中不安。说不定会在堤岸上碰到熟人，说是去了行田，可走着方向相反的路，那会使人生疑的。因此，他选择了昨晚打听好的去鸟喰的路。那女子好象不是同他初次见面似的，以沉静的语调，毫不隐讳地告诉他说自己的父母住在古阿稍前面一点的地方。据说要到那里去，就要经过鸟濑。在鸟濑的河岸上，有一处往上州本乡去的渡良濑川渡口。从那里到大高岛只有两里地，也许比走栗桥要近些。这里有一片洼地，每年发水时都要受淹，因此见不到什么树荫，只有一片桑田，清三那顶麦秸草帽，忽隐忽现地在已红了一半的桑叶间移动。他的前方有水田，也有旱田。河边的草丛里也有蟋蟀在鸣叫。

在河岸的渡口上，可以看到静静地倒映在河水里的红霞。对面河岸上，一个身披蓑衣、脚裹绑腿、满身尘埃的客商打扮的男子，背着一个大包，疲惫不堪地朝前走着。利根川和渡良濑川两条大河在这里汇合，那壮观的场面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还可以看到在栗桥铁桥那边是中田的妓院的屋顶。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心里想着那个刚与他分手的女子。

穿过本乡的村落后，道路又上了堤岸。昨天在对岸看着往下流的河水，今天在这边岸上看去却是倒着往上流。清三不由得把昨天的心情和今天的心情做了比较。那是一颗容易激动的兴奋的心和一颗沉静而疲劳的心的比较！时间只隔一天，河水仍以同样的颜色和同样的姿态在奔流，然而就在这一天之间，好象构筑了一条以往不曾经历过的深沟。他对自己的堕落开始后悔了。

在麦仓河岸有个风凉的茶馆。高大的七叶树的树荫下，凉水里浸泡着柠檬水。他要了柠檬水，又亲手削了两个梨子吃。完后，借了一条铺有花草席的长凳子摆在树荫下，仰面大睡起来。昨晚

几乎没有合眼，眼下疲劳来了，头脑昏沉沉的。令人心情舒畅的凉风从江面吹来，蔚蓝的天空闪现在树叶之间。他看着看着，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他睡觉的时候，渡口发生了许多事：猫看准小鸡正要扑上去的时候，茶馆的老太婆慌忙把猫赶走，猫逃进桑田里喵喵地叫着；渡船每次靠岸，总有各种各样的人下船来，又载走各种各样的乘客：有骑自行车来的镇上的老爷们，也有拉着满载布匹的车来这里的脚夫。两三艘装着砖往上游赤城去的船正逆流而上，船夫撑弯了篙竿，几艘扯起风帆的船从那旁边驶过，船舵发出叽呀叽呀的声音，约莫过了一个小时，老太婆到房后去倒垃圾的时候，长板凳上的客人脚耷拉在地上，仰着脸，微张着嘴，睡得正香。等村里去钓鱼的小伙子提着鱼篓子回来的时候，见客人两条腿都弯在长凳子上，枕着手臂，高声打着呼噜。被夕阳照着半个脸，他似乎很热，额头上冒着汗，敞开着的胸前露出了钱包。

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五点多钟了，水面上已带有薄暮时分的那种色彩。清三掏出银壳怀表来一看，对自己意外地睡了这么久感到吃惊，他打开快要掉到地上的钱包数了数，原来的六圆钱已只剩二圆五角了。他稍微想了想，从中拿出一个两角的银币来，两瓶柠檬水是七分钱，两个梨是三分钱，他把钱给了老太婆，要回了找的钱，又放下一枚铜钱作茶钱。

过大高岛渡口时，已是日薄西山了。他没有走大越的正路，而是沿着一条又一条田间小路，尽可能避开人们的目光，回到了弥勒的学校里。

校工一见到他就说："荻生君来过啦，没碰上吗？"

"没有。"

"他感到很奇怪，说如果你去行田的话一定会到羽生去的。回来的路上也没碰上吗？"

"没碰上……"

"他在这里等了一阵，说你也有可能在羽生等着他，所以三点钟左右就走了……"

"是吗？……我没有到羽生去啊！"

他说着脱去了大褂。

三十三

第二个星期六，他又出去了。那天荻生又来找他，他还是不在。母亲也好几次从行田捎信来，说有事要他回家一趟。可是，总不见他回去，于是父亲来加须时，特意顺便来看过他，见他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说近来忙于统计测验成绩，并解释说上个月买了些书，所以没能把该送回去的钱送回去，随即把桌上的书拿过来给父亲看了看。父亲也把过去的常客托卖的文晁①的山水画挂在横木上，悠然自得地边欣赏边说：

"真伪虽说多少有些可疑之处……哎，不管怎么说，这么好的东西，总是值得收藏的珍品。"

从母亲来信看，家计似乎非常困难，但从父亲身上却看不出来。父亲回去时说需要五角钱，清三的钱包里只有六角钱。如果到月底连洗澡的钱都没有可就不好办了，所以清三只留下了两角钱，其余全都给了父亲。父亲背上包裹，半秃的头迎着夕阳的光照，出了校门。

几天没有钱花的日子实在难过，但心里并不感到空虚。早晨、傍晚、夜间，他都要想到那女子身穿红礼服的那副打扮和那张双眉隔开、皮肤白皙的脸蛋。每当这时，那温柔的话语和表情就如

---

① 文晁，即谷文晁(1763—1840)，江户后期的画家。

流水般在他心中涌起。那女人从初会起就对清三超出一般男子的风度和亲切老实的样子表露出了非同寻常的情爱。这情爱在去了一次两次之后渐渐炽烈起来了。清三总是迫切地盼望着月底的到来。

最让清三感到难受的是不能随意吃点心了。过去，桌子抽屉里总是放有江米点心、饼干和羊羹之类的东西，可是最近却只剩下些红、蓝色的点心粉末。实在没法，他只好买一两分钱的花生米吃，或是到附近的同事那里去，让他们请客。最后，他向点心铺的老太婆说好月底交钱，赊些东西来吃。

他对音乐依然是那么爱好。收集的乐谱已经积存不少了。所教课程中唱歌课对他来说是最愉快的时刻。教学生唱新谱的歌曲，自己俨然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站在风琴前打拍子。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嘴里也总哼着曲调。他想起最近在那女子的屋里喝醉了酒，唱起那首“铃声叮当响”时的情景。那女子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说：“这是琵琶歌吗？”这首信浓诗人抒发年轻人的悲哀的诗，他在年轻人聚会时唱，孤独一人在田野里散步时唱，在天真的孩子们跟前和着风琴唱，在这妓女所住的狭小屋子里也唱。当时，清三把诗的意思解释给那女子听，并再次低声吟诵了一遍。清三记得：这首歌是使两人之间产生爱情的一种微妙而有力的契机。

秋天又来到了弥勒的原野上。落寞的阳光透过前面的竹丛射过来。校工花了一整天擦好了教员室的玻璃窗，使人感到空气更加清新而浓郁了。装载着割下的稻谷的车子，从原野上经过，发出阵阵响声。原野上空一片晴朗。

去东京的朋友每个月仍有五六次来信，也寄来了在学校里思念故乡之秋的歌。信中还这么写道：“黄昏时节，遥望着红色的晚霞，遥想在弥勒的田野里以年幼的孩子们为伴的朋友那孤寂的心。”然而，从弥勒的田野里遥望都市的心情更为深切，他在回信中写道：

“从学校看到的晚霞和连结城市的明亮的夜灯，更加值得依恋。”

他在羽生的田野里、去行田的大路上、熊谷镇的新面馆里，送走了去年的秋天，今年又在从弥勒到利根川的河岸路上，尝到了秋天的幽静。从羽生的寺院大殿后边看到的秩父的群山、浅间岳的喷烟和赤城榛名的翠绿，全都离他很远了。如今，他只是从利根川的堤岸上，望着以日光山为主峰的两毛群山在夕阳映照下的景色来消磨时光。

一天，荻生来了。第二天是星期六。

“我说，你身上多少有点钱吗?”

荻生只有三圆钱。

“实在抱歉，家里需要点钱用，明天回家非带去不可……可是，薪金眼下还发不下来，真叫人难办。怎么样？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薪金发下来，立即奉还。”

荻生有些为难：“要多少?”

“三圆钱。”

“我这里正好只有三圆钱，可我自己还需要用一点……”

“那么，两圆也行。”

荻生只好借给他一圆五角钱。

第二天早晨，清三又以同样的说法求老教师借给一圆五角钱。老教师笑着说：“你看，我也同样如此。”随即摇了摇尽是铜币的钱包。关教员手头也没有。他几经犹豫，最后下决心去求校长。校长把钱借给了他。

谁也不知道昨天早晨从行田送来的报纸里夹着一封信，是不熟悉的男人笔迹、盖有中田邮戳。

下午他离开学校，说是要回行田家里去。他在进入今泉前面的路上向右拐，再穿过森林，走在田间。那顶旧礼帽在利根川堤岸下的松林中出现了一会儿后，他又坐上了渡往大高岛去的渡

船。

三 十 四

他每月至少有两次经过渡良濑川渡口。秋渐渐地深了，枹树林里到处都是落叶，常常传出虫鸣声的芦苇丛也干枯了，狗尾草的白穗在太阳光下呈现出一片银白，白鹭落在露出了沙洲的河滩上，寒风从青灰色的水面上吹过。

麦仓那家老太婆的茶馆，长板凳已经不放在外边了。七叶树的黄叶子飘落下来，快堆满了小屋子的房顶。农家的院子里不断传来忙碌的风车声。这时，吹过堤岸的风已经很冷了。

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每走一次，对那女子的爱情就复杂一层，值得回忆的事也越来越多。往回走时，也曾挨过雨淋，在本乡村落陌生农民家里躲雨。有时天快黑了才过栗桥，在大越的堤岸上走一整夜才回到学校里。他不止一次地恼于女人的心肠难以理解。不久他也尝受到了嫖客初次产生的那种嫉妒和排队等“流水席”① 时的不快。有时一等再等，女人就是不来，自己喜欢的女人正顺从别人纵欲寻欢。那女人虽声称把全身献给了自己，但不知这话是否当真。怀疑——男人对女人的一切怀疑，他都渐渐地领受到了。女人则有女人的一套，男人越是猜疑，她们就越是不时显示出轻易不露的深厚感情，巧妙地驾驭着男人的心。

“下次再也不去了。女人们是把讨取男人的欢心当作买卖，她们的心想怎么变就能怎么变。献给自己的殷勤、笑脸和爱情，同样可以立即在邻室献给另一个男人。就是忘了这我也不去了！往日花费的金钱实在可惜！”有时，他也怀着这种愤懑归来。然而，那

---

① 指一个妓女一夜间轮流接几个嫖客。

只不过是用一时的道理简单地去解释复杂的心理状态。他渐渐地明白在女人的心里有更加认真、有趣之处，在时而愤怒，时而哭泣，时而欢笑的当儿，两人的关系会增添各种色彩和回忆。

经常来去于那女子身边的客人中，至少有三个是清三知道的。一个是栗桥船家的儿子，颇有家财，常扎着丝织宽腰带，架着一副眼镜，戴着有沿帽子到这儿来。他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美男子。另一个是古河法院的书记官，年龄已有三十四五，家里有老婆，也有孩子，生性好喝酒作乐，三天必来一次。那女子对他这样纠缠不休十分为难，有时撒着娇对清三说："是以客人身份来的，没有办法，可一想要侍候这样的人，就深感厌烦。你呀，快把我从这里赎出去吧！"每逢这种时候，清三总是说："那就替你这么去给栗桥的人说说，请他赎你出去吧！"听到这类很不得体的话，那女子总是往他的膝上啪地拍一巴掌，那脸上的表情似乎总是在说："我如此钟情于你，你却如此无情。"

还有一个常客是塚崎的一户有钱人家的儿子。由于是乡下的妓院，房间的结构很不完善，偶尔碰到一起。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他长着一张小少爷似的可爱的圆脸。那女子津津乐道地说："他可是个讨喜的老实人啊！好象我的弟弟似的。"

此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人，但不太了解。一个长胡子的中年人好象也来这里。清三想探出在这女人心里对谁的印象最深，却始终没弄明白。有时觉得她对自己印象最深，有时又感到她在圆滑地捉弄自己。有一次，那女子哭哭啼啼地倾诉她可怜的处境，眼泪从长着一副大大的黑眼珠的眼睛里扑簌扑簌往下掉。当时，清三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与她的关系。自己是小学教员，要是这种事稍被人知道，就无法在学校里工作了。何况自己的家庭生活贫困，只能勉强度日。他打开始起就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与这女子生活在一起。他倒是祝愿这女子能被人赎身或是期满后能

重返故乡。由于偶然的缘分，两人结上了这种关系，清三对此既感到不可思议，又感到意味深长。清三也曾进一步设想过这种情况：抛弃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抛弃贫穷的父母——特别是以自己为唯一得力依靠的母亲，去和这女子一起生活。可是，正如不能抛弃母亲去追逐功名和实现直上青云的宏愿一样，他怎么的也没有那种勇气。

从妓院出来，经常是在下午，天不是下雨，就是毒晒。渡过常渡的渡良濑川渡口，一爬上堤岸，就清楚地看到，那艘涂有白油漆的脏运输船，烟囱里冒着煤烟，推进器划开河水，掀起白浪，从眼前向下游开去。甲板上有两三个身穿弄脏了的白衣服的船工在干活，看上去人显得很小。清三停下来凝视着那条船，细丝般的白烟刚往上冒，刺耳的汽笛声就响彻了灰蒙蒙的水面。利根川的水滔滔地往下游奔去，一种"逝者如斯"①的感觉向清三的心头袭来。

三 十 五

清三来去中田的事谁都不知道，就这样到了冬天，又是一年的年底了。其间，曾有两三次算得上危险的经历。一次是在妓院门前，村里一个熟悉的年轻人的侧脸闪现了一下；另外一次是在大高岛的渡船上，正好碰上村里的学务委员与他同路；还有一次是走在大越的堤岸上时，突然遇上了同事关教员。当时，他心里扑通乱跳，以为这事肯定被识破了。可是，关教员知道清三平时有散步的习惯，话里并没有漏出生疑的语气。

然而，欠点心铺、酒店、小川店和米店等处的帐却越来越多。

---

① 出自《论语·子罕》："子在江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知林老师怎么搞的？近来老是赊帐，真难办啊！”小川店的主妇对女儿这么说。

“这个月得请他多少交点钱喽……请好好给说说。”点心铺的老太婆也这么拜托校工。

“这是怎么回事呢？林老师本来是有钱的人嘛，这些日子根本不买菜了，经常吃咸菜、茶泡饭，好几天不煮点肉吃了。”校工则因为近来清三不大把剩菜送给他吃了，所以牢骚满腹地这么独自叨咕。

同事的关老师和羽生的荻生等人即使来访，清三也不象往日那样用啤酒招待他们了。

最先发觉清三情况反常的，还是行田的母亲。即使特意走三里路回家来，也总是心神不定。不仅如此，就是朋友从东京回来了，也不想着去拜访一下。跟往日一样去同他商量什么事，他也只是嗯嗯地听着，根本不答理你。而且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不把每月的钱留下来。那么喜欢的杂志却不去买，也不到街上那家他常常光顾的书店去赊帐买书了。母亲觉察到儿子最近不大正常，有时露着一副想猜度出儿子心事的眼神死盯着清三的脸。

有一次，母亲对清三说：

“前不久，有人来说，有个好姑娘，想给你做媒……你的工作也已经定了，怎么样，想要吗？”

清三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说道：

“可我连自己吃饭都很不容易啊！”

“那倒也是，不过，拿你那么些薪金养老婆的，不是大有人在么。如果结了婚，搬到学校附近去节省着过日子，不会生活不下去的。”

“不过，还早哩！”

“可是，你这样离着我们，也不知你在干些什么！”母亲笑着说，

"不过，你若想一直住在学校 图个自由自在，那我就没办法喽！"

"母亲！话是这么说。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有希望的。我想再用点功，去争取一张中学教员的证书……现在就成亲，那就没有什么前途了。"

"你抱那么大的希望有什么用呢！"

"可我不愿把自己埋没在乡下！这一两年里我还无能为力，可我总在想，什么时候总得想法子到东京去学习。最近我在钻研些音乐方面的东西，打算明年前后去参加一下考试。如果现在成了家，那不是有意把自己埋没在乡下吗！"

"可是，就是送你进那个学校，学费怎么办？"

"音乐学校是公费。"

"那么，家里怎么办？"

"到时候只好请父亲和母亲自己过了。请你们将就三年吧。"

"这个嘛，并不是说就过不下去。可你父亲是那个样子，只有靠我一个人辛苦了。"

清三沉默不语。

一次，母子间还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你想娶加藤家的雪子吗？"

"雪子？为什么？"

"听她母亲的口气，象是嫁给你也行。"

"为什么？"

"虽不是说得那么明确，但好象如果硬去求婚，是可以嫁给你的。"

"我讨厌她！整天花枝招展，扭捏作态的。"

"说起来，郁治和你象兄弟一样，只要能嫁过来的话，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姑娘啊！"

"讨厌！"

“最近怎么啦？不是加藤家也很少去了吗？”

“我讨厌跟人做交易！”

清三说完蓦地站了起来。母亲不明白他的意思。

一月份，郁治和美穗子都回乡来了。他和郁治见了两三次面，也说了说话。他们不但已经不再谈美穗子的事了，而且郁治还以消极的态度谈到恋爱的无意义。他笑着说：“那时为什么那样地热衷于恋爱，连自己也弄不明白。也许正好是青春发育期吧！”话虽这么说，事实却正好相反，郁治经常偕同美穗子一起散步。他戴着高等师范的制式帽子，她则梳着时髦的刘海式头发，结着漂亮的宽幅飘带。据小畑来信说，两人的关系似乎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恋爱。清三为之而很反感。

正好这个时候，报纸上登出了熊谷的小泷的事，标题为“小泷的赎身”，半开玩笑地报道了小泷被伊势崎的富商赎身的消息。小泷本来有个情人，是深谷有钱人家的儿子，今年上了大学。小泷对那男子献出了不同寻常的爱情。可是，那家已与在东京迹见女校学习的一个姑娘有了婚约，使小泷终于未能如愿，她不知为此流了多少眼泪，这回总算得以赎身，替她赎身的富商年龄有四十五六岁，有老婆，也有孩子。报上还打趣似地说：“反正辛苦地交上一两年年贡之后，又会飞回来再陪客的。据说一些小泷的熟客从现在起就在等着重新听到她说‘晚上好’时那迷人的声音呢。”实情如何，不得而知，但清三不得不想到处身在这个社会的妇女的命运，深深地体贴那些生在这不能如愿的世界上，又要处身于不能如愿的境况之中，象浮萍一样沉浮不定的人们的命运。小泷在熊谷的时候——当还能见到她那美丽的姿容，听到她那娇柔的声音的时候，即使朋友们都已各奔东西，即使童年时的回忆越来越淡薄，但熊谷镇对清三来说，依然是令人怀念，值得留恋，难以忘怀的，可如今连这个小泷都成了他乡的人了。今天，任你沿着

别具雅趣的神灯①灯影下的小路如何徘徊，也再不能看到那总是面带微笑，充满生气，不忘儿时同窗情谊的“我们的小泷”了。清三在家里呆了三天，不顾母亲的劝阻，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之感，沿着西风呼啸的三里长的大路，回到了弥勒。

尽管如此，他怀里还是为去中田而留下了三圆钱。

三十六

三月里寒冷的一天。

从渡良濑川渡口去中田的途中，傍晚的寒风呼呼吹过，皮肤象针扎一样。灰色的云遮住了天空，偶有风帆通过，影子也是黑糊糊的。

上灯时分到达中田，他跟往常一样爬上楼去。一个不熟悉的侍女走过来，板着脸把他领到楼上另一个房间里。平时——即使有客人的时候，他一去，那女子就会立即露面，可今晚却不见出来。正觉着奇怪，不一会，一个熟悉的侍女上楼来了。

“花魁②也遇上喜事啦——这个月十五日，她得以脱身啦！”

清三感到象被铁锤之类的东西当地打了一下脑袋。

“她说啦，在走以前一定要见您一面，可是正好您没有来，事情办得急，来不及写信给您，她也很遗憾，但又实在没有办法，就留下话说：如果您来了，一定要好好向您说清楚。还有，她要我把这个交给您，留下这件东西就走了。”侍女说着把包袱递给了清三。包袱里放着一封信和用日本纸包着的四方形的东西。信上用蹩脚的字体写着老一套的告别话”“遗憾”这字眼不知用了多少处，

---

① 神灯：供在神、佛前的灯火。

② 高级妓女。此处指静枝。

可是，并没有写明被赎身去到何方。

包在纸里的是一张照片。老板娘拿过来，笑着说："花魁可也真罪过啊！"

谈话没有涉及赎身去的地方。静枝的义妹来了。那是个清三原来就熟识的圆脸的胖女人。清三一声不响地只顾喝酒，没有说什么就和她的义妹上了床。那义妹谈起走了的静枝的许多事，清三只是默默地听着。

第二天一大早就踏上了归途，没想到心里很平静。"反正是命该如此！"他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什么，理该如此！"他又这么说了一句。可是，心里越是平静，所受的打击也就越深。

走上堤岸的时候，他叫了起来："可恨的家伙！非报仇不可。报仇！报仇！"但心里并非那么激动。

在麦仓的茶店里，他一边喝茶一边想："来这里休息，这是最后一次喽！"

过了大高岛渡口。他象往常一样想抄近路回去，可一转念："怕什么，即使被人发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走向大越，特意去拜访了老教师。

老教师见清三与往常不同，今天特别欢畅，觉得很是奇怪。清三把老教师拿出来的啤酒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说道：

"真想干一件大事啊！什么都行，就是要干让世人吃惊的事！"

这时，他想起去年在羽生的寺院里曾向住持说过同样的话，不禁感到一阵凄凉。

三十七

当年九月，参加入学考试的人群从上野公园音乐学校的校门内陆续走出来，午后仍然很辣的太阳照着他们。他们之中有穿和

服大褂的，有穿西装的，也有梳刘海式头发、穿深紫色裙裤的女学生。校园内传出了悠扬悦耳的钢琴声。

在人群中，有一个男青年身穿立领西服，头戴旧的麦秸草帽，独自一人沿着墙根往前走着，鞋子上落满了白灰尘，羽缎洋伞的颜色已褪成紫黑色了。他就是从乡下特意来参加考试的清三。

考场内天花板高高的，使人一进去就心里发慌；监考员留有胡子、体格魁梧，在大钢琴旁，一个穿裙裤的中年女子背着脸正在不停地弹奏美妙的乐曲。清三很快就知道自己用乡村小学的小风琴钻研出的音乐根本不中用，拼命收集的歌谱也全属徒劳。他在初试中就失败了。他满面通红，缩着身子，显得十分可怜。那副只能引起考官发笑的样子好象依然闪现在眼前。"完啦，完啦！"他自言自语，只顾摇头。

公园里的长凳子设在树荫下，显得很凉爽。不时吹过阵阵凉风。他为了使心平静下来，就往长凳子上一躺。对面并排放着几张铺有红毯子的长凳，清三看见一位姑娘用红带子挽着和服袖子，腰上系着毛织品的带子。还有一位半老徐娘的身姿也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一面红布上绣着白色"冰"字的旗子在哗哗地飘扬。

动物园前面停着一辆马车。穿着白号衣的驭手正在踱步。售票处有两个乡下佬模样的人正从大钱包里掏钱买票。

他是第一次来东京。来之前，心中曾有着各种打算：在考试完了之后，要看看动物园，进进博物馆，逛一逛大街，去茶水的宿舍看看小畑和郁治。一想到自己将摆脱以往那种被乡村气息污染的日子，即将开辟新的都市生活，他甚至立即又恢复了中学刚毕业时那种蓬勃朝气。昨天从吹上车站出发时，心里充满了许久不曾有过的种种希望。他躺在长凳子上，又想起了来时的希望和眼前的失望之间的那幕情景。

等到他想从长凳子上起来，时间至少过去一个钟头了。马车

已经不在了。一位好象叫作某某子爵夫人的漂亮贵妇人，领着三个穿西装的可爱的孩子从那边过来，高高兴兴地坐上了马车。驭手抽了一鞭，车轮下扬起白尘，铿铿作响地飞驰而去。这时，他才发觉自己一直在呆呆地盯着那白色的尘埃。

“至少要去动物园看看。”想到这里，他才爬起身来。

丹顶鹤、不断卷起鼻子的大象、来自遥远的异国的袋鼠，还有骆驼啦，驴子啦，鹿啦，羊啦，在他眼里这些动物并不怎么稀奇。他边走边看，来到狮子跟前倒是多停了一会。在养鱼室昏暗的隧道里，明亮的光线透过池水，能清楚地看到金鱼和大头鱼等在游来游去，到处冒着水珠。

他来到海鸥、鸳鸯和其他各种水鸟前面的长凳子跟前又坐了下来，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着纷纷从身旁走过。孩子们手抓着栏杆，津津有味地看着鸟儿不停地又飞又叫。过了一会，他又起身往前走，走过鹰和狐狸的饲养区，穿过露着牙齿、竖起红屁股的猴子的所在地，再经过北极熊和北海道大熊跟前。孔雀的美丽的羽毛也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跟进来时一样走了出来。

东照宫前，女学生打着漂亮的洋伞在漫步。画壁上挂着褪了色的描绘日清战争①的画。票房的值班员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来到竹台，他第三次坐到了长凳子上。

呈现在眼前的大都市，房屋栉比，烟囱里冒出一股股浓黑的烟，从各处发出的声音汇在一起，象是大都市的可怕叫声。这里，既有罪恶也有事业，既有功名也有富贵，既有饥饿也有绝望。此时，他想到了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几乎每天都有登载的各种事故的报道。

从竹台下来，前面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有轨马车一辆接

---

① 即13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着一辆，一连过了好几辆。洒水工毫不在意地只顾往路上洒水。人力车夫吆唤着拉着车飞跑而去。

过了一会，清三的身影出现在街上的小面馆门前。

“请进！”年轻的女招待用尖嗓音打着招呼。

“来份笊篱面！”女招待的话音刚落，他就说道。

清三在照进夕阳的店堂一角等着定好的面端上来，一边看着大个子男人把大锅盖时而掀开，时而盖上。掀开锅盖时，白蒙蒙的蒸气直往上冒。那男人用长竹筷子在锅里搅动，又用水哗哗地冲了冲，然后用手把面装进笊篱里。“让您久等了！”女招待把做好的面放在盘子里端了过来。她的脚底板黑乎乎的。

清三吃了两碗笊篱面，一碗炸虾，一瓶啤酒。醉意一上来，精神振作了一些。

“回去吧！去找小畑和加藤也没有用。”

他从怀里掏出钱包，算了帐。一会儿，清三的身影又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向车站匆匆走去。

三十八

荻生来拜访住持，两人进行了这么一次交谈。

“真是不好办啦！”

荻生还是通常那种亲切的口吻，显得十分担心。

“确实难办呀！”住持也这么说。

“因为不能如愿以偿，所以终于成了那个样子，可是……”

“是从校长那里听来的吗？”

“不是。并不是直接从校长那里听到的……好象还欠了许多债，而且据说清三君一在值班室里，女人们就纷纷找上门来。”

“那地方到底还是风气不好啊！”

“据说真有趣……清三君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女人就从学校后面的墙根处跟他搭讪，或是故意投进土块来。如果弄清没有旁人在，就从院子里绕着进来。”

“那么，在那伙人里，他相中谁了吗？”

“听说有相中的，但详细情况不太清楚。”

“不外是那些织布姑娘吧？”

“嗯。”

“不好办呀！与这种女人沾上了关系……”住持也叹着气。过了一会，又说，“早点让他娶老婆怎么样？”

“前不久去行田，顺便到他家去了。他母亲也这么说。”

“不能娶加藤的妹妹吗？”

“她说不喜欢教书的……”

“可是，过去不是恋爱过的吗？”

“到底怎么样，清三君没有好好谈过，不过，他和加藤君好象闹翻了似的。”

“不会吧。”

“不，好象是那样。”荻生停了停又说，“前不久他也说啦：‘我要是这个命，那有什么办法，即使打一辈子光棍，和孩子们一起过日子，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打光棍也可以，可是不该做那种事呀。”

“可不是吗。”荻生为朋友忧心忡忡，“校长同情他，还算不错。如果传到了郡督学的耳朵里，那可不得了！而且又在乡下这么个小地方，很快就会传开来……他下次来，请您婉转地跟他说说……”

“那就说说看吧。”住持说。

“还有，清三君的身体也很虚弱……”

过了一会，荻生又接着这么说。

“还是胃病吗？”

“可不。因为还是尽吃甜食。他过去说过：‘甜食，音乐、写生，这三者是我生活中的安慰。’可是，最近，也就是今年夏天考试失败之后，他把收集的乐谱塞到壁柜最里边去了。除了唱歌课以外，也不弹风琴了。”

“相当悲观失望阿！”

“可不……那是因为他太认真了，在考试前的两个月左右，整天说的就是音乐。”

“也就是说，后来又碰上这回的事。”住持沉思了片刻，“真可怜啊！生活太寂寞了嘛！何况他又是那么个认真的性格，就更加痛苦了。”

“如果象我这样无忧无虑就好了……”

“的确跟你不一样。”住持笑了。

三十九

清三欠下的债相当多。这三个月来，他无心自已做饭，每日三餐都让小川店送来盒饭，记的帐多达七八圆。还欠酒店三圆、点心铺三圆、杂货铺五圆，老早欠下米店三圆。此外，借同事一圆两圆的，也为数不少，从荻生那里也借了四圆左右，至今没有还。去中田的那阵子向住持借的二圆也没有还。

在这把钱的价值看得很重的乡下，首先他的信用就从此失去了。

四十

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清三突然变得一本正经了。当然，校长

也曾真心实意地跟他谈了谈，住持也婉转地提出了忠告。可原因不仅是这些。

他感到自己的头脑突然焕然一新，似乎现在才感到自己太散漫。他想必须尽快从掉进的深渊里爬上来。

然而，由于失望、空虚和生活孤寂，他不注意身体的保养，弄得现在萎靡不振，既不外出散步，也不阅读杂志，不与同事们谈话，每天上课也象不得不应付差事似的，面色经常显得苍白而没有精神，总觉得身体怠倦，有时觉得自己可能发着烧。常犯的胃病更加厉害了，嘴里总发干。——那种散漫的生活通过这不健康的肉体给他带来了深切的悔恨。一两年前的生活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时虽说身体虚弱，但生活中却没有污浊的东西。

“要过经得住绝望、悲哀和寂寞的诚实生活！”

“要做一个经得住绝望、悲哀和寂寞的强者！”

“顺从命运的人，才称得上强者！”

“懦弱、轻浮、幼稚、空想，都应抛弃。从今日起，我要作强者；从今日起，我要回到往日的生活！”

“第一要注意身体！”

“第二要加强责任心！”

“第三我有母亲！”

他写到“我有母亲”时，停住了手中的笔，抬起了头，心里一阵难过，眼泪沿着苍白的脸颊扑簌扑簌往下掉。

他开始来去中田后，停止了写日记。因为他觉得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写在本子上，难免不会被别人看到。他打开柳条箱，把过去的日记拿出来翻了翻。九月二十四日——秋季皇灵祭。字上打着红圈。其后的星期六一条里，记载着从大高岛渡到对岸堤上去的事。日记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写到了那年的十月底。还描述了利根川的深秋景色、落叶和枯树。十月二十三日的一条里写着“今

天有雨、天寒……”。接下去就是空白。他还记得当时是因这么想而停笔的："写什么日记，没意思！还是带有写给他人看的色采，如果不能把自己做的事和自己的心情充分写出来，那就不如不写。在自己心中占有大部分空间的女人的事一行也不能写，这种日记不如干脆停止的好。”清三不得不考虑这一年零两三个月里的事。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黑暗的时代，也是接触到复杂的世态的时代。他说过，如果是那种不能把事情和心情充分写出来的日记，那就不如不写，与此相反，他认为：若是不做不能写到日记上去的事，岂不是更具有写日记的那种诚实性！

他又亲手装订了五六十页写日记用的格纸。第一页就特别显眼地写上了前面提到的三条。

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他这样开始写了起来。

四十一

“过去就作为死了的过去埋葬掉吧！”

“让我去爱那些每天和我一起生活的朋友——少男和少女吧！”

“生活的资本是健康和金钱。”

“让我过洁净的生活吧！”

他在日记中经常写上这样一些短句。

一天，他记述了这样一段话：

“摈弃野心，只要能安稳地赡养双亲的晚年，岂不就是我的成功！母亲正盼着和我共同生活。”

又有一次，他这样写道：

“亲人、旧友、由我弃之、何其愚蠢，何其薄情！让我再次复

活那温暖的旧情吧！总之，环境归环境，命运属命运。羡慕而又抛弃他们，是我心胸狭小。恢复友情，堪称乐事！前天，小畑来了一封坦率的信。今天又收到加藤一封充满友情的来信。小畑说：近日内将自己看过的旧植物书送来。甚喜。”

校长和同事们都看到清三的态度突然起了变化。清三着手整理打前年起热心收集到的动植物标本。他把从野外采来后就那么张贴在纸上的标本，一一作了分类，使人一目了然。今年暑假，他和关老师一起去秩父的三峰玩了三天，当时采集来的标本中，有的是很珍贵的。关老师为了准备参加文部省的中学教员资格考试，正热心地研究动植物。即使在那次旅行时，关老师也结合实际不断向清三宣传他的兴趣。

小畑说要送来的教科书不久就到了。今年秋天以前热衷于音乐的那颗心渐渐地转到这方面来了。有什么弄不懂，就问关老师。

在野外的路上，村里的农民又能看到学校这位年轻的老师在散步了。他写生的时候，有时孩子们会在他的周围围上一圈。他把弥勒初冬的林子和原野画成明信片送给了小畑和加藤。

寒冷的西风吹来，清三第三次在这寂寞的乡村渡过年末。淡淡的夕阳照着前面的竹丛，墙根附近传来燕雀和鹤的叫声。从二十二日前后起，又忙于统计平时成绩了。旧历正月，将在羽生举行成绩展览会，必须相应地作好展品的准备，计有图画、临模，创作画、写生画、图案画，还有作文、昆虫标本、植物标本等等。要从学生的许多作品当中选出这些展品来，那是非同寻常的苦差事。校长说：一定得想法在明年获得好成绩。

可是，不知为什么，近来经常感冒，一散步就咳嗽，一洗澡就发烧，一抽烟头就感到难受，还有一种过去不曾感觉过的轻度眩晕。

“你好象不大正常吧？还是请医生看看的好。”二十四日上完课临走的时候，关老师这么对他说。

去羽生拜访荻生的时候，并不感到那么难受。本来想去成愿寺和多日不见的住持说说话，可是走到警察署门前时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热度至少有三十八度五，再加咳嗽。正好那里有回行田的马车在来回兜生意，所以只付了便宜的车费就坐上了车。在寒冷的路上，直到日近黄昏时才到家。

一家人挤睡在一间屋子里送走了年末。母亲很担心，多方安慰他。幸好烧退了，年三十那天，得以去加藤府上拜访。正好郁治昨天刚刚回来，他看着清三消瘦的脸和苍白的皮肤，觉得清三的谈吐也似乎变得消极了。回顾三年前，他俩一说话，马上就会争论起来；那时的除夕之夜，两人曾颇有感慨地在街上和公园里边走边谈到凌晨三点。相比之下，没想到如今已变成了这个样子。两人谈起了最近东京报纸盛行举办探宝和数数一升糙米有多少颗粒之类的活动，还饶有兴趣地谈到预科的学生去小石川的久世山挖到了《万朝报》的宝石的事，接着又谈到了进展十分艰难的日俄谈判。

“说起来，东京近来可是杀气腾腾的。只要看看报纸的调子也就明白了，显得相当认真，有些不同寻常，兴许快要开战了。”郁治说。

清三近来也对报纸上这件国家大事特别关心，而且经常在想：“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有什么用呢？”

两个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各种议论。郁治说：陆军有取胜的希望，但海军舰船吨数俄国占优势，而且战斗舰很多。

元旦的早晨，他难得地在壁龛的花瓶里插上了鲜花。早开的山茶花刚刚绽出一丁点儿红花，浓绿的厚叶子衬着黄色的小冬菊，形成了富有情趣的对照。另外，还插上结有一串串红果实的带藤

蔓的落霜红。母亲走过时说："我最喜欢落霜红，一看到这种花，就感到新春正月到了。"父亲早晨起来，在巴掌大的旱地角上，将化了霜的土踩得沙沙响，白手上沾满了泥土，不停地在摆弄什么。过了一会，他把刚刚暴芽的福寿草种在盆里，摆设在壁龛里。朝阳淡淡地照在拉门上，一家三口人愉快地坐在一起，吃着煮年糕，以示庆祝。

清三的日记这么写着：

明治三十七年一月一日。

将赋予我新的生命和革新，赐予我新的奋斗和成功，喜悦和悲伤的新的一年来临了。刚到的新年是奋发向上的新时机，唯愿能在新的一年里开始纯洁而愉快的生活！△元旦，壁龛的青磁花瓶里，插上了母亲喜爱的带蔓落霜红。△给小畑写了信，告诉他往后将努力学习，两三年将接受资格测验，科目选定了植物。△感冒的征兆终于好转，明后天想去野外写生。修补了画板。

二日。

在"不立门"那边有可写生之地，因整天风大天寒，未能前往。△菊子数出一合糙米有七千二百五十六粒。

三日。

昨夜入浴，故感冒复发。△假期中已无望去野外写生。

四日。

《万朝报》公布米粒数的调查结果，一升糙米为七万三千二百五十粒。△今年想节俭。经常囊中羞涩，终难暖人心怀。总之，生活中必需的钱还是应当有的。

五日。

今年缺贺年之礼。

六日。

牧野雪子(雪子于去年底与前桥的审判员牧野结婚)寄来了漂亮的彩色贺年片。△又长了肿疮。

七日。

由于病后疗养和长有肿疮，推迟返校。△刚读红叶秋涛著《寒牡丹》，又停了下来。罪恶才刚开头。△买来《中学世界》阅读。△加藤去东京。

八日。

想获得健康，想获得健康，想获得健康。

九日。

读《寒牡丹》至深夜方完。随罪恶而产生的悲剧中的苦闷，女主人公鲁伊扎热诚的执拗，四百页的大团圆，都以恋爱获得成功而告终。△吸烟由于感冒顿减，成了有则吸，没有可以不吸的状态。如长此以往，养成习惯倒也不错，但不知将会如何？明天又将成为利根川河畔的人。△报纸频频宣称，日俄危机将由外交途径而向战争转化。难道我等最不喜欢的战争终将不可避免？

不久，孤寂而寒冷的值班室生活又开始了。从去年十一月起，生活中节省又节省，一心要还清借款，因此钱包里经常是空空的。胃不好，心情也不佳，想尽量作些运动，所以常和学生在校园

里打网球。他头上那黑白间杂的头发以及瘦削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在星期六的日记中写道："认真地上好平时的课，充分做好工作，吃完热乎的晚饭后，再把当天的报纸浏览一遍。反省一天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引起苦闷的事情，想到明天就可以过一个安逸的星期天了，于是除了右手在握笔时筋肉因打网球而发抖外，心情十分平静。"又写道："因为M的关系，本想回家，但又打消了念头。节省的结果，三分钱的烟丝吸了四天。"可是，他夜里难以成眠，十分苦恼，只要一睡着，恶梦就来袭扰。梦中不是被可怕的人追赶，就是挨刀劈。醒过来时，总是湿淋淋的一身汗。心情之坏，实在无法形容。

中学校友会的会报年中年末来两期。同学们的情况通过会报可模模糊糊知道一些。同学们有去美国的，也有去北海道的。这期会报上写着寄宿生松本××自暴自弃、以至自杀的经过，详细地记述了深夜里响起枪声，人们慌忙跑上前去的情景。他就从未想到过的"死"作了一番考虑。夜里，他做了这样一个梦：宿舍的窗前灯光明亮，人们正在喧嚷，手枪声接连不断，自杀了的人从窗口飞了进来。

每天早晨，外边一层白霜。有时竹叶会因夜半的雨雪而变得一片雪白。人们经常看到他那拎着球拍站在校园里的瘦削的身影。在未解冻的小河上有燕雀在飞，叶落枝空的桑田里有鹎在叫，秧鸡从榛树下的枯草丛中扑打着翅膀惊飞起来，枹树和栗树叶子已经落光。利根川堤岸上的草已经枯萎，看上去象一条涂了紫红色的长带。田里到处扔着萝卜叶子。

这个月中旬，母亲捎来个小包袱，里有一件毛线衣，信中写道："天气剧寒，如太冷，可不必入浴。当心切勿感冒。早晚气候多变，全靠你自己保重。"最近他更加思念母亲。星期六回家的路上，当看到有夫妻俩背着幼儿，一家三口颠沛流离的样子时，他的

眼泪直往下掉。近来，母亲见清三明显地变得亲近起来了，心中也十分高兴，但也并非不为他操心。母亲见他突然变得多情善感，担心莫非是身体不好的缘故。清三一回到家里，母亲从下午起就撂下家庭副业，做好白玉般的年糕小豆汤款待他。听说儿子盗汗，就露出担心的神色，说："你这样不请医生看看，真的能行吗？"

有时他把荻生从羽生邀来，让他在值班室过夜。荻生谈到近来盛传某家招养子的事，开玩笑地说："你可知道，听说那家颇有财产，一旦成了阔气的老爷，就可以美美地请吃一顿喽！养你这样个把人没有事。"说完乐哈哈地直笑。荻生一上床，立即鼾声大作，睡得很香。象这样无忧无虑过日子的人，清三不胜羡慕。

关老师从枯草中找出了金银花、沿阶草和大黄，一一教给清三。在寒冷的冬天里，也有象春天一样特别暖和的日子。原野上平坦，宁静、开阔、寂寥，而且可以心情舒畅地进行采集。榛树那长而空的枝干看上去好象是印在蓝天里似的。他早晨七点一定起床，然后一边看着火红的朝阳升起在雾气之上，一边照例作四五十次深呼吸。"心情为什么这样不好呢？得干点什么事！"有时他这么自己激励自己。可是，胃的情况仍然不好，而且还在盗汗。

四十二

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他由关老师陪着，到羽生一个姓原的医生那里去看病。在镇上的小胡同里，有一个门框上搭着一根黑横木的院门，院子里的松树显得十分苍翠。诊疗室里摆着铺有白布的床。上午十点钟左右那和煦的阳光照在相邻的药房的玻璃上，透过玻璃望去，对面的柜架上摆着装有各种药剂的大小瓶子。医生约有三十七八岁，留着长头发，是一个谦逊和蔼的人。他把听诊器放进耳朵里，先从胸部听到腹部，接着又让清三露着身子，看

了看背部，咚咚地轻敲了几下。

“还是肠胃不好啊！”医生说着，按惯例开了药。

太阳象春天里一样，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化霜后的大路全部干了，到处是白色的尘埃。告别了被晚霞笼罩的、山顶上的白雪朦胧可见的两毛山脉，清三和关老师边说话边缓缓而行。在田野一角，一个水蛇腰的老太婆背朝他们晒着太阳，嗡嗡地摇着纺车。在名代镇拐角上的面馆里，坐着两三个客人，旁边的大锅里冒出白蒙蒙的蒸气。田野里，向阳处草已萌芽，油菜叶绿油油的。关老师不时地停住脚步，去采摘那刚刚暴芽的嫩草，并拿给清三看。和暖的阳光照在清三手里拿的药水瓶子上，他没有用包袱皮把瓶子包起来。

四十三

“老师！”一声亲切的呼唤。

拉门一开，那里站着的是一个梳着刘海式头发，好象几天不见就长成大人似的女学生，她叫田原秀子，脸上带着微笑。她是去年毕业的，成绩很好，获得了大家的好评。毕业后立即上了浦和的师范学校。清三从高小二年级起就教过她，因此，她特别怀念清三。高小四年级的时候，她作新体诗或写作文后，全都拿给清三看。她家是极普通的农家，清三散步的时候，曾顺便去过她家。由于过于喜爱，也被学生们说过：“林老师尽偏爱田原同学。”她皮肤白皙、圆圆的脸，是乡下少有的时髦姑娘。她喜爱音乐，常在风琴伴奏下演唱清三教给的新体诗。在师范学校住宿后，也常来信谈到什么自然啦，命运啦，热情啦等等，有时信上还写着“一个学生写给亲爱的老师”这样的字眼，有时还要求清三为她写诗。

“田原！”清三站起来，接着问道，“你怎么啦？”

“今天因为有事回家，特来看看老师。”

清三看到，田原变得时髦了，从说话和模样来看都象大人一样，都快叫人不敢认了。

“听说老师生病了。”

“听谁说的？”

“关老师……”

“在什么地方见到关老师啦？”

“在村子的拐角上碰上了。”

“哪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清三笑了，“还是老胃病……因为甜食吃多了呗！”

秀子也笑了。

这是星期天下午，师生俩在明亮的房间里相对而坐，说了一阵话，谈到了学校宿舍里的事，也谈到了行田的美穗子今年即将毕业的事。虽说彼此仍象过去一样亲切，但女孩子总会显出姑娘家的某种分寸。在男老师来说，与其说把对方当学生，不如说觉得她已是大姑娘，这种感觉阻碍了他们象过去那样毫无隔阂地随意交谈。桌上喝了一半的药水瓶，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清三打开早晨朋友送来的《音乐之友》杂志给秀子看，卷头画是公元二百年前后的乐圣瑟利西亚的像，乐圣正凝视着从风琴的美妙旋律中产生出的鲜花和天使的幻影。清三告诉秀子：此人生于罗马的贵族家庭，是上帝忠实的信徒，风琴的发明者。清三还谈到此人的美貌。

不一会，传来了风琴的声音。校工过去一看，年轻的老师正动着手指，不停地弹着风琴，穿红褐色裙裤的秀子面带笑容站在旁边。

校园里很清静。麻雀在午后的阳光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网球场上没擦去的线特别显眼，值班室的长廊角上放着球拍、球和球网。校园的一角，栽种着教学用的花草。

清三送秀子走时，来到了这里。眼前蔷薇已出了新芽，清三指着对秀子说："已经发芽了，春天很快就要到了！"

"真那么快吗？"秀子摘下蔷薇的一片叶子。

过了一会，穿红褐色裙裤的姑娘沿着校外的路匆匆归去。

四十四

日俄开战，八日在旅顺，九日在仁川。消息传来，象惊雷一样使人们震惊。纪元节① 那天，校门口升起了太阳旗，礼堂里传出了风琴声。

东京的骚动，从每天的报纸上可想而知。一月以前，政界的形势就在急剧变化，即使在乡下，看了也为之担忧。征兵令已经下达，村公所负责兵役的人，夜以继日地把命令传达到有关各户，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到所辖管区集合的壮丁们，连与父母妻室告别的工夫都没有，为赴国事，夹起一包行装，或匆匆奔走在黄昏时的村道上，或乘上去火车站的公共马车，或在枹树林子之间的荒野路上向前赶去。从琦玉县南部一个郡征集来的三百多人，由于当时东武线尚未建成，只好沿着信越线的吹上站、鸿巢站、樋川站、奥羽线的栗桥站、莲田站、久喜站等一站接一站地向集合地点赶去。

位于交通要冲的市镇上，早就挂起了国旗，欢送这些士兵。镇长、兵役官、学校的学生、亲戚朋友等，都聚集在车站的防栅里边，每当火车开出人们便高呼万岁，为士兵们壮行。清三在从行

---

① 纪元节：即2月11日，为日本建国纪念日。

田回弥勒的途中，就碰上好几个这样的壮丁。

旅顺和仁川的海战开始之后，连平静的乡下都到处在谈论这件事。投递到各个市镇、各个村落去的报纸，都用二号铅字大登特登，还刊载着各种计划和各种传闻。十二日，从早晨起就是阴寒天气，传来消息说：正如所料，敌人的浦盐舰队袭击了津轻海峡，击沉了商船奈浦古丸。为了弄清津轻海峡的舻作崎在什么地方，校长把教学用的大日本地图挂在教员室里。老教师、关老师、女教师全都聚集在地图前。

“嚯，原来是这么个地方啊！”老教师说。

清三想象着从浦盐沿着直线开来的敌人舰队和被击沉的我方商船，久久地伫立在那张挂图前。

澡堂也好，理发铺也好，无处不在谈论战争，有说俄国可恨，要给予惩罚的老爹；也有担心与如此大国为敌，能否赢得胜利的长者。孩子们打着旗子，学着打仗的样子。然而，总的说乡下还是平静的，夜里跟往常一样，茅草屋子里的灯光漏到了竹丛外边。正好是旧历正月，酒醉后发出的笑声和歌声从街上各个人家屋里传出来。

这些日子，清三早晨六点半起床，夜里九点睡觉。虽说也曾担心正月的年糕和面条会有伤肠胃，实际上并不碍事，他平安地度过了正月。节省了再节省的开支原则渐渐起了作用，欠债越来越少了，每个月还可以在校长发起的经济互助会储进五角钱。

报纸一般都在下午两点钟左右送来。战争开始以后，大家约好各订一份互相不同的报纸交换着看，有《国民报》、《万朝报》、《东京日日》、《时事新闻》，还有从前面理发铺里拿来的《公报》。

阅读这些报纸、写日记、运动、注意节省、小心不要感冒、戒烟、等着星期六回家，这些就是近来做的事，别无其他变化。当然，不吃点心，不抽烟，这不是容易做得到的，每当心情痛快、胃

也很好时，他的桌子周围就会扔有包江米点心的空竹皮和绘有日出画的香烟盒。

他对写生还是那么热衷，天气好的暖和日子，经常带着画夹和画具到野外去画稻草垛、榛树林、田沟里的枯芦苇，还有白雪覆盖的原野。一天，他去试画学校附近的红梅，由于着色不好，看上去梅花象是桃花什么的。他还画过鸡儿肠、艾草、荠草等葱绿色的植物。

月底，小畑来了信，说身有小恙，这个春假打算在故乡过，好久不见了，很想见一面。他说他到清三这里来，所以要求约好一个日子。那是报纸上登载第一次封锁旅顺口的消息的日子。清三高兴地回了信。小畑立即回信说星期五去。清三还邀请荻生来玩。星期四夜里，皓月当空。他面对明月思念着朋友。许久以来他没有这样思念过朋友了。

四十五

小畑与往日相比明显地胖了，留着小胡子，梳着漂亮的分头，高等师范的制服看上去非常合身。

“这种生活也蛮有意思嘛！”小畑说话还是过去那种欢快的口气。

荻生坐在檐廊下的台阶上，看着清三、小畑跟教员们拿着球站在校园里。小畑击出的球方向很好，相反，清三击出的球却是软弱无力。打了两三局之后，清三额头上流出了汗珠，心脏的跳动也加速了，看上去呼吸很困难。

“你是怎么搞的？”小畑边说边看着清三血色不好的脸。

“身体有点不舒服。”

“怎么啦？”

“还是肠胃的老毛病呗！没有什么大事……”

“可要保重啊！”小畑又看了看朋友的脸。

三个人开怀畅叙，还把清三拿出来的写生画一张一张地拿在手里进行了评议。荻生不时插上几句轻松的俏皮话。正在这时，关老师来了，谈起采集昆虫和植物标本的事，还把在三峰采集到的标本拿出来给大家观赏。小畑谈起师范学校保有的珍贵标本和去年秋天去采集标本时的各种情况。平时总是肃静的值班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晚饭是去小川店吃的。带有雨意的夕阳直射在拉门上，室内十分明亮，连不喝酒的荻生的脸都映红了。小畑尽量避开谈及美穗子和雪子的事。他在谈笑间也发觉清三那股活力明显地消失了。

荻生趁清三不在的时候说：“别看那样子，去年还是劲头十足的呢！”接着，把女人们来学校之类的事告诉了小畑。小畑大为吃惊。

夜里，小川店送来了一床被子。天气还很冷，荻生不时到校工屋里把火装在火盆里端过来。一直到点心吃完，茶水喝完，话也说尽了，三个人才准备睡觉。这时，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

“下雨了。”小畑上完厕所，回来时轻声说。

“下雨？”预定明天一大早就要回去的荻生感到不好办似地叫了一声。

“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这个星期不打算回行田啦！下雨也没有关系。你明天也玩一天再走吧！三个人难得这样聚到一起嘛！”清三这么劝荻生。当听到门外雨点终于开始发出声音时，他又说，“太痛快啦！雨成了我们这次聚首的背景，实在痛快！好象老天爷降雨是为了让我们今晚畅叙旧情似的！”

兴致好象更大了。小畑和清三都不由得想起了中学时代的

事。每当清三来不及回家时，两人经常这样钻在一床被子里，在熊谷小畑家的书斋里过夜。两人经常脸对着脸，一直谈到一方困得只是“嗯、嗯”地答腔为止。

“想起那个时候来喽！”小畑躺在床上说。

荻生最先打响了呼噜。“已经睡着了，真快呀！”小畑说，但他自己不久也因疲劳而进入了梦乡。唯独清三睁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门外沙沙的雨声，一阵过后又是一阵。他心中百感交加，激情满怀。他很想在这个有如此亲密的朋友的世界上永远活下去。这时，眼泪沿着他苍白的脸颊扑簌扑簌往下淌。接着又情不自禁想到了中田那个女子的事，自己在夕阳下沿着长堤往前走的那个姿态，简直象另外一个人似的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用睡衣的袖子擦了又擦，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往外流。

第二天早晨，小畑说：“昨晚你后来又起来了吧！”

“实在睡不着，有什么法子！只好起来看报。”

“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睁开眼睛一看，见你在油灯旁边坐着，脸色显得特别白，那模样现在还在我眼前呢。”小畑说着又看了看清三的脸，“夜里睡不着吗？”

“实在睡不着，真苦恼！”

“还是神经衰弱吧？”

星期六有半天课。荻生一大早冒着雨走了。小畑不是观摩校长和清三上课，就是在教员室参观关老师采集的标本，或是看着每堂课后，那些跟在教员屁股后面纷纷从教室里跑出来的一群群学生。女教员尖着嗓门在训斥学生。竹丛中开着红红的山茶花，外面围着一圈凋谢了的梅花，被雨淋着，象在哭泣。清三穿着和服裙裤，象是漂浮在教室的讲台前似地，露出了他那瘦到极点的身体和苍白的脸，正在给高小二年级上地理课。两人从下午起又在值班室里畅谈。三点钟时，马车鸣着喇叭从羽生驶来，驭手把

早晨荻生托带的用报纸包的猪肉扔在校工屋里就走了。纸包里还有葱和信，信中写道："明天下午到羽生来，我等着。"

雨整天不停。乡村里下酒的硬猪肉也足够使两人稍带醉意了。两人又不厌其烦地谈着高等师范学校、老朋友和战争等等。

"今年是不行了。明年一定想去参加一下资格测验。"清三说。

星期天，两人坐马车去羽生。到处在传说攻下旅顺了，可也有一些人说还不会那么快攻下来。大路上有摇着铃跑着叫卖号外的。荻生在租住的银行楼上迎接他们两个，准备的菜有炒鸡丝、鸡汤糊糊、猪肉火锅、糯米糕。

"今天饭好象成了副食喽！"清三笑着说。

清三不在的时候，小畑对荻生说："林君不大正常啊，身体好象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说实话，我也在担心哩！"

"莫非有什么恶病？"

"怎么说呢……"

"这回劝劝他，还是彻底治一治的好，耽误了可是不好办啦！"

"可不是！"

"他说是胃部的老毛病……不知是否真是这样。"

"镇上的医生说他肠道不好。"

"我看还是找个可靠的医生看看为好。"

"可不是。"

第二天早晨，三人在银行楼上分了手。

"要真的保重身体呀！"小畑对清三说道。

四十六

战争在逐步发展：定州的骑兵突击，认购军事公债的盛况，我舰队出击浦盐，旅顺口外激战，国会召开临时议会，第二次封锁旅顺口，广濑中佐①壮烈战死，第一军出发后又编成第二军。现在，国民开始认真地意识到战争的意义和后果。

原野上渐渐暖和起来，油菜花开了，紫花地丁开了，蒲公英、桃花、樱花都开了。每次来号外，村镇上的屋檐下总要挂起太阳旗，车站上人们高呼万岁，从田野里的茅草房子附近也能看到孩子们挥舞着自己做的国旗在做打仗的游戏。学校里忙着进行平时成绩的年终统计，接着又开始简单的考试，这些一完，就举行颁发毕业证书典礼。郡长站在讲台上为毕业生致了祝词，其中详细谈到了帝国正处在多事之秋：

"同学们是在这值得纪念的明治三十七年毕业的，不要忘记，你们是在日本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最紧要的时刻毕业的。你们作为日本国民的生力军，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郡长平凡的讲话里，也显示出了一种时代的强音和憧憬，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

清三的写生本上画有瓶中梅、水仙、校门、大越的樱花等等。其中，瑞香花倒是画得有些顺手了，只是叶子的阴影总是画不好。他还采集绯色甲片花纹和白花纹的蝴蝶。小畑送给的丘博士译的《进化论讲话》放在桌子上，正中间夹着代替书签的紫花地丁。点心是爱吃的薄皮豆馅点心，菜是土当归加鸭儿芹，咸菜是新腌的任生菜。学生们常给他带艾糕和豆馅年糕团子来。

---

① 即广濑武夫(1868—1904)，日俄海战中，在指挥封锁旅顺口的作战中战死，被封为"军神"。

利根川的堤岸上有各种各样的花。一天，清三和关老师从大越走到发户。清三把花名一一登记在本子上：黄瑞香、附地菜、地狱锅盖花、接骨草、雀豌花、鸦豌花、蚤衾花、紫花地丁、帽沿紫花地丁、三色紫罗兰、紫云英、蒲公英、葶苈花、苔龙胆、繁缕、红轴繁缕、马蹄草、鹭苔、款冬、荠草、长幅草、石南花、山茶花、珍珠花、桃花、火木瓜、马兰头花、蛇莓、鬼附地菜、鼠曲草、狐狸牡丹、蚕豆花。

四十七

学校里新建的花坛里也栽种了各种花草。农家的墙根下有梨花和八重樱，地里有豌豆花和蚕豆花。不时传来麦秆笛的声音。燕子斜穿过大路飞来飞去。蚂蚁、蜜蜂、蟑螂，夜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虫子不停地唧唧乱叫。蛙声更象潮涌一般。

从野外采来通草、茱萸、鹭苔、金凰花、博落回、雉席草和南天萩等移种在花坛里。不久，棣棠花谢了之后，芍药、牡丹、杜鹃等开始开花了。

这个春天，他完全沉醉在花卉之中过日子。阳光透过新绿的花木，象洪水一样泻满了整个房间。他在那间房子里给田原秀子写信，并把各种珍贵的花装进信封里。秀子也每周至少有一封回信，有时写着和歌，有时写着新体诗。每当清三在信中称“写给我心爱的学生”时，对方在回信中就会写：“最怀恋的老师收。”

四十八

近来，父母和儿子之间反复谈论搬家问题。

在学校自己起火既不方便，又不合算。从家里情况来说，也

没有什么非住在行田不可的理由。父亲近来买卖的主顾，与其说在熊谷、妻沼方面，不如说大都转到了加须、大越和古河方面。一家人分散开来，等到星期六才见面，心里也很难受。

“再说，你也到年龄了，所以如果有合适的就娶一个，也好让我放心呀！”母亲笑着这么说。

清三不象过去那样表示反对了，与去年相比，他的意志消沉多了。原来那执着的“上东京”的念头，现在也有些淡薄了。有一次，他在给小畑的信中曾这么写道：“当年的白泷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了。”

“羽生地方不错……过于偏僻了也不好。在羽生，熟人倒有两三个。”母亲这么说。

“对！要搬家就搬到羽生去，对我的主顾也正合适。”父亲也表示赞成。

“在那里，有住持，还有荻生，离学校只有一里半路左右，来回也不那么费力。”清三心中也这么暗自盘算。

此事也已拜托荻生。一个星期天，他曾和父亲一起去羽生看了看。那天，传来了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战报，跟大约一星期之前的九连城胜利捷报一起，人们的心全被这些消息吸引住了。大路旁、村镇里，家家户户都挂出了国旗。

“万岁！万岁！”

有的人突然从街道的小胡同里欢呼跳跃着跑出来。家家户户谈论的也都是这件事，所以没有人告诉他们父子哪里有房子出租。

葱、棕榈、旋花、拾参花等都开了花；梨子、桃子和梅子的果实已有小手指头那般大了。到处是肩上斜挂着红布条和头上扎着白手巾的妇女在采茶。在大路上能听到露胸袒背的制茶师父在唱歌。在志多见的原野上盛开着鹿蹄草和泽漆等花。没过几天，麦根发黄，菖蒲绽蕾，橡树花凋谢，柳树开花，蚕宝宝已经脱了三次皮。

接着是紫兰、羊蹄草、蜀葵、萍蓬草、野蔷薇、夜来香、铁扇莲、扇骨木、石竹等开了花。后面地里，桐花飘香，榧树、芦苇、菰，菅茅等叶子茂密，苇滨雀在不停地鸣叫。

金州之战，占领大连湾，第三军编成，从旅顺背面发起进攻。

“敌军好象要在旅顺顽抗，光海军怕是不行啊！”校长说。

同事们在预测攻下旅顺的日子，有的说在六月中旬，有的说在七月初，有的说最迟在八月能拿下来。后来居然打起赌来了，说输的要拿出一只鸡和十五个鸡蛋，并且一致决定攻下旅顺的公报到达之日，不管是假日也好，什么也好，全体教职员都得到学校集中，痛痛快快地开个庆祝宴会。

进入六月以后，麦子熟了，开始收割。黄瓜藤上开了花。有水草的地方，萤火虫在暗处飞来飞去。灯心草、虎耳草、山蒜、蕺草、头发草，秧田草莓、鸭跖草等都开了花。雨后复晴，晴后又雨。

一天，难得地收到了美穗子的哥哥寄来的明信片。他曾志愿报考士官学校，但没有及格，现在麻布的留守师里当一年志愿兵。信中洋洋得意写道：“十之八九有奔赴战场的希望，请为我祝福吧！”不仅如此，清三每每看到那些从原野、从耕地、从城镇，扔掉锄头、推开算盘、放下笔杆奔赴国事的人们，心中不由得不激动万分。在海外，同胞们流血流汗为国而战，其中包含着新的意义和新的努力。本来政见不同的政治家一致为国效力，爱财如命的资本家也高兴地认购军事公债。举国一致，千载难逢的壮举正在一步一步进行。每天报纸上刊载着壮烈牺牲的士官和勇敢建立功勋的士兵的消息，还报道了各地方部队忠君爱国的热忱。

“如果自己身体好的话，也就是说，三年前体检时自己若不是只取得丙种预备役① 那种可怜的资格，现在也许已经在满州的原

① 日本当时把全国的兵役适龄男子，除服现役者外，按情况分为甲、乙、丙三种预备役，到时分批征集。

野上，与我同胞一起，拿起枪，挥着刀，为国家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了。”他不止一两次这么想过。作为第二军摄影班的一员而随军出征的原杏花，最近出版了从军记——《日俄战争纪实》，他很高兴地读了这本书。这位擅长记述恋爱、描写少女、并以空想为生命的作者，如今或在硝烟弥漫的原野上，或在尸体纵横的堑壕里，或在机枪凄叫的山岗上，描绘出了种种感情和情景，他那支笔足以把清三的想象力带到了战斗的现场。这位三年前头戴意大利麦秸帽，走进羽生寺院的山门，带着醉意吟诗，最后在大殿上又敲木鱼又敲钟的人，如今从属于第二军司令部，卷进了那混乱的战争旋涡。清三想到这里，感到他的报道中所写的情景更加清晰地映入了眼帘。在急行军中的炮车之间，在清晨军司令部奔赴战场的行列里，在面临隆隆炮声的茶褐色秃山岗上，有一个文学家肩上挂着水壶，腰间佩着手枪，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正紧张地来回奔跑。想到那般英姿，清三心里不胜羡慕。

有一天，他问住持：“原先生有信来吗？”

“有，前不久从金州寄来了明信片。”住持说着从桌上拿过一张盖有“军邮”红戳的明信片给清三看。上面的画是同样在部队里的一个知名画家正在尸体旁边描绘紫色的菖蒲花的情景。

“真是最好的纪念品啊！”

“是啊，看来这种花在战场上相当多。”

“从军记里也这么写着哩！”清三说。

四十九

梅雨中突然晴了一天，从蒙蒙的铅灰色中能看到碧蓝的天空，

阳光普照在绿叶上。清三从行田返校途中来到长野的常行寺门前时，只见山门内聚集了许多人，正在吵吵嚷嚷，好象有什么事似的。还看到了小学生的队伍。

透过树荫望去，见有白旗在飘扬。

接着他便知道，这是在为战死者举行葬礼。清三走进山门去一看，白旗上写着“近卫步兵第二团上等兵白井仓之助之灵位”。据说是在五月十日的战斗中，在叆河右岸牺牲的。身着大礼服的知事代理，穿制服的警部长和着长袍大褂的村长等都来送葬。村里的办事人员忙得团团转。

装着遗骨的棺盒用白布包着安放在大殿里。这时刚好住持念完经，知事代理正在宣读祭文。那苍老的声音在宽阔的大殿里回荡。接着由小学的校长宣读祭文，完了以后又由一个据说是死者亲友的教师高捧着写在高级白纸上的祭文，以颤抖的声音开始朗读起来。那声音时断时续，周围一片呜咽声。

灵柩运往墓地时，集中在广场上的小学生整队站立在两旁，秩序井然地目送着。见此情景，清三也不胜悲痛。记得原杏花与军司令部一起出发时，小学生也列队两旁，高呼万岁。当时，清三曾写下了心中大声呼喊的话：“你们，年幼的下一代国民！国家的未来落在你们的双肩上。健康地成长吧！你们这些下一代的国民！”他还写了这样的话：“没有比这时更热泪盈眶、万感交集的了。”眼下，清三心里又充满了同样的激情。年幼的下一代国民正在送别灵柩里一个战死者的亡灵……

一个士兵带着最后的痛苦，僵卧于硝烟弥漫的原野，这种情景与故乡这久雨初霁的阳光下举行的悲壮的葬礼情景交织在一起，从清三的眼前闪过。

“人反正是要死的。”想到这里，泪珠从他脸颊上滚落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他出了山门，行走在常走的那条大道上。阳

光灿烂，绿叶和晴空中的云影落在田野里。

他反复想起了从两三天前起连续报道的常陆丸在壹岐海面遇难的事和陆军在得利寺告捷的消息，也想到了初濑，吉野、宫古等军舰的沉没，并产生了不安的念头：果真能夺取最后胜利吗？

他看到原野上有插秧草，便随手拔了起来。旁边有一种不知名的开红花的草，他想移种在学校的花坛里，于是连根拔起，用纸包好。然后在长满了千屈菜的小河里洗了洗脏手。突然，他想起前天秀子从浦和来的信，思想又转移到那上面去了。他想：在搬到羽生去的新家庭里如果能有秀子那张明朗的笑脸，那该是多么幸福啊！近来，他越来越多地想把秀子拉到自己的家庭里来。

在羽生镇的入口处，东武铁路的铺路工人正忙于修通那条铁路。旁边的茅草屋顶上，褪了色的国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五十

搬往羽生去的前一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明治二十六年离故里，在熊谷的樱附近住过数载，三十三年迁至此忍沼，又有数载。眼下又将象蜗牛一般，身负不重的贝壳，迁往利根川河畔的羽生。多么奇特的命运！多么有趣的人生！除回顾一番往事后笑离这翠绿的昔日古城外，岂有他哉！历史的篇章如此书写，又是如此地不可更改。”

他家租居的房子在从羽生大街拐往鸟渡后街去的地方，是荻生给找的。房东两三年前还在大街上作买卖，年纪在五十岁左右，为人和气。楼下一间六铺席、一间四铺席半，楼上六铺席，前面有个小院，院里有矮小的柿子树，枝叶十分茂密。房租为每月二圆五角，本应付三个月的押金，说既然是荻生的朋友，也可以不付。父亲遍访顾主时也顺便去看过，表示赞成说：“嗯，那样的房

子敢情是好！”

决定利用一个星期的农忙假搬家。平日来往密切的朋友大都已经离散，当时在行田镇上的只有开印刷厂的泽田君了。清三到有来往的朋友家去一一告别。北川家只有母亲一人，原打算在门口说一声就走，但对方说：“唷，好久不见了啦！”硬是把他请到了里面客厅里。谈到美穗子时，她母亲说：“她今年就要毕业了，可没有多大志气，不知是否能胜任学校的工作。”一听清三要搬家，母亲又说：“哎呀，实在舍不得分手啊……可是，这样可省得你两头奔走，倒也不错。你母亲一定很高兴吧！阿薰在家的话，还可以去帮帮忙，但听说今年七月份就要上战场，所以……”接着，又谈了一会有关战争的事和镇上的事。母亲的眼里映着清三那张苍白的脸，混浊的眼睛和瘦削的身体。

在忍沼混浊的水里，到处是水荻的白花。来到加藤家时，母亲和繁子都不在家，难得的是父亲反而在家里。清三走进屋去，和加藤父亲就教育方面的事约莫谈了一个多小时。清三还拜托说：如果离羽生更近些的地方有好差事，请允许自己再调动一下。

来到石川店时，小徒弟正忙着照应客人。这时，掌柜的从对面骑着自行车回来，翻身下了车。泽田变黑了，他边忙边说：“到这边来时，一定来家玩玩。”

最后，清三去给弟弟上坟。祖父的坟在足利，祖母的坟在熊谷。他想到到处留下家里人的坟，一家人过着这种漂泊的日子，心中不禁黯然。他还想：弟弟被独自留在他乡，一定非常孤寂吧。绣球花把弟弟的坟装点得给人一种鲜明的感觉。

家里没有什么家具，搬家的准备工作比较简单，衣柜和杂物柜用粗草席包扎起来，卧具用大麻布包一裹，陶瓷器塞在衣柜的衣服里和被褥里，以免损坏。最后把山茶花、南天树和其他一些花草挖出来，用粗草席包好根，放在院子一角。

原来担心天要下雨，可上午就放晴了。满载着行李的三辆排子车吱吱呀呀地从镇子的大街上拉过去。一路上，碰到熟人，母亲和清三就向对方致意告别。装在车子最上面废纸篓里的灯罩在闪闪发光。

快到长野时，清三抬起了耷拉着的脑袋。母亲面带悦色，笑着边说边走，还谈到从熊谷搬到行田时的事。

“能这样不更多地麻烦别人，在大白天把家搬走，全是托你的福啊！”母亲说道。快要走出长野境界时，卖号外的人使劲摇着铃从对面跑过来，清三把人叫住买了一张。号外上面写着：“从竹敷出发的上村舰队，因为遇上了暴雨，让敌人逃跑了，现已返航。”

“太遗憾啦！让敌人跑了……常陆丸上服役的，这一带可死了不少人啊！光佐间就死了三个哩！”车夫这么插话说。

来到一家富农的围墙前时，那里的狗因为生来没有见到排子车，所以狂吠起来。小河岸边是成排的榛树，孩子们满身是泥，正用三角形的袋网在河里捞小鱼。卖蚕茧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地通过。

在新搬的房子里，一大早先到的父亲和撂下邮局的工作前来帮忙的荻生，又是啪达啪达地敲打铺席，又是用抹布擦洗，又是修补破拉门。房东送来了火盆和茶具，笑着说：“需要什么，请告诉我们，不必客气。”然后站在那里，望着用手巾包着秃头和脸、撩起后衣襟在干活的父亲。十二点左右，大体收拾好了。从面馆里端来了面条。荻生打开用竹皮包着的买来的豆馅年糕，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时，从小巷里传来了车子拉进来的吱呀声，原来是清三和母亲到了。

车夫解开绳子，把行李从院门口搬到檐廊上。父亲和荻生领先把衣柜、行李、杂物柜、卧具等搬进室内，并反复考虑长火盆和衣柜究竟放在哪里才好。母亲挽着袖子，在收拾厨房用具。这时，清三从外边来到厨房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喝了口水。

“你怎么啦?”母亲停住手，直勾勾地望着清三。

“稍微帮帮手,就气喘得不得了。”

“你可别勉强，有父亲在搬,你就别多插手啦!”

近来，清三身体特别虚弱，此事母亲最为担心。

忙了一阵之后，周围好歹收拾妥了。

“这样看来，住起来挺舒服的。”父亲在长火盆前边喝茶边说道。

车夫们并排坐在院子的檐廊上，正在哧溜哧溜地吃着端来的面条。

清三和荻生到楼上说话去了。南面和西北面都开着窗，所以通风很好。后面房东的院子里，栗子树、柿子树、桂花树、百日红都长得枝叶茂密。飘浮在碧空里的白云带着阳光，与绿树一起熠熠生辉。两人伸开腿正在闲谈时，母亲端来了茶，两人分吃着豆馅年糕。

夜里，清三睡在楼上。他觉得尝到了好久不曾有过的一家团圆的乐趣。凉爽的夜风透过绿树，从开着的一扇雨窗吹进来，蚊帐的影子在微微晃动。他把被子铺在正当中，望着夜空中闪烁的星星躺了下去。母亲上楼来悄悄地把开着的雨窗关上时，他已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清三去弥勒，请小工把书籍和卧具等搬了回来。楼上六铺席的房间当作书斋，书桌朝北，书箱靠墙摆着，壁龛里挂着旧挂轴，在荻生拿来的菖蒲花里掺混进燕草，一起插在相马产的陶瓷花瓶里。

“这样看来,比起学校的值班室来不知要强多少!”荻生环视四周之后这么说。亲密的朋友搬到了同一个镇上，所以他显得非常高兴，脸上带着微笑。在寺院大殿里寄宿的那个时候，清三只是把荻生看作情笃、意亲的朋友，但作为谈及自己的志向和学问的

对象，总感到有些不足。当时他想：获生为什么那样没有抱负？为什么那样安于普通的平凡生活？有时甚至觉得荻生与自己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现在，他的想法完全变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荻生君为我知心朋友，不可因利害和道义破坏这种关系。"他还写道："往日视此友为一般，那是因为我目光短浅。与荻生君相比，我才是最不知人世、不解人情。此友与小畑、加藤相比，我方知平凡之伟大。"

前面的布袜子店送来了炸鱼，房东送来了加盐烤的河鱼，表示对搬家的祝贺。东西都放在套盒里，全是一种俗称"爱索"的鱼。这种鱼鳞粗，腹部呈红色。据说眼下利根川正是捕这种鱼的季节。米店、煤炭铺、柴火铺也都送来了记帐本。父亲到附近邻组①去挨户串了串门。清三从下午起趴在楼上的六铺席上，给东京、行田、熊谷的朋友写了明信片，告诉他们搬了家。他还去了寺院，正好有葬礼，住持在忙，所以只告诉搬了家就回来了。

房东家的主人是个喜欢逗乐的人。店铺让给了儿子，自己只留有五栋房子，和老伴两个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他特别喜欢钓鱼和栽种花木。一大早就戴着一顶大麦秸帽，提着鱼篓子，拿着钓竿，在浓雾中沿着能看见红色和白色木槿花的篱笆墙之间的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傍晚归来的时候，鱼篓子里总是杂混着金色的鲫鱼和鲤鱼。有时，房客也拿着研钵去讨几条大鲫鱼来。他不去钓鱼的时候，一般总是弯着腰精心摆弄盆景和花卉，但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无非是枫树、榉树、扁柏和凤尾松等等。他经常搬进搬出，雅兴十足地瞧了又瞧。花坛里也种着许多西洋种的花，天竺牡丹和诱蝶草等开了花，大波斯菊也长得相当大了。偶尔还见他光着脚，拼命翻挖着墙角上的土地。

---

① 邻组为一种居民组织，类似我国过去的保甲制度。

农忙假又延长了几天。一周农忙假过后上了一下课，但麦收、养蚕、插秧等还没有全部收尾，所以来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故决定继续放假一周。下午，清三常常在楼上通风的地方睡午觉。有时睡的时间太久，被夕阳晒得满身出汗。他最近很少到镇上或郊外去，不下雨的日子多半背着画架，外出写生。沿着警察署旁边那条路流去的污水沟里，稀稀拉拉地开着白色的小花，梦幻般的红色合欢花，淡淡地倒映在那混浊的水里。清三一幅一幅地画出了从寺院门口和镇边可以看到的日光的群山、桑田里的鸡、路旁的自流井，还有写着"宽面条"字样的老式拉门等等。

夜里，清三常去房东家中院的檐廊与主人闲谈，总谈起战争的事。他把两三天前从荻生那里借来的战争画报又借给主人两三本，主人就画报提出了一些问题。

"旅顺象是可以拿下来了。"主人焦急似地说，"陆军也已经上去相当多啦！第一军在攻克九连城之后不是毫无进展吗，第二军已经从盖平前进相当一段了吧？"

清三从报纸和杂志上得知，第一军和第二军最近将联合起来进攻驻辽阳的库罗巴特金①将军的大本营，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主人。在旅顺方面，陆海军一起步步逼近，敌人已经成了口袋里的老鼠，照说这方面应该比辽阳解决得快。

"校长他们说在下个月十五日之前一定可以拿下来。我认为也许会稍晚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快啦！"清三对主人说。

"不管怎么说，日本虽小，但举国一致，所以不可匹敌。不管是什么样的老百姓，多么无知的人，只要一说到战争，就全力以赴……天皇有国民作后盾，一定是很放心的。"主人颇有感慨似地说，"日本从早先起就是武士创建起来的国家嘛！"

---

① 库罗巴特金为沙俄政府任命的"满州军总司令"。

主人有时又谈起钓鱼的事。当听清三说为肠胃病发愁时，就邀他说："怎么样，我们一起去钓钓鱼吧？对这种病，最好的办法是平心静气。"

钓鱼的地方离这里有一里路左右，田地里到处挖有水沟，那里芦荻茂密，高得足以藏人。哪里鲫鱼、鲤鱼多，哪里没有，房东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房东的那位人品端庄的中年夫人，在他们两个谈话的檐廊上替他们挂起了一盏岐阜灯笼。

有时，清三和母亲、荻生一起到镇上去走走。今年是"干梅雨"，雨水很少。六月中旬，寒暑表就上升到了三十一度。进入七月份后，猛然间气温剧增。乡村小镇的夜晚，在昏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这里一群、那里一堆，身穿白色的浴衣，把长凳子搬到店门外边，巴达巴达地摇着蒲扇纳凉。母亲上街买东西，对镇上的店家尚不熟悉，因此夜晚散步时，荻生就告诉她：这是干货店，这是杂货铺，绸缎店中数这家的料子最结实等等。木屐店里，脸皮白皙的中年老板娘坐在一排木屐鼻带的中间。铁匠铺里灯光昏暗，里边传出有人在说话的声音。如水一般的月亮在白云间时隐时现，与此相应，连在一起的三个人影也在街道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灌溉渠的桥上十分凉爽，出来乘凉的人纷纷从这里走过。到了冬天和春季，河底沉着破烂的滤酱筛子，扔掉的洋铁桶子、陶瓷器碎片，看起来很脏，显得有杀风景。可眼下河水满床，水中闪映着月光和桥边冷饮店挂的提灯的灯光，流水显得暗淡无光。对面的饮食店里传来了三弦的声音。

三个人有时也去冷饮店坐坐。回来时，母亲顺便去菜店买些茄子和菜瓜。来到邮局前面时，清三有时让母亲先回，自己在荻生房间里与荻生一直谈到十点过后才走。

五十一

在七月十五日的日记里他这么写道：

“德兰士瓦国已亡①，克留格尔现又故去。他因肺病死于瑞士西部山中，遗骨预定埋于故乡妻子身旁。常言‘英雄末路’，此言虽属陈腐，却常有事实为证。英雄克留格尔啊！原德兰士瓦共和国大总统赫尔·克留格尔身故。历史常如斯也！”

五十二

医生们仍然说他是肠胃病，可是，药物却根本没有效果。咳嗽不断，身体十分怠倦，尤其是经常发烧，最令人难受。早晨总是心情很好，以至觉得病已好了，可从下午起必定发烧。不得已而服用发汗药，又满身是汗，心情之坏非同一般。脸上没有血气，皮肤蜡黄。他把那双苍白的手翻过来不知看了多少回。

“你真有点儿反常啊！找个可靠的医生看看不好吗？”母亲担心地望着他的脸。

不久，学校又开始上课了，还有半个月左右放暑假。上午七时起开始上课，所以早晨很忙。母亲最迟四点钟就得起来，把灶里的火生着。清三拿着药瓶和盒饭，在那条常走的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虽只是一里半常走的熟路，他身体却已经虚弱到明显感到吃力了。因此，近来他需要尽可能多地摄取营养，每天牛乳二合、鸡蛋五个，还要吃其他肉类。搬家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每天

---

① 1902年英、荷殖民者为争夺南非霸权进行了“英布战争”，英国打败了荷兰，吞并了当时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两年后，德兰士瓦原总统克留格尔死于瑞士。

又这样花不少的钱，所以钱包里经常是空的，想坐马车也办不到。

五十三

八阪神社的祭典原是十分热闹的，当年只因不景气，又值国家多事之际，所以既没有抬彩车，又没有设临时舞台，尽管如此，附近还是来了许多人，着红色衬领的，穿淡黄色袖口衣服的，扎毛织品腰带的，络绎不绝地打镇上走过。这些人有的上了冷饮店，有的在瓜店前用菜刀削去皮站着吃瓜，有的长时间站在堆着零售细布的绸缎店前不厌其烦地来回挑选。镇上的年轻人抬着红色大狮子，喧闹着一家挨一家地驱赶恶魔。

清三呆在火盆边，听到旁边小巷里人们喊着嗨唷嗨唷的号子。突然，人们把狮子抬了进来，穿草鞋的年轻人也不打个招呼，就那样没有礼貌地走到铺席上。

“嘿！”他们让狮子张着大口，向厨房那边奔去。

母亲把用纸包着的礼金放进狮子的嘴里，祈求为独生子驱魔消灾。

五十四

母亲把火红的瞿麦、淡紫色的蓟草、雪白的虎尾草和金黄色的旋覆花混插在楼上的壁龛里。有时，她一动不动地站在窗边望着那黄昏时的云彩。清三在身后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消瘦的背影，心里既悲伤又凄凉。

父亲给他拆掉了楼上的格子窗，光线泻满了室内。窗下长脚蜂在作窝，嗡嗡地飞着。房东家院子里的树背后，长出了一根嫩竹，晨风和晚风柔和地吹拂着它。

五 十 五

五月六日，体重五十七公斤。最后在邮局里称了称，穿着单衣只有四十三公斤。

荻生是五十一公斤。

一天，田原秀子来到学校里，把信托给校工就走了。信封里装着她亲手摘的黄色野菊花。信上写道："野菊花是我喜爱的花，老师啊，老师！你不觉得此花美丽吗？"

暑假前一两天的出勤，对他来说特别难受。第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碰上骤雨。第二天从早晨起，雨开始斜着飘。他感到全身无力，以至课间不得不回值班室去休息一下。而且光这个月的薪金还不足以支付药钱、牛奶钱等费用，所以硬求校长周济了三圆钱。

校长给了他十五个鸡蛋，说是为攻占旅顺的事打赌，自己输了，实际上，那好象是作为探病的礼物似的。教员们说好："不管怎么说，反正旅顺肯定很快会攻下来，到时即使是放假，也要集中到学校里来，一起喊一喊万岁。"清三事先请求校长把八月份的薪金在当月二十一日发给他，所以总算乘马车回家来了。

清三心想在暑假里怎么也得让自己身体恢复起来，所以打算换换医生。这回的医生待人亲切，深受好评。诊查结果，医生说：弄不大清楚，也许是十二指肠溃疡，过一星期左右查一查大便吧。问是不是肺病，回答说：目前还看不出那种征兆。"目前"这词，清三老放在心上。

五 十 六

营养非增加不可，所以没有钱也得买些东西来吃，象鲤鱼、鲫

鱼、鳗鱼、牛肉、鸡肉……有一次，有人来卖五位鹭①，让他便宜一角五分钱买了下来。这种鸟嘴呈淡绿色，羽毛有暗褐色和淡褐色的斑点，长长的脚呈漂亮的淡绿色。清三胡乱地把它杀了，剁得骨头咚咚直响。就是干这么点事，他也感到很累。

泥鳅每次买半公斤左右，就那么扔在水桶里。为了不让猫叼走，在桶上压着重石头。每次自己剖十条，加上鸡蛋煮着吃。

寺院后边修了一个从这个十月份起通车的东武铁路的车站，不断传来木匠使用刨子和斧头的声音。傍晚，清三感到心情舒畅时，有时一步一步地踱过去，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工作。有时也走到对面的野地上去，寻找一些花草回来，其中有狗尾草、竹筋草、鹎鸟草、木兰、小连翘、瞿麦等等。

当时的报纸详细地报道了大石桥的战斗，到处能看到“辽阳！辽阳！”的字样。

一天，母亲犯急性胃炎，一吃东西就吐，而且不停地打嗝儿，只好歇下裁缝活卧床休息。三伏天过去了，秋风吹过，总觉得树叶在微微摇动。从射进客厅里的阳光来看，清三觉得太阳也好象稍许绕到南边去了。这时，郁治戴着高等师范的学生帽突然出现了。他曾写来明信片说：前不久才回到家里，最近什么时候一定要去新居拜访。他今天是到加须来有事，临时决定来看清三的。郁治看到清三瘦弱的样子，而且脸色特别难看。不觉大吃一惊。

两个过去很亲密的朋友，在楼上那夕阳照进的房间里相对而坐，虽然口气还是那么亲密，可是谈话却不容易深入，有时还会断了话题，默默坐着。

“小畑最近到日光去采集植物去了。”郁治这样说道，把动辄中断的话接了下去。

---

① 此鸟以日本古代醍醐天皇在神泉苑的御宴上授予五位之爵位而得名。

“你回家后，请代我求求你父亲吧！就说我身体这么虚弱，来回走一里半路实在吃不消，不知这个镇上或近处是否有什么可调动的工作……在弥勒也算是老资格了，心情倒是不坏，就是远了点。你说呢？”清三请郁治替他设法调动工作。

晚饭时，清三亲手把昨晚被猫叼剩的泥鳅剖了招待郁治。母亲仍躺在床铺上，所以父亲又是打水，又是做饭，还拿出了咸菜。

郁治不忍看着这幅情景，很想回家，但因为今天走了不少路，感到很累，所以决定住一晚再走。

“难得郁治特意来一趟，不巧，我是这个样子，什么东西也没法做给你吃，实在对不起啊！”母亲反复看着郁治的脸，“我家清三要是也象郁治这样壮实该多好……可他虚弱得不得了……还有，郁治你们这些同学，只要从学校毕了业，怎么也会有出息的，所以母亲也就放心啦，可是……”

母亲用深沉的口吻说道。

两人钻进蚊帐躺下来之后，谈到了美穗子的事。郁治说在未毕业之前不结婚，但双方的父母亲已经在口头上许了婚。

“祝贺你。”清三认真地说。

“订婚之类的事情，你知道，太没有意思啦！”

“为什么？”

“因为一旦彼此发现了弱点什么的，说不定中途会变卦哩！”

“那可不好。”

“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呀！说不定会那样想的。”

“别说那种不负责任的话。象你俩这样，打老早起就情投意合，又了解彼此的理想，绝不会产生抱怨的。我们都是朋友，所以打心眼里祝愿你们幸福。好久没有见到美穗子了，请你把我说的话告诉她。”清三说话很认真，不象平时那么随便。

“嗯，我会告诉她的。”郁治答应了。

清三的脸在蚊帐外的灯光照耀下显得很苍白，他不停地咳嗽，还说有些发烧，用放好在枕边的水送服了一次服下的药剂。两人心中不禁想起了中学时代，想到了《行田文学》时代，可彼此都没有说什么。郁治的眼前浮现出了繁花似锦的未来，但也产生了同情心，打心底在呼唤：“不幸的朋友！”

因为咳嗽得厉害，郁治边给他捶背边说：“这怎么能行呢！”

“是啊，治不好，有什么办法！”

汗湿透了睡衣。

“石川怎么样了？”过了一会，清三问道。

“前不久从东京回来了。”郁治说，“他过于爱玩，家里拿他没办法，这回不让他外出，据说快要接新娘子了。”

“哪里的？”

“说是川越有钱人家的姑娘，在迹见女校上学。既然是以挑选姿色为条件找上的，肯定是个美人。”

“石川也变了吧？”

“的确变了，跟在一起办杂志的时候完全不同了。”

接着，两人又谈到同窗好友中的一些事。凉风从窗口吹进来……

第二天，郁治醒过来的时候，清三在楼下帮父亲做饭。现在郁治更清楚地看到了朋友的虚弱。他曾听小畑说过，但没有想到虚弱到了这个程度。早饭在酱汤里放了鸡蛋，清三喝了一合牛奶，还吃了些面包。两人又上楼坐了坐，但再也没有什么要紧的话好说了。

郁治回去的时候，清三再次拜托说：“那么，关于学校的事，请你想想办法。”

母亲的病仍不见好。一日三餐都不能饱咽下去。父亲外出做

买卖后，清三不是给母亲熬粥，就是到街上去给母亲买爱吃的东西。有时也和父亲坐在檐廊上，把从东京买来泡在水桶里的两三个瓜削去厚厚的皮，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时候，清三总是先切两三块装在碟子里，不管母亲吃与不吃，都要放到母亲躺着的枕边去。打生病以后，母子俩的感情好似更加深厚了。母亲动不动凝视着清三的脸，眼泪直流。清三呢，见很少卧床的母亲久病不起，十分担心，反复奉劝母亲去看医生。可母亲却说："光你的药钱就很多了，如果我再看病，那就真的不好办了。我的病快好了，明天就起床。"

楼上房间有时很通风，甚至报纸都会刮跑，有时也能看到房后的树上挂着一轮美丽的月亮，但因为东边被挡住了，早晨的太阳经常与清三无缘。要看早晨的景色，只能在一大早起来时透过朝北的窗口眺望那火红的朝阳光彩夺目地照在云彩上的情景。

在弥勒的原野上，此刻正是花草茂盛的时候。清三给关老师写信说："近来只能在室内活动，既与野外疏远，又看不见花草茂盛的景色，实在遗憾。弥勒的原野，才塚的原野，定能为您的采集增添奇花异草。今年秋海棠花少，牵牛花也没有新品种。生活多么寂寞！"

每天要泻两三次肚子，经常感到嘴里很干。如果一动不动地呆着，倒也还舒畅，跟健康人没有多大不同，但稍一劳动，马上就倦怠得没有一点力气。过了一周，医生作了一次大便检查，没有发现十二指肠钩虫，只有一个鞭虫卵，但这不是寄生虫，对身体没有妨害。医生说得轻巧："这是一般健康人体内也常有的虫子。"

母亲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已经折腾了十一二天，有时请人给按摩，有时邻近的人来替母亲求神念佛。清三顺便也请他为自己祈祷。

从最近起，清三夜里不能成眠，十分苦恼。医生这才开始注意到清三终于得了难治的失眠症。这时正是旅顺的海战——报纸上不断详细报道，决定敌我胜负、值得牢记的十天海战——的时候，也是世界的报刊杂志登载舰队司令官东乡①的威名的时候。

一天，医生来了，匆匆地说："好象是长期性的虚弱啊。"接着又说，"绝不能过于勉强，最紧要的是，即使好一些，也不能走一里半路去学校上课，最好到海边什么的去呆上一年左右。"

医生劝他今后喝些葡萄酒。

五十七

他给郁治写信时，谈到了医生的嘱咐，并说自己想在九月新学期之前一定要调到离家近的地方工作，不知是否能完全拜托给他，还是需要自己从中活动？郁治立即回信说：可直接给郡督学写信，也可问问羽生学校的校长，他自己近日内也出去活动活动。

日复一日，秋风又起。房东家饲养的草云雀一到傍晚总发出悦耳的叫声。壁龛柱上插着一圈蔷薇。透过竹门帘看到的牵牛花比这更美，真象是印有花纹的绸缎一样。

一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在那条常走的大路上，马车顶着烈日驶往弥勒。清三就坐在车上。他是特意为领薪金才去的。学校里空荡荡的，连校工都不在。关老师也不在，听说昨天到浦和去了。

傍晚的阳光射进来，照满了值班室的一半。好象没有人玩网球，球网和拍子都随随便便捆着放在檐廊的角落里。办公室的砚盒盖上落了白白的一层灰尘，椅子也收拾好，就那么反扣在桌子

① 即东乡平八郎（1847—1934），元帅，日俄战争中任日军舰队司令官。

上。清三那瘦骨嶙峋的身子拖着老长的影子，映在校园的地上。他沿着走廊缓缓朝前走去。

走进教室一看，黑板上还留着最后一堂数学课写的数字：12＋15＝27。粉笔也跟当时那样，放着未动。清三想起在这教室里面对着学生时而发笑，时而动怒，时而感到心中不快的情景，自己羡慕去东京的朋友，心中藏着人所不知的失恋的苦恼，这些事简直象别人的事情似的清楚地浮现在眼前。他又不由得想起了皮肤白皙、体态匀称、身穿红色长紧身衫的女人。

风琴摆在礼堂的一个角上，也落满了灰尘。他好久没有弹了，很想弹一弹，但只是想想而已，没有兴趣动手。

过了一会，校工回来了。他对清三几天不见就如此瘦弱也感到非常吃惊。

“那病还是没有好么？”校工直盯盯地望着清三。

“怎么也不行，想调到离家近的地方去……这个学期也许再也不能来了。呆了这么长时间，大家都混熟了，可是实在没法子……”

“到开学会好的吧。”

“很难……”清三叹着气。

小川店的姑娘已经不在了，今天春天嫁到加须的杂货铺去了。老太婆献上茶来，立即发现清三变了样。

“林老师啊，你这是怎么啦？”

“病总也治不好，真不好办。”

“可不是不好办么！”老太婆深表同情地说。

晚饭请店里熬了粥，还拿了些久未沾口的燉青菜来吃。院子里的鸡冠花被夕阳照得通红。他靠在柱子上，望着从原野上空飘过去的带色彩的晚霞。

五十八

调工作的事，郁治也来帮着活动过。镇上的高小、初小都问了问，但都不缺教员。弥勒的校长来说:“你也是不得已，得了病就没有办法。会好好给你安排的，放心好啦!”显然，在旁观者看来，他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做教员工作了。

一天，荻生对清三母亲说:“医生说这回的病不能小意，虽说不象肺病，但跟只是肠胃病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说，脚上起了水肿，这不是好现象……说不定是医生诊断错了，所以带他到行田的原田医生那里去看看怎么样？那位医生是学士，很有些名气。”荻生还说，如果打算去，他可以把邮局的事停一天，带清三去行田。

“你这么热情……实在感谢。”母亲哽咽着说道。

从去弥勒领薪金的第二天起，下肢到大腿部位肿得厉害，脚背也肿得不象是往日的脚了。此外，阴囊也受其影响，坐卧渐渐地感到不方便了，医生给开了温罨药和睾丸带。

煎了凤尾松子让他吃，请人在枕边给他求神念佛，还去不动冈求来不动明王的护身符让他带上；只要旁人说有效果的，什么都试了试，可就是不见效。随着秋风起，病情明显恶化了。

很快盂兰盆节到了。镇子的大街上开办草市①，到处摆着麻秸、兰席，千屈菜之类，还有其他一些花草。从附近乡村来的农家姑娘纷纷从镇上走过。寺里的住持身穿紫色法衣，带着小和尚匆匆地打大街上过去。人们用茄子、菜瓜、黄瓜做成牛和马，还从地里摘来玉米上的红穗子插在屁股上当尾巴。每家都用麻秸把

① 草市：旧历七月十二日夜到十三日晨，为买卖供亡灵的草和其他用品 开的集市。

杉树叶编起来，装饰在神龛上，把祖先的牌位打扫干净，供上胡枝子饼、米饭团子，新鲜青芋、玉米和梨子等。

女孩子穿着新衣，兴高彩烈地到处游玩。

十三日夜里，家家户户在门前烧起迎接亡灵的火。由于大街上有警察干涉，所以没有人象往年那样大举烧火，但稍稍往后街走去，就可看到有的人家仍然把柴禾堆得老高，生起了火。围在四周的孩子们兴致盎然地从火堆上跳过来，跨过去。在清三家里，因为那天父亲去古河没有回来，所以只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门口，找了一点麻秸，算是烧了一小堆迎灵火意思意思。夜幕中，只见房东家门口刚才烧剩的余火仍是那么通红。

屋檐下吊着清三在去年盂兰盆节亲手画的菊花灯笼。因为清三上厕所不方便，所以四五天以前就把床铺搬到楼下六铺席的房间里了。

他凝视着那盏在风中摇晃的灯笼，微微传来房东家屋檐下风铃的响声。神龛里点着灯，莲台上供着米饭团子，用茄子和菜瓜做成的牛和马、插在铜花瓶里的千屈菜等看上去象装在画框里的画一样。清三觉得明亮的神龛好象是另一个世界。

这时，母亲从外边进来。

“如果不生病，还可以让你到政一（弟弟的名字）那里去上坟，可是……他若想到今年连给他献花的人都没有，一定感到寂寞的啊！”

“可不是吗……”

“父亲如果方便的话，我是想让他去一趟的……”

“确实是隔得远，他一定感到寂寞了。”清三深深地思念死去的弟弟，“明后天，我想去给他上坟……”

“你说什么！病好了再去倒也可以。”

一时，母子俩都没有说话。

母亲在盘算这个月的开销，心里堵得慌。药钱、牛奶，光这两项就要花不少钱。父亲这个月的买卖根本没有指望，而且母亲又在病中，没有象以前那样做裁缝活。前不久医生让书童拿来了帐单，母亲抱歉地解释说：

“只要孩子父亲回来了，总会有办法的，请放心吧！”

清三知道，即使父亲回来也无济于事。

“只要不生病就好喽！”清三突然说道。稍停了片刻，他又说，“要是不生这种病，今年本可以让母亲的日子过得好些的！”

母亲听了，不安地说：“别去想那些事啦，养好身体要紧……”

“说什么呀，母亲！我是不会向这种病屈服的，别担心！现在就这么死了，那就失去了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说得对，孩子！”

“所谓人世，总不能那么万事如意的。”

话说得很坚强，但这间唯有佛坛前尚见一点灯光的屋子里，却充满了一种哀愁的气氛。

× × × ×

邻居们都知道清三的病在日益恶化。医生每天提着皮包来治病。荻生显得很担心，经常从后门进来。一个星期之前，人们还常看到清三脸色苍白，面颊消瘦，蓬松着头发在那一带散步，可是，这几天来，从篱笆缝里看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枕头垫得很高，瘦骨嶙峋的手象蝗虫腿一样露在被子外边。有时在井边等地方，有人向母亲问起清三的病情来，母亲总是说：“若是稍见好转倒也好，可是……”说话的神态显得特别担心。

打老早起，旁人就都认为清三患的可能是肺病。

“我总觉得他老是咳嗽可不正常！”旁边布袜子店的老板娘这么说。

“兴许是肺病呢。那么年纪轻轻的，怪可怜的啊！他可是个爱

说话，又风趣的人……”房东家的主人也对老妻说。

“独生子拉扯到这么大，正能指望依靠他的时候，却得了这么种恶病……”老妻深表同情地说。

从各处带着东西来探望清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房东家的主人把一整天钓到的鲫鱼用研钵装着，拿来送给清三。病人感到新鲜，特意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接着，有人送梨子来，也有人送苹果来。还有用纸包着五角钱的银币送来的。

调动工作有困难，即使能调动，这样的身体也没有把握每天上班。这一点，病人自己也越来越清楚了。他给郁治写信，请郁治问问当郡督学的父亲：如果病休，可以再发给几个月的薪金？很快来了回信，告诉说：根据琦玉县十号命令第十三条规定，生病缺勤六十天内发全薪（附请假报告和诊断书），其后两个月内发半薪。

五十九

在行田街上中段，有一栋涂有油漆的西洋式房子特别显目。陶器标牌上鲜明地写着——“医学士原田龙太郎”的字样，门口挂的原田医院的牌子已经很旧了。

上午十时左右，明朗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诊断室的白窗帘上。

清三看完病，由父亲和荻生搀扶着从那里出来。这两三天来，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荻生寄希望于万一，再三坚持要把病人带来，然而这种深情厚意终于付之东流了。医生向清三的父亲和朋友似乎作了绝望的宣告。

荻生与医生关系亲密，所以在另一个房间再次问了问。

“如果早一点来看，也许还有点办法。”医生这么说。

“果然是肺病吧？”

"是肺病……两边的肺都已经不行了。"

荻生无计可施。头昏目眩，站立不稳的病人几乎是抱上车的。荻生想起医生说的"用车把病人拉来，实在是太劳累啦！"这句话，后悔自己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把医生请来．光车费就要花不少钱……五圆钱怕是请不动吧！我用车把你拉去吧。"

在那两里乡路上，跟往常一样，外出经商的人来来往往，载着织布机的车子在通行，自行车在飞驰，还有掖起后衣襟，露着红衬裙在走的乡村姑娘。田野里秋风阵阵，背后的森林、茅草屋顶和远处秩父的群山清晰可见。丰熟的稻谷迎着凉风摆动。

挂着幌子的车子从大道上向前徐徐驶去。

走街串巷叫卖彩色气球的老头的周围，挤满了村里的孩子。

六　十

寺院的住持提着一篮鸡蛋前来探望。

住持没想到少时不见，清三就衰弱到了这个样子。

两人特意谈起了战争的事。

"旅顺总也攻不下来！"

"为什么拖得这么久呢！"

"看来斯提塞尔① 也拼了命。我军兵力仍然不足，据说这回第八师也正向旅顺开去。"

"第九师加第十二师，又加第一师……这么说，这下已经四个师了……"

"那地方若是不能很快拿下来，那就不好办喽！"

"真顽强！"

---

① 为俄军旅顺要塞中将司令。

病人说着，咳嗽开了。

停了一会。

“辽阳那边呢？”

“据说那边也许进展快些。第一军已经占领了榆树林子，开到了距辽阳十里的地方。第二军占领了海城，往后可能进展得更快……”

“如果身体好，就去打仗喽！”清三感叹地说，“有为国家勇敢流血牺牲的人，也有遇上千载难逢的国家存亡之时，立于庙堂之上而与天下人共忧患的政治家，可是……象我这样整天碌碌无为，卧病在床，实在窝囊。人，真是各种各样啊！对吗？师父！”

“的确如此……”住持也露出了笑容。

又过了一会。

“原先生有信来吗？”

“嗯，快回来了。他说在海城得了病，住了一个月医院……预定下个月初到家。”

“那就是说，没有看到辽阳……”

“是的。”

对身体衰弱的人来说，谈话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两人又谈到在寺院时的事。

第二天，弥勒的校长来看望病人。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把消瘦的手伸出来给校长看。

“学校方面已经安排好了，就放心吧。只要把请假书送上去，就能发两个月薪金。”校长这么说。接着又谈到了战争，“原以为最迟在假期里可以把旅顺拿下来，现在看来相当艰难！不是持悲观论的人很多吗？说什么最近怕是轻易拿不下来喽！听说常陆丸上装好了各种必要的器材。”

又过了两三天，这回是关老师来了。拿来了败酱花和芒草，说

是在弥勒的田野里采来的。母亲赶紧用脸盆盛上水，把花装好放在病人的枕边。清三望着那些花，露着微笑。

不一会儿，关老师从包袱里拿出用纸包着的两份慰问金，一包是七圆钱，是全体学生送的；另一包是五圆钱，下面并排写着教员们的名字。

六十一

不久，辽阳的战争开始了。国民的心全都倾注到满州的原野上去了。在深深的沉默中，人们抱着无限的期待，也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变得神经质的人们的心高度兴奋，以至稍一听到卖号外的铃声就感到吃惊。日子就在这种状态中一天天过去。原以为从鞍山站出发可以轻而易举拿下的首山堡也一时拿不下来。第一军挺进的速度很不理想。人们在前途难测的忧虑中又过了一两天。由于报纸用二号铅字登出九月一日占领了首山堡的消息，这种不安的心情立即解除了。接着又传来了占领辽阳的喜讯，人们平日郁积的欢呼声随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占领辽阳！占领辽阳！无论在多么昏暗、肮脏的小巷中，也无论在什么深山野村的破旧房子里，还是在什么海中孤岛上，都能听到这个声音。叫卖号外的铃声，不到一小时就把最新消息详尽地传到了全国。每个家庭都在反复谈论这件事，绘声绘色地畅谈那激烈的战斗场面。当时有人谎报军情称：敌军将领库罗巴特金烧毁了太子河上的渡桥向后撤退，但遇上了第一军的追击，处于完全被包围的状态。连这种消息人们都一时信以为真。

报纸报道说：整个东京淹没在国旗的海洋里，人们高呼万岁的声音连皇宫的深处都能听到。据说夜里提灯游行的行列从日比谷公园延伸到上野公园，樱田门附近、马场前门附近人山人海；京

桥、日本桥的大街上总数为数万瓦的电灯照得如同白昼，每次彩装电车通过，人们便高呼万岁，彻夜不断。

清三已经不能正常起床了。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昨天上完厕所，总算连摸带爬回到了床铺上。尽管如此，他的枕边还是放着《国民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骨瘦如柴的手经常拿起报纸来看一看。

当第一次知道占领辽阳的消息时，他脸上充满了无限的喜悦，高兴地叫起来：

“妈妈！辽阳拿下来了！”

接着，他向母亲谈起种种战斗情景，还谈到有两千多人伤亡。

在谈到战争的时候，他好象忘掉了有病，苍白消瘦的脸上也显出了几丝血色。医生来时提醒说：报纸之类还是不看为好。他自己也觉得：按字逐句去看那细小的铅字，确实相当吃力，报纸拿在手里，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累了就放在身旁。有时看到一半，报纸就会落到他那长有胡子的消瘦的脸上，他也一时懒得去动它。

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欧州强国为对手的空前的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战争——作为光荣的国民的一员出生于世，却不能参加深负盛名的战争，不能报效国家于万一，甚至不能象普通人一样以高呼万岁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而只能这样不幸地躺在病床上，袖手旁观地听着国民的欢呼声。想到这里，清三的眼里饱含着泪水。

若是当真身受横尸遍野的痛苦，那又有何名誉可言！有的也许只是对父母，对祖国，对故乡的思念吧！然而，那些人却比自己幸福——比之于这样毫无希望地躺倒在病床上……。想到这里，清三对躺在遥远的满州那凄凉的原野上的同胞不胜思念。

六十二

坐在枕边的医生，显得轮廓分明。

父亲面对着医生默默不语，母亲在掩面抽泣。

吊在房间中央的灯，灯心拧得太高，灯罩一半被熏黑了。室内充满了阴森森的气氛，周围特别肃静。留着长胡子，脸颊骨很突出，半睁着眼睛的清三的死容，在昏暗的灯光下隐约可见。

医生的注射已经失效了。

不时听到母亲的抽泣声。

这时，门口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身穿碎花白布衣服的荻生慌慌张张地进来，毫不客气地挤进医生和父亲之间，坐了下来。

“林君啊……林君！你终于不行了么！”荻生呼唤着，眼泪沿着脸颊直往下淌。

母亲又抽泣起来。

为庆祝占领辽阳，镇上从刚才起，就热热闹闹地通过了几批游行的队伍，哪家屋檐下都并排点着守护神的灯笼，国旗在夜色中飘扬。两三天前，到处就贴出了今天举行占领辽阳庆祝会的广告，因此从附近来了好几队提着灯笼的人群。荻生得到清三病危的消息，是在国旗、灯笼和混乱中挤开人群飞跑而来的。一个小时之前，清三听到游行的队伍高呼万岁的声音，还说：“今天是庆祝占领辽阳吧！”并侧耳倾听着那热闹的声音。

眼下，游行队伍又在通过，欢呼万岁的声音听来热闹非凡。过了一会，医生起身告辞，出门时正好碰上竹竿顶上挂着红纸圆灯笼的一群队伍在孩子们和年轻人的簇拥下欢呼着从跟前走过。

六十三

大白天举行葬礼开销太多，所以决定在第二天夜里十一点悄悄地安葬在成愿寺。

荻生帮着清三父亲各处奔走，去了镇公所，又去木桶铺定棺材。住持因为去东京迎接从战地归来的原杏花，正好不在家。结果由清三寄宿在大殿时经常教给数学的小和尚念经。本应从附近寺院请地位相当的师父来做法事，可清三家又出不起那笔费用。

夜空里群星灿烂，墙边的虫声听来象下雨一样，山茶花叶子上落了露水，从房东家高高的窗口透出的灯光闪闪发亮，树木的黑影和房子的黑影重合在一起。

棺材抬出小巷时，镇上的人家都入睡了。邻组三个人以及房东、还有父亲和荻生跟在后边。灯笼照着这既没有人造花、也没有鲜花的凄凉的送葬行列，他们从警察署角上转弯，沿着小沟旁的路向寺院走去。

从沟里混浊的水中能微微看到向前移动的灯笼亮光，灯光还将路旁遮荫的树木的叶背映得时而明亮时而阴暗。路边的草窝里，农田里，竹丛里，虫子在不停鸣叫。一行人往前走时，发出巴达巴达的脚步声。谁也没有说话。

从老远就可以看到，寺院的大殿门敞开着，供在如来佛前的蜡烛在夜风中闪亮。过了一会儿，棺木被抬上大殿，开始念经。

小和尚虽然个子矮小，却也身穿法衣，手持拂尘。一行人并排站着，提来的灯笼仍旧点着挂在身后的拉门棂上。宽阔的大殿尽管点着蜡烛，仍显得有些昏暗。父亲的光头和荻生的白布单衣隐约可见。

念经的声音并不显得庄严肃穆，甚至有些走调。小铃的声音

倒是很响。

“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这样为林君吊丧！”荻生在心里这样说。他想起了经常怀里揣着用竹皮包着的点心来这里午睡的情景。

仪式完了，父亲从台阶上走下去，寺院住持的夫人站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致意说：“这回呀，唉……真是没有想到的事……而且还没有登门去吊唁，……真不凑巧，他又外出不在家。”

夜里已经带有寒意。穿一件单衣身上感到有些冷。过了一会，小工们抬着棺木送往墓地。

选中的墓地在田地和寺院之间一片榛树林的附近。一排排细长的树影在夜色中映在那块坟地上，墙外徒长的桑树阔叶子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

一个普普通通的墓穴已挖好了，露出了红土，渗出水来。四周泥泞得没法下脚。邻组的人赶紧穿着草鞋踩进去，刚买的白布袜子被弄得满是污泥。挖墓穴的人连头发上都溅得尽是红土，说道：“水实在太多，往外掏了又掏，还是不断渗出来，真难办啊！”

父亲打着灯笼，往下看了一下墓穴。墓穴底下混浊的红水里闪映着灯笼的影子。

荻生也朝下看了看。

不久，棺木放进了墓穴。土块碰上棺木，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坟堆很快垒了起来。小和尚身穿法衣，黑黑的身影伫立在坟前。他再次用走了调的声音念起经来。昏暗中，暗淡的灯笼照着背朝木槿树篱笆墙站着的荻生苍白的脸和父亲的光头，还有其他站成一圈的人们。

六十四

约在一年以后，那里立起一块天然石的石碑，朝外的一面刻着“林清三君之墓”几个字，下方是“辱知有志”四个字。这是荻生和郁治筹款建立的。在捐款人中包括了美穗子、雪子和繁子等。

失去了独生子的母亲一时几乎痛不欲生。可是，不能光这样后悔和叹息，他们即使老了，还得靠自己劳动活下去。母亲在儿子死后的六铺席房间里不停地飞针走线，父亲的光头仍然不时出现在那条大路上。

坟前不断有人插上鲜花。母亲爱花，每到开花的季节都要带着花来供在坟前。荻生在羽生邮局工作期间也经常来上坟。秋季里的一天，住持听夫人说：一个梳着刘海式头发、穿碎白花纹大褂和紫红色裙裤的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拿着用野菊和山菊扎成的花束，来寺院的厨房借水桶，亲自在前面长满水草的井里汲了水，问明了林老师的墓地所在，来到坟前，不顾旁人看见，哭了很长时间。

“哪里来的姑娘呢？”当时，住持夫人还这么说。

又过了约莫两年，听说那次去上坟的那个姑娘现在当了羽生小学的女教师。

“那姑娘原来是林君在弥勒教过的女学生哩！”住持夫人不知从哪里听人说到此事，回来告诉了住持。

一到深秋，原野上总是狂风大作，寺院后边的树林象潮涌一样呼啸着。林子旁边，直达足利的东武铁路的火车，一早一晚发出震耳的响声飞驰而过。

（胡毓文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棉被
作者＝（日本）田山花袋著　　黄凤英　　胡毓文译
页数＝２５８
ＳＳ号＝１０５００９６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７年０５月第１版